



#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十九 2022.07

小李在水果店

杨樱

科林·巴雷特《荒野》 | 故事群岛

赵松《猫不会掉头》 | 小说家

唐咏《被遗忘于时空隧道的失智老人》 | 田野中国





## 小说

- 小说家 | P5 猫不会掉头 赵松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1 十梦人偶拾遗 阿塔尔  
故事群岛 | P19 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的悲惨结局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P23 荒野 科林·巴雷特  
P29 一曲终结 埃琳娜·A. 彼得里科内  
P35 玻璃盒子 里卡多·皮格利亚  
先睹为快 | P39 瑞典, 一九三九年 科尔姆·托宾

## 非虚构

- 长乐路百业指南 | P49 小李在水果店 杨樱  
田野中国 | P57 被遗忘于时空隧道的失智老人 唐咏  
生活亲历者 | P65 逃难: 老谢的战时日记①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69 在地铁口的荞麦面店 吉井忍  
小鸟文摘 | P75 小说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 Xuting  
P79 那个写《走出戈壁》的人 熊景明

## 档案

- 小鸟访谈 | P83 娜塔莎·沃丁的记忆与追寻 曾梦龙  
Newsletter | P89 “亚洲象成了非洲象, 绿孔雀成了蓝孔雀” 张依依  
P95 “试图来到这里的移民是绝望的” Snufkin  
P99 “我坚持人要有个体自由” 曾梦龙  
P103 安倍遇刺, 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方可成  
发现经典 | P107 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  
P113 读者镜中奇遇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P117 “名叫孟德尔” 悉达多·穆克吉

## 专栏

-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21 亚细亚的调剂儿在风中哭泣 /  
P125 小镇做题家, 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烂尾楼工程 王永智



电影《法兰西特派》(2021)剧照

# 小鸟问答 Vol.19

## 小鸟 | 小鸟问答

一些调整，还有其他想说的。

《海鸟的哭泣》中，作者亚当·尼科尔森问他的搭档艾米丽·斯克拉格，为什么爱鸟类？

艾米丽说，因为它们会飞。艾米丽还说：这种释放性的行为正是它们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们并非只进行一次，而是每个新生命在每一年的每一天都反反复复地做着这样的事情。

为了飞得更久一些，我们从七月开始会筹备推出一些新栏目，同时对既有栏目做一些调整。

### i 新栏目

经典非虚构作家作品巡览。我们将采取邀请制，每月邀请国内最好的非虚构作家为小鸟读者创作一篇非虚构作品。同时重温作家代表作两到三篇。

我们希望最优秀的写作者保持他们的热情，以他们的专业表达能力和敏锐感受能力为支撑，共同记录我们所经历的不寻常的时代以及即将经历的不平静的未来。

本栏目将于秋季推出。

同时，我们继续邀请长年写作计划参与者。这里是具体要求。

### ii 24小时文学聚会。每月一篇。

相比于原来每周一篇，减少了。从2021年3月开始，共推出52位作家、59部小说。其中9位作家推出“第二回”。在栏目推出一年多之后，我们注意到在小鸟发布2篇及以上作品的作者比例渐渐增加，我们为持续创作者感到高兴，毕竟这才是衡量一个小说写作者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希望激励好的作者继续写作。

我们还会继续与彭伦老师合作“故事群岛”，读者可以看到最新出版的海外版权小说。同时在小鸟图书馆中读者会看到每周一次的经典版权小说专辑。

### iii 田野中国，每月一篇。

我们与人类学家的合作将会持续。

他们已经给小鸟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份量的作品，让我们有更多机会了解这个世界。而且因为真挚，其文学意义也不遑多让。

与我们合作的年轻的人类学家给非虚构写作者带来若干启发，比如：

一，获得认识真实世界的更多方法。对于大多数从媒体和传播学入行的非虚构写作者来说，“采访”是相当重要甚至是唯一路径——“让他说话”，几乎成为所有记者手

记里最爱炫耀的故事。人类学家有更多路径。

二，我们对这个世界报以一种什么样的关怀，我们媒体出身的人有时会以报道真相为名，选择以采访对象为工具，这是要认真思考权衡的一件事。

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沉得住气。展现真实世界需要沉得住气，空间丧失殆尽的媒体写作环境需要沉得住气。是啊，你如果有每天都要飞的愿望，你要沉得住气。

iv

稳定的高质量的 Newsletter，以及更多介入性内容。

我们希望增加小鸟文学的社会介入性。一个是提供力所能及的信息，Newsletter 目前是每月四篇，未来会保持或增加。另一个是作出更多的观察。

新闻这个词不能乱用，我们国家对“什么叫做新闻”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对“什么人可以做新闻”当然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应有的关注，做点应做的事情，还是可以的，“至少被记住”，“至少以它尽量真实的面目被记住”。如此方不堕入虚无，不流于犬儒。有的时候我们并非为了世事而记，而是为了保持自己应有的人。

回到内容。目前 Newsletter 是免费的。我们也会利用更多的路径将它推向更多的读者。如我们预期的那样，看起来它是越来越稀缺的。“未来五年”，我们或许随时会增加更多的类似 Newsletter 性质的栏目。比如说——

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参与。如果你认为某个垂直的文化领域内容（比如戏剧和音乐，或者你认为重要的一切文化表现形式）足以支撑一份 Newsletter，可以与我们联系，共同商议一个合适的频率和表现方式。

v

精选专栏。

我们将持续提供好看的有见解的启发读者更多思考的专栏。

继续提供有关读书，新书的介绍。新书、再读经典、先睹为快等既有栏目之外，下半年开始逐步推出新作者和新栏目。一些尚未面世的优秀作品，我们会在小鸟提供连载。

vi

借助于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档案栏目。

记录更多值得记录的内容。

vii

小鸟文学总得来说是一个以文学为底色的文化杂志。“以文学之名”有两重含义，一个是尽力言难言之言，萨米亚特，这是文学的弹性；另一个是追求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审美。我们很喜欢的杂志《纽约客》，很难定义它是一本怎样的杂志，从本城文化活动索引、短篇小说到国际政治时评乃至漫画无所不包。它以统一的审美、标准和趣味把世界囊括其中，是为“完整的人”。在今后的日子里，小鸟也立志做到这两点。

viii

手动介绍本卷内容。

上述改变会从第十九卷起逐步发生。东北籍编辑说，应当提醒读者谨慎下单。我们觉得他太诚实了。

这期的小说家是赵松。对于疫情作品我们从来都保持警惕，警惕徒有其意，流俗于形。文字沦为表意工具。赵松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从任何角度来看，这篇叫做《猫不会掉头》的小说都是典雅之作，疫情事情的人和事沉淀下来，变成文学记忆的一部分。

田野中国这一期关注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和他们的护理者。和往期的田野笔记略不相同，这一期的主人公是缺席的，唯有他们的病症“在场”。这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残忍之处。肉体尚存，神志已失。他们的陪伴者过着怎样的生活？

长乐路百业指南这一期也比较特殊。我们想就着一个市井街角探讨严肃的政治问题：警权。上海的封控进入6月之后已经变成了不均质的一块块。就长乐路而言，因为多酒吧多市井之地，反倒成了众矢之的，因此所谓的解封，在整个6月几乎都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寻找这个制度的运行方式，当然也遇到了制度的维护者。

本期还会增加一些“再读经典”，在一些纪念日发出。曾梦龙本期还会有小鸟访谈。敬请期待。

ix

本卷封面

黑嘴美洲鹃。杜鹃科的一种红眼圈小鸟。很正的红。

x

联系我们请发邮件至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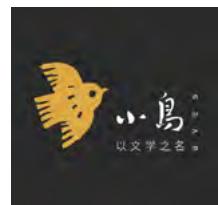
xi

最后回应一个读者的担心。

有疑惑的热心读者问，几乎每一期都有这个感觉。从小鸟问答，微博发言，以及后面出现的 Newsletter 这几个窗口能明显感受到编辑部的态度。我担心的是这一切是否有种“殉道者倾向”或者说是“毁灭倾向”？

我们当时给这位读者的回答：一是我们必须要去表达。否则做媒体做文学或者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二是我们应该表达自己认为应该表达的东西。三是大概我们做事也不会以网站不会被关掉为目的。如果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事的话，就很荒诞。再补充一点是，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我们当然信奉“它们并非只进行一次，而是每个新生命在每一年的每一天都反反复复地做着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鸟都有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能力。

我们所做的事，也无非是希望达成这样的愿望。在亚当尼科尔森那段长长的引言最后，他引用西蒙娜·薇依的一句话：臣服于地心引力，是至深的罪过。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来自 [Emiliano Vittoriosi](#) on Unsplash

## 小说

# 猫不会掉头

赵松 | 小说家

很多天过去了。  
它们彼此渗透，没有界限。

马路上没有声音。

这样想着，你就又醒了。没声音是对的，你继续想着。这样，它就更像条路了。时间也不流动，只是大片地瓦解。

不断驶过车辆的，都不像路。人根本看不到它。你就经常会忘了它在外面，即使是在走它上面，也根本不会去想，哦，这是条路。跟别人一样，你习惯于对它忽略不计。只有在这封闭的室内，你开始走动，到在窗前，去拉开双层窗户，或是站在挂满衣物的阳台门口时，你才会忽然意识到，哦，它在那里。

它是浅黑色的，带着墨绿的边缘，漂浮在下面。现在，你知道它在外面，无声的，不变的，甚至是单向的。而这世上的路，似乎已仅剩这一条，再无其它。你是缓慢浮现的，像刚从它那里剥落的薄膜，逐渐透明。

空气已是岩石，意念却不生长，就那么点苗头，长久不动。

身体不动，脑子也不动。以前不是这样，不管身体是静或动，意念都是在动着。你现在既无法回忆什么，也不能想象什么，所有念头都是刚有萌发的迹象就湮灭了。那层已然渗入你脑子里的薄膜，隔绝了它们生长浮现的可能，使得你的现在跟过去与未来无法像以前那样随时贯通了。

那些功能消失了。你想不起来是哪些，其实也不需要想了。某种类似于真空失重的状态，出现在脑子里，你要是想做任何梳理，只能会强化这种状态。那就换个方式好了，你决定只是耐心地等着，看看会有什么自然浮现。你不去看朋友圈，不去看点开那些投送的新闻消息，不看影视，也不要看书，不去微信里跟人聊天，即使有各地朋友发出问候时，你都不回应。你就是想看看，究竟能等到什么。没多久，你就开始整夜都不睡了。不，不是失眠，是自然地醒着。是没有时间的概念，以及没有睡意。天光透过窗帘微现时，你会忽然就困了，转眼入睡。

后来，最先浮现的，是个光头。他在跑步。深夜里，在树阴覆盖的弯曲小路上，他独自跑着。你碰到过他，下去买烟的时候。有次正好碰到他刚跑完，满头是汗珠，站在那抽烟，穿过树冠的路灯光圈，在光头上变成细碎光斑。跑步的人还要抽烟？某位热爱马拉松的朋友听你说过这事，就平静地告诉你，这相当于自杀。听了这话，你反而对光头有了亲切感。你们住同一楼门，他四楼，你九楼。不算隔离时间，你至少有半年没见到他了。

你有他的微信。他的朋友圈是关闭的，头像是黑白的光头，截取的是眉毛以上的部分。点开对话框就知道，你们加了微信后，就没再说过话。时间是三年前。你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当初是在哪里以及怎么加上他的微信的。但你还记得，有个朋友跟他是同事，也跟他提到过你就住在这个小区里。朋友说，他失联过半年左右，然后又出现了，哪都不去，关闭了朋友圈，也不联系故人，只是每天跑步。

你在微信里给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可是，你已被拉黑了。想想真的就像是跟自己开了个玩笑。当然，你也并不是真的想找人说话。这似乎也说得通。

很多天过去了。它们彼此渗透，没有界限。

每天里只有几辆车驶过这里，像几个随意落下的水滴，扰动不了什么。你理解不了那条路，就像理解不了自己，尽管你们是如此的相似，都失去了主要功能，只剩下大量的空白。

闭着眼睛，颤动鼻孔，你下意识地去摸索手机。这是第几次醒来？今天是几号，星期几？你不清楚。手机像失效的炸弹遥控器，里面装满随时可能散落的弹珠，这种感觉也能让你想很久。你的反应明显有些迟钝了，你对自己说道。

你想爬起来，坐到窗台上，再去体会一下，为什么它是空的。其实它只是对你显露出短促的那么一段，过了河浜上隆起的桥没多远，就因转弯而淹没到茂密的树行里了，而你的视线，就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跃。

它是完整的。以前在后半夜里，每有汽车疾驰而过时，你都会觉得，它正在被层层剥皮，逐渐露出湿热的肌理。而现在，在它的那种寂静里，你隐约感觉到的，却是自己的轮廓正在变得模糊。说实话，你也分不太清这是哪种意义上的轮廓。

在缓慢下坠的封闭世界里，你渐渐意识到某种变化，感觉自己就像沉到水底的石头，你在被无形的水流与淤泥包裹着重新塑形。而在这种缓慢变化中，瞬间凝固又是不断发生的。

“我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很像年轻的时候，对着办公桌上那块钢化玻璃，用锥子尖端持续敲击一个点，直到它真的变成一个白点，然后忽然爆裂。”

“哦，要是这样说呢，那我就是什么事都没有，什么都不做，也没什么想法，每天都能睡很长时间，睡得完全没有时间概念，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

“是没念头，只是偶尔移动，变换姿势，除了鼻孔，好像就没有哪里不是关闭的，非常完整，像个金属空壳，感觉到空气流动时，偶尔还能听到里面的轻微回响。”

“在喝啤酒呢，为了这瓶冰凉的东西，我终于从房间里走了出去，下了楼，来到外面，像个蠕动的虫子，然后再走回来。街边有只脏兮兮的猫，看上去就像随时都能睡着，然后就死了。我在它旁边站了一会儿，抽了支烟。它没理我，眯着眼睛，我邪恶地觉得，它可能已经瞎了。”

“只是觉得啊，很多东西都在脱落。我也是。家里好多东西都过期了，至少都是超过保质期一年以上的，冰箱里的冻肉，抽屉里的药，成箱的饼干和挂面。就是它们，让我觉得时间是成片脱落的，之前都没意识到。”

“嗯，这个词好，脱落……”

那天早晨，他们出现在楼下时，你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可以下楼了。五个人，站在那株高大繁茂的香樟树下，仰头望着。在那个团购香烟的小群里，你看到了这个信息，他们要去看一只野猫，在那棵香樟树上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可看的呢？你翻了翻此前的信息，有很多张猫在树上的照片，并没有发现有叫你也参与的提示。此事的发起者，是那位光头兄。

整晚没睡的你，把头探出厨房窗口，看不到那只猫，只能看到他们的轮廓。差不多一个多月前，有人在小区大群里提议，想团购香烟的另拉个群吧。然后你就进去了，里面有那个光头，还有四个男的。入群后，每个人都改用自家门牌号为名，这样发言时就都是数字打头了，看着就像监狱里的犯人。

入群没几天，你就不抽烟了。你怀疑刚团购到的那条烟是假的。那烟丝燃烧的味道，有点像在库房里存放多年的古老董家具的。你是抽到第六包时才发觉味道不对的。可你并不想跟他们说这事。直到把剩下那四包香烟丢到垃圾桶里时，你才注意到那行淡淡的出厂日期，是六年前的。烟并不是假的，只是过期了。嗯，过期了就是假的。你并不是真要戒烟，只是想暂停而已，你跟自己这样说道。他们发出新一轮团购烟的链接时，你就不参与了。有人提醒你时，你就说手头还有存货。不过他们谈论各种烟时，你还是会偶尔参与的。有次你还说到二十多年前抽的 555 牌，那种醇厚的味道。唯一跟你有共鸣的，就是光头兄。他描述了英国香烟跟美国烟的口感差别，还说出当年国内最常见的 555 香烟的主要产地，其实是印度洋里的某个岛国。他去过那里。

他们喜欢发图，发视频，转发各种消息。你从来不发，也不会点开它们，不想通过它们消除那种日益强烈的隔离感。就这样，它们每次出现，都会让你觉得被它们推得更远了。好在他们都从不发与囤积食物或烧菜有关的信息。这个小群里的人都睡得很晚。有时都凌晨三点多，还会有人忽然冒出来，跟梦游似的，说句什么，或转发点什么，然后就没了。而这种时候，你总归是在台灯的光圈里，无所事事地躺着，手机里播放的是下雨声，或是海浪声。有一次，你录下两段雨声，发到了群里，过了好久，忽然有人冒出一句，下雨了？然后就有人回应，哪有。这人就是光头兄。你觉得，他跟你一样，喜欢彻夜不眠，发言的频率也跟你接近。

只有天光微亮时，这个群里才不会再有任何声息，就像在白天里，始终保持安静。这里属于夜晚。有时你甚至觉得，这个群里其实适合说点神秘的事，或是稀奇怪异的事。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还有就是某天深夜刷牙时，你发现自己在自言自语。只是你始终没找到说这些事的最佳时机。当然，你也不会跟他们分享不抽烟后的变化，咽炎好了，鼻子通畅了，衣服上、皮肤里也没烟味儿了，尤其是入睡时，也没有发自肺叶深处的轻微鸣响了，以及，经过床尾那台空气净化器时，它也不再会忽然发出强力风声了。当然，跟那种日益紧贴着身体的凝固感来说，这些都不算事儿。

你跟他们提起过，以前抽烟最凶时，做过一个梦：在黑暗里，你伸手触摸墙壁，然后借着从上方透来的微弱光线，发现自己睡在壁炉的烟道里，随后就想到，要是人家在炉膛里点燃柴木，就忽然惊醒了，顺手开了台灯，发现自己在触摸的其实是床

头的墙壁，而之前闻到的木柴气息，其实是摊放在枕边的那部厚重的《辞海》里的味道。

“我梦到过他们都是机器，属于某个巨大的流水线，生产各种厚硬的木头箱子，总有一款适合你，运气好的话，你是自己一个箱子，甚至是宽敞的，还允许用手机，运气不好，你就跟别人共用一个箱子，狭窄的，什么都不让带。”

“哦，我还在外地，在旅馆里，修改设计图纸……”

“嗯，我躺着呢，在黑暗里，感觉右腿好像有点问题，那动都费劲。我在琢磨，要不要起来，到客厅里坐会儿，泡壶茶，坐到天亮时再睡，反正也没多长时间了。”

“你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到一个你没去过的城市里，去过一过谁都不认识的生活呢？”

“我啊，现在只想躺到外面的马路上，小时候我就这样干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还有余温的马路中央，什么声音都没有，路灯的光圈在上面合拢，都看不到夜空，我哪里都不想去，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是说，换个城市……”

“我啊，我觉得属于我的那个箱子已经被钉死了，应该就是在不久之前发生的。我认识了太多的人，他们就像一根根长钉子，被钉入我的箱子盖里。”

“你太喜欢比喻了，不过呢，倒也是挺形象的，可是啊，总觉得你有些避重就轻了……”

“我自己已经够重了。每天都在变重，这种感觉在每天醒来时特别明显，哪怕只是稍微翻下身，都能感觉到这种重量对身体的影响有多么的直观。你就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吗？”

“还没有……”

你俯瞰着。

四个人正抻开那条深灰色的床单，在那棵香樟树下。而光头兄则举着一根长棍，往树冠里探去。这个场景有些诡异。他们这是要把那只猫赶下树吗？这个小区里有很多野猫，经常会上树，或是钻到车底，可是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不过你想又理解了，都已封闭在家这么久了，现在能下楼了，却不能出小区，那闲着也是闲着，去逗弄逗弄树上的猫，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弄条床单抻开在那里呢，难道是要抓到那只猫？

这样想着，你又想抽烟了。这样想着的时候，他们又把那条床单收了起来，站在那里，继续朝树上望着。光头兄点了支烟，吸了几口，转身就消失了。几分钟后，那个光头从自家窗口探了出来，手里举着一支仿真玩具水枪。他瞄准了那棵香樟树，开始射击。水枪的力量有些出乎你的意料，那白色细长水线几乎是笔直地射入树冠里，你甚至能听到枝叶被击中时发出的回响。就这样，他射击了近五六分钟，其间补过两次水。后来，楼下有人朝他摆了摆手，大声说，没用的，它还是不动。随后那四个人就都进了楼门。

你估计，他们肯定要在群里说这件事的，就回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对着电脑，你发了会儿呆，觉得需要看点什么，就随手拿起旁边那部繁体字版《辞海》合订本，摊开在膝盖上。这是你这么多天里的唯一读物，正文 1577 页，另有序、缘起、大纲、检字表和附录共计 116 页。之所以读它，而不是小说之类的，只因你觉得它更应景，像一部没头没尾的书。尽管它是有页码的，首尾分明，可在你看来，从任何一页都可以翻开它，从任一词条看起，到在任一词条结束，这跟无头无尾又有什么区别呢？关键是，它能给你某种沉浸感。

你已看了很多词条。具体内容却是随看随忘。但你不会为此有任何心理负担。不过，其中有些词条你特意查找过的，就还是能记得的。比如“烟”字，它跟抽的烟其实毫无关系。但其中的例句颇有意思。比如“烟海”，“《荀子·富国》，‘然后飞鸟归雁若烟海’，注：‘远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再比如“烟波钓徒”，“唐张志和，去官后，舟居江湖间，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得鱼也，泛宅浮家，自称烟波钓徒。见《唐书·张志和传》”。

当然，“烟”的词条一开始就标明了，“烟或字，见说文。”然后就去后面找到“烟”字，在“烟草”一条里看到：“(Nicotiana tabacum) 植物名，茄科，年生草本，茎高四、五尺，叶大，互生，卵形而尖；叶与茎皆有细毛，夏日开花，合瓣花冠，漏斗状，淡红紫色，其叶干之，称为煙叶；为卷煙及各种煙丝之原料，含有毒質曰尼古丁(Nicotine)，吸之无益有害，一名於，又名淡巴菰，为南阿美利加洲原产。”

五年前，你曾三个月不抽烟。更早的纪录，是半个月。那两次也没有说要戒烟，只是为了缓解咽炎。那时你每天早晨站在马路边，总会忽然猛咳起来，直到眼波鼻涕都涌出来。不过，过期的香烟，你从没抽到过，更不用说那种古旧家具的味道了，甚至能让你联想到古墓……要是把那条过期的香烟都抽了，会不会梦到自己睡在某座古墓里呢？刚竣工的庞大古墓里，你被关在里面，伸手触摸着，却摸不到墙壁，只能摸到冰凉滑腻的地砖，还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锤钉木板的响声，有很多的木板在同时被锤钉着，它们连成墙，包围在墓的外面，等到将来那位尊贵的墓主去世后再拆除，以示大墓正式启用。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必须得来跟你打声招呼，然后就能睡了。你不用回复，不用在意，我只是路过。”

“那好吧，我就自说自话好了，我最近就算什么都不想，也会自言自语，发现这一点，其实让我有点震惊，就好像还有一个我，躲在我身后，可是我分明看着镜子里只有我自己，然后我就想，哦，原来我只是个容器。”

“嗯，那你就继续想，我继续睡了。”

“晚安。”

“安。”

他们并没有在群里谈论猫的事。白天了，本群到了要保持静默状态的时段。你就继

续往前翻看着群里的内容，带着浓浓的困意。你发现，早晨五点多就有人说话了，就是光头兄。主要是发图。拍的都是窗外那株香樟树上的那只黑白斑猫，很干净，他说。好看的杂种。他是天蒙蒙亮时偶然发现它在那里的。在那根粗长的弧形枝条上，中间的位置，它一动不动，像在注视什么，可前面除了另一棵香樟树，什么都没有。他从没见过这只猫。这里有十三只野猫，每只他都认得。他甚至还掩埋过两只死掉的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种动物，不，他表示他不喜欢任何动物。要是回到可以狩猎的时代，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个好猎人。他每次深夜跑步时，也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候。他经常会边跑边举起右手，做出枪的样子，瞄准一只冲他发呆的野猫，嘴里发出啪的一声。他说这些的时候，你虽然醒着，却并没有注意到，你的手机静音了。而这个时间群里也是不会有回应的。没多久，他又发了几张拉近距离的图，证明那只猫确实是始终不动的，保持着相同的姿态。你甚至有种错觉，这些图只是上一张图的放大版，而不是新拍的。外面很多鸟在叫，他补充道。

昨晚它肯定不在那里的，他继续说着。否则不可能看不到它。那株香樟树离他家厨房窗户只有几米远，借着那根路灯发出的光，能清楚看到那根枝条上有没有猫。他就这样说着。这个群里，之前只有你发过几次照片，拍的是那些香樟树，每次发现它们有点变化，比如树冠上又渗透出鲜绿的新叶簇时，你都会拍上几张，然后发到群里。最初他们毫无反应。后来才有人好奇地问你，我有点好奇啊，就是拍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而你的回复则更令他们费解，想拍它们在说什么。有人就跟你讨论起来，那要是这样，你就应该拍视频，而不是照片，因为它们要是真的在说什么，不可能是静态的，只能是动态的，你说是不是？于是你就耐心地解释，它们说话，跟我们不一样，它们是同时说出所有的话，所有的树，同时说出所有的话，所以呢，根本不用拍视频，只要拍照，抓住某个瞬间，就是它们说的全部。

他们都沉默了。耐人寻味，光头兄说道。头回听到这种说法，有点像玄学了，有学问。你就回以一个微笑的表情，然后说，其实并不算玄，只不过是感应而已……不过我现在已经没办法经常做到了，得看运气了，我现在多数时候只剩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又过了片刻，他才回应道，嗯，这样看来，你也算是闭关初见成效了。静默片刻后，其他人忽然都发出成串的笑脸和掌声。精神都有些不大正常，光头兄又补了一句。结果又引来了更多的笑脸和掌声。

你并不觉得他是在嘲讽你，不然他也不会有意把话题转到抽烟上。他认为生命力衰弱的人，是不会对烟有兴趣的，而那些活着没乐趣却烟瘾很大的人，其实对烟是无感的，只是出于惯性在抽烟，根本不知其味，只不过是在等死……只有那种生命力旺盛而又会品味烟草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抽烟的乐趣。其他几位烟友纷纷表示不能认同，老兄啊，我们抽烟，只是为了两只手不至于都闲着，到不了你说的那种境界。然后他们纷纷发出各种美女动图，还有各种搔首弄姿的表情包，就像在庆祝，终于不用再听你跟光头说那些奇怪的话了。

后来唯一意外的事，是他后来又加了我的微信。我通过后，他发了个拱手的表情。我回了个同样的。

“你那里是下午吧，我好像感觉到了阳光。刚才我到阳台上找东西，走神了，忘了要找什么，却想到老父亲的样子，不是闪现回忆那种，而是觉得，自己的某个动作或表情，跟他几乎是一样的。我有时候也是他，这样想着，我就又回到了卧室里，躺回到床上，然后四下找烟，这才想起早就没有了。我刚想说的意思，其实是我在我的身体里发现了老父亲，跟我的轮廓有些错开的影子。”

“那，你就从来不会这样想到你母亲，让她变成另一个影子？”

“想是会想到，但不是这样的感觉，想到的时候，她好像总是在不远处，坐在角落里，在专注地看着什么。而且啊，我想到父亲，是他在我的年纪的样子，不是他现在的样子，他的神情，声音，细微的动作变化。”

“哦，这样，那就觉得离他们都很远，我是说父母，就算近在眼前，也还是有种远远的感觉，估计他们也能感觉到，可我真没办法，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我其实是离谁都是远远的，不只是他们，是所有人。”

“那要是这么说呢，我有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我在他们中间，可又像在别的什么地方远远地游荡着，要是想到这一点，就不免要觉得自己有些分裂了。”

“还是不太一样吧……”

你发现，后来光头兄在群里把每个人都拍了拍。他宣布，从现在起，每隔十分钟，他就拍一张那只猫的图发群里。你看了下后来的时间间隔，还真是分秒不差。他拍的图有远有近，但那只猫的姿态，始终都没有什么变化。

等到七点多，才终于有人回应他。那人觉得，那只猫，有点像是睡着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立即表示反对。猫，再怎么着，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树枝上睡着的，从图片上也看得出来，它眼睛是睁着的。

他继续每隔十分钟拍张猫的照片，只是不再调整焦距，每张图都是一样的。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群里其他人也陆续醒了。他们都觉得，那猫确实像是睡着了。于是，他又引用了之前发过的回复。他们也就不再言语了。沉默良久，有人忽然说道，今天的鸟好多啊。

你感觉自己瘦了。几天前，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你还觉得是有些胖了。比这更值得注意的发现，是你觉得脸好像有些变形的感觉，即使是把胡子都刮了，也仍旧是这种感觉。后来你脱光了衣服，站在镜子前，反复观察。还好，有变形感的，只是脸。黎明前，你关了灯。在酝酿入睡的过程中，你又觉得，自己正在变得透明。不管你如何变换姿势，都是这种感觉。

为了摆脱这感觉，你就想自己是一棵树，是草丛里的一株草，带着露珠，或是楼下停了很久的某辆车，是偶然从车底钻出来的野猫，是树冠深处的巢里睡熟的鸟，是小区底部那个浅浅的月牙形水池。可是，它们都无法持续，都是稍纵即逝。你只好去想，这里多了很多鸟，有些大鸟，以前从未见过。有几个清晨，你从浅睡中醒来，从床上爬起，穿过客厅，到厨房里拉开窗户，探出头去，看下面那些交错的树冠，

发现楼门侧面那棵枇杷树上，几只大鸟正在啄食批把果，身体都是那么的肥硕。湿漉漉的空气从窗口涌进来，附着在皮肤上，粘粘的，你就带着这层粘膜，回到卧室里，上床盖了薄被，想着自己是在粘膜里的，就睡着了。

后来你发现，即使是允许下楼了，小区里也不见有人影。这样空着，你觉得也挺好的。你就没想过要下楼去。你们那个小群里也没人说要下楼去。有时候，透过厨房窗户望下去，你发现，树冠下面的空间，跟树冠上浮动着阳光的空间，其实是颇为对称的。为此你甚至觉得，你对这里所有人都有了某种宽容。当然，你也不知道究竟要宽容些什么。

“不好意思，刚睡醒。”

“我在珠峰游客大本营这里，等着看日照金山。这里是个大晴天，就是风大，要是发语音，就得大声说话，跟风声一争高下。昨天晚上我看了一宿星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星星，还有银河，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就傻掉了，黑暗里，我甚至听到有人在抽泣，就为了这么多的星星，它们离这里很近，除了它们，什么都没有，甚至就连天空都好像消失了。”

“我们这里也是什么都没有，连星星都没有，我是说晚上，哦，不对，还有月亮。我起来了，准备煮碗面吃，我把整个白天都睡过去了，把身子也睡软了，醒来时，感觉自己像滩泥，好不容易才收拢起来，成了个人样。”

“我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就为了那些星星，它们让我头皮发麻，灵魂出窍，丢下这个皮囊，去找那些星星了。我当时还想跟你视频来着，可是我发现手机视频根本显示不出来那些星星，只好算了。那是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我刚睡没多久呢，还在听着手机里播放的下雨声呢，感觉自己还在慢慢地下坠，只是没落到底而已。”

“你知道什么叫头皮发麻吗？”

“好像也能想象得到，不过也可能完全不知道是怎样的感觉……”

“我现在想想，还是会头皮发麻呢。”

你继续翻看前面的那些聊天记录。光头兄又有了新的想法。要让那只猫下来，他在群里说道。当然了，要安全地下来。其他人纷纷响应，问他该怎么做。他想了想，就解释道：我拿上一条毛毯，然后你们把它抻开，在那根树枝下面，然后我就用长棍子去捅那只猫，或是触动那根枝条，这样的话那只猫就会掉头了，要是它慌乱了，甚至有可能直接就掉下来，那你们就用毛毯接住它。大家都觉得，这想法实在是既搞笑又有意思。他们又说了好多话，那种热情，让你有点理解不了。

你想象着当时下面的场景：光头兄用那根长木棍去捅那只猫，它肯定是激灵了一下，像忽然醒了，瞬间收拢身体，想躲避这突然的袭击。不过，它可能只是收紧了四足，缩身稳住，然后低下头，望着下面这些人，那晃动的棍子，还有那张开的毯子。除此之外，它再无别的动作。而在光头兄跑回楼上，在窗口举着水枪向它射击时，它也只是缩紧身子，承受着那不断袭来的水柱。它的毛湿漉漉的，却仍是紧缩不动的状态，只是眯缝起眼睛，不再看下面了。你想象着，光头兄最后一次把水枪加满水，准备射击时，却忽然就停住了。在树下，他们仰着头，看着那只猫，又转头看着楼上的那个光头。

回去之后，他们就在群里继续分析，那猫为什么就不动呢？它就不怕吗，不想逃吗？光头兄始终沉默不语。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终于说话了，我觉得啊，它不会掉头。此言一出，估计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句看着明白，其实又不太明白的话。没有人出声。光头兄继续说道，正常的猫，当然是会掉头的，它为什么就不会呢？我猜，它走神了。等它感觉到那根枝条忽然有些下垂时，才本能地收住了脚步。在那里，要是它还想到什么，估计就是，它发现，自己再也不会掉头了。说完，他就又沉默了。过了很久，也没人再说什么。最后，你在群里发了那个代表挥手道别的表情。接着，你又补了一句，睡了，早安。

你躺下。外面寂静如故，房间里很幽暗，在厚窗帘的隔离下丝毫没受白昼天光的扰动。听着手机里发出的海浪声，你闭上眼睛，可是没有一点睡意。你什么都没有想。后来光头兄单独给你发来“早安”时，你也没有回复。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发来两行字：刚才，其实我还想补一句，它可能活不了多久了，那里也就是它的尽头了，我刚才又去看了一眼，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说不定过两天，我就能在哪个角落里找到它，然后埋了。后来，他又发来最后一条信息，是个表情，一支点燃的香烟。你仍旧没想回复什么。

不像以前，每到深夜里，听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声，你就会想象自己是住在海边的，仿佛只要拉开窗子，探出头去，就能看到下面黑暗的礁石，甚至是碎裂其上的浪花，还有远处岬角上的灯塔，而海浪声此起彼伏，直到早晨来临。可是此刻，听着海浪声，你睁着眼睛。在你的脑海里，除了模糊的无边空白，其实什么都没有。

2022年6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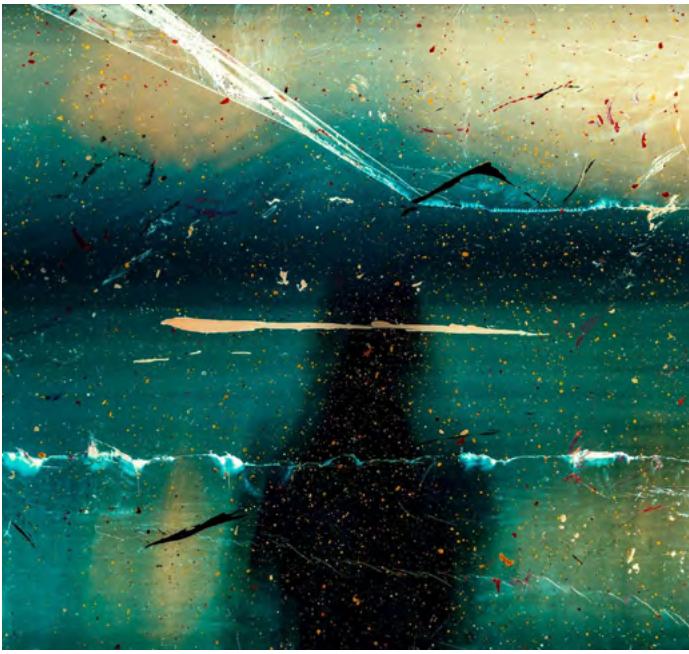


赵松

作家、评论家。辽宁抚顺人，现居上海。已出版小说集《伊春》《隐》《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志怪赏读《细听鬼唱诗》，随笔集《最好的旅行》，文学评论集《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

##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 小说

# 十梦人偶拾遗

阿塔尔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二者争至七日后，  
才觉人世死一人之事，无人在乎。

### 01

#### “银杏叶的雨幕”

当我毕业时早秋的银杏叶会似雨而落，隔开不断远去的过往，那些还不清楚算不算好的回忆。虽然这么说，也这么想象过，但我实际上至今没有亲眼见过银杏叶。那应该是挺好看的东西，每到秋天我都会幻想一下那个景象，或是将它捏在手里的触感。虽然只是没到那个时候才会想起来，转瞬即逝的憧憬，但也是有所憧憬了。

我不是乡村的人，但城市给我留下的回忆平淡无奇，大多数都是废弃的工厂和脏兮兮的两层楼。与之相比的话，老家更让我感兴趣。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每次带着我回到乡下老家的旅途都会因为路途遥远和交通不便而漫长无比。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要途径十几个旗县，两天的行程。窗外的风景从草原到戈壁，又到农田和山地，再又变回草原，越往东河流也越来越多，空气也不再那么干旱，会给人横跨了很远地域的实感。

但下了火车还远远不是终点，在那之后还得坐三个小时的班车，之后又得坐来接人的亲戚的的驴车一个多小时，如果是拖拉机那么可以节省半个多小时，才会到家。那是个半农半牧的村子，按照词意来翻译，我觉得“泥村”是即好听又直观的名字。

若是有谁在驴车上的闲暇时光说出“泥村的天空是最清澈的天空”的话，恐怕不会有人反驳吧。

如此说，一来是因为泥村根本就是个小地方，是连当年清朝时的旗界全图里都写的是其他村镇小一号的地方。高粱玉米田或是树林和草场环绕四周，风景丰富但又稀疏平常，对外人有一种只有蓝天能拿出来夸耀一番的感觉。

二来，就是因为泥村的天空，真的很晴朗了。

原本对于一个乡下村镇来说，可以夸耀的事物居然只剩下天空应是非常可悲的境遇才对。但是那些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初来乍到的大人们总是说：“多好的天和云啊”这种大城市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脱线且不切实际的话语时，我在心中才是真正如此相信了的，那也是很久之后泥村都完全变了个模样后的事了。

泥村的天空是最清澈的天空。

而那些平淡无奇的风景，在之后完全变了一番模样后令我怀旧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无法感受风景的美，而长大后可以了，还是纯粹因为那一些景象看不到了所以得到了怀旧心理的青睐。在我长大后，它既远又比城市不方便，是个很难想去就去的地方。我不太会用，或说是不爱用手机或其他什么留下光影，记忆就是唯一的凭依。印象被破坏了，它就彻底被破坏了。

但我小时候对泥村离我如今的家有多远并没有什么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让我真正意识到它们相隔很远的，是生活上的变化。

泥村的人们所说的是一种方言。相比我当时上小学的城市而言，这个方言离“标准音”隔得更远。我在城市的班级里如果说出了泥村的方言，不光没有人听得懂，一些好事的——不找点事告老师就会嘴痒的同学，就会告老师说“他说了方言”之类的，老师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但我经历了几回后就长了记性。同样的，在泥村说城市里的标准音，他们也不太听得懂，同样的一些嘴巴比较欠的长辈——我也是长大后有了这样的认知，会说我把乡音忘了之类的，可能只是开玩笑没有什么责怪的意思，但我同样也长了记性。在哪里说什么话，那就是我从小学到的，也一直在遵守的一个道理了。

我也从不会在城里说起另一件事，就是泥村往东十多里地的一座山。当地人叫它伽蓝山，我更喜欢在心中称呼它为“蛇头”，不只是因为它延绵的形状像是匍匐的巨蛇，也是因为类似的故事。

据说在清朝年间，伽蓝山上有伽蓝一座，香火兴旺，僧侣众多。不知从哪一天起，庙里总能听到有什么匍匐前行的声音，之后每晚都会有僧人无缘无故失踪。念经、超度或是任何的举措都没有什么效果，异状不断地持续。之后寺庙便移走了，如今只剩下像是有过古建群落的基座遗骸。

若是对于任何城市里生活的人说出这个故事，估计只会被当成猎奇的消遣，或是哄小孩的故事吧？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主动说出这个故事，哪怕对我的女朋友也一样。她是这世上最纯真的了吧，就像是问她答对几个糖三个都给你，她就会流着口水为了多吃两个说有五个一样的人。

谁会舍得伤害这样可爱的人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污垢能离她远一些，我就觉得世界的末日便会在那个尽头再推迟一些。这种保留最美妙的事物让世界的意义存续久一些的妄想，让我始终负着一种悲壮的使命感，或许哪一天我也必须为了这一高尚又自私的目的，得离她远去吧。

我没有见过银杏叶，它实际上在家乡之外不比野寻常草罕见多少。可对我而言，曾憧憬可望之事物，不会因变得寻常而低贱了。对我而言，银杏叶永远是儿时梦中的那飘落的银杏叶。

(下略)

### 02

#### “我的论文致谢”

三年的读研生涯转瞬即逝，虽然努力学习和研究了很多知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不过在我周围老师与同学们的帮助下，我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论文。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三年来对我的栽培与帮助，因为我在本科时候没有学过文献学的专业，在研究内容涉及到专业的档案记录的部分，我犯下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其中包括很多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导师不厌其烦地帮我改正了那些漏洞，对我进行了多次的单人指导。我很感谢他对我锲而不舍的耐心，让我不至于因为自己的缺陷，在学术的路上栽个大跟头。在研究期间师生间也有人传播了恶意的谣言，对导师和我都造成了伤害，但清者自清，谣言止于智者。

我也感谢我的师娘老师让我参与到她的科研项目里，加入东部实地的田野调查当中，我在协助调查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对我的论文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也得感谢我的男朋友，他也是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也面临着自己的毕业论文开题的到来，但是在泥村的田野调查当中，他作为当地人毅然决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自愿参与到考察当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调查期间他还因为在山地失足跌倒扭伤了腿，至今还在一瘸一拐，但是始终积极地协助考察，让我和师娘老师都心疼，也很感动。

最后很感谢评阅、管委会的老师的辛苦工作，衷心感谢我的家人、老师、同学与朋友们。

### 03

#### “结项报告的一角”

(上略)

“至正十五年二月，大风，十户金不花行大伽蓝山，见无首单腿怪物有五，赤身跃嬉，惧逃，归家诉之，遂吐血不止，卒。有曰见者山神，见不可传，大灾兆也。”

上述的文献记载是少数留存的《至元鬼集》原文，如今留存的《至元鬼集》原文不过几百字，其中多数都来自山口原之助的《西去记闻》，山口自称是 20 年代在云游华北和东北的记者，实则是被派来进行地形、民俗和各种情报收集的浪人。《西去记闻》在 1929 年出版，同年山口携资料再入热河，遂失踪。被他随身携带的《至元鬼集》抄稿一同遗失，当地虽然进行了数次调查，但均未有发现山口。所以《西去记闻》当中的原文选段，可知已是绝本。

上述文献中关于“山神”的记载细节，项目组在当地出身学生的帮助下，从凤凰山（当地人也称伽蓝山）发现了被当地闲散台吉的后裔家中保留的文书记载，其中一处涉及到凤凰山的大祭忌讳中提到了，“如果遇到单腿之人，不可对任何人说”的段落。该文书前部分散失，但后部所记年号为道光二十九年，早于《西去记闻》编撰时间。

因为无法真正确认《至元鬼集》当中的记述是否被山口篡改，也可合理怀疑该文书或许也是山口编撰《西去记闻》的文献来源之一，但当地文书当中记载的习俗与《西去记闻》中记载的“习俗”可互相佐证。文书当中发现的习俗为世代台吉和葛根需世代认知的禁忌，故该习俗只流传旧社会之上层，与庶民鲜有接触，当地民间也没有类似的传闻或是故事。

(下略)

### 04

#### “询问笔录的一角”

问：你说下失踪人员的情况？

答：她一个月前通过了毕业答辩吧，然后一周前学院要让研究生都把宿舍交了，就是那时候学院的老师和我说联系不上哇，让我想办法，因为我是导师么。我找了她的同学，也找了她的舍友，后来还联系了一下她的父母还有男朋友，都说不知道，我就觉得她应该是出事了。

问：失踪的人员和你是什么关系？

答：我是她的研究生导师，她是我的学生。

问：你有多久时间没有看到失踪人员了？

答：这刚不就说了吗？都快一星期多没见过了。

问：你是根据什么来判定当事人失踪？

答：一个多星期没音讯了，周围认识她的人都不知道她跑哪儿了，那就是失踪了嘛。

问：你最后一次看到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答：哎呀，我得仔细想想。（报案人想了一会），答辩后挺久吧，应该是在论文归档的时候，最后一次见了她。

问：论文归档的日子是几月几日？

答：七月……七月十号吧，对，七月十号时候，上午她还来学生办公室交表格，让我签字的。

问：当事人失踪前是否告诉过你什么或对你作过暗示？

答：她就是觉得能毕业特高兴，老说自己特害怕延毕了会怎么样什么的，也没说啥特别的。

问：当事人失踪前有无与你谈过什么？

答：要说和我说过啥特殊的事儿的话吧，她老说想去教学机构当个老师，等攒够了首付在开发区买个大学生住房，就最近新闻上说给应届生半价卖的那个。

问：当事人失踪前有无任何异常举动？

答：没有啊，你要说她是不是自杀了什么的，我也怀疑过，但是人都想着买房和以后结婚的事儿了，这种人不可能突然跑去自杀吧。

问：失踪前人员的情绪状态如何？

答：情绪挺好的，要说的话毕业后的杂事挺多，她都不觉得烦了，应该是毕业特高兴。

问：你是否知道失踪人员的大体去向？

答：那我真不知道，能问的我都问了。

问：人员失踪时身上衣着状况如何？

答：那我也不知道，她衣服挺多的，一天一变的，难说那几天会穿着啥。

问：失踪的人员有无携带通讯工具？

答：要说应该带手机了啊，但是打不通啊，老关机，啥软件也都不在线。

问：失踪人员平时常与什么人在一起，失踪前是否与他们有过联系？

答：她有个男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比她小一届，不是一个专业。老和他在一起，我在校园里见到她的话。

问：失踪人员平时都会去什么地方，你是否查找过？

答：反正校园里找不到，要不我干嘛报案啊。

问：有没有其他人在你之后看到过失踪的人员？

答：学校的人我都问了，都说那次交表后就没见到。

问：此次发现失踪之前，失踪人员以前有无发生过走失现象？

答：不会啊，她这孩子不太喜欢乱跑，而且我打电话或者发信息都不会不理的。

## 05

### “举报通知”

邮件主题：匿名举报姜副教授

督导组您好：

根据本人调查，我院老师主办省级项目《<至元鬼集>流传选段研究》中的参考资料之一《西去记闻》是日本1978年出版的假托前昭和时代的官能小说，因此项目研究内容大多弄虚作假，甚至很多所谓“引述”就是杜撰，望严查。

附件1结项报告.docx

附件2西去记闻.pdf

邮件主题：回复：匿名举报姜副教授

韩同学您好：

经查，《<至元鬼集>流传选段研究》中的参考资料《西去记闻》确实有1978年同名的日文小说作品，但该项目参考的《记闻》是1929年日日新闻出版社的纪实作品，项目研究并无弄虚作假之实。感谢积极参与学术研究监督的行列，望继续发挥严查学风的学生群众作用。

## 06

### “写给老工友的信”

工友老刘惠鉴：

久未问好，老张赔罪！祝福祝愿！

新春没有写信，老二机组织去海岛又缺席，老张知道老同志们要怪我了。过年时候打了电话，但是接不通。后来儿子告我说你们老刘家不用座机了。我还想怪你，为什么让电话下岗前不通知一下老工友。我以为是我的电话不行了，就没有写信。让儿子和儿媳修电话，他们初六就要走，没有管。在老二机时我也修电话，但现在电话不一样，改锥拆不开，眼睛也花了，图纸也看不清！

我有孙女了，但没抱上。儿子儿媳忙，过年大肚子，到现在生了也没见到人。儿子老给我发影像，我学习了怎么看，都能点开，要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眼睛花了，小人书大的屏怎么都看不清孙女。我孙子是大孙子了，但是过年时候逗孙子，他十二分

不愿意的样。现在小孩怎么不喜欢有弟弟妹妹？我很好奇。你我都老的报废了，现在事想学习也学不会！

老伴在的时候，我也出去跳舞。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只有散步了。过几天就要从大学西巷的药店买点救心丸。我的家住在三楼，楼上四楼大抵是屠夫，总是晚上剁肉，吵得睡不着，心脏直跳。厕所也堵了，也可能是不文明分子往马桶里冲卫生纸。厕所反过水，味道刺鼻，难闻极了！原来那一户是个学生，大好的青年。楼上还有一个老师，但那是个不正经的人，隔三差五的带着年轻学生上去。我都看在眼里，我都心知肚明。好好地，怎么就突然来了那么些不老实的人？

我的身体情况没有那么好，去坐火车看你是不行了。如果你能来看看我，我就高兴到十二分。当年在老二机都说以后老同志不如儿子亲，现在我看是儿子没有老同志亲！我不是占你便宜！

望老刘早早来看老张，祝老刘身体健康，一家人和和睦睦，晚年幸福！

此致

敬礼！

## 07

### “树洞”

帖子标题：如何评价 PO 毕业被帅哥男朋友折磨的发疯

【用户账号已注销】

【贴子内容被作者编辑过】

【版主加精】

PO 是研究生，民族学专业，刚过答辩，毕业应该稳了。

三年的噩梦是终于结束了，本来本科时候 PO 就是个二本 fw，大家都很努力，只有我天天在宿舍追剧，看偶像，和舍友也玩不到一起。

因为害怕工作，所以考了研，

还好老妈认识学校的教研室主任，所以吊车尾进去了，

结果噩梦就开始了，上课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啥，读书也不知道书单上的书到底有啥意义。刚分完导师时候导师还考了我和另一个同门女生的基础知识，就是问了几个书的作者，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那时候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特别有一种把自己卖到了不好的地方一样的感觉。

第二年开题的时候 PO 根本不知道该写什么，本来每天都去图书馆泡着，结果不是读耽美了（PO 学校图书馆就是这么狂野）就是开着电脑追剧去了，根本坚持不下去，最后还是导师给我选了个题，到处缝缝补补，东拼西凑的写了个开题报告，开题时候感觉就像是上死刑场准备枪毙，结果几个老师都说题目可以，PO 就觉得应该是神仙给帮忙渡劫了吧。我也不是想为自己做的那些傻事开脱，大家能骂骂我也挺好的。

PO 妈真的很爱 PO，虽然放假回家不是睡晚了就是起早了的烦我，但是一碰到事妈妈真的超级可靠。爸爸虽然话不多，但是特别懂我，还总是偷偷转给我几百的零花钱，后来我认识了他，人挺帅的，啥都能干，敲键盘和跑一公里都超级快，感觉就是那种上山下乡无所不能的小帅，因为他我才人生第一次看了 IMAX 的电影，每周都会跟着他出去玩，结果最后去开房还是 PO 主动发展攻势的结果，人家好像比 PO 纯洁多了，虽然很快就腻了吧，开房啥的也就那么回事，有一回在外地，小帅陪我去档案馆，PO 有点大姨妈失调，裤子都脏了一条了，小帅就有点需求的样子，PO 本来心情就不好，不过现在想想当时也没说自己有问题，这些事自己也躲着他藏着掖着的，反正就是吼了他，结果小帅就没说话，他生气就这样直接摆臭脸不说话，一直到回大学他也一直拉长脸没啥话说，我很受伤也很可怕，第一次见他冷冰冰的样子，原来冷暴力真的能让人非常受伤的呀，笑

后来写论文越来越忙，每天都得看山一样多的资料，山一样多的前人研究，还得整天应付小帅的尴尬。当初为了弥补一下关系 PO 一直放低姿态积极和他相处，后来他需求越来越多，还喜欢玩一些所谓的“玩法”，反正老哥们自己想象去吧。我不喜欢装成我不是的人去满足别人，我就是个弱弱的存在，所以打心里觉得恶心、反感、没法接受，感觉也是第一次看到了他阴暗的一面。还好他不拍照，否则我人没了。他不爱信息产物，PO 却喜欢，他喜欢玩怪的，PO 讨厌。我们两个或许实际上根本合不来。

后来我越来越忙时候他就开始闲了，老说自己写的散文被月刊登载了，让我读一读，又是发原文又是发月刊目录的，人和人的悲喜真的没法相通，

感觉他太优秀了，PO 就越逆反作祟，感觉小帅特别讨厌

现在想想估计就是有点自卑吧，然后就是相处久了没了惊喜感，就觉得他这种实际上挺敏感的人处起来就挺累人的，我写论文就够累了，放了我吧秋梨膏，我真的配不上你吧，你快飞走吧。但我也怕他发火，怕他一口把我吃了，PO 实际上特别胆小也害怕分手后一辈子就再也找不到另一半了，就一直这样吊着，在那之后也有意的冷处理和小帅的关系，放鸽子不和他见面，不怎么回信息了。

PO 是真觉得这样是最优解，因为小帅这人平时也挺自私的，动不动就玩失联玩失踪，一问不是心血来潮去看草原就是心血来潮去骑行。正好，让你也尝尝想说话时候突然没人理你的感觉。

后来为了写论文方便，PO 也不情不愿的参加了师娘的项目组给打工，本来论文就搞不成还得写一堆报告，一整夜一整夜的不睡觉

师娘这人超级变态，控制狂，什么都得在她眼皮底下文件必须存在她的电脑里，参考资料和综述一个都不准带走，她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没有 USB 口也不准联网的，要写就得在她那些 XP 的烂电脑上用 Office2003，我疯了。一个标点符号写不对都会让我大热天顶着太阳跑到指定的打印室重新打印二三十页的报告，而且必须拿收据，好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了这个 PO 在人满为患的打印室抓狂几十次了，人家根本不想理我，以为是我没事找茬

PO 觉得就是师娘针对我，因为师娘和我同名，我们两个都叫晓慧。小帅喜欢叫我晓慧，但是有两次师娘在她也会应答，好变态啊啊啊啊啊啊啊，她难道以为小帅像叫小姑娘一样叫她？

说回小帅，小帅也参加了项目组，师娘他们知道我们两个搞对象就让我去和他组队工作，小帅工作上非常苛刻讨厌，但为了毕业论文我也只能拉下脸。后来他还摔伤了，对我就一直阴阳怪气的，我全程血压拉满，我就总觉得他是报复我一直在冷落他。

现在都好了，毕业论文这个冤家总算是放过我了，老师和爸妈都以为我们两个关系不错，想让我在这里找工作，考个公职，结婚成家啥的，我好痛苦，我不想就这样下辈子柴米油盐一辈子了，我不想永远留在这个城市，这个人际圈，这个人的身旁直到老死。我现在只想回家复习参加省考，永远的远离这个伤心的城市，也希望小帅能独自美丽，我也知道帅哥这种生物高攀不起了。

PS：老哥们骂也别虚空立靶，PO 可没对不起他过，他人缘可比我好

PS2：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学不好是他的问题了？老哥们的阅读理解堪忧好不好

PS3：再说一次，PO 没对不起他，PO 没对不起他，PO 没对不起他，也请老哥们不要自我代入自我感动或者义愤填膺，我看着就和笑话一样，戏这么多当编剧去，别找我的串戏精

XBOX：PO 也是宅，看不惯小帅那种现充，有问题吗

【热门回复】：四年后来考古，PO 主老姐居然注销了，只能说要坚强（流泪），真的哈人，要留下阴影了

【热门回复】：当初喷 PO 主的人，还给恶魔站台吗？那俩也是彪子配苟，天作地和，咎由自取了属于是

【热门回复】：也是醉了，人家帮你毕业，你抱怨所有人对不起你？什么巨婴

## 08

### “私家调查回馈”

邮件主题：订单 XB2P5RDQ11 调查回馈

您好，您的订单这里基本已经完成了。

您的爱人在西巷的家属楼里确实有一栋房，那是老家属楼住宅，都是 60 平的小房子。学校虽然不让出售家属楼，但是自从别的单位进来后，西巷的物业不归那边管了，可以卖了。那房子里很多住宅至今没有房本，查起来挺难的。

您的爱人也是副教授，应该是种种原因不能随便在名下买太多房，所以网签是签给了一个学生。他不怎么去那个房子所以很难发现，我们也是蹲了很久。那单元楼里大多是看孩子的或者老人，还有一个有些痴呆，写了信老往电表箱上放，两个月工夫都放了七八张。还有的房子就是租出去了。大家都不是很熟，所以查起来也挺难。

不过难得归，我们依然收获颇丰。我们查到了那学生的身份，甚至查到了您的爱人喜欢玩什么。虽然花了很多工夫，还出了错，但我们也破解了 WiFi 密码，也拿到了很多您爱人数码相机云端和手机云端的信息。

希望您可以再下一单哦，亲。不多，就 1 比特。

追加：如果给我们 2 比特，我们可以保证您爱人的那些照片会被稳妥销毁，否则请等着几十万人在一些不好的网站看那些实名的无马赛克玉照吧。

邮件主题：回复：订单 XB2P5RDQ11 调查回馈

哈哈，发吧，SB，我根本不是姜晓慧的丈夫，我是谁你猜？猜到给你奖，给你举高高，我要的就是照片，谢谢您嘞傻批，还 1 比特，我毛都不会给你，我邮箱也不是实名的，IP 也是动态的，就是教你一件事，做这一行没脑子就如别做。

## 09

### “怪谈专栏”

山魈

作者：小胖孙

每当小长假，我回家前都会先去看看独居的爷爷。我的爷爷总是说，楼顶的屠夫很吵。但那是空屋子。

很早爷爷搬到这里住的时候，楼上就没人了。这件事连我也知道，因为爸妈的单位还在这里时候，这房子就是我的旧家。

至少从我开始懂事，意识到天花板上也得住人的时候，我们楼上就没人了。

爷爷总和我抱怨，说楼上的屠夫很吵。先不说动静的事，他为什么说那是屠夫，就认定是杀猪整肉的？我问了，爷爷告诉我，因为楼上发出的动静，它就是在拆骨和剁肉，爷爷说他在岗时见食堂师傅干活，就是那样的动静他不会认错。还说我太小，没见过生活和世面，要听老人的话。

爷爷以前突发过脑梗，他看不太清楚，也总是错误的理解外界信息的意思。和爷爷交流很麻烦，但是爷爷不会产生幻觉，他可能会听错话或者忽视别人的意思，但是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也不会说谎。

我总觉得爷爷住的家里有什么不对劲，如今这种感觉愈发变得强烈起来。

这次回来，我发现买给爷爷的打印机一直开着。爷爷曾经是做机械厂工作的人所以特别喜欢图纸，隔三差五就会机瘾大发，给爸爸打电话要看电视上看到的什么东西的图纸。爸爸工作很忙，我就用零花钱买了这个打印机放在这里，好用 APP 从远程给爷爷打印那些图纸。只要打印任务完成了，打印机就会自己关闭，但它却自己开着。

我查看了打印机的任务列表，果然有一个无效的任务让系统没有了响应，它就卡在了

那里。

我一开始吓坏了，因为 APP 是用支付账号绑定的，如果它被盗了那我损失可就大了。但是确认了账号没有异地登录，其他被绑定的账户也都没有被异常登陆的情况后，我就排除了打印机的远程 APP 被盗号的假设。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有人从 WIFI 访问了打印机，设置了任务导致打印机卡死。打印机确实也有这个功能，但家里的 WIFI 被人入侵，说是可能是蹭网的手贱的小事，也可能是什么另有企图的大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爷爷所说的楼上异动的事，我就越发觉得可能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有什么不好的人盯上了我们，有什么要来了。

不能就这样等着坏事临头，我今年当了哥哥，我在家里就不是最小的那个，我得保护家里人，我也得保护我妹妹。所以我决定去上一户探个究竟，趁着还剩两天假期解决这事儿。

爷爷住的楼是老式楼房，暖气管道都很粗糙地直接在天花板边缘打孔衔接，所以住户家出点水电问题，漏水漏到下一层什么是常事。我倒了一桶水，手动从那里浇了下去，一直浇一直浇，顺手把自家管道的上半部分墙体也都打湿。爷爷说楼下住的是大学老师，到时候应该会找上来。

没过多久就有人敲门，是个阿姨，挺有素质的，问我是不是家里涝了。我和爷爷说不要管，然后给那个阿姨看我淋湿的管道，和她说是从上面来的。阿姨也知道楼上没人，所以要和我再上一层看看，不出意外的那一层的大爷啥都不知道，家里也没漏水，我就说是我家楼上那层出问题了。咱们就只能去找物业。

如果我一个去估计没啥用，把不明真相的阿姨拉了进来就挺有说服力了。吵了一下午，那边让人带着那一户的备用钥匙来了。我也没抱希望能打开，结果打开了，那一户居然一直都没有换过门。

门开的时候，感觉有一股激灵从脊椎直冲脑壳，虽然想也知道应该空空如也，但一想到爷爷说的话和那些怪事，我就觉得有一种直面未知的恐惧。

进去后就是个空房，角落里堆了一些垃圾，窗帘紧闭，屋里不光阴沉还因为透过窗帘的阳光有一种橙黄的色调。很让人瘆得慌。满屋的灰尘怕是有一寸厚。阿姨和物业的人去检查水管，那里什么都没有，趁着他们头大我就在屋里到处看看。

这时候我注意到了有异常，虽然开门后物业的人直接进来在灰尘上留下了一堆脚印，但是其中夹杂着不一样的脚印。

光脚的脚印，延伸到好几个屋。距离虽然远但确实都排成一条线，而且只有一只脚。物业的人很快就骂咧咧要走了，让我自己找水电工查水管。我只能一边道歉一边出来。出来时阿姨还没下去，我就告诉她：“那屋里好像有人单脚跳来跳去的脚印。”阿姨很疑惑，我就说了我看到了什么，但门已经被关了，我们也没法再进去看。她听了我的话，似是也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脸色一下子白了。

“别是什么一只脚的东西就行了。”

阿姨那么说道，我的心也瞬间凉了。

那晚深夜，我听到了楼上传来的咚咚声。

咚咚咚，就像是剁肉。

咚咚咚，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发出了这种动静。我现在只希望自己当初没有跑上去要一探究竟。

我现在只希望，当时阿姨没说那句话。

在床上，我横竖睡不着，想到了小时候表哥讲过的可怕传说。传说在北宋时候，南方地区……（下略）

责编 ELEN 札记：小胖孙老师算是怪谈栏目的常客了，一如既往的恐怖悬疑与民间传说结合风格的佳作。初看一气读完，浑身冷汗，尤其里面对分尸的描写，真实感强烈。为了晚上敢一个人睡，还致电小胖孙问了问故事原型，他爽朗地告诉我就是以住在老家属楼爷爷家的一些邻里纠纷为故事原型，加上一些邻居为原型，添油加醋的故事，听到这里我才安心。小胖孙曾说过前几部民俗怪谈中篇里《鬼车》的故事灵感来自京极夏彦的《姑获鸟之夏》，而《飞头蛮》的灵感则是来自斯蒂芬·金《守夜》里好几篇故事，而这部《山魈》原型则来自爷爷家楼上的一位民俗老师阿姨告诉他的一个故事。他的作品越发精彩，取材则从其他文艺作品转向生活，这是创作成熟化的象征，令人期待小胖孙老师之后的作品。

更多精彩内容，点击下载客户端

上一篇：老旧小区下水道翻修，竟然发现了……

下一篇：请记住！男友喜欢玩失踪也是一种 PUA

## 10

### “研究生半月刊十周年纪念专栏的一角”

（上略）

校刊与社会上的期刊不同，若是作为学生，总是会对校刊多一分亲切感。可能是它更贴近我们学生真实的生活与念想，也可能只是编辑室离我们更近一些。

校刊也是注定要散的一场宴席。四年或是三年的时间，说短也短，但也长的复杂。看着学长学姐们的文字不安的入睡，直到现在看着学弟学妹的创作准备离校，那些被朝夕相处的校园滋生的文字陪伴的朝朝暮暮就这样注定远去了。遥望未来，如果憧憬的生活实现了，或是还在汹涌的波涛中奋斗着的时候，是否会突然想起《天天的三点一线》会心一笑呢？会不会在背井离乡，朝九晚五生活的应酬中不胜酒力，乡愁笼心时想起《银杏叶的雨幕》呢？

我多想告诉那些陌生的后辈，在痛苦甚至绝望的求学中，不要因为看不到光亮而否定了希望。不要因为憧憬愈来愈远，便说憧憬都是假的。我们阅历尚浅，能力不足，十几年都没有摆脱“学生”的头衔。可这又如何？想走就走，要干便干，这才是我辈青年该有的风骨，不是吗？

尚且记得，在我来校读研不久，还未开始新学涯时，听说了学院当时刚毕业的一位学姐失踪了。她的导师报了警，警察和校方人员到宿舍调查，那场景历历在目。后来无意间读了舍友桌上学刊上的《银杏叶的雨幕》才知道失踪的是这散文的作者学长的朋友。仅过了一天，又听说这位作者学长也失踪了，一时轰动了校园，也谣言四起。数天后，学长与学姐又出现在了校园，原来是为了纪念毕业分手，两人骑行出城进了山里，越野露营去了。学姐已经毕业，所以只写了公开道歉信，学长却受了处分，研究生的那点学分扣到不剩，落的只能留级。这事本来在我们这些新生当中是作死寻不快的笑谈，当时懵懂的我却一直觉得他们二人极为浪漫。如此一来，仿佛那只是过了一眼的《银杏叶的雨幕》也变得迷人起来。文字变得有所承载，文字变得有所痛感，文字就像国债一样，只是堆在库里却莫名其妙地升值了。

诚然，两位的做法欠妥，为很多人添了麻烦。但人非圣贤，如此过错中却也带着倔强，不顾现实的利益与纠葛，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举来，哪怕今日，学长还是时不时突然走上旅行，消失在俗世中。他不会想办法去习惯烟火，而是叫烟火习惯自己的不羁。在我看来，这便是我们这些已然不再青春的人，那青春的绝响。

## 尾声

### “所谓《西去记闻》的一角”

我曾因柳田先生写《远野物语》痴迷山人山事。柳田先生说“国内有远比远野幽深之山”我也极为同意。后听说江上、星野等人皆好西去做考察、研究，我也就阴差阳错地选了西去，开始写了西去的山事。

西去渡海过三江，有山者不输国内。百里仅有官站、猎户一二，其余皆是山林流水，时临盛夏，却时冷时热，大雾漫漫。如此之境乃是神隐、鬼神之所。

今回札幌，北海道亦是如此。感天下之大，非止于远野、北海道几处，故整理手稿，特书西去之听闻、见事，故名《西去记闻》。

西去有一地，名多罗（どろ）村。该村有一人自称不哥，意萨满，能通古今事，说我一事听，极是有趣，故记之，写与前言。

稀有六人，初如白笺。

一人撒谎，一人天真，一人贪婪，一人好色，一人多疑，一人愚蠢。

一人死，人各不知何故。山之鬼（おに）笑称，是山蛇吃人。山蛇说，是山之鬼所做。

二者争至七日后，才觉人世死一人之事，无人在乎。皆叹人事非怪力乱神可比，散之。



阿塔尔

1995 年生，内蒙古大学中国史专业硕士。小说作家，2018 年获“草原文学奖”新人奖，有小说《董奥纳的壁炉节》《海岸线的冬青》等曾刊发《草原》《小说选刊》等杂志。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Marco Bianchetti](#) on Unsplash

## 小说

# 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的悲惨结局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 故事群岛

## 警察遇到的一起案件

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看了看表，一点四十分。他饮尽杯中的白兰地，用手指揩了揩短短的胡髭，站起身来。

“请原谅，我的朋友们，我该走了。”

“别着急，”阿德拉说道，“你还有时间呢。”

“再留一会儿吧，”卢西亚诺·迪兰——阿尔弗雷多中学时的老同学——坚持道，他是那天被邀请的客人，“就算你迟到一次……”

普鲁梅特摇摇他瘦骨嶙峋的脑袋。

“不行，我的老朋友，你知道我的原则。在萨卢斯廷文具店工作的二十年间，我总会在办公室听到两点的钟声……没迟到过一次，没缺勤过一天。总是这样，尽管我有偏头痛的毛病。但我不认为你有离开的必要，”看见他的朋友站起身来，他急忙补充道，“做个领导是多么走运的事！……继续喝吧，让阿德拉给你把杯子满上。”

他吻了吻妻子的额头，握了握卢西亚诺的手，便走向一旁的衣架，取下他的宽檐帽，在他看来，这是唯一能够配得上一个像他这样的名副其实的会计的装束。迈出餐厅的玻璃门前，他在玻璃上敲击了几下，向阿德拉和他的朋友致以深深的问候，而他们也将杯子高高举起，作为对他的回应。

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是数量极少的少数派中的一员——哎！——这些人总是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避免打扰他人。因此，走出家门后他没有砰地甩上门，而是像往常那样轻轻地用钥匙把门带上。

然后，他轻手轻脚地走下楼。不过，一走到路上，一场猛烈的、没人能够预见的暴风雨就来临了。

没有人再见过这个不幸的人。

时近黄昏，几个流浪汉在南兰布拉大街的岩石上发现了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的尸体，就在中央墓园后面，距离位于库鲁瓜提街和兰布拉大街的焚烧炉只有五夸德拉<sup>1</sup>。对尸体的解剖表明，死者的死因为颅骨断裂。

### 调查

“所以呢？”听完警察局长卢波尼对案情的介绍后，我问道。

这名警察正斜靠在他的扶手软椅上，拇指插在马夹中，嘴里叼着永不缺席的英国卷烟。

“所以说，一切都是新近发生的。法医鉴定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也证明了尸体并没有被转移过。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断定这到底是一起凶杀案，还是一次事故。致死的原因可能是某种钝物的敲击，也可能是一次致命的跌落，两者可能性相等。您很熟悉

那个地方。海滨地区紧挨着兰布拉大街，部分地段被新建起来的围墙保护着。而流浪汉发现死者的地方恰好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或许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就是从这儿摔了下来，在一块岩石上撞碎了头骨。雨水冲刷了所有的痕迹，但是，他的钱包和金手表却完好无损地躺在他的口袋里，这个事实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死亡时间应该是下午三点左右……现在您已经掌握了所有我了解的信息。”

我惊愕地看着卢波尼。

“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但，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向我展示他的文件夹，里面夹着几张纸、三张照片和一张对折过的蒙得维的亚地图。“您看，这是普鲁梅特公寓的平面图。这是第四警察局的管辖范围，还有巴勒莫<sup>2</sup>城郊的地图。之前我和您说过，普鲁梅特住在夸雷伊姆街第……我指给您看，以免您遗漏这个细节，门牌号是奇数的建筑都位于这条街的右侧，按照从政府大楼到海滨的方向来看。”

“这个细节很重要吗？”我问，越来越搞不清状况。

“至关重要。要是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住在门牌号为偶数的那一侧，现在他很有可能还活着。”

### 他只是一个职员

我浏览了那些资料。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有一个衣着整洁的男子，留着胡髭，衬衫的衣领上过浆。一张不易辨认的脸，缺乏鲜明的特征。

“一个谦逊、腼腆、细致的人；向来都很拘谨，生怕麻烦别人；极度小心谨慎，还很节俭。当然了，他还是一个模范职员，认真、诚实、守时。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萨卢斯廷兄弟开在胡安·卡洛斯·戈麦斯街的商店里工作。”

“胡安·卡洛斯·戈麦斯街！”我大声喊道。

“是的，位于南区<sup>3</sup>。”

警察局长讽刺地吹起了口哨。

“嘿，嘿，嘿！有进展了。”

“这是什么？”我生气地打断他。

“国家气象台关于昨天一点四十五在蒙得维的亚形成的暴风雨的报告，交代了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细节，但对我们的案子并没有什么价值。至于另外两张照片，一张是位于夸雷伊姆街的死者的家，另一张则是发现尸体的位置，都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那么，就是凭借那个……？”

“我能够成功地再现当时的场景，凭借的是观察能力，要是您具备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观察能力，您也能清楚当时的情况。”

“得了吧，可不能这么说。就算这是您对我的报复吧，您为什么觉得我能够得出……”

他用拳头重重地敲击了写字桌。

“他妈的！我明白您为什么疑惑了，您漏掉了最重要的细节：要知道，我在衣架上发现了死者的雨伞。现在您明白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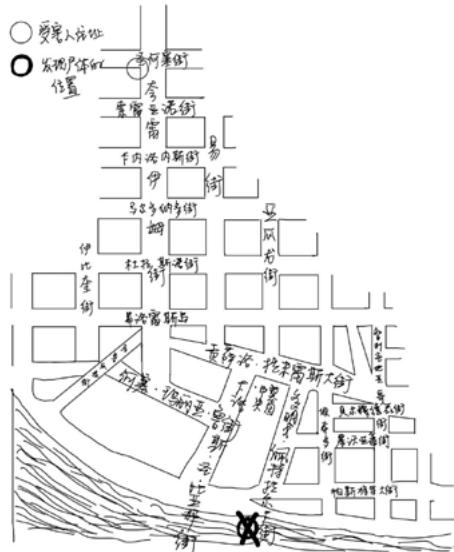
那么，亲爱的读者朋友，您现在明白了吗？

### 案件的解决

“让我们一块儿来梳理这个案子。刚才我告诉您，我在普鲁梅特家的衣架上发现了他的雨伞。他出门时忘记带伞了，没人能预见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但是，雨就那样开始下了。那么，我来问您，像普鲁梅特这样一个有条不紊、小心谨慎的人，通常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知道，普鲁梅特不喜欢制造噪音，影响他人。那么，显而易见，他会像出门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回到家中，走到衣架旁。这样一来，他必定会从餐厅的玻璃门前走过，而他的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此时就待在餐厅中。这两个人在干什么，普鲁梅特先生看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什么！”我惊叫道，“阿德拉和卢西亚诺……”

“但是，没错……！永恒不变的故事。”



他沉默地离开了，就像返回时一样。他在雨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沿着道路的右侧向前走。现在，您来看看这张蒙得维的亚地图。我们的主人公在夸雷伊姆街上走着，穿过索里亚诺街、卡内洛内斯街……右侧，总是走在右侧，而且没有变换道路。请您注意我对奇数门牌号的强调。要是他住在对面，也就是门牌号为偶数的那一侧，毫无疑问，在走到贡萨洛·拉米雷斯街路口时，他就会沿这条街，而不是库鲁瓜提街走。我们可以想象，要是当时的情形如同我们假设的那样，这起案件就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不过，让我们暂且把假设搁置一旁，回到现实中来。走到兰布拉大街后，这位被背叛的丈夫改变了方向。他向左转了。为什么？因为他无法抵挡潺潺的流水施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诱惑。这个可怜的人没能在兰布拉大街上再走多久。事实上，他就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一条极度湿滑的道路上，况且，这条路上没有任何能够提供防护的墙体。最最不起眼的障碍，一个小坑，一块石头，路上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导致成那致命的一摔……

1939

[1] 古夸德拉，距离单位，在拉美等于 125 米。

[2] 巴勒尔莫，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一个街区，西面通过夸雷伊姆街与南区相隔，北面与科尔东区及中区相接，东面与罗锋公园区相接，南面的兰布拉大街平行于拉普拉塔河。

[3] 南区，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一个街区，位于城区以南，是蒙得维的亚的第一个郊区。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乌拉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自 1939 年首部长篇小说《井》一举成名，奥内蒂创作了《无主的土地》《为了今晚》和包括《短暂的生命》《造船厂》《请听清风倾诉》等在内的“圣玛利亚”系列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重要作品。1974 年，奥内蒂因卷入反乌拉圭军政府独裁的斗争而受到迫害，流亡西班牙专心创作。1994 年病故于马德里。

译者：徐恬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主要译作有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长篇小说《感谢火》，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短篇小说全集》（待出版）、卡洛斯·富恩特斯短篇小说集《幸福之家》（待出版）。

《阿尔弗雷多·普鲁梅特的悲惨结局》选自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短篇小说全集，由作家出版社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Heather Mount](#) on Unsplash

## 小说

# 荒野

科林·巴雷特 | 故事群岛

黑色荧幕上，那个问题仍在等着他。  
你想继续吗？

厨房的电话再次响起，佩尔·蒙内里的睡意彻底消散了。她从舒适的床上爬起来，光着脚下了楼。她的指尖扫过墙上褪色的灰色和浅紫色纹理，并把电灯开关逐一拍开。这些动作多少能驱散她的孤独感。

打来电话的是她弟弟格里所在学校的教务。那人名叫洛娜·道斯，是个没脑子的金发美女，佩尔偶尔会在城里见到她。格里又打架了，“没脑子”说，第一堂课开始前，他和另两个男生在地下室的更衣室里先是争吵，然后拳脚相向。现在格里待在“没脑子”的办公室里，等着家长把他领走。

佩尔的耳朵贴着话筒，感觉有点儿烫。后院夜里落了雪，带状的积雪映着阳光，几只翘尾巴的黑色小鸟在雪上跳来跳去。她把一只脚从油毡地板上抬起来，将脚背和脚趾贴在另一条腿的腿肚上。法兰绒的睡裤里透出暖意。

“所以谁会来接他？”“没脑子”问。

“我猜那只能是我了。”佩尔说。

她回到二楼，清理了打结的头发和发梢的静电，然后她套上三层衣服，披上尼克的旧军装夹克，又在烧水房里翻出一顶散发着头皮汗味儿的针织帽。她砰地一声摔上前门，前院覆着雪的水泥地面上依然浅浅地印着尼克那辆欧宝威达的圆弧形车辙。尼克对于这个家几乎是个过客。他每天黎明出门，午夜才回家。二十五岁的他是这个家的长兄，自从父母相继因癌症过世以后（母亲三年前，父亲两年前），他便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之主。佩尔用手机给尼克拨了个电话，不出意料地听完八声铃响，然后给他留了条短信。之后她又发了语气相对和缓的第二条短信，说不必担心，她一个人能搞定。

交通是个问题。佩尔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化作一团白雾。一匹发育不良的白色花斑马在屋旁的农田里盯着她，同时摆动着它的脏尾巴。

“我可指望不上你。”佩尔说。

再隔一块田是斯旺隆的平房，他是蒙内里家最近的邻居。平房的烟囱里腾起一股烟，淡得像白色天空上的水印。斯旺隆靠养老金为生，他换了一个金属髋部，唯一的尘世伴侣是一条黑色边牧——那条母狗很吵，他却对她溺爱有加。佩尔清楚，她多说几句好话便能哄得斯旺隆开车送她，不过他肯定会带上那条狗。他平时让它坐副驾，并已成功让它习惯了安全带。佩尔最近感觉到，开车对于老人已变得愈发困难。除此之外，斯旺隆的车锈得快散架了，排气管里突突地往外喷麦秆和牛粪——假如格里发现这辆车开进学校接他，一定会溜之大吉。

佩尔还是步行了四分之一英里来到公路旁。这里距城区还有七英里。她绕过路边成团的荆棘丛。田野里竖着一排电缆塔，它们划出一道弧线，消失在远处的薄雾中。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车声，转头看见一辆公交车驶来。她跳到路中间挥起手来，公

交车一个急刹。佩尔上了车，在台阶上跺了跺靴子，然后从钱包里掏出母亲的过期公交卡。司机麦克·雷丁咂了咂嘴。

“你看起来像只煮熟的虾，佩尔。”雷丁说。

车上坐了三个老妇人。她们身上散发出需要除垢的水壶内壁的气味。佩尔远远地坐下。温暖的公交车不紧不慢地在乡间行驶，佩尔在座位上打起盹儿来。她耷拉的额头蹭在蒙着水汽的车窗上，使她陡然惊醒。

在斯文福德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瘦弱姑娘，穿皮衣、戴羊毛帽，胸前兜着个婴儿。佩尔看着她试着单手把婴儿车折叠起来。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她把婴儿车横着扔进了汽车行李箱。

在福克斯福德站，三个学生模样的男孩上了车。佩尔今年十六岁，他们与她年纪相仿。他们吊儿郎当地往后走，校服敞着，领带松着，大白天里肆无忌惮地逃着学。佩尔对男孩很感兴趣。他们是她怀念学校的主要原因——在学校里，她可以观察他们、靠近他们。她喜欢他们与生俱来的兴奋劲儿，喜欢他们的执拗，喜欢他们总是成群结对，喜欢他们什么都大喊大叫，几乎随时都大喊大叫。她喜欢他们笨拙的身体——榔头一样的手，面包一样的脚，以及他们朝她说话时喉结翕动的方式，活像落网的鸟儿起伏的胸脯。“朝”她说话，而非“对”她说话。佩尔已经完全理解两者的区别：大多数男孩都害怕直接与她对话，只是在她的身边对着旁人夸夸其谈。

也有些男孩几乎不说话，那是佩尔最喜欢的类型。那种身材瘦削、手臂修长、手腕上浮现出精致静脉的男孩，那种可以在她面前保持三秒钟沉默的男孩。三个男孩中拖尾的那个，史蒂文·达维特，就是这样的例子。一米八的个头，匀称偏瘦的体型，略微有些驼背，灰蓝色眼睛在一团凌乱的黑色卷发下闪烁。他自然羞于把目光投向她。走在中间的是一个布鲁伊特家的男孩，嘴唇上方刚冒出稀稀拉拉的胡茬。三人中领头的是帕迪·格思里，他又矮又壮，粉红肤色，头也不回地对两个同伴大声吆喝。他是这个小团体的头目，也是发言人。

他们从她身边经过，隔了几排大大咧咧地坐下。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一阵窃笑，然后是几句清晰的“婊子”、“傻逼”、“我操”，紧接着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低声讨论。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和格格响声，一个躯体挤进了佩尔背后的座位。

“嘿。嘿，叫你呢。”说话的是格思里。佩尔闻到他呼吸里的啤酒味儿。

“嘿，”他又招呼了一次。

“什么事？”佩尔说。

“你是尼克·蒙内里的妹妹，对吧？”

佩尔点点头。

“还有格里，你是格里的姐姐，对吧？”

“嗯一哼。”

“格里还不错，是吧？那小子有两下子，不过最后还是活成了笑话，”格思里说，“还有尼克哥们——他们以前怎么叫他来着，‘夜行者’？我哥哥乔是他的同学，他说尼克总能搞出点烂事折磨那帮牧师，让他们隔三差五地犯心脏病。他还说城里能动的东西他全操过。”格思里冲他眨了眨眼。佩尔看着他反光的薄嘴唇微微张开。

“你这么说我的兄弟是什么意思？”她说。

“没什么意思，我他妈只是瞧得起他们，”格思里说，“不过话说回来，你这两个兄弟没一个省油的灯，是吧？”

“我可没工夫琢磨这个。”佩尔说。

“你去哪儿？”

“城里。”

“开玩笑吧。你去城里干嘛？”

“你去哪儿？”佩尔反问道，“怎么不去上学？”

“你认识达维特吧？他老妈不在家，我们刚去了趟他家。他家库房里堆满了酒。他老妈挺大方的，周末偶尔会请我们喝上几杯，不过我们时不时还会顺出来几瓶，比如今天上午。”他又舔了舔嘴唇。“我们刚喝了几杯，现在我们，哈，我们准备去学校上下午的课。无所事事也挺无聊的，知道吗，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干点儿什么好。”“你们无所事事了一上午，现在准备回学校上课？”佩尔说。

“没错，”格思里说，“体育课和艺术课。挺不错的课。金蒂，那个艺术老师，他允许我们听音乐，只要‘把自己的感觉画下来’。金蒂是个软蛋，不过人还不错。对了，你还没回去上学？”

佩尔耸了耸肩。

“有些人不上学也没事儿。你最后会回去吗？”

公交车驶入城区。在码头远端的石墙与一排绿树后面伫立着男生的学校。佩尔看见树冠之上覆着石板瓦的主楼屋顶。

“我现在正要去学校。”佩尔微笑着说。她已经对格思里失去了兴趣。

尼克·蒙内里站在“珍珠海湾”酒店背面阴冷的后巷里。他一边抽烟，一边摘出手臂汗毛里纠缠的线头与棉球。只是不想让手闲下来。巷道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大垃圾桶，垃圾袋溢了出来。卵石地面上散落着压碎的泡沫塑料杯、小塑料袋和报纸碎片，后者吸足了融雪，在风中纹丝不动。尼克用一只脚跟点着后门的水泥台阶。他迎风的侧脸已经冻得发木。他穿着T恤，腰间的围裙还在滴水。他在酒店后厨工作，那时是个闷热潮湿的空间，员工往往脱到只剩一层衣服。抽烟的员工一般选择在室内休息，他们喜欢聚在旧储藏室的通风口前。尼克更偏爱露天的后巷，他并不介意垃圾的腐臭和砭人的寒风。寒冷对他来说是一种愉悦，因为他随时可以选择从中抽离。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从痛苦中抽离的快乐和所有快乐一样，源自对它的期待。从寒冷中回归温暖要胜过一开始就沉溺于温暖。

中国佬肖恩从门内探出头来。

“我的天，伙计，太冷了。”肖恩说。

尼克没有说话。

“你的孩子来了。”

尼克盯着肖恩。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对，”肖恩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肖恩的本名是陈恒。他改叫肖恩是因为爱尔兰人叫不清他的名字。这多少让尼克有些恼火。任何成年人，如果一本正经地尝试几次后仍然无法发出“Heng”这个音，只能说明他是个虚伪的混蛋。尼克试着向肖恩解释，但肖恩的反应与所有不幸沦为少数族裔的人一样。他说自己还挺喜欢“肖恩”这个名字，再说不少移民都会改个爱尔兰名字。一个名叫肖恩的中国佬。这事儿还挺搞笑的，尼克想，不过或许也没那么搞笑。

“尼克？”

尼克笑着摇摇头。“那是我的弟弟妹妹，你这个傻逼。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他们正在休息室里，夹克上的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脏兮兮的地毯上。地毯该换了，不过这里的一切都该换了。这间旅馆正在慢慢腐烂。尼克叫他们坐，他们便在临街的窗前各找了一张皮椅。椅子对孩子们来说太大了，经年的皮革咯吱作响。格里先是头冲着椅背爬上去，像小狗一样用双手和膝盖撑住皮面，然后转身坐了下来。他的嘴唇肿了，脸上一块青斑，一只鼻孔的边缘凝着红色血痂。

尼克看着弟弟。

“别他妈再干蠢事了。”他说。

格里无精打采地瘫坐在皮椅上。尼克看出他有些恍惚。打架时飙升的肾上腺素已经消退。尼克还记得那种感觉，肌肉的无力感，穿透神经的温暖震颤。没必要追问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是冲突的起因。这没有意义。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个小混蛋打醒，只是尼克知道那个人不是自己。

“我很忙。”尼克说。

佩尔用她的夹克袖口擦了擦鼻涕——准确地说，是尼克的夹克袖口。

“我知道。”她说。

“你知道我不可能随时盯着操蛋的手机。下次把我的号码给他们。”

“你不会接电话的。”

“是的。不过让那帮傻逼操心去吧。他们拿工资就是干这个的。”

尼克看了一眼吧台上方的钟。

“肖恩，帮个忙，去厨房给他们弄点——你俩想吃什么？薯条，汉堡？”

“咖喱薯条，四分之一磅奶酪汉堡。”格里不假思索地说。

“佩尔？”

佩尔望着窗外。

“和他一样。”

“三点才到我的午休时间，不过或许我可以早点溜出去，”尼克说，“你们先吃，吃完我送你们回家。”

尼克穿过厨房，再次来到后巷。他的抽烟时间还剩下一分钟。他强忍着眼中灼热的泪水，抽完最后一分钟的烟。

“冰上的斑比。”尼克说。

他在开车，佩尔坐在副驾。格里在后座睡觉，或是装睡。早晨的兴奋劲儿已经过去，那个小混蛋正在享受额外的悠闲下午，等到学校的停学处分下来之后，还会有几个无所事事的白天。佩尔陷入了沉思，下巴抵在左侧肩头，目光望向窗外。

上车之前，她从人行道跨下来时一屁股坐在冰面上。她摇摇晃晃地试着站起来，那时格里已从恍惚中苏醒，拍着手吆喝道，“起来，佩尔，起来，佩尔。”他连喊了三十秒钟，尼克终于忍无可忍，抬起一只脚踹在他的膝盖上。格里咣当一声撞上旁边汽车的前盖，尼克没有伸手去拉佩尔，因为他知道佩尔不愿接受帮助。他直接抓住她的腋下，把她提起来。“放手。”她低吼道。

尼克望着前方的路。这么早从旅馆回家让他有点儿转向。午后的天空里堆满了云，明亮的光线刺痛了他的眼睑，夹在云朵与地平线之间的狭长天空尤为晃眼。

“冰上的斑比[1]。”他又说了一遍。

佩尔是个硬气的女孩。她看上去弱不禁风，却长了一张恶毒的嘴。无论是谁，只要惹毛了她，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每当她的嘴里蹦出一句异常刻薄的话，尼克都想揽她入怀，对她说：爸爸妈妈会为你骄傲。

“别生气了，斑比。”尼克说，一边笑着伸手拨弄她的眉毛。

“滚开。”佩尔一拳甩在他的肩膀上。

尼克依然盯着前方的路，一边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胳膊掰回去，直到把她的脑袋抵在副驾驶窗上。对于一个十六岁的人来说，佩尔的脑袋实在小得可怜，尼克想。同时，当他感觉到这个小脑袋在他的胳膊和车窗间拼命挣扎的时候，他又有点想笑。她用另一只手拍打着他的胳膊。其实他并没有弄疼她，但在他最终松手之前，佩尔始终紧咬着牙关，鼻孔里忽然出着气。她一言不发，拒绝求饶。

到了家的前院，他放慢车速绕了半圈。两名乘客不等他的威达停下来，便各自推开车门，熟练地跳下车。他调转车头，在后视镜里看着他们。他按了一下喇叭，两人都没有回头。

斯旺隆带着他的狗站在自家大门前。斯旺隆握住一只狗爪抬了起来。尼克在他面前停下车。

“蒙内里家的小伙子最近怎么样？”斯旺隆说。他的鼻孔里探出参差的灰白鼻毛。

“还行。你呢？”

老家伙吸了下鼻子，吐了口痰。

“你没去上班？”

“正要回去上班。得把这两个送回来。”

“你家格里没上学？”

“他这阵子对学校不太感冒。”

“厌学很正常，”斯旺隆说，“不过他是个好孩子。”

“没错，”尼克说，“在他睡着的时候。”

斯旺隆抚摸着狗耳朵的软骨。几十年前，他继承了父亲的农场，之后和母亲一同打理农场，直到她过世。就尼克所知，斯旺隆从未去过农场以外的任何地方，也从未做过农活儿以外的任何事。他不过是个病怏怏的、对生活一无所知的白痴，只是装出一副热心肠的样子。

“小佩尔怎么样？”斯旺隆接着问。

尼克不由地咬紧了牙。“她怎么了？”

“今天早晨我看见她沿着那条路往外走，昂着头，就像个上战场的士兵。”

“她平时也那样。”

“她应该上学。她的脑子很灵光。”

“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事我想让她自己来决定。”

佩尔已经辍学两个月了。父亲的葬礼之后，她正好升入初三。在尼克的印象里，那一年她从未缺过一天课，整个学年都出奇地听话，到了期末却门门挂科。今年她本应复读，但九月开学的时候，她一到早晨就拒绝起床。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上爬起来。到了第三天，尼克终于厌倦了恳求，直接冲进她的房间，抓住她的脚踝往外拖。佩尔仰面朝天，没有丝毫反抗，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她的脑袋砸在地板上，后来缝了三针。

“啊，我明白，只是说说。”斯旺隆说。他把目光转向一侧。“你的工作还顺手？”

“马马虎虎。”尼克说。

“很少见你回家。”

尼克抬起头。“你在监视我吗？”

斯旺隆笑了。“那倒不至于。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做的？”

尼克看着斯旺隆。“我不知道。我也想不出。我可没功夫来琢磨你应该用你的时间来做些什么。”

“好吧。”斯旺隆说。

尼克把胳膊伸出租车窗外，看着斯旺隆的狗把亮闪闪的鼻子凑到他的手心。

“它们永远是这么一副沮丧的模样吗？”他说。

格里翻身下马，把马拴在蒙特罗伊酒馆外的马桩上。他打开武器库，给两支左轮手枪和温切斯特连发枪填满弹药。天上星光闪烁。自动钢琴的音符从酒馆的双开门里飘出来。尘土飞扬的宽阔街面上，行人低着头靠边行走。知了、蟋蟀，或是别的什么虫子，在沙漠的黑暗中嘶鸣。

格里——那个真实世界中的男孩——正塌坐在懒人沙发上，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衣柜上的电视。PS 游戏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嗡嗡作响。这款游戏叫作《血色黄昏 2》。你在游戏里的身份是科尔·斯库赛——一个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士兵，战争结束后成为雇佣兵。此刻格里正要去营救斯库赛的情人——一个名叫多拉·莱维尼的金发妓女。她被卡伦帮关在酒馆里作为人质。游戏现阶段的任务是进入酒馆，干掉尽可能多的卡伦帮众，最终救出多拉。卡伦帮是一个更大帮派的分部，这个帮派由一大群游荡的强奸犯、杀人犯、小偷和猎头者组成，首领的是一个刀疤脸的恶棍，帮内称他“教父”。“教父”便是你的终极对手。游戏开场时交待过，他便是谋杀你全家的幕后主使。

格里喜欢《血色黄昏 2》，但他对频繁的枪战逐渐失去了兴趣。他必须完成这些任务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游戏设定对于玩家来说太有利。你有无数条命，有太多的自动存盘点，击杀对手的瞄准器容错度又过高。真正吸引格里，让他一次次回到游戏中的，是它的地图。游戏地图十分壮观，绵延两百平方英里，真实还原了十九世纪北美边境的原貌。尽管游戏任务集中发生在只占地图面积百分之几的城镇与定居点内，格里大多数时间都徜徉在广袤的荒野中。他意外发现了印第安人的墓地遗迹，在开阔平原上追逐野牛，在洒满月光的小溪旁与一个精神错乱但依然和善的探矿者共饮私酿威士忌。旷野里散布着各种野生动物，也不乏零星的人类。在游戏中你可以射杀任何活物，但格里尽量避免这么做。日落时分，他驱马沿小径跑上山顶，望着西斜的光线划过远处峡谷的峭壁，几个黑点悠然盘旋在峡谷上方的热气流中，那是秃鹫守候着谷底某个行将就木的生命……

“黑火。”

“嗯？”格里说。

“嘿，伙计。”佩尔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格里。她穿着 Ugg 毛拖鞋和运动裤，手里握着一只盛着透明液体的玻璃杯。佩尔喜欢伏特加，晚上总爱端上一小杯走来走去。现在她不上学了，更是为所欲为，尼克也拿她没办法。讽刺的是，在父母死掉之前，尼克曾是个酒鬼，他经常出去喝酒，干那些酒鬼常干的事。如今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一有时间就去工作，几乎滴酒不沾，甚至也对女人失去了兴趣。

“什么事？”格里说。

“我做了肉排。还有土豆和一丁点儿蔬菜，免得我们染上坏血病。来吃点吧？”

“不饿。”他说，尽管他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在他杂乱房间的某个角落还藏着半袋派对份量的品客薯片，应该还没坏，足够填饱肚子。

“脸怎么样了？”

格里耸了耸肩，舔了舔嘴唇。唾液里的盐分引得嘴唇裂口一阵生疼。

“这次你又惹谁了？”佩尔说，“还是谁又惹你了？”

基思·蒂姆林。蒂姆林原本是他哥们，不过和格里所有的哥们一样，他们之间的友情都敌不过这种倏忽而至的暴躁，并且每次到了事后格里都记不清到底是谁的错，也说不清当时的情绪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升级——从闲聊到调侃，到开玩笑的拍打，再到真正大打出手。但格里喜欢蒂姆林！在所有哥们当中，他最在乎的就是蒂姆林！至少比肖内西强得多。今天正是肖内西莫名其妙地走到蒂姆林身边，开始嘲笑格里身上散发出的味道。两周以前，肖内西嘲笑蒂姆林的矫形鞋是“马蹄”，还说蒂姆林尖鼻细牙，简直一副“鼠相”。蒂姆林给了他一顿胖揍，那次格里站在了蒂姆林一边。“布伦丹·肖内西。”格里说。

“不是有两个吗？你们学校那个道斯说还有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是打你的，还是帮你

的？”

“他和肖内西一伙的。两个一块儿打我。”

“你先动手的？”

格里没说话。

“那就是默认了。”

格里厌恶现在这种情形：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佩尔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在屏幕上，斯库赛在街道里游荡，漫不经心地踢起团团尘埃，靴子上的马刺发出刺耳的声响。格里的双眼始终盯着屏幕。

“你不能总是这样，格里，”佩尔说，“就像个白痴。”

“学校里到处是白痴。”

“这个世界到处是白痴，”佩尔说，“你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揍一遍。”

“我会收手的。”格里说。他只是想让她住嘴。

“你不会的。”她说。

“我会的。”

格里没有再说什么。等到佩尔从门口消失，他跳起来砰一声关上门，然后坐回懒人沙发上。他用拇指摁了一下“X”键，斯库赛掏出手枪，作好开火准备。他大步冲入蒙特罗伊酒馆，冲着所有移动的物体一通扫射。

夜深了。格里找到那包品客薯片，三两下塞进肚里。整栋房子安静下来。佩尔没有再来烦他，格里继续玩着游戏。最终他听到汽车的声音。他看了一眼窗户，察觉到前院的灯亮了。他站起身凑到窗前。尼克那辆威达的车门开着，后备箱也敞着。车以一个随意的斜角停在前院，看上去像是被遗弃之后又惨遭洗劫。车内空空如也，灯影绰绰。车身周围的雪在路灯下显得格外明亮。这时哥哥出现了，应该是从前门出来的。格里望着尼克——他仍然穿着白色T恤和白色工作裤，嘴边拖着白色雾气，甚至脚上的帆布鞋也是白色的。尼克把购物袋从后备箱里提出来。他的鞋湿透了，人一定也快冻僵了。格里不由咧了咧嘴，他知道哥哥肯定是绕了个大圈才在深夜里买到这些食物。凌晨营业的只剩下都柏林路上那间二十四小时加油站，但它位于城区远端，开过去至少要多绕五英里。他希望自己能对这个缺乏幽默感的傻哥哥好一点。格里听到呼声和枪声，连忙转身察看荧幕。他忘了暂停游戏，斯库赛正遭到攻击。多拉·莱维尼早已获救，被安全送回了她母亲的怀抱；格里正在从蒙特罗伊酒馆前往北方小镇阿里斯托的路上。蜿蜒的小路把他带进了一片森林，他在山脚树丛间发现了卡伦帮营地。格里让斯库赛蹲伏在岩石后，准备发动突袭，但趁他走神的空儿，几个卡伦帮众已经绕到他身后，冲着斯库赛的后背一通扫射。格里在游戏中转过身来，一颗子弹正好致命。荧幕黯淡下去，黑色背景上现出两行字：

你想继续吗？

是 / 否

格里嘟哝了一声。这个游戏太简单了，如此轻易送命让他觉得很窝囊。他恨不得把游戏手柄砸向电视。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这时楼下传来响声。他走向紧闭的房门。他们在厨房里，尼克和佩尔。格里原以为佩尔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显然没有，她要么刚刚下楼，要么一直待在楼下。他们在说话，但声音太微弱，也太模糊。格里跪在地板上，把脸贴在酸臭的地毯绒毛上，随后又把耳朵凑向门与地板间半英寸宽的缝隙。他屏住呼吸，却依然听不清对话的内容，也无法分辨他们的语气。与所有偷听者一样，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是谈话的主题：那个游手好闲的小家伙在楼上呆坐着，死活不肯走出房间。那至少是一个他们俩可以说笑的话题。

格里有一个热衷的游戏，他意识到自己此刻正身处其中：在他的脑海里，哥哥姐姐隐约的对话化作逝去的父母的声音。父母真实的声音在他的记忆里已然模糊，这使得这个游戏更显真实。他也渐渐记不清他们的容貌。有时在大街上，他会无意瞥见一个步履蹒跚的瘦削男人，或是一个女人停下脚步，从肩头取下挎包翻找——那个瞬间让他额头冒汗，但定睛一看，确定自己认错人之后，他才长出一口气。父母的死已是确认无疑的事实，这给了他充分的想象空间。他可以想象自己走下楼梯、步入厨房，厨房里不仅有佩尔和尼克，还有父亲和母亲——父亲不再消瘦，母亲没戴假发——他们坐在餐桌前，微笑里含着歉意。他们离开得太久，错过的太多。他们望着格里，用低沉真挚的声音说：“孩子，我们为我们的死向你道歉。”他们开口的瞬间，格里就认出了他们的声音。

格里会说：“没关系。”他们的歉意让他心情愉悦，他会大度地转向佩尔和尼克，说：“对不起，伙计们，我今天太混蛋了。”佩尔和尼克会说：“没关系，格里。我们也挺混蛋的。”地毯的纤维如同微小的火苗一般刺痛他的脸。过了一会儿，他不得不站起来缓解太阳穴之间的压力。格里站直身子，血液从头部往下流，眼前的黑暗中幻化出一团团亮黄和紫色的光点。五分钟前他已经精疲力竭，倒下便能入睡，但此时的他像被电击过一样清醒。他紧握着游戏手柄，等待眼前的光点逐渐淡去。黑色荧幕上，那个问题仍在等着他。

你想继续吗？

[1] 指迪士尼动画电影《小鹿斑比》的主角。



科林·巴雷特

爱尔兰小说家，生于1982年。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格兰贝的年轻人》获得文坛广泛好评，先后斩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爱尔兰文学鲁尼奖和英国《卫报》首作奖。

译者：亚可

爱尔兰文学爱好者，译有爱尔兰作家科林·巴雷特的短篇小说集《格兰贝的年轻人》、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的《葡萄牙的高山》、美国作家菲尔·克莱的《重新派遣》等作品。

‘The Ways’ by Colin Barrett

Copyright © Colin Barrett, 2015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 C+W, a trading name of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Klara Kulikova](#) on Unsplash

小说

# 一曲终结

埃琳娜·A. 彼得里科内 | 故事群岛

“你有怜悯的天赋，  
你会惊异于那可以是怎样一种天赋。”

我能为它们做的是：清洁笼子、悉心喂养、偶尔投喂些好吃的、保持温暖。  
给它们止痛。

边赞扬它们，边在它们的双耳之间抚摸。

我能为它们展现容易辨认的面孔，形成一套可靠的流程。

我知道，白鼠们重视流程。

利维医生开除了罗德尼，实验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罗德尼就是那样儿，拎着尾巴拽出白鼠，像晃钥匙一样甩得它们尖叫。严格来说我没有权力，不过每次抓住他残忍对待白鼠，我都会把他丢出实验室。

我喜欢跟乔共事，他是从某家公司退休的兼职技术助理。上班的头天晚上，乔说自己讨厌白鼠，可是那周结束时他却问，“卡洛斯，我不能悄悄给它们塞点儿我的三明治吗？”我感觉他开始变得跟我一样喜欢它们。

利维医生想要帮我一把，每次她把我介绍给潜在的学生，都会强调我的成绩，这似乎能让他们相信我的某种性格特征，防止他们尴尬地觉得，我是实习医生，而我是技术人员。我觉得大家不是刻薄，而是在你满足某种特定条件时才会更友善。

每接手一批新的白鼠，我都告诉自己别投入感情，白鼠只是白鼠。可是你花时间跟它们相处，就会发现它们的个性——这只喜欢肚皮着地跳进笼子，那只喜欢捉弄它的兄弟姐妹，这只青睐胡萝卜，那只讨要花椰菜，这只会解开你交给她的每个谜题，那只有超长的胡须，会在称重时用他的鼻尖敲你的手，仿佛是在吻你。

大多数人的健康都归功于白鼠，我也不例外。小时候，我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忧我癫痫发作，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会瘫倒，只要一想到我浑身发抖、被自己的呕吐物呛到窒息或者撞破脑袋，他们就会忧心忡忡。我服用的药物最初就用在白鼠身上，虽然不能说绝对有效，但我已经快五年没有发作过了。

“别误会，”我发现乔温柔对待白鼠时，他开玩笑说，“我可不想把老鼠带回家工作，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我的侄女索菲娅理解我。她就是我哥哥的微缩版本，只不过她爱我，还着迷于我管理的老鼠，红眼睛、粉耳朵、白皮毛的那种。

“卡洛斯叔叔，你穿白大褂是为了跟它们的毛色搭调吗？”一天晚上我给她盖好被子时她问我。这个问题新颖中充满了孩子的逻辑，结果我一离开她的视线就忍不住呕吐起来，还让我的未婚妻哈娜别看我展现脆弱。

我给索菲娅买了一本关于老鼠的绘本，每天上班前给卧床的她阅读。当我整理她的毯子，闻到葡萄味糖浆和碘酒的气味，我就尽力克制自己别退缩。

她试探着说：“老鼠照顾它们生病的家庭成员。”

“没错，”我呲牙扮作老鼠，假装去咬她的头巾，这让她开心，“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大批的老鼠？”

“鼠害？”哈娜在门口捣乱，索菲娅笑起来。我们乐得夸张地为索菲娅扮演自己的角色，相爱相杀的乐观主义者卡洛斯叔叔和现实主义者哈娜婶婶。索菲娅诞生时我们两个相遇，生活里从来就没少过她。

“不是，婶婶！”纠正自己的长辈是索菲娅的乐趣之一，她和我一起把拇指弯向手掌，弯曲四指朝哈娜摆出老鼠爪子。

“叫鼠群。”

我想象白鼠逃亡，想象它们发现蛋糕店后边的垃圾箱，余生每一天都能吃上国王般的美食。

实验结束后，我可以为大多数白鼠做的是：让它们吃上最喜欢的蜂蜜坚果麦圈，大堆麦圈引得它们唧唧吱吱，无比幸福地叫个不停。我任它们大快朵颐，体会最后的美味，过一会儿再释放气体。

到底有多人道的问题存在争论，顺利的时候，白鼠吃着吃着就立即昏迷，可是有时候它们站立起来，一边抽搐，一边挣扎着往外爬。它们惶恐地向我尖叫着求救，而我本该照顾好它们。

我能做的是：不逃避目光，见证它们的死亡。

研究人员需要解剖它们的大脑时，我们必须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砍下它们的头。我能做的是：让它们保持镇静，动手时干净利落。

“还有更糟的呢，”事后乔平静地说，“有些实验室用狗做实验，怎么会有人受得了啊？”白鼠死去时，乔对它们说，“原谅我。”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我只会说：“谢谢。”哈娜说我不应该这么在乎。“如果有可能，白鼠会吃了你！”可她喜欢我这点，利维医生给我写推荐信时，哈娜想让我给父母寄一份。我说，“你怎么回事，疯了吗？”不论最终变成什么样，我哥哥马特也是一位“兽医”[1]，听起来更上档次的那种。我父母为什么要了解他们更加体弱的儿子对啮齿动物怀有“无人能及的同情”呢？

我能为哈娜做的是：任凭她给我的父母寄去推荐信；把她喜欢的多加糖和豆奶的混合咖啡饮料当作惊喜送到她办公桌前；我哥犯浑时跟他对峙，省得哈娜也得犯浑才行；在她捧着索菲娅的脸低声说“你要离开人世是因为上帝不忍离开你”时，点头赞同。

利维医生不断跟管理层抗争。其他大学走捷径，管理层感到嫉妒，就去压榨实验室，要求“重新评估”支出，“癌症老鼠”反正都要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经费安抚它们？利维医生反唇相讥：“你们也早晚都是死，为什么要过舒坦日子呢？你们最近为人类贡献了什么？”然后她威胁举报并撵走他们。

利维医生也因此劝我接替她的职务，我会在她计划退休的大致时间毕业。除了在我们实验室担任首席兽医，她在国家道德与实验动物福利委员会还有几项职务。公司政治令我生厌，可是就连我都明白，利维医生退休后会留下一个空缺，需要更有商业头脑——他们自认为“务实”——的人来填补，他们不那么在乎白鼠是否被仁慈处理、笼子是否打扫或者温度是否舒适。利维医生说白鼠需要一名“同甘共苦”的支持者，不仅追求实验的完整性，还要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我不同意她的看法，不过为了我自己我能做的是：毕业后离开，加入我曾一直申请实习的富裕机构，跟别的医生联合执业，安抚因为猫咪打盹太久或者鹦鹉只在周三歌唱而过度焦虑的主人，陪伴穿着有趣的狗狗，推荐犬恶丝虫药物和跳蚤项圈，让它们能更好地享受在阳光中奔跑。

挽救病患而不是引发疾病和痛苦，这才是我离开实验室之后所需要的工作。

我知道免不了要执行安乐死，必须得结束一些生命，可是假如不得不那样，我宁愿跟主人喜爱和怀念的宠物告别，它们的家人珍视它们的照片，用它们的陪伴标示自己的一段生命。

利维医生把乔调到另一个部门，并为我的班次分配了一位新的技术人员。利维医生吐露此人捉摸不透，还有点不知所措地说：“她甚至没有脸书账号。”

萨姆——她的姓氏我听完就忘了一——的面容我只能描述成像老鼠一样。乔在休息时窃窃私语，怀疑她是同性恋，不过乔对每个短发女生都持这种看法，我觉得他没看出留着灰色长发的利维医生是同性恋。

“它们信任你。”萨姆在我给她介绍日常工作时发表了看法。我给白鼠称重前总会爱抚它们，同时啧啧称赞它们柔软干净的皮毛。“它们几乎主动跳进你的手里。”

“嗯。”我有点尴尬地说。我手中的白鼠用一只小爪子握着我的指尖，我因此想起小孩拉着大人的手，不禁轻轻一笑，这时它把鼻尖转向了萨姆。

“你这样的朋友难找，”萨姆怀着一种古怪的真诚说，“有想过把它们放生吗？”

我心里一凉，便问：“你不是他们一伙，对吗？”我开始感到恐慌——因为萨姆的古怪，因为实验室里可能混入了激进分子，“那些‘解放’组织害了更多的动物——”

“不是，”萨姆淡然地打断我，一手按着铁笼的侧面，白鼠毫不犹豫地靠近她的手指，上蹿下跳地发出快乐的尖叫，“我只希望它们能过得好。”

她说话时的某种感觉让我相信了她。

“你转移它们时没拎尾巴，”萨姆说。她是天生的好手儿，但还是继续研究我的每个动作，“为什么不呢？”

“显得粗鲁。”我如实回答。

她点点头。

萨姆的衣服可以说光怪陆离，白大褂里边透着靓丽的色块。乔认为她在吸毒。

也许吧，她加入了某支乐队，每晚我们穿上白大褂之前，我都看见她把方形乐器盒塞进柜子。我以前遇见的每位音乐人不出五分钟就会拉我去他们的演出，可是萨姆从来不请我去看她表演或者关注她的脸书页面。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利维医生都

说了，她没有脸书账号。

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觉得我年龄太大，不适合欣赏她演奏的任何作品。我觉得她二十出头，而我刚过三十岁，对二十来岁的人来说算是上了年纪。不是说我怀念比屋子里所有年轻的日子，不过年龄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索菲娅将无法享受变老的权利：这个想法有些自私。

要说能为我哥做点什么，我的回答是：无能为力。他终归也会接受。尽管在海外服役多次，可马特被清退时没拿到任何福利，后来索菲娅确诊。这种经历令人不快：先是经历那种破事，然后还得面对无力救治的亲人。

尽管我的嫂子特蕾西细致入微地寻找每个财务救助计划和慈善项目，他们收到的账单金额仍然是天文数字。他们住不起原来的公寓，于是我和哈娜挤进自家狭小的客房，把主卧让给了他们——索菲娅住大床，特蕾西支了张小床，马特睡客厅的沙发。假如说病入膏肓的是我哥，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地下的洞窟里也不会向我寻求帮助。然而他对索菲娅的怜爱远胜对我厌恶，每当我拽着他的领子把他扔出去时，都会因此收住脾气。

要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确信自己的参与令我哥感到不快，哈娜是特蕾西最好的朋友，也是索菲娅的教母。索菲娅洗礼时，哈娜只是用指尖轻触她的额头，生怕索菲娅像一块甜美的蛋糕被按坏。

我教导黑眼圈的一年级新生艰难地完成令人恶心的解剖，哈娜和特蕾西拼命应付日常安排和两班轮转，我哥则坐在我家的餐桌旁喝酒，诅咒我原先或最近对他的无视。他应该知道，癫痫不是我主动的选择——即使在当时，那是多久之前来着？——我也没有故意夺走父母对他的关爱，可他有自己的看法。

幸亏哈娜、特蕾西和索菲娅相处融洽。我明白，只要家里的女人们合得来，我就应该知足。

我能为特蕾西做的是：不动手揍我哥。她说“马特奥只是有自己的应对机制”时，我假意认同被军队开除不是他的过错，即使他这个样子，特蕾西也不能让父女分离，这样对他们两个都好。即使特蕾西淋浴的时间越来越长，即使我们只有一个卫生间，我也从不催促她腾出卫生间。哈娜告诉我，淋浴是特蕾西的哭泣时间。我还要关爱索菲娅，这件事最容易也最困难。

我们分配饲料时，萨姆问我她能否练习演唱，我说没问题。我们也经常为白鼠播放音乐。她开始哼一首奇怪的曲子，一首我觉得适合索菲娅的儿童歌曲。曲声开始后流转停顿，萨姆仿佛是在一边创作一边哼唱。

进食时间白鼠通常会活跃起来，可是萨姆唱歌时，它们会站起来，用前爪搭在笼子侧面——仿佛是在闭着眼睛参加演唱会，手里还晃着点燃的打火机。

萨姆跟利维医生和乔的话不多，但我看得出她跟我是同类。白鼠信任她，会在她伸手抚摸时贴进她的掌心，还会在我们抽血时一动不动。

她邀请我一起哼唱那首不太顺畅的曲子，我也试了。音乐从来不是我的强项，过一会儿她叫停了我。“太难听了。”她颇为失望地说。

“白鼠死去时你伤心吗？”索菲娅躺在草坪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问我。

我张开嘴，跟哈娜对视了一下，我们的狗叫胡子，它乘机叼走飞盘，跑回到索菲娅身边。她一直想有只狗，胡子是小型卷毛杂种犬，哈娜的一位朋友好心好意把它临时借给我们，它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绝佳的伙伴。度过了极其活跃的幼犬阶段，胡子乐于坐在索菲娅的床边，舔她的手，偶尔玩个把戏，时常接受她的拥抱。

索菲娅接过飞盘并且重复了一遍问题，同时在胡子的耳后替它挠痒。有些时候，她安静无声，蜷缩起来承受身体的痛苦，还有时会疼得尖叫踢腿，放声痛哭。此外她还会像这样，问些严肃的问题，思考答案。

“伤心。”我声音低沉地说。

“即使是那些你认识没多久的白鼠？”

“对。”我说。

哈娜在索菲娅旁边坐下，催她用吸管喝果汁，保持体内的水分。哈娜就是这样：保持忙碌，帮忙做些小事，这样就不必伤心。越接近死亡，我们就越不知所措，不管是对索菲娅还是对任何人。

胡子跑到我身边，翻身让我挠它的肚子。轻拍一只我注定不会杀死的动物有种超现实的眩晕之感，让我看清自己多么需要离开实验室、远离死亡去拯救小动物。

兽医联合执业机构通知我，他们正在敲定我的工作，愧疚跟痛苦一起，紧紧绑住了我的胸膛，想象以后的一切都如同背叛。我觉得索菲娅也许会喜欢观摩一堂犬类训练课——所有的狗同时举起爪子——然而她虚弱得无法出门。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警告我们，病情要开始快速恶化。

“我死时你会伤心吗？”索菲娅是真的好奇，“你会想我吗？”

“会啊，”我说，“一直都会，永远伤心。”

“请不要哭，叔叔。”

萨姆不理解我为什么拒绝接受利维医生在委员会的职务。趁我清洁白鼠的水瓶并重新加满水的时候，她一边把水瓶插回笼子上，一边又提起这件事儿，“为什么要给宠物当兽医？还得对有钱的蠢货笑脸相迎。”

“有钱的蠢货。”我不禁笑起来，并指向房间里利维医生全力争取来的仪器设备，“跟这里没什么区别，”我说着把下一个水瓶递给她更换，“或者说哪里都差不多。”

她不屑一顾地把水瓶插到笼子一侧，仍然坚持输出自己的观点，“你会看到被烧伤的猫，被折磨到快断气的狗。你会遇见因为小狗患尿道感染就想处死它们的主人。”

“即便如此，”我不安地撑在水槽上说——不过我明白，她道出了残酷的事实，“利维医生的工作很多人可以接手。”

“没你想得那么多，我了解过其他候选人，”萨姆说着又插进一个水瓶，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跟你不一样，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你永远不会。”

“我已经看够了痛苦，”我说着感觉攥紧了拳头，那种痛苦大到难以言表，“不想再制造更多。”

“那么这不正说明你是它们的最佳代言人吗？你天赋异禀。”

“什么天赋？”我突然发作，“屁用不顶的天赋吗？”

我立即就后悔说出这么刺耳的话，强挤出笑声缓解紧张的氛围。我尽量不让这种事情随便过去，也不愿像我哥那样对无辜者狂吼。

萨姆没有给我台阶，她用手指轻轻抚摸一只白鼠，让我的苦闷充分弥漫在尴尬的沉默中。我盯着不锈钢水槽，注视水滴一个接一个地汇到一起，最终都消失在排水管道里。

“你有怜悯的天赋，”萨姆最后说，“你会惊异于那可以是怎样一种天赋。”

“老鼠被人误解。”我说，同时希望自己显得委婉，并让对话变得没那么别扭。

“不，它们没有，”萨姆不以为然，“老鼠是死神的孩子，人们害怕死神，所以害怕老鼠。”

“这我从没听说过，”我淡然地说，无法把这样的信仰置入一种宗教。我又递给她一个清洁后装满水的瓶子，让她装在一个笼子的侧面。

“鼠神，死神在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都能发现。”

如果说萨姆涂了深眼线和黑色指甲油，她这话就不会让我意外。可是她没有化妆，至少没有什么显得她更漂亮，她苍白的面容在灯光下笼罩着灰黄色调。

“所以说这可笑极了，有人尝试用老鼠欺骗死神，”她看也不看我就继续阐述，确定无疑的语气让呼吸都变得困难。她对我竖起一道眉毛说：“他们当然骗不了啊。”

“那努力争取一下呢？”我半真半假地问。水槽上的水溅在我手上，透着凉意。我一直没有睡好，在噩梦中，索菲娅使劲拉住我的手，当她张开嘴，我听见白鼠发出痛苦的尖叫。

我会向所有聆听的神祈祷，甚至是萨姆崇拜的任何离奇家伙。“你能跟死神争取吗？”

“绝不可能。”她直截了当地回答。

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告诉我们，索菲娅很可能活不过这周。特雷西和哈娜问了许多问题，商讨邀请索菲娅的某些同学举办告别聚会。她们一直在囤积快餐盒和纸巾，上边印有索菲娅最喜欢的卡通公主形象。

我悄悄离开，“关怀措施”是唯一让我挥之不去的说法。我的工作已经被我带回家中，但不是像乔所说的那样。

我出发前往实验室之前，我哥开始摔东西，我不能任他恣意妄为。我能制服这位醉酒的硬汉先生，像他以前对我那样把他的胳膊扭到后背，押着他出门，再打电话通知家里其他人一切正常。一条口水从马特的嘴里流到地上，他恶心呕吐，表情因此而扭曲。我调转他的方向，让他别吐在楼梯上，但是没有松开他的手臂。

“任何方法都不管用吗？”最后他仍低着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断断续续的声音变成了一声哀怨，“药物之类的，没有吗？——也许他们会让你拿出实验室？”

我一下子排空所有的愤怒和憎恶，失去了劲头。我放开马特，羞愧于自己通过伤害他获得的满足。他用袖子抹了抹嘴，虽然从未说起，但是我哥了解死亡。我们都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充当杀手，可他只熟悉突然死亡。

“过渡”、“关怀措施”、“告别”——都体现在我的领域。

“那样行不通。”我说着想起了萨姆。

我发现她靠着镶嵌水槽的操作台，一只白鼠坐在她的手里，她的黑色乐器盒放在台面上。她还没有穿上实验服，而且头一次穿了件纯色——红色——衣服。

“老鼠比大多数人聪明，”她说着深情地歪头亲吻白鼠，她的衬衫跟白鼠的眼睛显得很搭，“人们敢说蟑螂会活过任何灾难，其实老鼠也一直是这样。”

氛围有些异样，但是我没心情追究萨姆违反着装规定或多想她的怪异之处。我挥动着利维医生让我填写的请假单，很快说明自己的情况。萨姆没有反应，一心端详自己手里长胡子的小可爱。我后悔没有更早跟她说明索菲娅的病情——听说这种事情可能会让人很难过。

“这不公平。”我说。

“不公平？”萨姆提高了笑声，但没什么笑意。她的反应吓得我后退了一步，不过假如我仔细想想的话，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意外。我环视房间，终于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白鼠呈现出一片死寂，警惕地凝视着我，仿佛囚犯在监牢里瞪着典狱长。

“死亡是你此生遭遇的唯一公平之事，”萨姆说，“任何人都避不开。”

“可是一个孩子——”

“如果一个孩子惧怕死亡，那也是因为有成年人把恐惧灌输给他们。”萨姆微微改变姿势，白鼠匆匆爬上她的手臂，像鹦鹉一样端坐在她的肩头。

我心里一颤，她什么时候教会白鼠这么做？

“死亡很温柔，仿佛一曲终结，下一曲又响起。”

“你真是疯了，”我说着握紧拳头，向她走去，“我侄女——”

“我曾希望能依靠你，”萨姆哀伤地打断我，“希望你我能成为朋友。你有种了不起的天赋，你自己没觉得我们俩很像吗？”

我——这个想法我表达出来过吗？

萨姆蹲下用手指触碰笼子，她肩上的白鼠用红眼珠紧盯着我，“不过我猜我说服不了你，对不对？”

我没回答，突然的领悟令我张口结舌。

“没关系，”萨姆突然起身，没等我做出反应就来到我跟前，把食指从下方跟中指交叉，用双指按在我的前额。触电一样的刺痛感袭来，我仿佛是疾病发作，向后倒在什么东西上，肩膀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我侧身伏在地上颤抖，萨姆一挥手，笼子的门旋转打开，白鼠跳到地上，聚在她周围，扬起尾巴和胡子。我听见某种搭扣发出啪的一声，萨姆的脚步嗒嗒嗒地绕过嵌

着水槽的操作台，随后是白鼠匆匆走过瓷砖发出的摩擦声。她离开了。“朋友？”我对她的背影发出沙哑的声音，努力保持平静。我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表达清楚，但我知道她能听明白。“朋友互相帮助。”我说。她没有停下，我拼命迸发出嘶吼，“对方需要时，朋友会贡献自己的天赋。”萨姆停下来，转身再次面对我，她的嘴唇摆出一副灿烂的笑容，我都能看见她的槽牙。她高兴得仿佛我猜中了谜语。“的确如此。”她说。

醒来时我听见一声欢呼，头顶的荧光灯让我以为自己还躺在实验室的地上，其实不然。哈娜亲吻了我，她发红的眼睛显得疲惫，衬托出她脸庞的头发已经变得更短更稀疏，湿漉漉得粘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她在医院水槽洗了把脸。哈娜等我醒来等了多久？

我对她说我爱她。“噢，快别说了。”她说着拍了下我的手，同时还大声地擤鼻涕。她语气夸张，似乎想逗笑别人。听见熟悉笑声，我平静下来。索菲娅扑到我病床的床尾，问我可否按按钮把我调整到坐姿。她身上穿着为告别聚会准备的公主蓬蓬裙。所有人都一起开口，可我只能听得进索菲娅的声音。她又像是一个小孩，容光焕发，眼眸明亮。他们无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醒来的最佳发现。”我低声说。这让哈娜和特蕾西流下了泪水。

索菲娅用她的塑料星星魔杖碰了碰我，“叔叔，我要跟你分享我的奇迹。”她说。

“你赶得总是这么不凑巧。”马特端着双臂在门口说。他头上带着索菲娅的塑料皇冠。我想知道能否跟利维医生谈两句，所有人一下子又都开腔。他们告诉我白鼠都跑了，萨姆设法避开了保安，不过不用担心，没人怪我。我挺走运，除了头上磕出几个大包，我没受什么伤害，很快就能出院回家。

“那个女孩，”他们说，“那个女孩一定是个激进分子。”

“没错。”我表示赞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谎言。我张开怀抱，迎接索菲娅扑进来。她已经没有了药味，只有苹果香波和全麦饼干的香气。我的泪水撒在她闪闪发光的服装上，但是我没有放开。我知道有些时候我的决心会动摇，我需要坚持到底，不让索菲娅离开我。

她是我唯一需要挽救的病人。

一曲终结，下一曲又响起。新的白鼠退缩到笼子的角落，运输过程让它们担惊受怕。我套上白大褂，面料僵硬，肩膀周围还很紧。白鼠们嗅着气味，一边吱吱地叫，一边试探着靠近我的手，与此同时我发出啧啧声，感受绷紧的心弦，一时忘记了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

萨姆十分聪明之处在于，她给予我一项馈赠，而不是跟我交易。交易附带条件、荣誉准则、双方期待和有限的人情。然而对于死亡你只有一种预期：它终究会到来。不过馈赠呢？规则可不是一成不变。也许萨姆无偿给予我她的馈赠，也许不是。她知道我永远不会验证。毕竟一个馈赠还可能被偷偷收回，她知道跟任何交易和血书合同相比，不确定的事情能够更严格地约束我。

我已经拒绝了联合执业机构，同意接替利维医生在大学和国家委员会的职务。我无法拯救白鼠，然而我能一次次给予它们最好的生活，一次次输入气体，见证它们的死亡，仿佛在转动笼中的一个轮子。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逃避。

这就是我能为索菲娅所做的一切。

萨姆制造实验室闹剧时，终于向我揭示了她的乐器，把乐器张开的一端向我倾斜——音乐人版的脱帽致意。她的纯色红衬衫似乎在放光，白鼠两两一组随她疾走，同时轻轻发出吱吱的叫声。

“下次再见，我的朋友。”萨姆在门口向我道别，然后她把乐器举到唇边，重新吹响那首曲子。



埃琳娜·A. 彼得里科内

[1] 双关，“兽医”原文为 vet，亦有“老兵”的含义。

美国作家，主要创作暗黑、奇诡的故事。作品发表于《噩梦杂志》(Nightmare Magazine)、《幽灵文学杂志》(Apparition Literary Magazine)、《切片杂志》(Slice Magazine)、《跨界旅人》(All Worlds Wayfarer) 等刊物。毕业于罕布什尔学院，并获莱斯利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现居马赛诸塞州。个人网站：eapetricone.com，推特：@eapetric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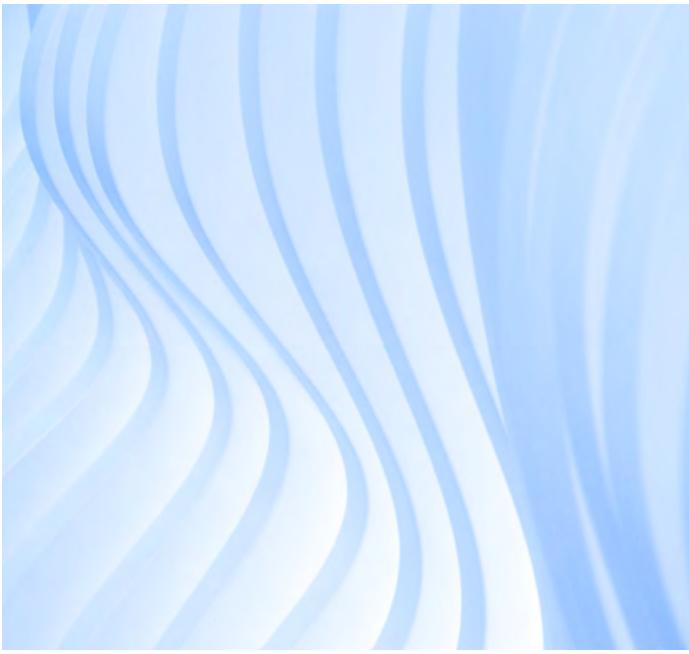
译者：耿辉

幻想文学译者，代表译作有特德·姜的《呼吸》、刘宇昆的《奇点遗民》和安迪·威尔的《挽救计划》等。

Copyright © 2022 by E.A. Petricone.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Debora Pilati](#) on Unsplash

## 小说

# 玻璃盒子

里卡多·皮格利亚 | 故事群岛

我期待他记录真相，但我遇到的字字句句，  
尽是温柔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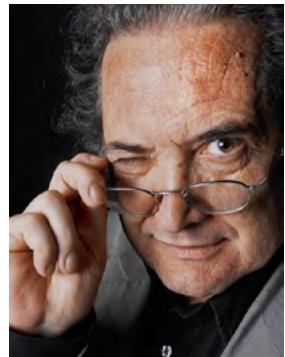
献给胡安·何塞·萨埃尔

那场意外之后，里纳尔迪和我就一直在一起。正如此刻，他就坐在那里，瘫在低矮的椅子上，喘着粗气。他一言不发，却在揣摩我。那张似鸟的侧脸，正盯着我呢。真有点儿令人窒息。他身上有一股烟草味，伴杂着臭水塘的气味。我确信他全看到了。报纸上已经登出消息了，没提到我，仅模糊带过。是个意外。就算我不在那里，事情也会照样发生。男孩在广场上玩耍，高塔耸立，烈日灼目。回想这桩桩件件，如在梦中。一瞬间的软弱，一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所有意义。明晃晃的下午，舒适宜人。花盆里康乃馨的气味，让人想到死亡。我们四目相对，沉默不语。毫无怨恨，只有那么一丝恐惧，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我说的是当下。当一切都已成定局，已经无法改变后，用现在时表述真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昨天夜里，”里纳尔迪突然说，“我好像听到你说梦话了，嘟嘟囔囔的。”我用最甜美的微笑回应了他。楼顶传来一阵舒缓的音乐，萦绕盘旋，消散于城市的喧嚣。房间里真是太热了。这里的空气和顺舒畅。里纳尔迪到底看到了什么？这我不得而知。广场上，根茨，那个文质彬彬的家伙，悠闲地坐在木质长椅上。他用了一种疏离的语言。我太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了，所以我对他那种狡黠的措辞并不感到惊讶，就好像有人已经设好了陷阱。当我意识到他要做什么时，已经太晚了。黑暗就在我们心里。我是凭记忆引用的这一段。没再提别的什么事。我可以放心了。我可以放心了吗？我这是在自欺欺人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不然他费心记录那些事做什么？他把本子放在一个不上锁的盒子里，上面记录着他的所思所想、一些形迹可疑的事情，还有不少对我的看法。今天，我们出门散步。他昂首阔步，洋洋得意。而我呢，一副温顺柔弱的样子。我们去了罗德里格斯·佩尼利亚大街和萨米恩托大街路口处的舞厅。打过蜡的地板，墙上的镜子相互反射，影像重叠。那些女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廉价的香水味，带着忍冬的气息。买票。每支舞一千比索。根茨选了旋律优美的曲子来炫耀舞技。如梦似幻的氛围。他和一个神情傲慢的黑发女人跳了一整夜。里纳尔迪是乌拉圭人。他常把塔夸伦博那地方挂在嘴边。他父亲是一名职业自行车手，拿过“东岸”乌拉圭的全国冠军。一天下午，他给我看了一件黄色骑行服：万德斯俱乐部。我们住在一起已经一年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他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酒吧柔和的暗影中，他喝着黑啤，一杯接着一杯。他的身影，被静静转动的吊顶风扇的叶片不断打散。条纹衬衫，丝质背带，似猫的双眼，目光温柔。他说话总是带喘。“你不想（喘气）来杯（喘气）啤酒（喘气）？”（他也记录过我说话的方式。在我常去下棋的“美洲”酒吧，我总能碰到他。他弱不禁风，带着一股病态的胆怯，说话轻声细语地，没人能听清他到底在说什么。出于礼貌，大家随意和他搭上几句，这样才能让对话得以继续。终于，就在昨天，我当时有点儿喝高了，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根茨，恐怕你这辈子都没和人说过话。大家都糊弄你呢。”）他很吃惊，嘀咕了些什么，我一句都没

听清。）那段时间，我孤身一人，迷失在城市里。一个行走世间的隐形人，根本没人关注我。我想重新开始，想重新开始生活。里纳尔迪对我很关照，就好像他早就认识我一样。他看着我，那么友善，一个甜美的微笑融化了他干裂的脸庞。我感到很幸福。所以我把他带回了住处，所以我决定和他同住一个房间。这说明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吗？其实，不过是一个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懦弱不堪的人罢了。我对里纳尔迪一无所知。现如今，当我需要了解他的生活时，我才意识到让他开口聊一聊自己有多难。他对所谓的坦白和开诚布公嗤之以鼻。我不习惯讲述那些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大概是出于骄傲，当然，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什么秘密，什么心境，我统统不要：我不是什么童贞女，不善于玩弄什么内心生活。

不过，在很早以前，他给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女人一脸严肃。那女人自杀了，据他说，是出于对他的爱。那天，我们一起出门晚饭，他冷不丁地就同我说起了她。一个混乱、跳脱的故事。我觉得那是在吹嘘。一个女人因自己而死、为爱而亡，换谁谁不愿意这样想啊？（后来（三个月前，当我开始读他的日记时），我在他的那些纸堆里翻出了一封信。我们从来没有像我们本该相处地那样在一起过，如梦似幻的水晶玻璃啊。这样一成不变、处处束手束脚，我的朋友，难道人生就该如此吗？若真是这样，那么，我错过的晨光与暮色（我已经许久没看了，也没什么兴致了）、我错过的声声鸟鸣（我从来就没喜欢过鸟儿），也就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了；若真是这样，那么，我失去的那种看到女儿们盛装打扮准备去跳舞时内心深处的满足感，也就无所谓了。（其实，我在与不在，她们都会那样做的；即便我还活着，她们也还是会有所缺失，没准会陷入对她们深爱的保姆的无尽回忆中——她们会说，肯定会说——爱她胜过自己的母亲。）一直以来，你总能给我这样那样的解释和开导，你对我说的那些话也都很有道理。但是，关于那些让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的原因，我并不想弄个一清二楚，我更愿意去想象。我不是18岁，不是25岁，更不是什么33岁。酒精，与之对抗的种种办法，我的身体已经承受了太多太多。可又能怎样呢？你会理解的，或许现在也能理解。不过，万一我活下来了呢（或者幸存下来了呢），我想象着你的微笑。我会努力，尽量不让你陷入（陷入）对我的无尽嘲讽之中。你永远的，达丽娅。一个以“大丽花”为名的女人。有时，我想，这个故事或许对我大有用处。自杀背后往往藏着一桩罪案。也许我应该逃离，去乌拉圭，去了解详情。我们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不光是我。去发现他的秘密，就像他掌握我的秘密一样。我当初打算把房间留给他的。我选好时机，对他和盘托出。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我已经落在他手里了。荒谬可笑的话。我要离开。在城里另找一处避难所去安置我的躯壳。从此又是孤身一人。不会有守着我了，不会有半夜醒来偷听我的梦境了。我当时左思右想，考虑了好几个礼拜。我就是一个懦夫。面对两种选择，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作出抉择。正因如此，一切才会发生。我是说那场意外。现在回想起来（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一幕幕就像一场梦。广场，碎石小路，玻璃盒子，里纳尔迪的鞋子在碎石小路上发出的声响。我记得，是的，那天天气炎热，弥漫着一股酸涩的味道，热浪蒸腾，裹挟着城市。里纳尔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半裸着。他从这边走到那边，像一只被啤酒和无聊养肥的臭虫，来回踱步走个不停。后来，他停下脚步，站在窗边暗淡的光影中，跟我说他需要钱。他遇到点突发状况，迫不得已当掉了一件夏季穿的外套。他求我借他钱去赎回衣服，因为他要去见一个女人。于是，他和我说起了她，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谎话连篇。一个17岁的金发女孩，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会弹钢琴。我躺在床上，看着他的面孔在清晨的微光中朦胧一片。“那姑娘，”他说，“名叫努蒂。她在一个带花园的房子里等我呢，我坐在亭子下，周围都是花。她弹琴给我听，弹了肖邦，又弹莫扎特，还有贝多芬。”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汗流浃背。我就任由他说个不停。最后，我对他说会借钱给他的。“钱我会给你的。”我说，“另外，我想通知你一声，我打算走了。房间我留给你。”里纳尔迪用手掌搓了搓胸口，一下子很专注，但又满脸疑惑。“通知我一声？”他说，然后一脸微笑。“你要把房间留给我啊？”他那似猫的双眼略过一瞬邪恶的悸动，脸庞中部闪过一丝毫无意义的光芒。“好的，”他说，“好的。他打开衣柜，翻出他唯一的外套——一件法兰绒威尔士亲王格西装——穿了起来。“我另有打算，”我对他说，“你知道吗？”“当然，是啊，别的打算，”他站在虚掩的门边说道。“为什么不呢！”他说，然后转身遁入走廊刺眼的光中。又剩下我自己了。公寓的房间都大同小异：两张床，一个衣柜，高高的天花板。次日我打算去买些报纸，找新的地方落脚。我起身看向窗外。院子里，一个男孩正拍着球玩。我在脑海里盘点那些我在离开前需要做的事情。我会行走在城市里，穿过铺满瓷砖的门廊，沿着暗黑的楼梯拾级而上，和那些圆润丰腴的女人聊天。她们侧耳旁听，半信半疑。最棘手的就是这些细节。要迈出第一步总是很难。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我记得我当时就坐在床上，然后打开了那个抽屉。里纳尔迪把他写的东西都藏在那儿了。公寓雇了一个长相丑陋的女人打扫卫生。她五十岁上下，灰白的头发。两个月以来，我被这个老女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侵犯了好几次。我们时不时还会像夫妻那样拌嘴。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很松垮。一个爱写东西的人。谁会对里纳尔迪的这些艳事感兴趣呢？那个职业自行车手的儿子，穿着法兰绒西装，大汗淋漓。我真该跟踪他。尾随其后，然后看他热得晕倒在地，融化在滚滚热浪里。我看表，十二点。十二点了。总是这样，当你想做某事时，不是为时尚早就是为时已晚。我开始来回踱步。房间里光影朦胧。我打开桌上的灯。透过窗户，传来一阵谈话声。“你觉得我会在乎他的想法吗？去死吧，”我对他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一个女人这样说道，声音高亢，长吁短叹，“对我来说，亲爱的，你知道的，受够了，我对他说，我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我就像燕子一样自由。”其实我也可以写，把事情都记录下来。但我提不起劲，做什么都没动力。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而不是去做那件事呢？突然有人敲门。是那个女佣。她叫奥罗拉，每天早上都会来打扫卫生。她边收拾房间边哼着歌。一头金色的秀发，她唱道，一双浅蓝的眸子啊，泛着盈盈日光。她频频弯腰，故意让我看到她的腿。我有点嫌弃她。她闻起来就像一个刚洗完澡的婴儿。那甜味，太过浓烈，软绵绵的肉体，干枯的花朵。“您不知道吗，”她对我说，“有太阳的时候是不准开灯的。”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表情与她的语气极不相称。那表情，如痴如醉，含情脉脉。欲望在她体内涌动，她表现得就像一个年轻姑娘。我只好和她做爱，纯粹是出于礼貌。她自认为做得很好。意乱情迷之际，我把我的头紧紧地按在她的胸间。而我呢，不过是心不在焉地抽插着。我心里想着里纳尔迪，

他在城市里穿行，套着那件法兰绒西装，热得快要窒息了。奥罗拉做爱的时候就像蜘蛛，贪婪，迅猛，只想着满足自己，扑倒，然后用双臂把我的脸用力搂紧，旋即就开始呻吟，双眼翻白，她的面孔在极度欢愉中渐渐迷乱。我看不到她的身体，那是柔软的，蓬松的，棉花团一般。说到底，我喜欢她胜过其他女人，因为她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我感觉被掏空了，同时又很满足。奥罗拉一边哼着歌，一边穿上衣服，已然把我忘在一旁。拉瓦列手下的一个歌者把她带走啦，她哼唱着，就在40年即将逝去之际呀。我很快就要一个人住了，也不用再去想象什么并不存在的友情了。孤零零地，像一只鸟。我还年轻，还能重新开始。奥罗拉接着打扫房间，她抬起椅子，然后放回原处。“别呆在那儿啦，”她对我说，“走开，走开。总得让人干活呀！”她说话时低着头，没抬眼看我，脸都要埋到地板里去了。我出门走向过道，走进灼目的光里。我喜欢夏日的阳光，猛烈，尖锐，像是用玻璃做的。穿过庭院时，我听到女佣还在唱歌。她的歌声伴着我，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这多像是在道别啊。（此时此刻，当一切都已成定局，我明白，是的，那就是一场告别。）城市毫无生机，像死了一般，但我感到幸福。我任由自己被习惯带着走，朝着广场，走去。那是一个安静的广场，很普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广场并无二致，草木茂盛，繁花点缀，妈妈们陪着孩子，遛着狗。我找了树荫下的长椅坐下。一片静谧，这份宁静是多么美好啊！谁能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呢？一座用铁皮搭成的塔，高高耸立，脆弱不堪。那个男孩，棕红的头发，穿着一件蓝色T恤。“瞧，”他对我说，“这是一种‘高尔夫’。”他把一个玻璃盒子伸到我面前，玩法是要把一颗小钢珠弄进几个涂成天蓝色的小孔里。我看着银色小珠滚到这边跳到那头，煞是好玩。“您待在这里不走吧？”男孩问我，“我要去玩会儿。能帮我保管下‘高尔夫’吗？”他往后退了几步，冲我笑了笑。他大概十岁左右。日光耀眼，炙烤着柏油路面，奇怪的是，男孩的脸却在斑驳的树影中微微泛着柔光。我用双手捧着盒子。小钢珠绕着洞口旋转一番，又滑向两侧。我靠在长椅上，看着男孩。他已经开始攀爬那座高塔了，手脚并用，顺着木头横梁一步一步往上爬。灼热的风，阵阵涌来，街上空无一人。一种莫可名状的幸福袭上心头。我已向里纳尔迪证明，我是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的。“一切都无所谓了，”我想，“一旦下定决心，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一想到我迟早都要回到房间，都要面对里纳尔迪，我的愉悦转瞬就黯淡了，如同一个黑暗的预言。说不定他一直都在骗我呢，说不定他正偷偷盯着我呢。广场上，根茨，那个文质彬彬的家伙，悠闲地坐在木质长椅上。他用了一种疏离的语气。我太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了，所以我对他那种狡黠的措辞并不感到惊讶，就好像有人已经设好了陷阱。当我意识到他要做什么时，已经太晚了。黑暗就在我们心里。一辆黄色的卡车在拐角处停下。是一辆货车，覆着篷布。远远望去，司机就像个木偶。他拿着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包裹下车，朝着一栋石砌入口的房子走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彼时彼刻，我多么希望那份平静可以永不结束啊，就让我一直待在长椅上，手里拿着玻璃盒子，试着让小钢珠滚入天蓝色的小孔里。我别无他求，只愿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在凉爽的树荫下等待夜幕降临。风把铁皮吹得簌簌作响。我吃力地抬起头。树叶层层叠叠，天空如同一抹斑点。男孩已爬至塔顶。我看着他，他就站在那儿，那么高，溶在耀目的光里，真美啊！他一动不动，弓着身子，眺望着城市。然后，他开始慢慢往下爬，面向铁皮板，两腿和双臂交叉往下。他停了下来，伸出一只脚，用鞋尖探寻着可以落脚的地方。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娃娃，他也像。一个蜡制娃娃。我当时心里正想着这些，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要踩的那根木桩松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蜡制娃娃，”我心想，然后我看着他向空中挪了一只脚，没有看到那根断裂的横梁。让我回想这些真是太痛苦了。一切都是如此缓慢，如此沉重。高塔变得模糊不清，离我那么远，仿佛隔着玻璃。男孩狠狠地摔落在一堆铁皮间，他不敢往下看。他的脸色苍白，那么虚弱，那么苍白，额头上覆盖着棕红色的发丝。他微微俯下脸，我们对视了片刻。我听到他的喘息声，那么慌乱无措。“他没下定决心。”我想。“他看到我坐在树丛里。他没下定决心。”犹豫不决，游移不定，像是害怕了；僵硬的身体。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动了动，就在那一刻，卡车启动了。他静悄悄地走着，在街对面。一切就发生在刹那间。仿佛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先是听到了声响。沉闷、空洞的一声。我先是听到了声响，然后就是男孩的身体撞到了水泥底座上。我感到玻璃盒子贴在掌心的凉意。“一种‘高尔夫’”，我缓缓地想起。然后，我看到了里纳尔迪，他正穿过广场，正对着我。他越来越近，无限地接近，如同行走在梦中。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他鞋底下沙土发出的声响。那时，我听到他鞋底下的碎石发出模糊的沙沙声。我心想：“我要提醒他。”我心想：“他看上去就像个蜡制娃娃。”里纳尔迪负责一切。我失魂落魄地跟着他。当我发现我还拿着那个玻璃盒子时，立即把它丢在了花丛中。盒子应该还在那里，在那片忍冬花丛中。或许我应该去找一找。说来不可思议，但我有好几次都差点要告诉里纳尔迪，告诉他我把玻璃盒子扔掉了。“这是用来玩的，”男孩说，“一种‘高尔夫’。”每当我想起那个小男孩，脑海里总是同一幕场景：他悬在空中，双臂张开，淹没在像是从层层铁皮散发出来的烟尘中。仿佛是我自己，落在一堆铁皮的温暖之中，悬着，漂浮着，无法动弹。我得和里纳尔迪聊聊这件事。此时此刻，他就坐在我对面（我想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坐在一把低矮的椅子上。我看着他，就像看着镜中的自己。根茨和我总能避开罪恶。携手并肩。一位纤弱的暹罗人正展卷精读一部兵法手册。勇敢的心，纯净的灵魂。我躲起来了，我到底是谁？在即将逝去的夏日光芒中，那突如其来静谧啊。半夜时分，我起来，光着身子，悄悄地翻阅他写的东西：我期待他记录真相，但我遇到的字字句句，尽是温柔的谎言。没人能写下真相。奥罗拉已经在院子里浇过水了，湿漉漉的泥土气息让空气变得清新。“我们走吧，”里纳尔迪对我说，“我想出去走走。”我跟着他，走在他身后。我无法拒绝。街道蜿蜒曲折，两边是斑驳的墙和带铁栅栏的花园。我们静静地走着。不需要说话。我们四目相对，默默不语。没有什么能比一个秘密更能把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倘若这就是世人口中的友谊，那么，我和里纳尔迪之间的关系无疑就是一种友情。我明白，他对我投入感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以一种最能满足他自己的方式利用我，仅此而已。这自然令我心生不悦，但不管怎样，我还能指望他对我的看法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不过是一个仆人的仆人。在那遥不可及的青葱岁月，又有谁能预见我的命运呢？



里卡多·皮格利亚

阿根廷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当代西班牙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皮格利亚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人工呼吸》《烈焰焚币》《艾达之路》等，短篇小说集《入侵》，此外还有散文、评论、剧本等大量作品。他曾在阿根廷多家出版社工作，主编犯罪小说丛书。2017年1月，皮格利亚因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渐冻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

译者：楼宇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拉美文学和中拉人文交流史，译有里卡多·皮格利亚小说《人工呼吸》、出版专著《里卡多·皮格利亚侦探小说研究》等。

《玻璃盒子》(La caja de vidrio),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Ricardo Piglia,  
1975, 2002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Ricardo Piglia c/o Casanovas & Lynch  
Literary Agenc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rayhawk Agency.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本文粗体字均为里纳尔迪的日记和他的一封信。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小说

# 瑞典，一九三九年

科尔姆·托宾 | 先睹为快

他是双重身份的外人，  
一个流落在回美国之路上的德国人。

战争爆发前几星期，托马斯在卡提娅和埃丽卡的陪同下，在荷兰和瑞典做了讲座和采访。观众、记者，甚至餐馆侍者和酒店员工，都满脸轻松，透着喜气。希特勒的名字还在头版，可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如此。虽然刚开始有过担忧，托马斯仍然为他们这趟回欧洲的短程旅行感到高兴。

他把家里每个人的情况都想了一遍。伊丽莎白安全无虞地在普林斯顿，等着结婚。克劳斯还在纽约，正在为他的杂志筹募资金。其他的孩子也都得到了照顾，米夏埃尔和未婚妻格蕾已拿到美国签证，他希望也能为莫妮卡夫妇办妥签证。等他回美国后，他会着手为戈洛，还有已经结婚了的海因里希和内莉准备文件，让他们可以离开法国。卡提娅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房子、油画、珍贵的瓷器和所有的钱，但最终平安地在苏黎世落脚。她的哥哥们都离开了德国，克劳斯去了日本，成为皇家乐团的指挥。经常与托马斯通信的克劳斯·霍伊泽尔，目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事贸易工作，他说，只要纳粹还在掌权，他就不打算回德国。

在诸事纷杂中，托马斯也在荷兰的诺德韦克沙滩上享受过八月的阳光、浅水海滩和长长的波浪，并为《安娜·卡列尼娜》的新译本写了一篇序言。此刻在瑞典的萨尔特舍巴登的高档酒店里，他从观景台眺望，所能感到的唯一不妙的征兆，就是日暮时分海上刮来的季节性寒风。

前一天傍晚，他和卡提娅、埃丽卡在餐桌上讨论了从普林斯顿搬去洛杉矶的可行性。他们觉得普林斯顿的冬天太冷，还在那受到了孤立。

“洛杉矶才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地方！”埃丽卡说。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很喜欢，”卡提娅说，“我梦想着早晨醒来只看到阳光。我们在那儿时还看到很多外国人，所以我们不会显得与众不同。在普林斯顿，别人对我的反应就好像我个人威胁到了美国的生活方式。”

“你真的要去那个德国作家和作曲家生活的地方？”埃丽卡问，“而且布莱希特在那，你讨厌布莱希特。”

“希望可以有一栋围墙够高的房子，把他挡在外面，”托马斯说，“但我不介意听到德国人的声音。”

八月将尽时，他们虽不信战事临近，但仍然密切关注新闻。他们各自在房间内用完早餐后，就在楼下等外国报纸送来。他们阅读法语很费劲，但还能看懂标题的大意。英国报纸总是滞后数日，但任何报道都看不出即将开战的迹象。

“可是危机在那啊，”埃丽卡说，“看看这些报纸，有危机啊。”

“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危机一直都在。”卡提娅说。

托马斯和往常一样上午写作，与卡提娅、埃丽卡一起享用漫长的午餐，然后去海边散步。

当卡提娅走进他房间，告诉他战争爆发了，托马斯认为这不是真的。他给在斯特哥

尔摩的出版商贝尔曼打了个电话。贝尔曼确认了卡提娅的说法。这时埃丽卡也来到托马斯的房间。

“我们得回美国。”她说。

托马斯意识到很快他们将会被困在瑞典。

托马斯在酒店的信纸上写了封电报，发给华盛顿的阿格尼丝·迈耶，请她打电话给他。他还写了另一封电报，向纽约的克瑞夫出版社求助。当他打电话让酒店大堂把电报发走时，没人回复。埃丽卡亲自把电报送到前台，看着他们发走。

托马斯再次致电贝尔曼，要他联系瑞典政府，要求给予紧急援助，让他返回美国。数小时后酒店知会他，他的电报还卡在一堆其他电报里没有发出去，他终于慌了。之前他们向埃丽卡确认电报已经发走。但他给华盛顿打电话时，酒店说国际电话线路中断了。

他数次去前台要求紧急处理他的电报。片刻后大堂里来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客人围着前台。酒店经理站在旁边，严厉地发号施令，抬起手表示除了酒店员工，别人不能靠近他。托马斯看到脚夫们个个脸色沉重，把大大小小的箱子搬到等候在外的车上。

到了傍晚，大堂里仍然气氛凝重。酒店其他部门照常运作，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餐食准时供应。晚餐前，乐队演奏了轻松的华尔兹和吉普赛音乐，而后是浪漫的旋律。早晨，他的早餐在指定的时间送到他的房间，鸡蛋是按他的要求烹饪的，咖啡是现做的，纸巾叠得整整齐齐，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窗边的桌子上，让他能眺望盐沼的景色，然后礼貌地鞠了个躬。他的制服无懈可击，态度不慌不忙，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他的金发优雅美丽。

他们一边等待消息，一边继续同桌用餐，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与乐队拉开距离。下楼去餐厅之前，卡提娅和托马斯在他的房间里一起回想还有哪些电话可以打，哪些电报可以发。卡提娅找到一个会讲德语的酒店脚夫，他帮她翻译了瑞典报纸。

“战争要全面爆发了，”她说，“欧洲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他想卡提娅和埃丽卡是不是责怪他把她们带上这趟旅程。他被生活的表面误导，以为当下平稳安逸。他一直在提醒别人警惕希特勒的意图，但尽管有种种迹象，他没料到战争会来得这么快。当他沉浸在散步和写作中，或是在餐前和卡提娅、埃丽卡喝着小酒时，穿着军装、面前摆着地图、眼中透着凶狠的人正在策划入侵。他们对目标毫不隐瞒。他们在采访中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讲得过于透彻，以致他自欺欺人地以为这不会发生。

如果他们还能回普林斯顿，他会动用一切关系把尚在欧洲的家人都接到大西洋这边来。至于他们来了怎么生活，在哪生活，会干什么，等他们平安到家后，他再思考。他和一个斯德哥尔摩的外交官通了电话，那是贝尔曼安排的。他得知他将会得到一切可能的协助离开瑞典。他要做好随时动身的准备。

卡提娅和埃丽卡一起在房间里等电话。她们有美国签证，还需要离开马尔默的飞机，然后可能是从英国南安普敦离开的船舱铺位。

托马斯强作镇定站在酒店大堂的前台旁，留意着打进来的电话或发来的电报，同时也注意不让别人觉察他的恐慌情绪。

用餐时，他发现埃丽卡兴奋起来，脑袋里装满各种计划和可能性。他和卡提娅沉默不语，但有英国国籍的埃丽卡大谈如果到了伦敦她会干什么，可能会参加某个宣传组织或去当记者。

“我可能还会参加英国军队。”

“我不觉得你能参加英国军队。”卡提娅说。

“现在是战时，我确定我能。”

“你在英国军队里要干什么？”托马斯问。

“我会在某个地方做情报和假情报的工作。”埃丽卡说。

托马斯突然意识到，直到此刻，埃丽卡一直不确定她将来能做什么。她的演艺生涯已经结束，她也不算是一个作家。她发表过揭露纳粹邪恶体制的书，但销量不高，而且引起一些人怀疑她是共产党。她在美国作为公众发言人的时间也结束了。如今战争爆发，聪明的年轻女子有了用武之地。埃丽卡的所有长处——她旺盛的精力、她对德国人的了解、她的英语水平、她对民主制的坚持，以及她是单身——并没有和奥登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都意味着她会很有用。她认识到这点，才会双眼放光，嗓门提高。

到了夜里，托马斯才开始全盘考虑假如他们真的滞留在瑞典将会如何。如果希特勒能轻易攻下捷克斯洛伐克并侵入波兰，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和他的将军们就会把目光投向斯堪的纳维亚。如果他们入侵，托马斯·曼将会在扣押并遣返德国的名单前列。没人能够替他说话。他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报纸上，向德国人征求他的行踪下落。他预见到了作家们联名写请愿书，请求释放他。他自己也曾在类似的请愿书上签名。他知道他们的意愿是多么真诚，也知道大多数请愿是无济于事的。离开瑞典是当务之急。可是所有的航班不是满员，就是无法订座。外交官没有给他回电。他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向瑞典学会委员会发出的请求也石沉大海。他都不确定每天发给阿格尼丝·迈耶的电报到底有没有从酒店发出。克瑞夫出版社也没有回音。他来到前台时，那里的员工都不抬头朝他看一眼。

一天午餐前，他房间的电话响了，他以为是卡提娅或埃丽卡来提醒他快到用餐时间了。当他从电话里听到一个英语口音浓重的女子要他接电话时，他以为是酒店员工，因为他们经常打电话来问是否需要清洁房间，整理床铺。

片刻后他才发觉，这是阿格尼丝·迈耶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回我的电报，”她发觉电话那头是他本人，便切换成了德语。

“我没有收到电报。”

“可是酒店的人告诉你收到了。”

“酒店没有给我送过任何电报。”

“这事很难，非常难。我和瑞典当局交涉过了，包括这边的大使馆和斯德哥尔摩的，我也用尽了英国外交系统里高层的有价值的联系人。我的丈夫已经绝望了，他不知

道你在欧洲怎样了。”

“我们需要离开。”

“离开？你要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你一接到电话，就会有车送你去马尔默机场，然后你飞到伦敦，你必须自己设法去南安普敦。我会帮你订 SS 华盛顿号的舱位。我已经联系了轮船公司的经理。你到了南安普敦后得支付船费。订的是头等舱。但别指望条件会很好。”

“非常感谢你。”

“你到了美国后就来看我。别再不理我了。”

“我可以保证我从未不理你。瑞典当局会给我们打电话通知去伦敦的飞机吗？你知道是谁会给我打电话吗？”

“我找了个外交官。他向我保证说你会接到电话。我没继续麻烦他细问联系人的情况。”

“那么我等在房间里就好了？”

“你要准备随时动身。我说过了，这事非常困难。”

“我们非常感谢你。”

“确实。”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或者名字，如果我们没接到电话，可以打过去问问？”

“你在怀疑我吗？”

“我说了，我非常感谢你。”

“那就打包吧，让你的妻子女儿也打包。别以为会有人耐心等你。那种日子已经结束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的签证已经办妥。你的女儿还和那个英国人有婚姻关系是吗？那个诗人？”

“是的。”

“建议她和他维持关系。至少等到她平安抵达美国为止。”

他没有说话。阿格尼丝·迈耶的语气让他回想起为何之前一直躲着她。

“别误了飞机。”她说。

“我们不会的，我立刻去告诉我的妻子。”

“还有我说了，你来了就来见我。”

“我会的。”

次日一早，他们按照瑞典外交部来电里的安排，带着行李等在大堂。一个年轻官员来了，他看了看他们所有的行李，摇起头。

“这些得寄走，”他说，“我们只能让你们带上随身物品。”

卡提娅要与他争论，但官员转过身和埃丽卡说话。

“如果你想登上去伦敦的飞机，必须把行李存起来。我不能让车等着。你只有十分钟处理此事，否则就会误了飞机。”

他们检查各自的行李箱，拿出了一些之前认为对旅行必不可少的东西。托马斯已经在一大手提箱里放了雨果·沃尔夫的信件集、尼采的传记，以及他所有的笔记本。卡提娅把他的几件衬衫、内衣和她自己的衣服鞋子收进一个箱子。官员就守在一旁，埃丽卡好几次不得不重新打开箱子，拿出几样她认为的必需品。直到她的父亲向她保证，他的出版商一定会把他们的行李寄走，她才关上箱子，提着一个小包站起来。托马斯和卡提娅去前台询问能否寄存他们的行李，前台回答说要经理来决定，因为存储室已经装满了前一周离开的客人的行李。当托马斯拿出一张大额钞票时，前台那个高个子瑞典人冷冷地说，他们不以这种方式接受金钱，他已经告知了，曼先生应该等经理来处理。

年轻官员越来越不耐烦。

“我要你们立刻上车，”他说，“我们必须去机场了。”

托马斯被告知，行李不能就这样留在大堂。他们得和经理做好安排，因为员工无权为离店客人存行李。

卡提娅要托马斯、埃丽卡和官员上车，车子引擎已经发动了。他们就带上所有手提箱。她说，她去找经理。

他们默默地坐在车里，官员说如果曼夫人再不上车，她就会被抛下了。很难再为她安排另一班飞机上的座位。

“我的母亲去找经理了。”埃丽卡说。

“你的母亲把行程置于危险之中。”官员说。

卡提娅来了，她满面怒容地上了车。

“那个经理当然一直都在，他是这么说的：‘像你们这样的酒店客人太多了。’当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就耸耸肩。我没想到瑞典竟有这种人。我留下了我们的地址和贝尔曼的名字，告诉他如果我们丢了任何一件行李，瑞典国王都会让他负责。”

这时车已开动。托马斯听到“瑞典国王”，捅了捅埃丽卡，但没朝她看，也没笑。坐在前座的官员对后排三人说。

“我被要求告知你们，因为在航程中将会飞越德国领空，飞机必须低飞，这会有危险和风险。”

“为何要低飞？”埃丽卡问。

“这是德国人提出的条件。昨天，一架德国飞机伴飞航班。”

“我们还有选择吗？”卡提娅问，“我是说，飞机能飞其他路线吗？”

“恐怕没有。除非你不想现在离开瑞典。飞机会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加油，但没人会上下飞机。”

登机后，卡提娅要求坐在窗口，让托马斯和埃丽卡坐过道座位。

“我是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妇女，不会引起别人兴趣，”她说，“你们俩能把脸埋在书里吗，别引人注目就行。”

飞机满员了。乘客都在把行李塞进头顶的行李舱。一个女子高声说她的行李箱塞不进去，她被告知必须扔掉箱子。她开始和乘务员争执，其他乘客警告她说这样会延

误起飞。

最后她手臂一挥，打开行李箱，拿出一双鞋子、一瓶香水、几件衣服，扔在座位上。“剩下的东西拿去吧，随你们怎么处置，”她夸张地说，“如果你们要求，我穿着内衣坐飞机也行。”

“希望这位女士不会和我们一起跨过大西洋。”卡提娅说。

舱门还没关，螺旋桨就转起来了。托马斯相信，再晚一天走，一切就会太迟。他们没有问德国人是否有乘客名单，但这种名单并不难获取，瑞典这边的纳粹支持者很可能通知德国人，他在这班飞机上。许多官员一定知道他在旅行。

飞机从马尔默起飞后，他想到，如果他要祈祷，现在正是时候。但既然不曾祈祷，那就读书吧。他打算全神贯注地读书，直到抵达伦敦。

只有一次当飞机突然震颤时，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把手伸向过道那边的埃丽卡，埃丽卡握住他的手。他与卡提娅目光交接时，她示意他低下头，继续读书。他意识到，他所经历的焦虑，其他人也有相同体会。但他们没有那么幸运，被政府官员从豪华酒店直接接上飞机飞向西方。他们无人可打电话求援。他的感受与他们的恐惧相比，只是一道黯淡的投影。

飞机开始降落时，埃丽卡朝驾驶舱走去。托马斯看到她在询问机组人员。很快她回来安慰他们说，已快到阿姆斯特丹，远离德国领空了。飞机会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停留不到一小时。

伦敦海关的护照查验很顺利，但当他们抵达海关时，官员让托马斯打开手提箱，并叫来了两名同事。埃丽卡和卡提娅刚要开口，就被示意噤声。这人先研究了他的两本书，翻了翻内页，然后开始检查他的笔记本和纸页上的笔迹。

“我的丈夫是作家。”卡提娅说。

官员们没理她，他们彼此小声说了几句，然后把手提箱里的东西和托马斯的护照都带到了内室。他们站在那里等着，这时大厅已经空无一人。

“希望那个只有一套内衣的女士终于可以有愉快的心情。”卡提娅说。

托马斯看了看埃丽卡，两人都笑起来，他们的笑声让卡提娅越发严肃。

“这不是小事，”她说，“我觉得这种被剥夺的经历也许会影响她的一生。”

当三个官员从内室出来，卡提娅也在哈哈大笑，托马斯忍住了笑。

“我们必须问问您，先生，这些笔记本和纸页上写的是什么。”

“这是一部我正在写的小说。”

“用德语写的？”

“是的，我用德语写作。”

一个官员翻到笔记本的某一页，要他翻译。

“我的女儿比我翻译得更好。”

“但这是您写的对吗？先生。”

“是的。”

“那么我们要您翻译。”

托马斯开始慢慢地翻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生？”

“这出自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关于德国的诗人歌德。”

“您上次在德国是什么时间？”

“一九三三年。”

“你们现在去哪？”

“南安普敦，”卡提娅说，“然后去美国。我们有美国签证，如果再延误下去，我们就要错过轮船了。”

当海关人员看到托马斯画的一间房间的示意图时，他们认真起来。图的中间是一张桌子，桌子的两侧轮廓外都草地写了几个名字。

“这是为了写小说，托马斯说；这画的是歌德房子里的餐厅的草图。看，这是他的名字，这些是餐桌上的其他人。背景是在十九世纪初。”

“您怎么知道坐在他桌边的都是谁？”一个人问。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象着他们坐在那里，这样我才能想象他们之间的对话。”

一个官员仔细地看着示意图，把它翻来翻去，仿佛里面藏着什么大阴谋。

“他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同事说。

“一个画草图的小说家。”另一个也说，然后笑了起来。

“那里有去滑铁卢的巴士，”那个似乎是领导的官员说，“然后你可以从那里搭火车去南安普敦。”

“你们这一路都是好天气。”另一个人又说，他笑着挥手送他们离开。

托马斯坐在大巴上穿梭在蜿蜒的英国乡村公路时，惊讶于这番平静和丰饶。这里比他想象得更葱绿，道路更窄，天空更蓝，下午更热。他望见远处的农舍。就连路边的普通房子，或是他们经过的几个村子，都散发着安详清新的气息。没有什么看起来过于老旧或破损。但当他们来到伦敦，他惊叹规模宏大的郊区，成排的阴郁的房子，门面窄小的店铺。这些比普林斯顿和纽约更令他感到身在异域。他很庆幸自己不必居住在此。他想，也许大广场和大商业街会有所不同，但他们没时间去看，一直到滑铁卢车站就得找去南安普敦的火车。

不带行李旅行是种奇怪的感觉。下了大巴，一身轻松，不必盯着别人把行李箱搬上火车。他也觉得自在，仿佛学校给他放了暑假，只有当他们进站时，卡提娅和埃丽卡一脸茫然的神色，让他笑不出来，也讲不出笑话。

托马斯等着卡提娅和埃丽卡买火车票时，看到人们带着防毒面具，很多人把面罩显眼地绑在肩上。英国在打仗。他观察每个经过的人，想要从他们脸上找到一丝痕迹，说明自由和民主对他们很重要。这里的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团结一致抵抗希特勒，不想生活在永久的危险中。

他想，这些人很快就会知道真正的恐惧。他们的城市会被轰炸，他们的儿子会穿着军装死去。他所能做的就是看着他们。他无法告诉他们，他们不了解的、无法感知

的德国是什么样。他是双重身份的外人，一个流落回美国之路上的德国人。

他们去了南安普敦港口办公室，得知 SS 华盛顿号要晚几天到。他们被告知可以找一个酒店住下。他们在温暖的傍晚走着，海鸥在头顶嘶鸣，仿佛对他们的存在感到恐慌。卡提娅说，现在可以和米夏埃尔和他的未婚妻联系，劝他们尽快横渡大西洋，也许他们能和莫妮卡夫妇说说，让他们知道签证一办下来就该走。

早晨，卡提娅和埃丽卡让酒店搬了一张桌子到托马斯的房间，让他可以写作，然后她们出门去逛南安普敦的商店，想买新的行李箱，或者至少买几件衣服路上穿。她们回来了，托马斯听到她们登上窄楼梯时一直在笑。

她们买了行李箱，几件衣服、内衣和鞋子。她说，她们走进每一家店，都立刻向店员说明她们是从德国逃出来的，不仅店员对她们很好，其他顾客也是。她们还买了报纸，告诉他戈林提出和谈，但英国政府立刻拒绝了。卡提娅说，她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支持政府。

“一个女人在街上走到我们面前，说他们会解放德国，就像上一次战争那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告诉她我很感谢。”

他们在埃丽卡的房间里打开包装，一边又笑了起来。

“我们当时想到了那个失去了所有衣服的可怜女人，”卡提娅说，“她没有内衣可换，还在周游世界。我们一想到她就笑，柜台后面那个神情非常严肃的卖手帕的女人以为我们是在笑她。”

“一点儿都不奇怪，”埃丽卡说，“假如她报警说我们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她拿出一个木制茶巾架，上面雕刻了一张王室的照片。

“这是我为奥登买的，”她说，“想让他看看他思念的东西。”

“再看看我们还买了什么！”卡提娅说。

她拿起一件带袖子的羊毛背心，一套保暖内衣裤。羊毛是浅黄色的。

“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埃丽卡说，“当我说这个很适合克劳斯，我们又都笑了起来。”

“哦，还有英国女人的内衣！”卡提娅说。

“比德国内衣还糟糕，埃丽卡说；‘有些内衣很容易招虫。我不知道英国人怎么受得了！’

午餐后，三人散步到港口，看看是否有“SS 华盛顿号”的消息。他们得知船将在两天后到，但已经被严重超订，公司会尽量把每个人都安排上船，但不会有私人舱房，男女得分开。卡提娅问，如果多付钱，他们能否拿到两个头等舱的铺位，一个给她丈夫，另一个给她自己和埃丽卡。她被告知这种要求是不会被考虑的。

“船上会很乱。现在这是撤离，夫人。我们尽量让每一个买了去美国船票的人都上船。只要五六天就过去了。你们一到纽约，就可以住头等酒店。”

船启航的那天，到处乱哄哄的，旅客们排了长队，争先恐后，有人说这艘船可能当天开不了，还有人说不是每个排队的人都能上船。他们一讲德语，周围的人就转头看着他们，他们只好努力对彼此讲英语，但托马斯想，他们的外国口音和语法错误也许会招致更多的猜测。那天早晨很热，没有地方可坐。埃丽卡气喘吁吁地挤过人群，想在船司理找个人帮她父母插队。托马斯转头对卡提娅说：

“这不是我们想过的日子吧？”

“我们已经很走运了，”她说，“好运气就是这样。”

埃丽卡带着两个穿制服的船员挤了回来。

“这是我父亲，他病了，”她说，“他已经站了几个小时，他禁受不住的。”

这两人打量着托马斯，托马斯则装出孱弱的样子。周围的人都在说他们也在陪老人上船。

“我母亲和我可以等，”埃丽卡大声说，“如果你们现在能带我父亲上船。”

托马斯一脸茫然，似乎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知道这两个船员本以为他的年纪很大。他们犹豫了。

“跟我们来吧，先生。”其中一人终于说道。他们轻轻地搀着他穿过人群，让他等在一艘领港船上。他拎着他的手提箱。

“他女儿说，他心脏不好。”其中一人喊道。他们让人把他送上船。船员大声地指导他怎么上去，好一番折腾之后，他终于上了船。他尽量显得处变不惊，一找到公共空间就安坐下来。他注意到已经有很多人登船了。

他从手提箱里找出一本笔记本。等候时，他拿出笔在他的歌德小说上慢慢地添加了几段，让心思游离周围的环境，找回前一天写作的节奏感。他想象着一部关于一个年老诗人爱慕一个年轻女孩的小说，当它再度在德国被阅读时，也许能为读者带去慰藉。

当播音器开始广播，排队的人群可以进船舱时，他还在写。他明白，如果他等在原地，卡提娅和埃丽卡就一定能找到他。

他们给了他一个头等舱，但舱里还有其他四个男人。由于托马斯有床位，其他人只有吊床和地铺，他们就不满地窃窃私语，等发现他是德国人后，就愈加恼怒。两个英国人一唱一和，好像他听不懂似的。

“谁知道这些德国人是什么人？”一个人问。

“从希特勒那里来的，”他的同伴说，“还拿到了床位，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呢，他就可以拍密码电报回国了。”

“他们很快就会改变态度了。上次他们投降时我在那儿，真是大开眼界。我对一个人说，他现在可以随便去端凯撒了，我重复讲了好几遍，但只是浪费呼吸。他一个英文词都不会说，或者他是这么说的。你跟他们没法讲话。”

托马斯只想写作。每天早晨，卡提娅和埃丽卡刚为他找到地方坐下，他们就在桌边走来走去，每次经过都会查看他写了什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想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卡提娅，她差点恼了，说她殚精竭虑为他找座位，是为了让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自己躺着晒太阳。

他之前未曾想过要把自己的人生与歌德的人生融合起来，但这一想法必然早已潜入心底，因此这本书才越写越长，耗费了他如此多的精力。它讲述的是不可能的爱情，人到老年的欲望。当他抬起头眺望无垠的海水时，眼前出现一个个名字，还有一张张脸——羞红脸的阿尔明·梅尔滕斯、裸身站着的威尔利·廷佩、殷勤地朝他靠过来的保罗·埃伦贝格，还有克劳斯·霍伊泽尔的柔软的唇。

如果保罗此刻出现在他面前，或者克劳斯·霍伊泽尔也是这艘船上的乘客，他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如果在晚餐后，他们站在漆黑的甲板上，周围还有许多乘客，他们目光中将会有交流吗？他念及克劳斯·霍伊泽尔，便叹了口气，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呼吸加快了。

卡提娅和埃丽卡来了。卡提娅问他在想什么。

“在想这本书，”他说，“不知我能否把这一部分写好。”

航行的最后几天，船上的拥挤令人越发难耐，洗漱用水越发短缺，他舱房里的那两个英国人也越发饶舌。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德国人被他妻子女儿宠溺着？”

“我不确定那个女孩是男还是女。如果他们会允许她进美国，我会惊讶的。”

托马斯把“宠溺”这个词写进笔记本，可是埃丽卡和卡提娅都无法告诉他该词的意思。埃丽卡要求在下船时，他们能有优先权。当他们从轮船走向海关时，筋疲力尽的乘客都被拦在后面，让托马斯和他的妻女能先走。托马斯感受到了他们憎恶的目光。他想起在慕尼黑革命之后的那些夜晚，他胳膊上挂着卡提娅的貂皮披肩和自己的大衣，与卡提娅一起走下歌剧院的阶梯时，他们的司机正等在那里。他们出现时，外面那些因飞速的通货膨胀而贫困交加的人，便用这种阴森森的目光盯着他们。

他再次想到，阿尔道夫·希特勒很可能也曾经在那些慕尼黑的人群当中。他也许买不起歌剧票，但可能曾在那里看看是否有谁的票不要了。在慕尼黑的冬夜，他站在街头一定很冷。托马斯想象着，接着他也许看到曼氏夫妇和他们的司机一起过来，夫妇俩都仪表堂堂，气度尊严，与人保持距离，注重自身在城市里的地位，他们对一些人点头致意，与另一些人打招呼，一切依身份而定。在瓦格纳歌剧上演的那些夜晚，希特勒也许极其渴望去听《罗恩格林》《纽伦堡的歌手》或《帕西法尔》。他也许会看着那些订好票的人，或在剧院里有包厢的人，衣冠楚楚地从车上下来，而他只能转过身走进黑暗。

托马斯一边想着这些，一边跟着卡提娅、埃丽卡走到了护照检查处。脚夫扛着他们的行李跟在后面。护照和签证检查完后，行李箱不必再查。克瑙夫出版社已经安排了车等在那里。他们把箱子放进后备箱时，埃丽卡告诉他们，她要留在纽约。她说她要见克劳斯。现在英国和德国开战了，他们要制定计划。

“你知道克劳斯在哪吗？”卡提娅问。

“奥登在布鲁克林。他会知道克劳斯在哪。”

埃丽卡已为她的纽约之行整理好了一个小箱子，其他行李会随他们去普林斯顿。托马斯意识到，她将会怀念这段为他奋战的经历。与忙碌和暴躁的埃丽卡不同，伊丽莎白会在家安静地等待他们。当他念及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家中见到伊丽莎白，不禁眼眶湿润了。

“别哭了，”埃丽卡说，“我们平安抵达了。我可不喜欢飞越德国的那段航程。”

“你能让克劳斯打电话来吗？”卡提娅问，“或者最好让他来住几天。如果他有空。”

“我会把那件好笑的黄色内衣给他带去。我会告诉他这是我们大家送给他的礼物。”

数日后，托马斯坐慢车去特伦顿换车，从波士顿南下华盛顿的快车经停那里。阿格尼丝·迈耶派来接他的车等候在车站外。前一天，迈耶女士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一是让他和卡提娅去她的乡村别墅住一段时间，二是让托马斯独自去华盛顿，并在他们夫妇家住一晚上。最后她选择了后者。

“阿格尼丝·迈耶是那种在战中或战前才会显山露水的人，”卡提娅说，“但这种人通常是当护士或狙击手。”

托马斯很清楚，在这次访问中，他必须问问阿格尼丝，如何为戈洛、海因里希夫妇办签证，如何加快莫妮卡夫妇的签证进程。他还想与阿格尼丝谈谈他自身的处境，如果他入籍美国，将会如何改善。他口袋中有一份作家名单，他们都在欧洲，急需帮助，有些只需要经济援助，但一旦德国入侵荷兰和法国，他们就需要人帮助去美国了。他返回普林斯顿后，收到了许多德国艺术家的令人心碎的来信，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全都是来求助的。有些信寄到他普林斯顿的地址，有些信通过克瑙夫出版社转交。所有寄信人都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他们。

无人知道他其实几乎无能为力。他与罗斯福之间渺茫的关系、他在普林斯顿的工作都无法帮任何人拿到签证。但他与阿格尼丝·迈耶的交情或许有所不同。他自觉无法向罗斯福求助，但至少可以向她求助。如果有必要恭维这个女人，那么他就恭维，他也愿意和她相处，允许她翻译他的发言，洗耳恭听她对他写作的指导。甚至如果她要写一部关于他作品的书，他也觉得无伤大雅。

作为回报，他认为她今天应该听他说话，给予他所需的帮助。但阿格尼丝从不听任任何人，吸引她的注意力将不是一件易事。

阿格尼丝在自家的大客厅里等他。她一开口，托马斯就知道她整个上午都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他感觉自己被置于一个听众而不是客人的位置。

“现在你必须谨言慎行，别提美国会参战的事。谁都不想听到这些，尤其是从一个非美国人口中听到。只有极左翼的人才会发出这种噪音。我希望你也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你的长女和长子。美国会自行决定怎么做。目前它决定继续观望，因此我们都得这么做。同时，我觉得关于歌德的小说会在这里受欢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欢迎。我自己就很想看到，可是我希望译本不会被那个女人像以往那么糟蹋，就是你所谓的译者洛-波特。我希望她会去专心翻译某些小作家，比如赫尔曼·布洛赫、赫尔曼·海塞、赫尔曼·布莱希特。”

“我想布莱希特的名字不是赫尔曼。”

“我也知道不是，只是开个玩笑。”

“我的妻子和埃丽卡都非常感谢你帮我们回国。”

“现在别吃太多，后面还会有午餐。我知道你喜欢杏仁糖。哎，谁不喜欢呢？但别在午餐前吃。或者就吃一块吧，再喝点茶。”

“我知道你肯定厌烦了我一再请你帮忙。”他开启了话题。

“筹款如今成了美国的新工业，”她说，“上星期我还在对我丈夫说这个。这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这个机构，那个机构，这个难民，那个难民，当然了，都值得的。”

托马斯倒有几分希望阿格尼丝的丈夫一起来用餐。虽然尤金·迈耶有些迟钝，但他在房间里就会让阿格尼丝分散一些注意力，让她不会那么快地打断别人的话头，也不会那么突兀地转变话题。

当阿格尼丝说她的丈夫不在市内，他们会单独在两人世界中用餐，他便感到失望。他无法整个下午都面对阿格尼丝或待在她身边。他告诉她，他需要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几小时，因为他的小说已接近尾声。

“哦，这房子很适合你。没有人会打扰你的。我会发出严格的指令，要求绝对安静。佣人们已经知道有一个著名作家住在这里。今早我召集了所有人宣布此事。你想写作时，随时可以考虑来这儿住。我会给你妻子寄张便条通知她。正如你所见，这里的设施很现代化，又高档，你可以与世隔绝。我的丈夫经常工作到很晚。”

午餐时，托马斯与她毫无进展。她想讨论她打算要写的书，如何把他的作品置于德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写。

“这里很少有人了解任何形式的欧洲文化，所以可以想见他们对浮士德、歌德，甚至汉萨同盟几乎一无所知。”

他所能做的只是点头，同意，不时简短地感喟一下。他开始渴望她答应给他的独处环境。当他站起身时，阿格尼丝话只说到一半，他希望她不会因此而不快，但他实在忍不住了。他此刻决定，既然她早已想好午餐时要说的每一个字，那么他也会在晚餐时这么做。

他从长长的楼梯走过去用餐时，发觉自己其实很欣赏这房子里的奢豪布置，精美的织物，沉重的家具，还有阿格尼丝费尽心思收集来的早期美国油画、挂毯、锃亮的木制品。有一会儿他突然想到，他是有点儿喜欢阿格尼丝的。她气指颐使的样子令他想起旧日的德国，想起他的姑妈和祖母，还有他父亲在吕贝克老家里举办的那些聚会。因为那些女人所能掌控的是如此之少，她们紧紧攫住手边的东西。佣人们生活在对她们的惧怕中，她们对厨事极其上心。

他想，在未来，也许等到战争结束，像阿格尼丝这样的女人会掌握更大的权力。埃丽卡会成为她的好伙伴，一起从事某项高尚的事业。当他想到阿格尼丝和他的女儿会有重合的人生轨道时，不禁面露微笑。她们能携手主宰世界。

晚餐时，他再次发现阿格尼丝·迈耶是多么可怕，她把谈话导向只有她感兴趣的话题，而且不允许话题偏离。她聊到了从德国移民过来的父母，她的父亲极为保守，当他们住在布朗克斯区的逼仄的公寓中时，生活一度十分艰难，他们彼此间只说德语。她说，她父亲的观点是她应该待在家里磨炼家务技能，直到出嫁。他很反对她去巴纳德学院读书。于是她申请了奖学金，还做兼职挣钱付学费。她没有向他要任何帮助。“我什么都不欠他们的，”她说，“这意味着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可以去巴黎。我可以去报社工作。我可以不征求他们意见就结婚。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托马斯明白，要打断阿格尼丝，把话题转向签证问题是不会成功的。他寻思着是否给她留一张便条，等她休息后送到她房间，然后明早动身回普林斯顿之前再与她聊聊。

晚餐结束后，她说也许她已经说够了。

“平时我家并没有世界一流的大作家来做客，”她说，“一般的都是尤金的朋友，他们都是无趣的男人，还带着更无趣的妻子。最近我和一群这样的妻子待在一起时，我想让佣人出去找芥子气。”

托马斯笑了。

阿格尼丝起身走到房间一角的桌子，拿了一支笔和一本簿子回来。

“你一定在想我不听你说话。我会听的。今天你来时提到了要我帮忙。”

托马斯点头。

“你的儿子米夏埃尔和未婚妻在伦敦，他们有美国签证。我知道他是一个小提琴手，我也许能帮他在某个美国交响乐团里找份工作。你的女儿和匈牙利丈夫在伦敦，我向你保证，他们的签证会很快批下来，这事我能担保。但你的儿子戈洛在瑞士，还有你的哥哥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法国，他们没有签证是吗？”

“完全正确。你的记忆力真优秀。”

“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帮戈洛拿到签证。你得签一些表格，说你会完全承担他的经济问题。这样就行了。在他结婚之前都可以。”

“这些我会告诉他的。”

“至于你哥哥，我们能让华纳兄弟和他签个合同。只要签了合同我们就能办签证了。”

“华纳兄弟同意和他签合同吗？”

“《蓝色天使》是不是你哥哥写的？”

“他是写过那部小说，后来改编成了电影。”

“这样的话，华纳兄弟就会把他视为资产。至少能签一年。”

“你确定这能行？”

“我何时对你言而无信？”

她抱起胳膊，满意地笑了。

“现在和我一起去客厅里喝杯咖啡吧。”

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坐在他身边。簿子放在腿上。

“我知道你想要支票。每个人来这儿都想要支票。是给谁的？”

“有许多作家需要帮助。”

“我能开一张支票把他们全部囊括在内。我会写你的名字，你可以发给最需要的人。”

“有些人处境十分危险。”

“这次就别再提其他要求了。晚些支票会送到你房间。”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新年时，我认为你应该举行巡回演讲。我可以为你联系，但关键一点是你不能呼吁当局对德宣战。这件事你不能做。美国没有参战。你可以谈任何你想谈的事，但总统不希望你煽动民众。他要赢得明年的选举。因此他希望你在美国参战这件事上保持沉默。”

“总统？你怎么知道这个？”

“尤金和我都认识他。这就是他的想法。另外，我再次请求你提醒你的女儿也注意这点。这里的人把我与你联系在一起，她每说一句话，我就受到指责。她真能说！她是个大话痨。”

“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有没有见过她的那个丈夫？”

“她现在在纽约。”

“纽约是一切麻烦之源。我的丈夫经常这么说。这里的人不喜欢你女儿的兄弟，但更不喜欢你的女儿。”

“他俩都意志坚定。”

阿格尼丝恼怒地叹了口气。

“我想他俩已经表明了这点。”

她喝了一口咖啡。

“那么就这么定了？”她问。

托马斯在伊丽莎白十一月的婚礼上表现得无懈可击。在普林斯顿校区教堂里，在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面前，他握了博尔杰塞的手，吻了新娘。

唯一令他不快的是奥登。他为婚礼写了一首托马斯感到费解的诗，然后在仪式过后，当他和托马斯步行回斯托克顿街时，发现克劳斯走在他们前面，便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儿子是一种尴尬。就好比你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了真人。你知道，我很喜欢克劳斯，可是有些人叫他低级的克劳斯，这也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托马斯不太确定他此言何意，但当日后来他就避开了奥登。

卡提娅警告过埃丽卡，要对伊丽莎白友好，别说出任何能引起丁点儿不快的话。埃丽卡对她的父母说，她有个朋友在纽约看到伊丽莎白和一个男人一起吃饭，这个朋友以为那是她的未婚夫。

“摆了很多蜡烛，两人窃窃私语，气氛浪漫，”埃丽卡说，“直到我朋友走过去祝贺他们，才发现此人是赫尔曼·布洛赫。他们被瞧见在一起，变得很不高兴。伊丽莎白显然是喜欢年长的移民作家。如果她一直和其中的佼佼者——她的父亲——待在家里，我们就能免除很多麻烦。”

“她当时在和博尔杰塞谈恋爱，”卡提娅说，“这是确切无疑的。你的朋友肯定弄错了。”

圣诞节前，托马斯要求把伊丽莎白和她丈夫安排到阁楼间去住，免得他会在自己卧室外的走廊上碰到博尔杰塞。

第一天早晨，他躺在床上听到博尔杰塞在楼上的房间里清嗓子、咳嗽，然后听到开水龙头的声音。他发觉安排给这对新婚夫妇的房间，刚巧是他头顶的那间。刚开始只是水龙头的声音，但接着毫无疑问是一个男人在马桶里小便，这响亮的声音持续了好一会儿，透过天花板传入他耳中。

想到博尔杰塞解手的样子，他感到恶心。即便在冲马桶的声音过后，博尔杰塞穿着睡衣站着小便的形象还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想，他自己的儿子们在浴室里总是谨慎小心。而这个意大利人似乎恨不得别人注意到他。

他们住在家里的第二天，当托马斯在书房里时，博尔杰塞敲门进来说想与托马斯小聊片刻，还说他百无聊赖，因为女人都去购物了。他问托马斯要不要来杯茶。托马斯思考自己该怎么办。

在午餐前四小时中，他在书房中完全不受打扰地回顾了三十五年的岁月。如今此人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再次问他要不要茶，还随口问他小说是否按计划进行，仿佛托马斯的写作能从这种诘问中获益似的。托马斯一个问题都没回答，于是博尔杰塞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开始翻看起来。

“你觉得法国会有什么？”博尔杰塞问他。

“我不知道。”托马斯几乎头也没抬地说。

“我觉得德国人会等到春天或夏初再进攻。但一定会进攻。记住我这句话。他们一定会侵略。而且会攻进去。”

托马斯猛地抬眼看他。

“谁告诉你这个的？”

“这是我的感觉，”博尔杰塞说，“但我肯定我是对的。”

托马斯盯着博尔杰塞，突然想到伊丽莎白现在应该已经很厌烦他了。他希望她和她母亲还有埃丽卡此刻能购物回来，把这个老家伙迅速从他书房逐出去，并且告知他永远不要再进来。

圣诞夜，餐桌已经摆好，他听到埃丽卡在门厅里大声和克劳斯打电话。

“你现在就去佩恩站，赶下一班车。我会在普林斯顿站等你。不，是下一班车！我不管你你现在和谁在一起。你可以错过晚餐，但拆礼物时你必须在。我为你买了礼物。我说过我会这么做的。礼物都包好了。你不必担心。克劳斯，我说你现在就去！”

片刻后电话铃响，他听到埃丽卡再次告诉克劳斯，她会在车站等他，他不必担心错过晚餐。

晚餐时间到了，一家人都准备好了，房子里静悄悄的，香味从厨房飘进各个房间。托马斯快到客厅时听到有人在里面走动。卡提娅正背对着他站在圣诞树前。她轻轻地布置各种装饰品，弯下腰把树下成堆的礼物摆放整齐。她没觉察他正在看她。他知道这个消息令她欣慰：克劳斯会在晚餐后来，然后和他们一起待到次日。

他想清一清嗓子，或者弄出一点声音，但他还是离开了，他回到了书房，等别人来叫他吃饭。他想，卡提娅这样独自待着会更满足。他会等到深夜再和她聊天。他会

拿出藏在冰箱里的上好的香槟。他希望当夜晚将尽，其他人都去睡觉时，他俩会静悄悄地相对举杯。

本文经群岛图书授权，摘自将于年内出版的《魔术师》。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作家。自 1990 年出版首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文学评论集和散文集。《黑水灯塔船》《大师》《马利亚的自白》都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 2006 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文学奖。《布鲁克林》获 2009 年度英国科斯图最佳小说奖。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魔术师》于 2021 年 9 月出版。

#### 先睹为快

这里是尚未上市的新书。我们选摘部分章节，但一本书是不可割裂的领土，希望这些章节能引领你们读完全书。



## 非虚构

# 小李在水果店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一家开了 20 多年的水果店和它的新店主。

## 01

一个戴着呢子礼帽的男人坐在水果店门口的小方凳上，手肘支在膝盖上看手机。巨鹿路上三三两两的人从他的腿边手边走过。女生的裙摆几乎拂到他的脸庞。八点，天色已经完全暗了。

水果店里一个女生坐着，两个女生站着，围着一张白色的铁圆桌。水果货箱堆在墙边，每一个里面都悬着小灯泡，一半货箱堆着水果，一半放着精酿。满屋的招贴画和海报，还有挂在空中供人翻阅的独立杂志。暗号一样的图案和词语昭示着最近发生的公共事件或者主题活动：丰县。女性。乌克兰。Poor United. Have Fun. 水果刺青。相亲。同样垂下来的还有粗绒线一样的彩色编织绳编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网兜，里面兜着倒是真的水果。

3月12日这天晚上即将进行的是一个拼贴活动。主题是反暴力。既反乌克兰战争这样的暴力，也反网络舆论暴力。不过我要到主持人开口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主题，小李跟我说，星期六晚上八点有活动，你来不来？来的。公众号也言简意赅，拼贴活动，欢迎大家参加。

活动无需报名。一个瘦脸的姑娘，还有一个鹅蛋脸的姑娘做主持。她们买来的杂志和报纸散放在小圆桌上，旁边是双面胶带和五颜六色的儿童剪刀。桌子中央摆着鹅蛋脸姑娘从家乡带来的特产点心，她用一张纸垫着，像是苏式月饼一样的酥皮点心落落掉在纸面上。她招呼大家吃饼。

报纸是《环球时报》。鹅蛋脸姑娘说她是从上海唯一一个报刊亭那里买到的。

“你是怎么找到它的？”

“小红书上说的。它我就坐公交车去了。”

“在哪里？”

“在虹口。吴淞路那边。一个邮电局门口。老板也说自己是最后一家了。”

“大家”一开始只有三个人。坐在水果箱上一言不发的女生，我，还有门口呢子礼帽男士，他一直撑着手肘看手机，荧蓝色的屏幕光反射在他的脸上。店主小李打印材料还没回来。在巨富长里找酒喝的人在马路上驻足或游荡。白天在长乐村里做手冲咖啡的卷哥搂着一个姑娘走过，用一个很老派的姿势。一个陪着女生来的男生有点局促，说自己先点一杯酒在门口看一看。

参与者陆陆续续加入。水果店里的椅子越来越少，三个人挤在水果箱拼成的长凳上，四个人坐在桌前。桌面上的纸盖住了酥皮点心，接着又撞碎了，鹅蛋脸姑娘把它们拢起来，收拾到一边。瘦脸的姑娘自我介绍，用油笔很用力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手上。她是个左撇子。接着她介绍活动的过程：这一天晚上我们需要认识彼此，看两段乌克兰 MV、拼贴活动，介绍自己的作品，说一说自己会如何回应组织者打印在纸面上的网络暴力语言。支付活动的费用。再见。

所有人都很安静。从自我介绍开始，水果店就被一种大学社团的氛围笼罩着。就是那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波澜，其实内心想法翻滚的安静。这种安静构成了某种仪式感，带着精英主义式的虔诚。就好像在一个主要是让人轻轻松松找点乐子的街区里大家心照不宣地守护一项秘密仪式。和平。宽容。人类彼此的爱。尤其是当乌克兰 MV 放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按了什么开关，一个投影仪幕布从天花板上缓缓降下，高度刚好在小李原本睡觉的阁楼和下面调鸡尾酒的吧台之间。反战和人类命运的同理心让气氛肃穆起来。没有人说话。有人小声地叹息。

小李的合伙人 Seez 偶尔钻进幕布下面，调几杯酒递给门口下单的人。

煤渣一样黑的土地里挖出来一个女人的脸，头发剃至青色头皮，另一个女人走过了拿一块不知颜色的湿布擦拭她的脸，先擦眼睛，再擦脸颊，额头，下巴。她把光头的女子抱在怀里。

悲伤高亢的乌克兰歌声在小水果店里回荡，路过的人以为有娱乐片播放，驻足片刻之后莫名离去。我偏头看看水果店后面的走道。全身只穿着鲜红内裤的爷叔在水池前刷牙。

乌克兰导演的歌词被打印在 A4 纸上，和《环球时报》、《三联生活周刊》还有后面的参与者带来的彩色时尚杂志一起变成了拼贴的材料。拼贴的规则是这样的，随便在什么质地的纸上粘贴随便什么含义的词语、图像和符号。最后的主题是我们对于战争本身的感受以及态度。

瘦脸的姑娘以前做过一阵子媒体，后来因为政治抑郁变成了一个艺术从业者。她说话带着台湾腔，有嗲嗲的尾音，以温柔的声线说：“大家一定在网上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言论，有一些言论会让你觉得‘操他妈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操他妈的’言论打印在纸上。我们做完拼贴之后，可以来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你们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我看了看纸上，“操他妈的”言论中有一条是，“俄罗斯方块和乌克兰姑娘我应该选哪一个？”

剪刀、胶带、报纸、杂志很快在所有人手里起起落落。小李进进出出，他长手长脚，头发蓬乱如茅草，沉默不言。不时有报纸或者纸片掉在地上，弯腰去捡总是会撞到什么人的腿、包或者水果箱。这个不足 8 平米的店挤了多达 10 个人。窝一小时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块正在泡发的海绵。水果店楼上的爷叔要出街，腿脚绕过坐着站着的各种人和物件，忍不住说一句，册那，噶许多人，路啊不好走了！小李笑笑，沉默不言。

有晚饭后遛弯的老阿姨结伴经过水果店，看到里面埋头苦干的社团，对话如下：

“在组撒？做手工啊？”

“撒手工啊，我帮侬港，这个叫做 DIY！”

“哦这不是小李伊拉儿子嘛。这么长了，侬有多少高？一米八有伐？”

小李笑笑，还是沉默不言。沉默不言的小李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斜靠在通往阁楼的小楼梯上，看大家讲解自己的拼贴作品。和所有社团一样，每一次讲解完团队都会友好鼓掌。主持人给作品拍照。说活动结束之后会在微信群里发给大家。

每个人都将着自己对战争和暴力的看法。虽然无需预约也没有审核，今天晚上在座的都是清一色的自由派。支持女性权益，反对践踏弱势群体利益。用经过学术训练的口吻探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一位参与的女生谈到自己之前曾经参与过上海另一个类似的活动，是一群男人组织的“女性写作训练营”，她翻了一个白眼。那个陪女伴来的不好意思的男士，此时已经忘却不好意思，侃侃而谈：“其实女性总体来说还是特别容易被冒犯。我身边的女性都特别优秀，比如今天和我来的这一位，”他做了一个介绍的手势，“但是女性的成长过程有太多会被……”

参与过写作营的女生不以为然地扁了一下嘴，没有说话。

最后呢子礼帽男士站起来——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从北京搬到上海，目前没有全职工作，但是有一个对记录社会现实炽烈的灵魂——手里拿着自己的作品。报纸上有两个按照轮廓剪下来的裸露的人：一个用手掩住额头的男人，一个闭着眼睛仿佛在裸体海滩徜徉的女人。他们的上半身（男人更短一点，大约只到脖子以下）都被同样的两组纸片遮住了：HAIR PEACE、BED PEACE。

导演一边解说自己的设计意图，一边掀开了纸片。“自由平等”和乳头一起出现的时候，这个简洁有力的表达让所有参与者“哇”了出来。

小李飞快地做出评价，这是他当天晚上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一句和这个活动有关系的话。

他说，“我操！”

## 02

小李原本有个设想，就是像广州社团“上阳台”一样，找到足够多的“业主”，一起来做这个水果店。

上阳台的模式是这样的，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人共同租下一个空间，然后分摊成本，不同背景的人给这个空间带来不同的活动或者项目。

小李的设想是这样的，他不需要那么多人，七个就可以了。因为一周七天，这个数目的人刚好可以每人负责看店一天，其他时间自由支配，同时，成本也需要负担七分之一。

事实上小李只有两个“业主”，按照他不喜欢的资本的说法，“合伙人”。一个是拼贴活动那天晚上做饮料的 Seez，一个始终把脸藏在鸭舌帽下的秀气女生。没有人点单的时候就靠在店门口看手机。她是一个插画师。

还有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从来不来看店，只出三分之一成本钱。

他们三个人共同努力希望把合作者扩展到七个，没有成功。

于是一三五七小李负责看店，二四六 Seez 负责看店。看店的主要内容是卖水果、卖鸡尾酒、卖新疆手工冰激凌、卖果汁或者奶昔。

“平时一天，比如说做拼贴活动那天晚上，可以卖出去 20 来杯饮料吗？”

“一个晚上哪有二十多杯！二十多那就行了！”小李大叫。

白天小李也没什么生意。因为转型做酒水，只有最不愿意改变日常习惯的邻居才会来买水果，而在这个酒吧扎堆的街区里，真正的生意要从晚饭之后才开始。



小李水果店二十年来一直叫小李水果店。只不过在 2021 年 8 月，店主从上一代小李换成了新一代小李。上一代小李，也就是新一代小李的爸爸老李，依然被周围邻居叫做小李。比如那天晚上认为大家在 DIY 的阿姨。

上一代小李活跃在巨鹿路周边，生意在这里，人脉也在那里。

新一代小李活跃在微信群组和 Instagram 里，一个叫做“小李水果店”的 ID 扮演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亚文化青年形象。这个 ID 背后是水果店转型以来历次活动积累的参与者。一个最终加入微信群的女生跟所有人这样打招呼：我朋友告诉我有个地方叫小李水果店，我说我知道 Ins 上的那个，没想到真的是同一个！

我和小李坐在马路旁聊天的时候，小李的妈妈程女士从水果店里间的窄道里走出来，身材苗条，风姿绰约。她走过来抓了抓小李的头，你看你这个头发！

小李全名李程。他把自己的微信拆开来写。李，禾，呈。

程女士和小李的爸爸肩并肩沿着巨鹿路往静安寺的方向走去了。就像两个逛街的人。

程女士在说起自己往事的时候，第一件说出来的就是她自己单枪匹马在家里生下了小李。

安徽阜阳的一间茅草屋里，程女士她的婆婆给她喝了一点糖水。几个小时后她自己在床上把小李生下来。自己剪了脐带包好。然后卫生所的医生到了，给小李打了疫苗。收了 100 块钱。走了。

这是 1999 年 12 月发生的事情。2022 年程女士叙述这些的时候仿佛在说一个连续剧的剧情概要。

我一开始觉得程女士是出于自信才敢这么做。

“小李说他有个哥哥。所以你是有经验了才自己在家生的吗？”

“没有，小李的哥哥不是我生的。小李是第一个。”

程女士和小李的爸爸认识的过程充满了语焉不详的随机感。比如说问到老李是哪年的，答复说我婆婆也记不得了。只能估算两个人差不多大。

像很多安徽人一样，老李来上海找出路，最开始住在吴中路。然后他很快出现在巨鹿路上，一开始是在转角襄阳北路上卖鱼，“晚上就睡在装鱼的箱子上，氧气泵嗡嗡地”。他因此认识了“巨富长”，开始在这里推着三轮车卖鸡蛋卷。

是鸡蛋卷而不是蛋饼这个事实，也是程女士告诉我的，在小李的说法里，依然是蛋饼。程女士解释老李为什么会从“蛋饼”转向水果：“那些东西香精太重，不好吃，生意不好。”

“蛋饼为什么香精太重？”

“是蛋卷，不是蛋饼，脆脆的那种鸡蛋卷。”

老李三轮车里的商品很快从鸡蛋卷换成了香蕉。那时候水果店不多，一车香蕉，后来又是一车西瓜，或者别的什么都卖得很快。于是他在大兴里的弄堂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继续推着三轮车卖水果。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常光顾的对街洗衣店老板娘说自己觉得人生苦累，想把店铺转让出去。略一斟酌之后，程女士就劝老李把房子租下来。沿街市口好，也不用成天被城管追着跑。租金虽然看着吓人，但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做得下来呢？

于是一家三口就搬到了洗衣店的阁楼里住。如果说水果店的大小差不多是 10 平米的话，阁楼大约是 4-5 平米。如果现在你站在水果店里，一眼就能看到小楼梯上的那半层。那天做活动的时候，放乌克兰 MV 的幕布就从这半层上缓缓落下。它看上去不会比一个单人露营帐篷大多少。

小李的童年就在巨鹿路上展开。他真正意义上的家其实非常大，从襄阳北路路口到自己家小店这条马路，日常的玩耍就在这里。小学则需要穿过大兴里，去上延安路上的陈鹤琴小学。他对读书不感兴趣，成绩不好，数学老师下班经过小李水果店门口的时候总要进去“说两句”，随后小李就会挨上一顿揍。小李因此学会跟踪，眼

看数学老师进家门，自己马上溜去别的地方先躲一阵。

同学出去玩的时候，他得帮爸爸送货，有时候地方很远，需要骑电瓶车坐轮渡到浦东。小李爸爸每天两三点就起床去进货，从巨鹿路开到漕宝路甚至奉贤，上午出发下午到家，有时候甚至下午也不一定回来。小李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外地人，被同学看不起，长大了这种感觉反倒消失了。他目睹这条路上的人来来去去，觉得“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有钱的没钱的，城管和要饭的，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事情都会碰到，想想蛮好玩的”。

他们始终没有买房，房价一直是他们觉得高不可攀的东西。在阁楼住了没多久之后，他们在水果店后面租了一间小房子，面积和阁楼差不多，层高略高一些。小李的爸妈睡在床上，小李睡地板。后来小李长大了，小房间变成了小李的卧室，小李爸妈睡阁楼。

三个人就这样一直住到了 2021 年，这一年小李认识了女朋友，搬去了女朋友家住。

### 03

如果没有认识 Seez，小李水果店不会开始卖新疆手工冰淇淋。

关于手工冰淇淋，这个街区一般叫做 gelato，也就是意大利语里的冰淇淋的意思，用一个蛋卷或者浓缩咖啡杯大小的纸杯作容器，一个小球的售价大约是 30-35 元。购买 gelato 的女士一般也会知道叫做瑰夏的咖啡豆，和叫做夏苏卡的番茄烩杂菜，这些在巨鹿路往西走到十字路口左拐全都会成群出现。那里一段的富民路被叫做 Brunch 一条街。

说远了。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一个很欧式的背景里，新疆手工冰淇淋的出现显得异域而清新。尤其是这几个字最早出现在一块原木色的木板上，用很田园的描金字体欢快地宣告这里有新疆手工冰淇淋出售。非常旅游区的感觉。

当时小李水果店依然主营水果。某个盛夏中午，我们走进店里，问冰淇淋怎么卖。

现在想来应该是程女士的老板娘说，晚上才有。晚上我儿子的朋友会拿来卖。

晚上冰淇淋渴望已然消散，和小李水果店的第一次缘分就此结束。

后来我问小李那块田园木牌为何不再拿出来使用，小李说：“我们把木牌靠在路边的树下。清洁工把它当作垃圾收走了。”



第二次注意到小李水果店是因为海报。

此时的水果店已经让人需要倒退几步走到马路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原来的店，或者想一想原来的店长什么样子。这里一看就有年轻人折腾过，白色的玻璃折叠门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自制海报和招贴画，里面是散落的欧式水果筐，可以错层叠在一起的那种。

海报野性。一个女性正在自慰的抽象漫画。

过几天去看，出现了一份相亲告示。里面有名有姓有描述。格式像极了人民公园相亲角。

再过几天去看，出现了一组徽章，上面写着“丰县”，“吃人”。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我按照门上的二维码关注了“小李水果店”的公众号，留言希望可以聊一聊，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

后来（大约半年以后）我们终于吃到了冰淇淋。这一次它被写在了牛皮纸上，和名字古怪的鸡尾酒们（比如梵梵梵酸）排成一列。

折叠门敞开着。海报和水果乱七八糟地占满店里的空间。店里空无一人。

我们呼唤老板，从里屋传来遥远的应答声。只有应答声而没有人。后来人终于出现，穿着酒红色秋衣一样的 T 恤，很瘦的中年男人，板寸头。报上需求说要买冰淇淋，又想借着买冰淇淋的机会打听一下这个神秘而无主题的水果店到底谁是老板，老板到底是做什么的。

当时老李，或者你也可以像周围阿姨爷叔一样叫他小李，但总之是和如今风华正茂的小李一样沉默寡言的男子，一边背对着我，在光线暗淡的冷柜里用力挖着冰淇淋，一边用极低的声音回答了什么。

我一句话也没听清。

接过满满一杯冰淇淋，奶黄色，就像小时候牛奶煮沸后表面奶皮凝结的颜色。15 元。

“很好吃的。”这回我听清了。老一代小李的声音轻飘飘的，像柳絮一样。后来我听小李说话，觉得父子俩之间的基因复制真是难以言喻的神秘。  
一样轻飘飘的声音，一样羞涩的笑容，一样沉默寡言。

#### 04

小李高中毕业去年了职校，学的是计算机网络。他对这个专业既无概念也无兴趣。这个选择来自于他的舅舅，也就是程女士的弟弟。

舅舅在上海有个工程队，负责承包各种大楼网络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他借此让村里不少亲戚得以去江苏和上海之类的地方工作，其中就有小李同父异母的哥哥，还有本来就在上海的小李。职校毕业的小李接受了培训，见到了“跟科幻电影里的大机器一样的大型服务器”，然后工作了两年。

这两年只让小李明确了一件事：他无法在这份工作里找到任何意义。

于是他成了一名简餐馆的服务员，就在襄阳北路拐角处的 egg，从家里出发走路大约需要一分钟。

egg 只有一个很小很暗的门面，即便马路上阳光明媚，餐厅里面灯光全开，你也只能看到里面模糊的人脸。一般来说这都是 Brunch 店的致命伤，但 egg 在这个街区长盛不衰，生意兴隆且长久，让人不摸不清其中的奥秘。

按照小李的说法，开得比较久本身就是一种优势。

小李很喜欢做点吃的，和食物在一起他觉得很开心。不过 egg 菜单上的那些东西有点太简单了，小李不明白面包上放点牛油果和鸡蛋为什么要六七十的售价。他觉得在这里给家里两分钟就能做出来的东西端盘子有点奇怪。

于是一年多以后他去了五原路一家叫做 Bird 的西餐厅做后厨，这次技术含量让他满意，但是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个月——房东涨价，餐厅老板无力打平营收，Bird 故业了。

这就是小李的全部履历了。他现在是一个滑板教练，给人打工但是工作时间灵活，教的对象既有成人也有小孩。

在说完自己的工作之后他随即加了一句：“其实滑板不需要人教……如果教的话这个东西会学得更快一些，但要看每个人怎么理解，我理解就是一个玩具，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运动项目，我理解是怎么开心怎么玩。”

小李总是试图在自己做的事情当中获得一些什么。并不是钱，而是某种切实的感受，这种感受能帮他抵抗那种压倒性的人生虚无感。

他从舅舅的网络设备安装公司里辞职，是因为虚无。他去餐厅打工，是因为他发现食物和做饭的过程可以让他感受到某种模糊的愉悦。他决定让水果店变成一个非主流水果店，是因为爱。

关于爱是这样的。

小李在 egg 打工时候认识了一个叫何悠的工友。何悠把小李带去了新车间，一个 maker studio。北京上海有一度打着这个被翻译为“创客空间”的旗号占了不少空厂房老园区，其实就是小型办公位租赁。但是“新车间”并不是噱头房地产商，而是更接近硅谷伦敦那种气质，真的有人在捣鼓什么，有真正的创造力在发生。

这群不为某个商业目的而搞点自由创造的人让小李印象深刻。他把新车间叫做“做手工的”，口气和老阿姨说拼贴倒是有那么一点像。“很有意思。”

小李的新世界就是从这里打开的。不同背景的人进入小李的生活，其中一个特别重要，一个昵称是“胖丁”的女生。

“认识我女朋友之前我感觉很虚无，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那种感觉。然后通过她，她平时就做一些灵性的事情，然后就跟我说一些关于爱的事情，我就感觉她给我打开一扇窗。”

“爱这些东西是直接说的吗？”

“没有直接说，推荐我看一些书，比如说《与神对话》，《爱的艺术》就是这些偏灵性一点的。……我那段时间就挺不好，我也听说她是一个很懂这方面的人，然后就问她该怎么样爱自己，到底人是不是可以真的爱自己，或者什么是爱，乱七八糟的这种。当时她就推荐我看这些书，然后自己从这上面学习，经过前一段时间，我感觉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但是没有落地的感觉。”

“什么没有落地？”

“就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但就像知道这个世界是由爱、由恐惧组成的，在生活中就觉得没有落地，没有做一些事的感觉。……现在我好多了，感觉就是以前太理想了，个人都有爱或者怎么样都是很好的、平等的，我就每天想应该爱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稍微抽离出来一点，这些东西还是在的，但还是需要回到现实一点。我就是慢慢自己发现了这些东西。”

“在遇到女朋友之前，就肯定有一个基础，对吧？”

“对，肯定有，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虚无，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赚钱没有意义，生活没有意义那种感觉。然后突然碰到这些东西，我就感觉世界上打开了一扇窗。我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爱这种东西。”

东亚人很难坦言的“爱”这个词，小李可以流畅而毫无芥蒂地反复讨论。就在我们探讨严肃的人生活题的时候，小李水果店隔壁五金店老板正在一只白色塑料桶里用电钻一般的工具搅拌水泥。某家的装修师傅似乎来此地补货，在开出 3 或 4 平米这么大量要求之后，作业轰鸣声响起，坐在马路边的我们只好提高了音量。偶尔轰鸣声停下，小李的“爱”就会很突兀地冒出来，他也不觉得尴尬。

小狗波波伏在他的脚下。这是小李捡回来的，2 岁的中华田园犬，和小李一样习惯在巨鹿路游荡。

聊天进行到一半，一个女生站在小李水果店门口，犹豫片刻就跨进去，很显然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但她很快看到了墙上的菜单，决定买一份果昔。

小李做果昔的时候她在店里四处打量，墙上各种宣言口号招贴画信息量太大了，又或者她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反正她看了又看，最后开口说：“老板你玩滑板啊？好酷哦。”小李笑笑，回到店门口的马路边坐着。女生端着果昔出来，拍拍波波的头：“哇老板，

你的金毛也好酷哦。”

#### 05

小李水果店 2.0 的出现需要以下几个契机：

- 1、在水果店还只是一家水果店的时候，何悠带着朋友们来玩，朋友们又介绍来更多朋友。
- 2、朋友们觉得在这里一起做点什么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 3、小李通过滑板认识了 Seez 和她的广告朋友，决定一起开一家店。
- 4、巨鹿路上的商业氛围已经转成了酒吧街，水果店的流水和利润都在不断降低。
- 5、与此同时房东提出了涨租，而老李和程女士认为靠水果维持新租金没有希望。
- 6、小李和朋友们决定试一试酒水这种利润率更高的生意。
- 7、邻居们都接受了楼下这个三不五时就有一堆年轻人聚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容忍了小李把原来的公共走道变成了店面的一部分。
- 8、一开始所有人都是想赚钱的，但是决定做得有意思一点。
- 9、没有人对“有意思”进行审查。

看上去最后一项才是 2.0 的灵魂原因。小李水果店对于朋友们对各种各样的活动提议案者不拒，唯一发生的可以称之为尴尬的活动，可能是 2022 年春节后的那次，“爱在小李水果店”。

那天的公众号更新蛮简单的。主要是一张举在胸前的启示照片，打印在 A4 之上，和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字体字号异曲同工。

#### “免费相亲活动

安全 真实 成功率高

绿色婚恋平台，以成功率为主，创办 20 年以来，让成千上万的单身人士走进了婚姻殿堂，为父母们解决了孩子成婚难的后顾之忧。

活动时间：2022 年 2 月 14 日 晚上 8 点

活动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 699 号小李水果店

然后下面有本次活动的具体内容：

吃点水果、玩点游戏、交些朋友、不限单身、不限性别、不限取向”

最后是漫画一副：躺在垫子上的波波。

当晚活动正常举行，只不过来的清一色都是女生。按照小李的观察，都是直女。相亲宣告失败。

其实在这个活动之前，女性之夜就已经发生了。

那应该是小李水果店的第七或者第八次活动，之前他们文过水果，换过旧衣，聚众划过 Tinder，但是第一次严肃的、和公共议题相关的活动，就是“女性之夜”。这个活动想必非常激烈，因为在第二天公众号发出一份学术措辞密集的说明，重申自己对于女性权益的若干看法。

想起来，水果店门口挂出女性自慰手绘海报，应该就在那会儿。

小李的父母其实还是这家水果店的运营者，他们变成了两个业务模块，小李负责做社群活动和酒水，而老李负责给一些以前的客户，比如城市酒店，提供水果配送服务。他和程女士喜欢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来，越多越好，至于是什么人来为什么来，他们不在意。

#### 06

小李是那种在地铁里滑滑板的青年。

他先对着屏幕笑一笑，表示自己要开始了。然后把滑板放在地上，自己趴了上去。这个视频寂静无声，如果恢复声音，此时应该响起关门的嘟嘟嘟提示音。因为下一秒钟小李就随着开车的惯性向车厢的另一头冲去，像一只失控的行李箱，最后侧翻在地，他哈哈大笑。

他还在地铁里（似乎独爱地铁）铺开野营睡垫，躺在了上面。

这些看起来有点行为艺术的事情，小李做起来似乎没什么挑衅意味，而更像是一种温和的玩闹式、甚至有点傻气的抗议。仿佛就是笑着对你说，这样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不呢？

#### 07

一张和这些类似、但是更具一点荒诞意味的照片在 4 月 1 日发在了“小李水果店”的微信群里。小李骑在他的踏板车上，旁边站着交警，地点就在巨鹿路襄阳北路路口。时间是 3 月 31 日下午。

在浦西接近封城的这几天，巨鹿路因为周边菜场关闭重回马路菜场生态。菜贩把批发来的蔬菜、猪肉和豆制品沿街摆放。城管也不见了。

我和程女士站在她几乎卖空的摊位前聊天。

突然一个人跑过来冲着程女士尖叫，快点快点，你老公在那边卖菜呢，快点把秤拿过去！

程女士抱起电子秤就跑，跑了几步又回来，把没卖完的青椒番茄带上。

老李用自己送水果的踏板车去漕河泾批发了蔬菜回来，战斗地点放在了人流更大的 10 米之外，也就是襄阳北路交叉口。许多菜贩已经往那里聚集。

我挑了生菜黄瓜和莴笋，想了想又添上了新的番茄。

小李一直在女朋友家没有回来。

隔天封城，小李的照片发上来了，他骑在爸爸的踏板车上，笑嘻嘻地和交警合影。还是地铁滑板、地铁野营垫上的那种笑容。

群里的人开玩笑说“小李要起义了”。胖丁发了一条说明证明这只是谣言：没戴头盔，罚款 50 元。

6月份的时候我骑车上班，在两边都是隔离栏的巨鹿路上遇到程女士。跳下车打招呼。

“小李还在苏州啊？”

“去云南了！”

解封之后小李把水果店还给了爸妈，不是那么爽快还的，他不甘心地拉锯过——也就是他在公众号里以卖冰激凌券的形式发起众筹，请求大家帮他渡过房租短缺难关的那一回——就算大家纷纷解囊，也只帮他争取到了一个月的时间。没想到5月底还是不行。没想到解封之后的6月也不太行。是的，我们都没想到，但又都没感到意外。

程女士重新整理了水果店。水果、常温牛奶和鸡蛋让这个地方重新回到了规矩、老实、所见即所得的状态。那些女权海报和莫名其妙的网兜、拼贴都不见了。Seez的手工冰激凌还在，支援过冰激凌券的人们可以去免费兑换。在6月大家都不知道店开不开的时候，一直有人在群里问，可以去吃吗，今天开门吗，已经营业了吗。

小李不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他很少在群里说话。

“你跟小李说说，让他不要评论什么社会问题！他每次打电话都要跟我说那些话！我都跟他说，你不要说了，我很爱国的！”程女士忧心忡忡。她为小儿子的心直口快感到担忧。她用一种爱的叛逆来镇压青春期的叛逆。

她又问了一遍那个之前就问过我的问题，“他们一起玩的，是不是都是好人？”

“都是！”我说。

程女士似乎放心了一点。我看了看小李的朋友圈，他发了条视频。女朋友胖丁和着不断撞响的钟声在吟唱着什么，闭着眼睛。

题图及文内图片由作者拍摄



杨櫻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片来自 [Steven HWG](#)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被遗忘于时空隧道的失智老人

唐咏 | 田野中国

或许，照护的真谛是真正意义上尊重被照护者尊严的一种行动。

进入失智研究领域，源自个人的生活经历。因为母亲曾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家属照顾者所面对的经济、心理和社会压力。母亲手术康复后，外公外婆迈入高龄。外婆患上失智症，从轻度逐渐发展到中度，在人生最后阶段，身体从逐步衰弱到临终，照顾老人给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冲撞。目前，中国失智老人已超过1300万，如何为此庞大的群体提供切实有效的照顾，已逐渐成为家庭和社会所关注的话题。现阶段，人们虽然意识到老龄化问题，但在家庭为本的中国社会，老人看护依旧难以从“私领域”轻易转换至“公领域”，众多失智老人家庭都只能默默承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照护压力。

在田野考察中，我先后接触了34对失智老人及其照顾者，发现了这个隐藏在正式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看到了数个形态各异的失智老人家庭，他/她们的生活仿佛一部纪录片呈现在我面前，拉开了各自的生命历程。

### 01

#### 我是谁？

对于严重的认知障碍老人而言，“我是谁”成了棘手的难题。他们已逐渐忘记自己的存在，“主体的我”和“客体的我”常混为一体，他或她会迷惑于所处的地理空间，困惑于所在的时间范畴，混乱于不相识的身边人，愤怒于所处的生活环境。他或她已无法正确回答：“我是谁？”因为脑中自觉或不自觉的一团混乱，已将他或她正常的生活秩序搅乱得一塌糊涂。

梁奶奶，是一位悲观派，中度失智。79岁，短发，小眼睛，陕西西安人，口持西北方言。她生活的地理空间，在退休后数年中，发生了数度变化。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她从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常年支边在西北的兰州气象局，扎根西北生活超过三十年。儿子在深圳成家立业后，她和老伴便离开支边数年的西北，来到深圳定居。

梁奶奶的丈夫刚退休，便因为中风而失去自理能力，老伴已于7年前去世，她曾经也是一位照顾生涯长达19年的“半职业照顾者”。老伴去世后，她个人健康情况也急剧恶化，认知功能逐渐衰退到异常严重的地步，甚至无法独自一人出门。伴随着失智症状的逐步发展，她渐渐丧失更多的认知能力，同时伴随社交退缩。她被家人送进深圳一家小型的民营养老院，相比市场中相对高端的养老院，它的价格比较亲民。事实上，这家养老院的特色并不突出，唯一能让家人接受的是相对低廉的价格。可机构却因为资质审核出现问题，而被迫重新选址。在选址过程中，养老

院管理者不得不将为数不多的入住老人短期迁入另一家具备资质的养老院短期入住。梁奶奶的居住环境从温暖的家到两个不同的养老院，三次的环境变动让她出现随时随地哭泣的情绪反应。住在养老院的她每天日至少哭两回，是护工眼中的“爱哭包”。她的情绪变化迅速，一般会在上午和下午大哭一场。导致痛哭的原因各异：思念去世的爸爸、妈妈、丈夫和小狗嘟嘟。

梁奶奶自我控制能力差，总喜欢在院内来回走动，特别喜欢哭，常常喜欢哭着喊爸爸、妈妈和女儿的名字。她经常会对着一面镜子大叫，“妈妈快出来吧，我们一起回家。”她喜欢照镜子，可能妈妈年老时的形象就是她现在镜中的模样，所以她总爱对着镜子喊妈妈。

在梁奶奶的生命叙述中，小狗嘟嘟已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物件，她每天的生活目标是不断游走并探寻小狗嘟嘟。熟悉生活场景中的方言和小狗嘟嘟，渐渐成为她的人生支撑。她经常性重复着：“我的嘟嘟不见了。它去哪里了？我想我的嘟嘟。”



梁奶奶和护工

与悲观派梁奶奶对比，另一位失智老人余奶奶则是乐天派。她中度失智，皮肤白皙，五官精致，82岁，是来自湖北的一位退休小学数学老师，每天快快乐乐，喜爱唱歌和跳舞。她喜爱穿漂亮而且颜色鲜艳的衣服，多数衣服都会绣上精致的图案。从细节处窥探，这是一位对外表极为重视的老人。

她特别爱笑，善于与人交往。她每次见到旁人，都会礼貌地三鞠躬，在养老院见到老年男性称呼爷爷，而见到老年女性则称呼奶奶。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你好，爷爷”或“你好，奶奶”，呈现文雅形象。

平日，她会和相交融治的老人们手牵着手，在养老院大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字正腔圆，但经常唱完一半歌曲，便因为忘词而自动续上另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的祖国》。伴随优美歌声，她会手舞足蹈，边唱边跳。外人如果不知道她过往职业，还真会误以为她是音乐而非数学老师。

失智的病症却让“乐天派”的她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她刚来养老院时，还清晰知道卫生间的方向，但随着时间流逝，她的认知状况愈发糟糕，她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比如：方向感、独立饮食、大小便。慢慢地，她需要旁人喂饭，且经常性大小便失禁，数次弄脏衣裤已成为生活常态。如果不将失智与她联结，或许周围的人们真难以想象她年轻时的俊俏模样吧？

时间对悲观派梁奶奶和乐天派余奶奶是公平的，当他们成为病人后，脑中完整的拼图被拆分，或被肢解，原有桥梁被截断，或被扭转。拼图成为七零八落的模样，这让规律化的生活仿佛被迫置身于悬崖边上，而周围人的模样也将渐渐模糊。

### 02

#### 一心向佛却跌落谷底的失智者

王哥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退休后，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人士，喜欢和朋友四处旅行，特别爱去藏区参加放生活动，仿佛通过放生，她的生命也得到了新的洗礼而获得重生。

55岁那年，她重返四川甘孜州色达县的藏区，去程顺利，回程却凶险。她的身体在常年高盐高脂的饮食习惯下，早已发生悄然变化。但虔诚的她并不知道，那年的藏区行会改变整个人生轨迹，让她自由的身躯再无法重获新生，反而永久性被疾病所困。藏区气候变化快，她的身体在高强度行程安排中出现异常，突发脑溢血而持续昏迷。但同去的放生友人，并不了解这是急性脑溢血还是高原反应引起的普通反应？同行者缺乏科学医疗知识，耽误了她的身体救治。

几日后，同行者发现她依旧昏迷不醒，状态不佳，才意识到情况危机，联系了老人的儿子王哥，当王哥历经周折，抵达甘孜藏区，见到昏迷不醒的母亲，她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因为发病地位于高原地带，海拔较高，将老人从山上运送下来，颇费周折。藏区部分道路不通汽车，老人几乎是被人力直接用担架从高山处运送下山。

在成都华西医院紧急抢救的日子中，医生已数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且告知王哥和家人，老人即便被抢救，也将面临终身瘫痪。医生说这是二十年来见过最严重的病人，认为她难以存活一年，岂料老人的个人意志力强大，老人目前已带病生存15年时间，也可谓一个生命奇迹。

当年的王哥并未放弃老人，他和哥哥在成都停留接近一个月，待老人病情稳定后，带她从四川回到湖北老家。脑溢血造成不可逆的脑部永久损伤，老人身体每况愈下，仅剩几岁孩童智商。而15年就诊之路，更让家人的生活永远看不到尽头。在治疗过程中，家人的等待和沮丧在翻倍。陷入照顾困境15年的王哥，从早期天崩地裂的感觉，到后期日复一日的重复感，他对疾痛有更深刻的体验。

漫长的 15 年，带着失智老人兜兜转转，从四川到湖北，又从湖北到深圳。至今，老人住在深圳住建局开发的公租房社区，它与市场地商业性公寓住宅有类似之处。房屋设计者为最大效益利用土地面积，将每层的房屋户数设置众多。在公租房社区外，不断传来附近高铁呼啸而过的聲音，提示着该小区位于深圳高铁站附近。老人所谓的“家”位于昏暗而长长的走廊尽头，在走廊的一头，远远就能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打瞌睡的老太太。走廊对面是两栋高层建筑，繁华街道，车水马龙，灯光四射。老人垂着头，坐在轮椅上，对外界无丝毫反应。

我第一次在深圳见到如此脏乱差的房间，房屋面积约 30 平米，房间放置一张高低床和行军床，卫生间狭窄（马桶被人工改造，适宜老人使用），灶台油腻无比（单人灶上的炒锅放置着凉水和几片孤零零的白菜叶），阳台上老人洗过的衣物乱搭，饭桌上堆满电饭锅、饭碗、汤碗（碗里还有些中午残余的食物，不知是否要留在晚上继续食用），高低床上的被子乱铺，而地上则扔满了老人的睡衣、内衣、裤子、被子（老人喜欢乱扔衣物），此房间用杯盘狼藉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长达 15 年的照顾经历，已令王哥麻木不仁，戒备旁人眼光。虽在房间，他依旧用口罩将脸捂得严严实实。夏天气温高，他的脑门充斥汗水。讲话途中，他偶尔会摘下口罩简单擦拭汗滴。大概因为长期的照顾压力，摘下口罩的他面容沧桑，疲惫不堪。王哥一直强调，作为照顾者，不得不承认照顾者的生活都普遍存在痛苦，但是个人心态要好。如果作为照顾者，总抱怨也无用。王哥抱怨数年，但最终认命，即这是他命运中必须要承受的。如果他不愿意受苦，别人就需要受苦。对待老人，既需要孝顺，又需科学孝顺。

因为老人文化程度低，不了解科学的养生手段，如果她早知道高血压与高原反应之间的关系，恐怕不会在未满 60 岁就出现严重中风情形，生活质量会远高于现在。但他也承认自己已资源耗尽，无法继续承受沉重的照顾负荷。社会不公平，但他认为人们不能只关注光鲜的成功者，而放弃像他母亲这样的失败者，让其自生自灭。

55 岁开始丧失自我照顾能力，历经 15 年，失语、失能并失智的老人跌跌撞撞活到 70 岁。老人最喜欢看灯，不论在深圳还是老家，每天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坐在房门走廊上，看马路对面流光溢彩的灯光。



王哥母亲房间



看了几个小时红路灯后王哥母亲挪动位置

当代医学手段导致越来越多的治愈，阻止个体衰老的进程，修复了老年人晚年生命中有缺陷的身体系统，并无限期地拖延了死亡。失智老人正经历着这种看似不人道的张力：一方面用医学手段自我延长生命；另一方面又渴望真正意义实现有尊严的死亡。

老龄社会的成员越来越希望长寿和晚年健康，这给医学带来了压力，迫使它解决更多难题，老龄社会，人们总期盼拥有美好而健康的晚年生活。高超的治疗手段延长了老人的生命。但当失智老人生活中只剩下吃饭、睡觉和看灯而苟延残喘地活着，是否是默认的生命选择呢？

### 03

#### 跳舞的小丑

55 岁的邢姐，未婚独居，相貌清秀，言谈举止得体，是一位微电子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她的家居环境干净整齐，是一位气质高雅的知识女性。

父母的婚姻生活压抑，她妈妈认为自己婚姻不幸，或许因为她对婚姻幸福太渴望，而爸爸的行为方式，总不能令她满意。他们虽未离婚，但退休后常年分居，各自在长沙和深圳生活。妈妈与邢姐共同生活，爸爸因为在化工行业学术领域有较大贡献，退休后依旧奔忙在不同的科研项目中。父母不幸福的婚姻，让邢姐的感情生活也蒙上阴影，选择独居生活。

邢爷爷曾是优秀的大学教授，专攻化学。他 86 岁之前按照正常的生活轨迹行进着。退而不休，在他身上高度体现。他四处奔波讲学，曾在北京科研机构持续发挥余热，呈现老年科技工作者独立工作的本色。化学公式，仿佛印刻在老人的脑海中，不曾忘记，信手拈来。

55 岁的女儿虽对他奇怪的性格秉性有所抱怨，但依旧高度称赞他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爸爸这一辈子，抛却生活细枝末节，曾为社会做出极大贡献，在这点我非常佩服他。特别近几年，我慢慢整理他的科研资料，更让我强化上述评价。”

时光机仿佛给老人开了大大的玩笑，邢爷爷被确诊为血管型阿尔茨海默症。“爸爸清醒时总说，眼前仿佛站着一个让人讨厌的小丑，他在跳舞，他在生活中不断捣乱”。老人眼中的“小丑是什么？”或许，只有他才能感受偶尔清醒和时常混沌的生活是如何痛苦，犯病的他不知身处何处。他害怕独处，缺失方向。

“久病成医”是对邢姐最客观的描述，或许因为她血液中流淌着理工科学生的缜密性，又或许因为她常年独居养成独立思考方式？邢爷爷生病后，她认真细致地学习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各项知识，并详细对照爸爸病情。

她举例：老人摔倒，直立下降，头部点地，只有眉骨受伤；老人发病时，特别害怕独处，会四处找人。而上述这些症状表现都与阿尔兹海默症高度吻合，老人在医院神经内科的确诊更印证了她的个人猜测。

对于父亲患病的过程，邢姐的个人感受异常矛盾，“医生在判断我父亲身体状况时，直接告诉我，他的预期寿命会比较长，但他可能面临老年痴呆症的问题。当时我并不了解老年痴呆症，一直以为这只是人傻而已，并没其它影响，也未真正意识老年痴呆症的可怕。因为我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如果傻了，不会说话岂不是对大家更好？当他身体健康时，经常会因为一言不合，就与我和妈妈争吵。”

邢姐因为与父亲常年关系不和，反而希望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但却并未料到此病的凶险与照顾的艰辛。俗话说，73 岁和 84 岁是很重要的人生坎，老人度过 84 后，容易出现身体的问题。老人 85 岁，邢姐建议他不要外出喝白酒。那时候，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比如耳背。

之后邢姐从医生那儿了解到，阿尔兹海默症的第一现象是耳朵听不清以及注意力不集中。渐渐的，老人和邢姐说话时表现得心不在焉，甚至都愿意去碰平日最爱玩的电脑游戏。老人发病时的表现也非常奇怪，某日他突然摔跤，只摔倒了眉骨，导致眉骨裂伤，但全身未有一点儿伤。医生说，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发。因为当老人身体瞬间扭转时，颈部血管突然压缩，脑供血供不上去，晕眩让他直接往下摔倒，会碰到眉骨。

邢爷爷第一次发病的现场在北京，他在北京与朋友一起喝酒而出现身体问题，朋友们通知邢姐去北京。邢姐看到他个人状态变得很差，以最快速度带他返回深圳。他的病情不断加重，甚至出现情绪狂躁，不配合医院任何检查，出现的暴力行为导致没有任何一家深圳医院愿意收治他。

最终，制服老人狂躁情绪的是深圳本地的精神病医院。在精神病医院治疗的特殊经历，不但让老人失去尊严而难堪，同时也令邢姐心痛且无奈。邢姐面带尴尬和不适回忆两年前在精神病医院就医的经历。

康宁医院对老人是致命的打击，但也只有这儿才能救命，因为老人不配合常规医院的治疗。去康宁医院后，家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被四个保安反身按住，摁到他没力气叫，然后把他翻过来，全脚绑着。仿佛制压一位罪犯，直到他不再吼叫和狂躁。这些场景让家属当场看，异常残忍。

邢姐说那场景我真的是这辈子也忘不了，就如同扎在心里的一颗刺。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们家属又能怎样？我们无可奈何，惟有离开。这次治疗对他精神层面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但这终于让他恢复了情绪的平静。”

邢爷爷的血管型阿尔兹海默症发作，在康宁医院经过救治后，返回家中不小心又摔一跤。他拼命告诉女儿，自己回家非常开心。但敏感的邢姐感觉到老人的内心是愤怒而懊恼的，因为高知分子的老人，对于自身有较高的要求，渴望独立而有自尊的生活。但医院的治疗，似乎并未缓解他的疾病，反而让他渐渐向依赖性的生活滑落过去。他表面上强装微笑，假装开心。

观察力细致的女儿认为，他的开心完全是为了对外界，并非发自内心的情绪反应。果不其然，邢爷爷描述了个体在患病后的直观心理体验，那是一种自我的人格割裂状态。他的内心仿佛变成了两个人，他自己孤独地站在透明的屏风后面，而屏风前面却站着一个令人讨厌的小丑。小丑总是会不受控制地站在前面做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正常的自己和讨厌的小丑时而分开，时而重合。当两个人分开时，他的情绪状态是正常的，但当两个人重合时，他脑子又发呆，似乎那不是真正的自己。

身体中的小丑在作怪，或许小丑就如同弗洛伊德在“心理动力论”中所阐述的“本我”，它（完全潜意识），代表着欲望，受意识的遏制。作为健康的个体，“自我”和“超我”占据着生活的上风，“本我”被压制。当失智疾病来临，击破了个人防御机制，小丑登上舞台，大显其道。知识分子，早年的生活经历中，更注意维护个人形象，而疾病后的状态便呈现更令人尴尬的模样。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小丑霸占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内心是纠结的，如同正拉不过负。

在家的数次跌倒让疾病彻底爆发。他的空间感丧失了，无法出门，一旦出门会走错楼层。他的时间感丧失了，在家里会将早晚的时间颠倒。他会产生莫名的恐惧，曾经因为在家中看了电视节目而害怕，出门敲邻居的房门寻求帮助，但邻居看到他情绪狂躁而丧失耐心，将他从门口推走，他情绪崩溃，最终受到另一位好心邻居的帮助，将他送回家并安抚了情绪。

因为小丑做怪捣乱，让老人无法克制内心欲望，会做出一些让常人无法接受的难堪行为。邢姐描述了老人让人“难以启齿的性话题”：“爸爸曾在我的女性朋友来家中探访时，无意中说出大量荤话，让我的朋友感觉很尴尬，也让我臊得满脸通红。爸爸清醒后，他感觉非常后悔，甚至不愿再见到我朋友，因为他感到非常尴尬”。

老人入住养老院后，邢姐观察到一些男性老人会在旁人不注意的瞬间，触摸女护工的敏感部位。她说，“我会告诉爸爸，不能做那样的行为，这时的老人，同样需要我们教育。他会知道哪些行为是不好的。”另一方面，“洗澡”成为大多数失智男性老人的“噩梦”。因为不愿外人触碰自己的隐私部位，洗澡大喊大叫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清洗不彻底而导致后期生病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邢姐尽管并不喜欢父亲过往在家庭中的表现，但她善于自学照顾老人知识，并愿意积极投入物质资源。她将自己在老人照顾的投入与自己的同学家庭进行对比，从间接角度表达了自己在照顾工作中所找到的成就感。

“老人单月的保健品费用达到数千元，部分保健品来自于美国，花费挺高。这些费用除了父亲自己的储蓄之外，还需要我额外支出部分费用。他现在养老院的正常支出还需加上护工支出，一个月正常开支达到 2 万元。我的两位同学，家庭条件相仿。其中一位同学认为失智症无法治愈，投入太多药物没有太大用处，不如让老人生命顺其自然。另一位同学不愿意在老人身上花费太多，因为觉得药物花费太高。”

因为跳舞的小丑在老人的身体内作怪，令生命的活力在失智老人身体中逐渐渗漏，丧失了生活的安全感。这个令人生厌的跳舞小丑，何时能让失智老人内心得到真正的安宁？

04

### 三人半组合式协作养老

92岁的失智老人李凯，与老伴、儿子和媳妇共同生活在距离深圳2小时车程的惠州，住所是一处相对僻静的别墅区。搬离深圳的主要原因是更好的照顾失智的李凯，提供给他相对安静且空旷的居住环境。

李凯新入住的别墅，房前是300平左右的花园，被人为改造成菜地和果林。在仿如农家的小院落，摆放圆桌和竹椅，家人在院落空地打了一口井，象征性地放置有水桶。这儿鸟语花香，空气清新，别墅区的楼房格局各异，小院落的设置也千差万别：既有种菜养花型，也有亭台楼阁式，甚至还能瞧见一些在无人居住的院落前闲庭信步的母鸡们。



改造成菜地和果林的小院

李凯曾拥有英勇威武的个人形象，从他与老伴个人房间中的布置可知一二，老人床的对面墙体上悬挂着两幅老人年轻时的照片。一张是李凯早年的入伍照，头戴军帽，面带笑容，英武无比。另一张是李凯和老伴的结婚照，后期经过照相馆合成，面部是真实形象，身上的西装和婚纱则是后期加工，但完全不影响外人的整体观感。



李凯年轻的军装照

在阳光明媚的房间，老人安静坐于床边，晒着太阳，手中是红、黄、蓝、绿四个塑料圆盘，他不断愉快地玩着。在他居住的朝南小房间，他和家人经常会出现如下对话。

“李凯是谁？”

“我是李凯。”

李凯，是东北吉林的南下军人，在当年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南下干部成千上万，他们跟随部队号令，远离东北家乡，长期定居南方。2016年，他失智病症发作初期，最明显改变是个人情绪，他有句话始终挂在嘴边“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在哪儿？他并不清晰。2017年开始，他犯病的周期大概持续20日左右，终日无规律的吵闹让家人鸡犬不宁。2017年至2018年，他的失智行为让家人难以煎熬。因为他常年在部队生活，养成奇怪的生活习惯，即：经常半夜提手电筒到不同房间，亮光让家人整夜无法入睡。

他保持原有军人本色，会有条理将被褥打包，向身边家人表达强烈的返乡意愿。但吉林或他口中“松花江的家”早已不是他真正意义的“家”：那儿既无住房也无亲人。俗话说，“吾心安处是吾家，只生欢喜不生愁。”可对于李凯，他寻找的是早年所生活但早已不复存在的“家”。或许，正因如此，他的个人安全感丧失殆尽，不知家在何处？

李凯拥有典型的日落综合症，即：白天身体状况良好，但每到日落时分，他便出现各种情绪波动的不适症状。他曾在日落之后，将共住的孙子赶出家门，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他们眼中，孙子是闯入家门的陌生人。

李凯经过医院认真检查后，被诊断为脑梗引发的失智症。为控制老人的情绪，他被迫服用各种精神类镇静药。当情绪逐渐安静，家人也陆续让他尝试了各种新鲜的失智疗愈方式，包括宠物治疗、园艺治疗、怀旧疗法等。但他状况并未好转，除了知道自己名叫李凯之外，身边人一概不认识。

比李凯小6岁的老伴，面带温和笑容，来自潮汕地区的她具有隐忍的个性，忠贞而

顾家。她和李凯的床背面墙上悬挂着一张她特别满意的个人照，佛像般的她笑意盈盈，她看满意墙上的照片，“这是他给我拍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虽然二人常年同居一室，但李凯早已不认识她。在李凯眼中，她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老伴问，“我是谁？”

李凯说，“我不知道”。

老伴继续提醒名字中的两个字，李凯顺势说出了完整的三个字的名字。他如孩子一般，把手中的塑料圆牌递给老伴，不一会儿，又将充满色彩的圆牌要回，紧紧拽于手中。身为配偶照顾者，正因隐忍的个性，她只认可李凯在家中安度晚年生活模式，即便她被李凯早期发病时的狂躁症状所身体伤害或心理惊恐，依旧未改变她的照顾初衷。最终逐步加深的照顾压力，让她不得不放弃个人底线，对外聘保姆持投降态度。

李凯习惯与她共同生活，但并不清晰她是谁？半年前，老伴因糖尿病发作，离开李凯住院十日。住院的她时刻充满担忧，在医院无法正常入睡，担心李凯会出现问题。在老伴住院的十天，李凯的情绪果然出现波动，他夜夜不眠不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老伴的床。虽然，他并不清晰这是“谁”的床，但他明白那里睡着“熟悉的陌生人”。



李凯和老伴

为照顾李凯，老人50多岁的儿子李大哥提前办理内退。李大哥自嘲：“我感觉自己是囚徒，在这儿仿佛坐监。”深层次解读，即：他被困于这样一个照顾环境中，无法逃离，深感无奈。李大哥无法经常外出，因为李凯随时会摔倒，而他摔倒后，家中保姆没法抱起他，因为老人太沉了。李凯夜晚不睡觉，似乎也是很正常的表现，他有时一整天不睡，有时吃完饭坐在椅子上，却因为腿软无法走路。

四年前的李大哥，生活潇洒，每年国内和国外旅行一次。他手机中存有几年前的旅行瞬间，照片中的他充满活力，精神矍铄。而现在的他，个人活力仿佛被外界完全抽离，香烟不离，脸上隐约可见老年斑。李凯不睡，他也完全无法正常睡眠。恶性循环般的长期睡眠不足，也成为他面容憔悴的诱导因素。

现在李大哥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之前住在深圳的老房子，但老人在那儿无法正常上下楼，困在房中，身体况差。搬过惠州之后，生活煎熬。“熬”成为众多照顾者的共性，他/她们无法逃离，被困于照顾的囚牢之中。所谓的“开心”仅限于老人身体状态好时，照顾者的心情完全随老人变化而改变，老人情绪说变就变，完全无规律可循。李凯有时候半天不说话，无论家人如何逗他，他也不说话。

在被动的照顾老人生活中，李大哥只能学会自我调节。他开始学习园艺疗法，在自家院子锄地，种青菜。他重新挖掘喝茶，玩吉他的爱好。“照顾老人无法像照顾孩子，照顾孩子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情，但老人不是，如果只希望他早日挂，其实很不道德。目前生活只能靠熬，在熬的过程中，我的免疫力在降低，个人变得情绪化。比如，因为长期缺少睡眠，身体免疫力急剧下降，去年曾患上严重的带状疱疹，疼痛难忍。”因为长期从事与养老服务相关的行业，李凯媳妇是一位独立自主的知识女性，穿着干练。她清晰了解李凯发病的来龙去脉，表达流畅。这与她相对沉默寡言的丈夫李大哥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她个人工作具有相对自由的特性，这似乎成为她“适度抽离”的最佳方式，她学会了在工作和家庭中自如游走。每周3天左右停留在惠州家中，而剩余4天则在深圳工作。

通过这种生活模式，她不断协调着气氛压抑的家庭生活，相对的喘息也让她能从疲惫的照顾生活中短暂抽离，宛如“加油”。她在生活上需要一种定期抽离，周末她会回家替换婆婆的照顾工作，但如果晚上先生不在家，她害怕待在房间。因为李凯发病时，会随时打骂人。家人根本无法预测他的发作时间，这让家人都很害怕。现在举家搬迁到惠州的社区，有数个亲朋好友居住于此，已形成一个熟人养老圈，大家都无比期待未来能够抱团养老。全家通过这300平方的小花园，种菜养鸡，享受田园生活，自我调节。

李凯的媳妇后天学习能力强，在描述老人的病情时，甚至会用专业化名词“日落综合症”指代老人失智症，她描述公公李凯患上的是典型的日落综合症，每天下午6点以后，情绪起伏特别大。全家总动员式的照顾，在她的描述中，成为一种无奈却有趣的“三人半组合”：婆婆、阿姨、李凯儿子和她（相当于半个照顾者）。

“三人半组合”的劳动分工相对明确：阿姨负责饮食和简单卫生；婆婆与李凯24小时同住，因为他晚上极度焦虑，需要有人守护；语言对话等工作由儿子和媳妇共同承担。长期的“协同照顾”，李凯逐渐能分辨“三人半组合”是有利他生活的“照护团队”。所有的照顾任务，都基本由“三人半组合”承担。

在照顾过程中，婆婆难以接受公公生病的事实，直到现在也并不认可公公患上失智病症的现实。李凯儿子会用他过往的生活经历与他进行沟通。在李凯心中，记忆最深刻的是部队生活。虽然他的个人记忆大厦早坍塌了，但记忆针搭到哪，他就会联想到哪儿。他保留了全部的军队生活习惯，例如：枕头叠放整齐，像依旧在部队生活。或许因为长期从事与养老服务相关的行业，加之家中出现失智症老人，李凯媳妇对养老

秉持一种个性化态度。她认为养老极具个性化，个体试图拥有高尊严的养老生活，大概只有两条路径可以抵达：其一，家庭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其二，家中有养老专业人士。

她发觉，家庭成员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会慢慢变得悲观失望。她家中现阶段有四个老人（公公、婆婆、爸爸和妈妈），他/她们好似正排队等待家人照顾。她慢慢感受到愈发沉重的照顾压力，甚至会悲观预测，自己会过上刚结束照顾四位老人又匆忙进入老年期的生活。她身边60年代的朋友经常会共同讨论养老话题，言语中的他/她们都正在照顾老人的生活中煎熬前行。

聪明而睿智的老人照顾者们在生活琐碎的磨砺中，都仿如神奇的预言家。“囚徒”、“坐监”、“煎熬”、“家”等字眼仿佛乐高拼图中的零部件，不停自由组合，拼搭成或高或低的建筑，让这群照顾者的生活鲜活起来。

## 05

### 照护的意义

我欣赏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中的一段话，“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

社会宏观环境变化，常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不寻常的影响。米尔斯曾说，“具备社会学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重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

大多数的我们并无法顺利预测自己未来的生活机会，我们该如何面对未知的生活？米尔斯已给出答案“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个体的生活机会。”

凯博文在《照护》一书中说，“照护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家庭和朋友关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既是一件为人的善事，同时又是一件为己的大事。照护是将我们的社会黏合在一起的胶水”。家庭的不幸，一方面对个人生活有打击，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强有力解读理论的机会。

“照护的意义是什么？”也许，100个照顾者会有100个不同的答案。在日益强调技术和科学的医学制度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医学渊源、医学价值、公共卫生、照护服务等内容呢？它们都需要我们对照护的“人性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即：照护是单纯的照顾？是机械的工作？是医疗的保健？还是人性的行动？或许，照护的真谛是真正意义上尊重被照护者尊严的一种行动。



唐咏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关注失智老人、安宁疗护、社会福利等。著有《压力与应对：以城乡高龄失能老人照顾者福利实践为视角》及论文若干。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访问学者，韩国东义大学交换学者。

###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非虚构

# 逃难：老谢的战时日记①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 生活亲历者

2月，“无论战争是否开始，  
我们都要离开基辅。”

01

2月24日前

### 1) 预感与准备

自2021年秋天开始，我们便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当时，俄罗斯将其军队派驻乌克兰边境，他们的官员开始非常频繁地向“西方集体”发出最后通牒。

在我看来，我的家庭中的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对战争的态度有些不同。在最年长的一辈中，只有我的岳母还活着。她在俄罗斯生活，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会有战争的。”许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认为俄罗斯在边界沿线的数千名士兵只是俄罗斯应对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的威胁。我和我的妻子海伦（她是一名杰出的英语教师）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也设想过，俄罗斯的目标可能是接管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自称为共和国的地区。甚至天真地认为，俄军驻扎在乌克兰的东北部和北部边疆，可能只是发动一系列针对基辅和哈尔科夫的模拟进攻，以阻止乌军向东进入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

当然，我和海伦对可能发生战争的假设和预感也有所不同。海伦担心地问我：“将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吗？”在我看来，战争很可能会以自封的顿巴斯共和国的领土扩张开始，此后，如果乌克兰不屈服于新的形势，战争可能会在乌克兰草原地区（顿巴斯以东）继续进行，那里将发生一种《圣经》中哈米吉多顿（译者注，神魔决战之处，代指“世界末日”）的前奏——一场生死攸关的血战，而乌克兰在其中会得到西方支持。事实上，几乎所有乌克兰的土地都可能成为这样的战场。我的一些朋友很同意我的看法。

我们家的年轻一代，我和海伦的三个孩子，似乎并没有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过多“战略性”思考。他们关心得更具体：战争前应该提前做些什么，以及如果战争真的发生，应该做什么？诚然，我和妻子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显然没有孩子们那么关注。或许是我和妻子已经经历了太多灾难——要知道，当2014年俄乌战争的第一阶段开始时，我冒着隆隆炮火，试着把父亲从位于前线的新亚速斯克救出来——我们暗自思忖：好吧，又是一场灾难，我们会再次寻找机会生存下去，逃离危险，适应变化形势，一定会做到的，就像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那样……

就先从我的大女儿玛丽亚讲起吧。在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她顺利完成了两年的硕士学业，又在德国柏林的艺术家公寓住了两个月，去年秋天回了家。面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本就易受惊吓的玛丽亚变得非常焦虑，甚至准备再次离开乌克兰。显然，回到乌克兰后，她在西方国家拥有了两年多的安全感几乎突然间完全消失。于是，她和朋友尤莉娅迅速收拾好应急背包，准备一起下到防空洞去。也就是说，这代年

轻人在追踪局势之余，还要做出实际的行动。她们除了整理背包（里面主要装着食品，甚至包括军用高级炖肉罐头）和打包文件之外，还研究了可能的火车撤离路线，并确定了他们将撤离到的地方——赫梅利尼茨基。这是乌克兰中部的一座城市，尤莉娅曾经住在那里，她母亲的公寓也在那儿（她母亲当时正和尤莉娅的哥哥一家住在基辅，帮忙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孙子）。

我和海伦的儿子列夫，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在为战争做着准备。他订购了各种物品，从特制的探照灯到斧头，它们在撤离时可能会派上用场。此外，列夫还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在网上找到了专家讲解的生存技巧并仔细研读。例如，他了解了从城市撤离的主要法则，并告诉我要严格按此行事：如果战争爆发，你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离开城市，过了这个时间，城市就会因交通拥堵而陷入停滞。在基辅，有四百万居民和一百万辆汽车，哪怕平常日子里的交通堵塞也会引发种种难题，所以，如果所有的100万辆车同时上路，城市里即使是那些有四条车道的大路也会出现堵塞，成为绝佳的轰炸目标。当然，要是再遇上不可避免的碰撞或是突然抛锚，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列夫还建议我看关于危机之下逃生的纪录片，如何在逃生的过程提前观察哪里设置军事路障，如何预防抢劫者——所有社会灾难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伺机而动。这些纪录片告诉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在居民区之间的空地、人们的视线以外、无人看守的地方停车休息。一旦遇险，则必须有防御手段，还有掌握简单的生存技巧，如生火、做饭、煮茶的办法。简而言之，如何开车撤离是一整套学问。我认识到，需要给车加满油（汽油和燃气），并将其停在离家较近的地方。

至于我们的小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她当时在中国余姚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教英语。她很担心我们，始终关注着乌克兰国内及其周边形势。战争爆发后，她从上海飞往奥地利维也纳。时至今日，安娜斯塔西娅仍在国外生活，这也正是我和海伦所希望的。

### 2) 战争前一天

在2月24日前我们的经历中，我想特别强调2月23日，即战争爆发的前一天。显然，自去年11月以来，在我的脑海中积累了太多信息，量变产生质变，认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很可能是相当大规模的战争。

这不仅仅是信息的积累，还有价值观的改变，改变对俄罗斯、乌克兰、东西方以及对许多其他事物的看法。为什么身处险境却长期缺乏危险感，没有为灾难做必要的准备，我想原因是隐秘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沿海城市的居民会为了躲避从海上来的台风而向内陆转移，因为大自然的力量将是人无法抗拒的，他们的住处将不是庇护所，而只会成为坟墓。问题在于，生长于苏联（对我来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化环境中，应该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也就是说，我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看得“过于正面”了，毕竟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需要时间来改变简单化看法，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

对我来说，这种转变始于2015年，当时我搬到俄罗斯，在一个教会学校工作，亲眼目睹即使在东正教会中也存在的不人道现象。回到乌克兰后，一种对俄罗斯的失望感在心中生根。不过，由于心理特质，我比大多数人转变得更慢。而且，一般来讲，一个人道主义者很难料到人类同胞的相互残杀。动物种内“犯罪”极为罕见，是由合理的本能与需求所驱动。人类在其种族内部不应如此，但在历史上，人类总是通过对同胞“轻率”的杀戮简单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在战争前夕，我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在顿巴斯的战斗外，俄罗斯至少会打击乌克兰首都（用火箭弹和炸弹袭击、投放登陆部队），在民众中引起恐慌，并颠覆乌克兰的领导层。

2月23日，我的内心深处出现了某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始于2021年秋季，而是来自更远的2014。这种感觉就是，局势变得紧张（加剧、恶化、升级），战争无法避免。在2月23日的那一天，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而且感觉可能明天或至少后天就会打响。即使国家最高领导人有避免战争的念头，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再也无法回头。就像大河的湍流把船拖向危险的瀑布边缘，船夫却无力架船远离那轰隆作响的深渊，也无法避免那坠向岩石的悲剧。

我的胸口处长了肿块，很大，遍布胸部，我将其称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情感—意识—无意识的“构造”。它正是在我的胸口感觉到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暗示性。但这并不是一种恐慌（我后来并没有感到恐慌）。激动——是的。这是一种心理生理上的真实感受：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战争了！

2月23日那一天，我告诉自己和孩子们：明天，无论战争是否开始，我们都要离开基辅。



2022年2月24日，  
乌克兰首都基辅通往周边城市的道路出现严重交通拥堵。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02

2月24日

### 1) 凌晨的撤离

凌晨三点，我、儿子列夫和儿媳娜斯佳都未入眠。当时，海伦在乌克兰西部的一个

疗养院，已经住了一个星期。我给大女儿玛丽亚打去电话，喊她起床，并告诉她我们准备早上出发。计划是这样的：我去取车，把行李装进去，然后去接玛丽亚和尤莉娅，她们二人带一个行李箱。（列夫和娜斯佳也带了一个行李箱，而我仅带了两个小包）。我们何时能到玛丽亚那儿？如果城中的炮击尚未开始，大约早上九点到。若开始了，我们会到得更早。

出发前，我已穿戴整齐，打算小憩片刻，而孩子们并没有休息。我睡得很香，随后被列夫叫醒了，他告诉我：“开始了。”列夫和娜斯佳，以及后来的玛丽亚和尤莉娅都听到了爆炸声，我却没有听到。后来我们得知，多枚俄罗斯导弹在基辅上空被拦截，碎片落在了居民楼上，但有几枚导弹击中了基础设施。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的车停在了“阿尔乔姆”工厂的警戒区内。这是一家位于市中心附近的军工厂，其运输公司内设立了盈利性质的付费停车场。岗亭的警卫对战争的爆发一无所知，和我一样，没有听到任何爆炸声。好吧，我是睡着了，但那个警卫呢？或许他没有睡觉——不过是因为停车场位于相当偏僻、树木茂盛的山沟——克米托夫亚尔街（Кмитов Яр）吧。（译者注，Яр在乌克兰语及俄语方言中有“山沟”之意）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俄罗斯的导弹两次袭击了“阿尔乔姆”工厂，但并未击中目标，而是落到了工厂西边和东边的街道，部分导弹则根本没有飞到工厂。当然，市中心的工厂对居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风险，特别是那些住在工厂附近的人，比如我们家。

天还黑着，我对着警卫轻轻按了下喇叭，开车驶出了停车场。警卫显然吓了一跳，向我挥了挥手。我感到他的处境很困难：他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可没有他，他的家人也无法撤离。不过这种同情的想法一闪即逝。我在走到停车场时，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车，但在开出去的15分钟后，街上的车明显多了起来。而当我们迅速收拾好行李并去接玛丽亚和尤莉娅时，车就更多了。是的，离开大都市的三小时规则果真如此，但在我看来，第一个小时尤其重要。首先，将车子停在五分钟的步行距离内——如果车就停在房子下面，那就更好了。第二，最好是在晚上装车。当然，如果能够提早撤离并确定了目的地，便可先通过邮局把行李运到那儿。

由于提前打了电话，玛丽亚和尤莉娅已经带着行李箱和背包等候在家附近的约定地点。我们的雷克萨斯RX350的后备箱相当大，但由于安装了备用油箱，备胎只好放在后备箱里。我们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几乎关不上盖子，后座和脚下也放了很多行李。行前，我们把那只名叫“黄昏”的猫（是的，就是我简介照片上抱着的那只猫）装到便携笼子里带上。“黄昏”已经习惯了陪列夫旅行，对它而言，这次和平时的出城旅行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说说行程。首先，我们清楚地知道要去哪儿，那是乌克兰中西部的城市赫梅利尼茨基，尤莉娅的母亲在那里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为此，我们计划了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离开基辅一路向西到达日托米尔，再从日托米尔向南到文尼察，最后抵达赫梅利尼茨基。由于走高速，我们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我们事先商定，只有在离开基辅时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走这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向日托米尔方向行驶近三分之一的路程，随后向南开到文尼察。虽然这样走路况相对差些，但在战争爆发时可以躲避向基辅的炮击。前两条路线的优势是节省时间和燃料，而第三条路线的路况最差：从基辅直接向南走，在开出几十公里后转向西南，走小道到文尼察，最后抵达赫梅利尼茨基。这条路线走得更长些（因为不断需要减速慢行），油耗也更高。

我们的行动是相当明智且清醒的，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认为，第一条和第二条路线都不能走，而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孩子们在网上新闻上看到，从基辅到日托米尔的通向乌克兰西部边境的国际公路堵了一整天。想象一下，在开阔的道路上面对来自空中的轰炸，人们会是何种心情！他们心中的恐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俄军正从白俄罗斯向乌克兰推进，试图切断公路。

我们走的第三条路线，正如谚语所言“宁静致远”（Тише едешь — 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我们在傍晚时分安全抵达了赫梅利尼茨基。实际上，我们在一处地方堵了六个小时的车，因为在那有一条流经深谷的小河，河上的桥梁当时正在整修，否则我们会到得更早。

在我们离开基辅后不久，人们就无法向南疏散了：或是发生了车祸，或是汽油耗尽，或是发生了其他事情，这导致大量汽车堵塞了道路，而那些堵了半天或更长时间的车不得不调头返回基辅。

一路上，看到加油站排队的情况后（有些加油站甚至关门了），我们开始密切关注加油站以及加油站的排队情况。当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汽油的销售量是有限的：有时是20升，有时只有10升，这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甚至成为了一种规则。在一些路段，向西和西南方向行驶的车不仅占了自己的车道，还占了对面的车道！于是，对面车道撤离的民众不得不冒着陷入沟里的危险，沿着路边前进，军车同样遭遇了如此窘境。

多数民众都是从大城市撤离的：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苏梅。我们看了看车牌，就知道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车注册在我的名下，挂的是顿涅茨克的车牌。那天，路上并没有多少来自顿涅茨克的车牌，但后来又有所增加。每当我看到来自饱受苦难的顿巴斯的车牌时，心中就会升腾起一阵温暖的感觉，仿佛遇到了亲人……

在文尼察州，离公路一两公里处有黑色烟云升起，但我们未作停留。后来在加油站听一个本地人讲，那里的一座军用机场以及其他对军事设施遭到了火箭弹袭击，其中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油库。和我们攀谈的男子是一位向商店运送食物的小货车司机，他告诉我们，今天他只运送面包，因为无论在哪，所有人最想买到的就是面包。“汽油和面包”，他悲伤地补充道。我们有一句谚语，“面包是万物之首”（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对于我们这种经历过战争和灾难的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创伤：面包是我们最需要的，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对它如此珍视。

虽然车上有五个人（再加上猫），但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逃难路上那漫长的一天，我就像奥德修斯或伊阿宋一样，穿行于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斯库拉是这个俄罗斯怪物，它就如古希腊神话中描绘的那样：一个美丽的女孩被摧残，她的整个下半身变成了一个狗头。而漩涡状的卡律布狄斯，则是对现实的一种不真实感。

战争？！我们在打仗？！在与俄罗斯及其仆从国白俄罗斯在相邻的所有边界上展开大规模的厮杀？！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了？！

我看到的是俄罗斯领导人不可估量的愚蠢，以及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扭曲认知。若并不处在傻瓜伊万做主角的童话故事中，那么生活于历史与神话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生存于神话之中，为此它将受到历史猛烈的打击，直到历史让其恢复理智。

未完待续，下篇将在卷二十刊出。



谢尔盖·普洛特尼科夫

1955年6月15日，出生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官家庭。1972年，毕业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尔巴阡州斯瓦利亚瓦市中学。1981年，他毕业于日托米尔国立师范学院俄罗斯文学系。后在日托米尔和马里乌波尔的学校任教。1992年5月24日，获得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攻读教育科学副博士学位。之后，在乌克兰的多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史、对外俄语、教育学。2015年至2018年，他在俄罗斯的一所私立东正教学校担任教师。其间，他在乌克兰和希腊出版童话故事。自2019年以来，他一直住在基辅。

译者

米沙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Michael Gluzman on Unsplash

01

### 对着电视的对话

这家荞麦面店非常不起眼，店铺正面的玻璃门几乎被两台饮料自动贩售机所覆盖，这玻璃门也从来没擦过，关上门就看不清里面的样子。好不容易拉开这大门，眼前就是吧台，大门和吧台之间的窄小空间就放那五把椅子，挤得很。虽然外观上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多，但因为店铺位置优异、地铁出口的正对面，所以生意还可以，白天是来解馋的上班族，夜间就是来喝酒的。其实晚上也可以吃面，但那种热闹的氛围中啜面总觉得有点不搭，所以我一般都在错开中午尖峰时刻，下午来这里吃东西。

“欢迎光临！”听她这一句的发音，客人应该会发现这位老板娘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不过现在的日本社会里、尤其在餐饮等服务行业，外国员工并非罕见。在她背后的墙壁上写有好几个汤面种类，肉荞麦、天妇罗荞麦、咖喱荞麦、可乐饼荞麦等，荞麦面可以换乌冬面。等你点完，老板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好勒！稍等下哈。”她的个子不高，乌黑浓密的长发及腰，目测年龄约五十多。身材极好、一点点赘肉都没有，动作也干脆利索，能看出她的勤劳。还有一点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笑容，见人就给个灿烂的一笑，就像个拥抱一样，这和百货公司柜台女士的彬彬有礼却带感情的微笑完全两回事。看到她这个笑容，我就把柜台上还没擦干净的汤汁痕迹以及还没收拾好的餐巾（使用后）都抛在脑后。

老板娘从保冷箱取出一小块冷冻荞麦面，滚水下锅、沥干后浇上汤汁、小葱末和裙带菜。面条的口感保持韧劲，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不是很习惯这家的汤汁，闻不出鲤鱼高汤的香味，荞麦面的最大乐趣该是啜入面条那瞬间往鼻孔散发出的高汤味，后来好像老板娘进行改良，现在味道不错。汤汁的温度也是足够的，吃完整个身体也自然舒服起来。

这家店常客多。有一天我进来的时候有先来的两位客人，在高龄段的一男一女，不久我就发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是穿着女装的男性。店里的上方角落有个小小的电视机，这两位客人边看电视边聊，老板娘也偶尔插几句，说这个男演员的太太是某某、那个主持人的孩子如何，看来他们三个互相都很熟悉，我也慢慢被这场对话中卷进去了。

离电视机距离最近的男性客人年纪较大，年约七旬。可能因为有些害羞，他说话时也会保持对着电视的姿势，我经常听不清楚他说的话。但若你仔细听他，会发现其实他是在跟你说话的，比如他说“哎呀，这些歌手我都不认识了”，我回他说“我也不认得了，而且都比我年纪小很多”，他就继续面对着电视接你回答，“你还可以吧，看来还年轻”。而穿着女装的那位更害羞，同时也很有礼貌，看见我进店她马上让自己挤一挤，差点把吧台上的啤酒杯打翻了。随后的对话里，我说什么她都拼命地点头、微笑，但从来不看我一眼。

还比如有一个下午。那天我刚好在 DIY 店买了几块木头，打算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个架子。等我点完荞麦面，老板娘就问我那些木头是干嘛用的。听完我的解释，老板娘又来问，你有没有铁锤，没有的话可以借给你。我说太好了，本来打算在附近的百元店买，但若您能借我那就最好不过了。到我在吃饭时，对着电视跟我说话的那位男性客人转头看了一眼我身旁的木头，然后问，你买的钉子有多长呀。这次他没有上次那么害羞了，稍微歪头对视着我。

后来我发现离电视最近的位置是他的“指定席”，大部分的时间他就坐在这里。我说钉子有 3.5 厘米，他摇摇头跟我说那太短，得去换啊。老板娘在边整理厨房边，也跟我说：“你还是听他的好了，他手巧，小家具都能自己做，听他的应该没错。他以前是大公司的业务部长，不晓得从哪儿学来的这种技术。”

没想到吃荞麦面能遇到 DIY 师傅，经他这一番解释开导，发现自己完全买错钉子，铁锤根本用不上，要用电动工具用螺旋钉子方可。到这里我隐约明白过来，平时很少转头说话的他这次打破常态，就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我和老板娘这两个素人的对话。

师傅讲到这里就到隔壁玩柏青哥 [1] 去了，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娘。她开始问我一些个人的事，也说起自己的经历，原来她是中国南方出身，姐姐先到日本，然后是她。来日本时她二十三岁，一开始就在酒吧上班，涩谷、六本木，那些以“夜生活”闻名的地方她都很熟悉。这段时间她和姐姐合租，节约勤俭四年后有了现在的店。没换过地方，一开就是二十五年，有日本丈夫和一个成年的儿子。

老板娘格外勤劳，独自照顾这家荞麦面店之外，早上还做另一份医院的清洁工作。到中午来这里提供面食，有的常客要吃早午餐，烤土司、水煮鸡蛋或蛋包饭，不在菜单里的这些也会做。晚间提供各种酒精饮料，啤酒、清酒、沙瓦 [2] 或马格利（韩国米酒），下酒小菜以“定番”为主，凉拌豆腐、番茄、纳豆、海苔、日式内脏杂煮或关东煮，到这时刻的她终于施展本领，相互斟酒、碰杯对饮，闹到半夜，甚至凌晨两三点。

“有时候我好想回家睡，因为第二天早上六点就得起床，但也不好意思让客人赶走，还是陪到他们自己说要回去”，她苦笑着说。有几个早上我去便利店买早餐，看到骑着自行车赶路的老板娘，还不到七点呢，真心佩服她的体力和毅力。

02

### 遇到同行

哪一种生活都有苦处，何况在生活在别处的她。有几次的闲聊中她漫不经心地说过，丈夫喜欢玩柏青哥，输到要借一笔钱，金额不大也不小，也是她帮他还债的。节衣缩食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或常识，她不管什么季节都穿客人送来的旧 T 恤衫，隔壁便利店她从来没去，因为价格偏贵。有一次她给我推荐一家“业务超市”[3]，我说那家听说过，只是嫌太远还没去。她听完突然恼火：“这没多远，走路才二十分钟嘛！就当散步呗，你天天在家里写稿，稍微动一下不行吗？哪怕便宜才 10 日元，但这



老板娘。晚上带相机来店，她不让我拍，说“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别拍”。这是改天再来拍的一张。

也是钱呀，是不是？你怕累，那也可以用我的自行车去”。

她一边说话一边气呼呼地炸鸡块，我看着就想起她前几天说最近容易受累，有几个上午开店前做天妇罗，因为突然头晕，赶紧把瓦斯关好并坐下来休息。我又想起，她这几年脚底变薄，儿子为她约了一个小时的按摩，后来她自己打电话取消了，因为“太奢侈”。我在吧台上不好意思地喝水，不久她把我点的裙带荞麦面递过来，上面加了一个刚炸好的鸡块。后来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少去便利店，多走几分钟到大超市买东西，现在周围三家超市夜间的打折时刻都很熟悉了。

老板娘一方面这么节省，但对别人一点都不吝啬，甚至有些太过善良。她年轻的时候在一家酒吧上班，老板是台湾人，店里来了一个上海姑娘当服务员，她就给这个陌生女子借了五十万日元，相当于普通上班族的两个月工资。

“因为这个上海人说父亲生病了，得马上开刀，我听着好难受。因为我母亲是做医生的，我也知道生病的时候家人会多困难，就把自己所有的存款三十万日元拿出来，这上海人说还不够，我就去找台湾老板，说没过几天要交学费了，这是撒谎的啦，向他借了二十万，一共五十万统统给了她。她连忙道谢，说是过一个礼拜就会还，还留了电话号码和东京地址。后来发现她那个号码一直打不通，地址也是假的。这种事情哪有好意思跟老板说呀，只能自己拼命工作还清。”

老板娘外柔内刚，她的日语还是有种盖不住的外国口音，有的客人抓住这点纠缠不休，光叫她“外人（gaijin）”[4]，老板娘微微一笑、假装没听见。一位常客、是和我同龄的中年男性，他反而有点看不下去了，冲着这位醉客说你闭嘴，对方没有反驳，把杯子里的酒水喝完就走。后来老板娘说那个中年男性是你的同行，也是个自由撰稿人，然后把一本著名周刊杂志给我翻一翻，说是里面有他写的文章。文章主题是《最能让人勃起的AV女优排名》，我说这很牛逼，这么有名的周刊杂志卷首特辑，稿费价格肯定不菲。

只有一次，我看她流眼泪。那是梅雨结束进入盛夏阶段、特别闷热的晚上，我点了一碗冷荞麦面。老板娘在盘子里塞进好多天妇罗、至少有四五种，然后照样笑眯眯地递给我。旁边的常客看到这格外丰盛的冷荞麦面叫出一声“怎么对她这么好！”，对此抗议老板娘没有回声，叫我慢慢吃，等我用完餐她问，今天的天妇罗味道怎么样，我说很好呀，都吃光了。听我这句老板娘点头满足不已，接着说：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客人，好像是上班族、穿着西装，之前没来过的。他点了一碗天妇罗荞麦面，吃到一半抬头跟我说这个天妇罗有点酸。我说不会吧，今天中午刚炸的，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味呢。没办法，我就当场把他剩下的天妇罗就吃掉了，一是我也想知道味道是不是真的会酸，二是以防万一，我把这个天妇罗拿到保健所（日本政府的预防保健机构）就完蛋了，所以得消灭证据。我觉得一点都不酸，但客人还是坚持说确实有点酸。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后来我不收钱，算自己倒霉，让他走。刚刚你吃的天妇罗和他吃的是一样的，你说味道没问题，我就心里有数了，我的天妇罗确实没问题。”

其他客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听完她的解释就想到，今天天气又闷又热，店里没有设空调，同时慢慢开始觉得有的天妇罗好像有点酸，不过吃都吃下去了，还能怎么样呢。老板娘看着我们又说“说实话很委屈的”，停下了手头的事，掉了眼泪。看她的这个样子我更不敢说什么了，挺起胸膛向她保障：“不酸，一点都不酸！”接着跟她说下次若还有这样的客人，就把我叫过来，人家说什么我不管，肯定给你撑腰。听完她就笑了，我才放心过来。

### 03

#### “千万别绝望”

我也在她面前哭过一次，夏天将要结束的一个晚上，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不怎么顺利，在新宿逛了一圈心也不能好转，进去一家餐厅，又因为服务不到位，反而有种雪上加霜的感觉。上地铁回去，结果下车时我的双脚被一个长伞牵住，我从车厢往外跌倒。大家视而不见，拿长伞的是穿西服的中年男性，侧着脸继续看手机，我试着追他也来不及，车门已关。其实也可以说是小事，但当我跌倒时，心中累积的疲劳感终于抑制不住，出来地铁我就钻过荞麦面店的门帘，开始向老板娘哭诉。

还好店里只有一个客人，老板娘听完说“别吓死我，还以为你被强奸什么的”，边说边从后面的柜子找出药膏，一整包都塞给我。吧台上喝酒的客人我是见过的，他是高知县出身的八〇后，也是棒球队“欧力士野牛”[5]的超级粉丝，大家干脆叫他“欧力酱”。他有点不知所措地喝了一口啤酒，然后说道：

“可以明白你的心情。但你千万别绝望。我有一次在JR中央线的车辆上遇见过色狼，有个女生叫了一声，这个男的就跑走。我和周围的乘客一样，完全无法反应过来，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事后我特别惭愧，自己怎么这么没用，活了这么久连抓个色狼都不会。后来呢，没想到机会又来了，我那天刚辞职，同事们给我办个送别会，我醉得一塌糊涂。回家的电车上我又看到一个色狼，这次我抓住他绝不肯放，与受害女生和另外一个目击者一起到警察局，各种手续办到凌晨五点，天都亮了，也无所谓，反正我辞职了。警方给我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两三百元）谢礼，说实话按我花的力气和时间感觉完全不划算，也罢了。不过假如我再次遇到一样情况，还是愿意出力气。我想说的是，你跌倒的时候周围的乘客也肯定想帮你的，但可能跟那天的我一样，就不知所措。也有可能，他们以后哪天会鼓起勇气帮忙别人。至于那位拿长伞的那个上班族，你就别管，很多人就是那样，一肚子不满情绪不知道怎么发泄，就知道欺负弱者。我很讨厌东京的电车，大家都很焦躁。还好换了工作，现在自己开车跑业务，不用坐电车通勤，是个好处。”

欧力酱最后吐槽“东京没啥好东西，就只有工作机会”，我在吧台上托着腮听他说话，点了一份拉面，老板娘照样把一个天妇罗送给我。

那天天气也有点闷热，这家荞麦面店又没有空调，但从大门不时地大风吹进来，不会让你觉得太难受。但风力有点大，客人的头发都被吹得蓬松散乱，我说这里是挺凉快的，欧力酱说一声：“地铁”。我有点不明白，他笑着解释道，那是从对面的地

铁口上来的，有车辆进站就有风，而且月台有制冷设备，吹上来的这个“穿堂风”自然带有凉气。老板娘满意地点点头，表情好似在说：“瞧，俺家条件真不错。”

欧力酱明天还要工作，我们互相伸出手握了个手，老板娘又笑眯眯地出来送我们，两个人就各走各自的路。聊了这么多，我却只知道对方的绰号，但也不觉得奇怪，这种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觉就刚刚好，绝不给你任何压力，但还是能让你感到对方的温度。回到家里时我忽然发现，心里的那种委屈已经烟消云散。

记得疫情蔓延之前的一个秋天，东京迎接年度最强台风“海贝思”，很多人为了防止窗户破碎，在窗户上贴米字胶布，胶布突然陷入严重缺货状态，百元店、便利店或平时生意不怎么好的文具店，哪儿都找不到一个胶布。我是在新宿的东急Hands（大型生活用品店）才看到一个昂贵的高级胶布，还是买回来贴在窗户上。结果我所住的地区虽然遭受了暴雨和强风，但总算逃过一劫，胶布和抢购来的面包都没派上真正的用场，第二天早晨开始日常生活基本回复。

我买的面包有点多，花两天都没吃完，最后受不了就到荞麦面店点了一碗面。老板娘多给了一块南瓜天妇罗，是我从小最爱吃的天妇罗。店里还有另一个客人，就是为周刊杂志撰稿的同行，他没点吃的，就喝“沙瓦”。三个人聊起台风，因为没有受到太大的灾害我们都比较放松，我还提起自己买来的高级胶布以及在商场人们疯狂抢空胶布的情景，当笑话来给两个人听。老板娘说我胆子太小，指着店的玻璃拉门说：“这么旧，这么大的玻璃门我都不怕，破了就算了”。说完她好像想起了什么，喝干了同行请客的一杯啤酒，便讲起刚发生的一则故事。

她说刚才来了一位常客，做工地监管的五十多岁男人、身体强壮魁梧，性格开朗活泼。但今天的他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垂头丧气，声音也没有平时的力量，老板娘问他怎么了。他说，这次台风本来并不当回事，台风来的那天刚好有事情，晚上就在外地过夜。第二天早晨回到家一看，附近的河流“荒川”决堤泛滥，他的房子一半彻底倒塌，另一半也严重浸水。他是几年前离了婚的，孩子跟母亲，房子归他，但还要还很多年的贷款。他在吧台上边哭边说这些的。

“真没想到那样的男子汉还会哭”，老板娘靠在吧台后的冰箱嘟哝道。这位客人接着说有件事情想麻烦老板娘，“我想这下可好了，我想他肯定要跟我借钱。所以我说，你先说具体要干嘛，我看能不能帮得上忙。结果真没想到，他问我能不能拥抱他。”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片刻后同行仰头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疯了呀，还是个变态？”老板娘看着我们满脸困惑，接着说道：

“我答应了，绕开吧台，先从侧面到外边儿，再从大门进来，在吧台前用双手拥抱了他。拥抱的时间大概几分钟，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其实也不知道还要干嘛，就抱着他说，你现在有很多困难，我知道。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从中国到日本，啥都不懂，吃了不少苦，开店二十多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我们不要想明年或半年后，就想着明天，能见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阳就好，不要想得太远。过一天就算一天，好不好？”

他说“好的”，抬起头，刚才的灰心丧气都消失了，据老板娘的描述，“一下子就回复了原样”。老板娘有些不放心，他临走之前要他写下名字，这样万一改天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比如“单身男子投身自杀”之类的，也方便对照确认是不是他。在老板娘递来的笔记本上他乖乖地写下名字，然后钻过门帘走了。

老板娘找出那本笔记本给我们看，用钢珠笔写的字，有些歪歪的，但从字迹能看出这个人性格敦厚。他的姓比较特别，至少在东京我几乎没见过的，同行说这个名字比较容易认出，若真的被报道出来一看就知道了。我跟老板娘说，您今天做了件好事，算是行善积德。



“肉荞麦”，约合人民币25元。  
今天老板娘加了牛蒡天妇罗。“师傅”说过，肉荞麦很多店面都有，但这家的肉最多。

这次疫情东京也迎接过好几波。据日本食品服务协会统计[6]，今年五月餐饮业全体的营业额达到2019年同月的95.6%，快餐类的营业额比疫情前还增长八个百分点，其他餐厅和咖啡馆也基本达到八九成水平。其中比较难熬的是居酒屋，营业额勉强达到两年前同月的一半水平，店铺数量减少了26%。

老板娘的这家店还是熬过来了。疫情期间，在同一栋楼第三层的女装酒吧（=喜欢男扮女装的人集聚的地方）关门大吉，她有点想关闭荞麦店，重新租这第三层的大空间开个KTV，说这是她一直抱的梦想。对此我感到非常惋惜，但跟她保证一定要去新店唱几首，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计划泡汤了。

几次“紧急事态”要求餐饮娱乐行业缩短营业时间，晚上八点以前要打烊，这反而让老板娘习惯早回早睡，“现在已经不能再和客人一起喝到凌晨，到晚上十点就有点想睡了”，她笑道。但早上的清洁工作她还在做，继续在店里炸制天妇罗，电视前的“指定席”上还是有那位师傅。

透过疫情我们重新认识到，人是弱小的，而人生这么艰难。不停地产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生存上的精神需求，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有时候你本来最熟悉的环境、跟你最亲近的家人，也会让你陷入到一种无底的孤独。但也有时候，一个擦肩而过的

陌生人说一句或一个笑容，会赋予你一种小小的力量，足够勇往直前再走几十米。  
我也听她的，不用想太多，先走好这几步再说。

文内图片由本文作者拍摄

[1] 柏青哥 (pachinko)：或称弹珠游戏，在日本常见的赌博方式。

[2] 沙瓦 / サワー：指以蒸馏酒配柠檬汁等果汁和碳酸水的饮料。

[3] 业务超市（日文：業務スーパー）：专门销售以大包装半成品食材和调味料为主的超市，主要顾客为餐饮店，但一般零散的消费者也可以进行购买。

[4] 外人 (gaikokujin)：日文“外国人 (gaikokujin)”的缩写简称，意思即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5] 欧力士野牛 (Orix Buffaloes)：日本关西地区两大职业棒球球队之一，另一个球队是阪神虎队 (Hanshin Tigers)。

[6] 出自《外食产业市场动向调查 2022 年 5 月度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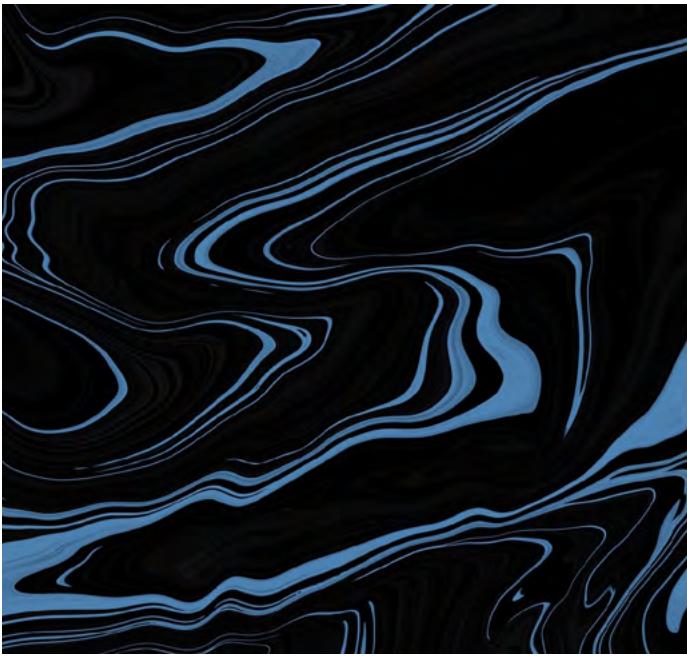


吉井忍 (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 Visax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小说为什么 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

Xuting | 小鸟文摘

评王德威新著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在《什么是当代人?》中写到，“真正属于他们时代的当代人，是那些既不跟时代完美契合，又不为了时代的要求而自我调整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时宜的。但正因如此，正因为这种断联 (disconnection) 和不合时宜 (anachronism)，他们比旁人更能够感知和理解他们的时代。”

阿甘本笔下的当代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作家这一群体。换句话说，文学创作者正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在感知和理解他们的时代，在高歌猛进的声场里发出“执拗的低音”。与此同时，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似乎也是一件同等程度“不合时宜”的事：如果说“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历史距离”是学术界的恒常惯例，那么检视当代文学则如“沿着陡峭山峰攀登”，既要研究者抛开定见、打开感官，去接受“光怪陆离”的新潮流，又要及时借鉴当代理论来提炼新的范式框架。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英文新著《小说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就借着盘点当代华语文学来理解“当代”、“中国”和“文学”这三个相互对话的理论议题。熟悉文学批评的读者都知道，王德威不仅是一位誉满海内外的文学史家，主持编纂了《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等著名论断，同时也是一位持续追踪关注当代华语系文学 (Sinophone literature) 发展的文学批评家，就连双雪涛、陈春成等近年来方才崭露峥嵘的作家也被纳入王德威广阔的评论视野。

二零一八年春天，王德威受邀在布兰戴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的曼德尔人文讲座 (The Mandel Lectures in the Humanities) 面向美国学术界听众进行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概述和评论，《小说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便是这一次讲座底稿改写集合成的新书。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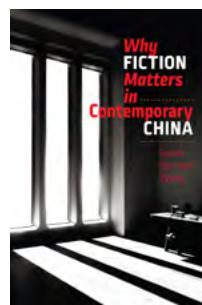
小说 / 中国

“小说”和“中国”似乎从来都是两个难以拆分的词：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写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将“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小说视为“改良群治”的革命手段，把原本不入流的“小说”文体提升至革新国运的地位。

而小说革命将如何开展，对梁启超本人而言都尚属难题：他在同一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虚构了中国维新成功后 1962 年召开上海博览会的繁荣昌盛景象，一位“孔老先生”孔觉民在会场为两万听众讲解中国的近代史：时间闪回戊戌政变之后，两位留学牛津的中国青年受时局触动，一个决定去柏林学习政治理论，另一个赴法国观察大

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仅仅五章的小说至此中断。

正如王德威写到，“未来中国（以倒叙手段）已提前到达，然而填补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和叙事却无处可寻。”梁启超畅想未来中国的雄心壮志，和小说本身的半途而废，似乎也暗示着文学想象力与被预设好的乌托邦未来的冲突。



《小说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  
(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在谈论当代中国文学之前，王德威首先为读者回顾了现代文学史的四个“悖论”：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一方面认识到小说有“熏、浸、刺、提”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却警惕小说的“毒性”（“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将小说视为“状元宰相”、“才子佳人”等腐朽思想的根源。尽管梁启超呼唤“小说界革命”，晚清兴起蓬勃的狎邪、侠义公案、谴责小说却与他的初衷大相径，似乎小说的地位被提得越高，毒性泛滥的风险就越大。

“五四”之后，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al realism) 日益成为现代文学针砭时弊、改革社会的武器。此时第二个悖论却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愈是精准、辛辣地揭示社会丑恶，就愈是投射出对根深蒂固的人性之恶的绝望，愈和“五四”启蒙的目标相背离。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越成功，就越呈现“自我否定” (self-denial) 的风格，反过来质疑了启蒙的效力。

第二个悖论在革命时期则迭代成了第三种悖论：如果新社会已经到来，那么作家就失去了原本批判现实的职责，否则他们就陷入了第二个悖论的怪圈。但他们同时又被要求描绘“现实”。在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socialist realism) 的过程中，文艺创作却反方向朝着夸张、典型、善恶二元的情节剧 (melodrama) 方向发展。文学越“贴近革命现实”，就越发抽象、简单。

到了八十年代，新一批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对动乱年代作出反思。但正如王德威以余华作品为例，“歇斯底里、疯狂和暴力”被作者毫无保留地搬上纸页，仿佛文学与所要批判的对象共谋释放野蛮的冲动 (cannibalistic impulses)。暴力奇观既是批判的目的，也意外成为了阅读的诱惑。

纵观四个文学史分期，我们可以看出小说美学总与其承担的现代性理念产生悖论，走向改良、启蒙、革命或创伤的反面。以文学史的四个悖论为背景，王德威则提出了三个以“trans-”为词根的概念来理解当代中国文学：transgression (越轨)、transmigration (轮回) 和 transillumination (透视)。当代小说家，如王德威所言，正在以他们的作品质疑、打破原有的四个范式，从“民族寓言”、“批判的武器”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跨越疆域、民族、性别乃至物种的边界。

### 02

跨越边界的当代小说

已故文学史家夏志清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作家的“感时忧国”精神使他们执着于“中国”这一议题 (obsession with China)，而无法如西方文学那样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的世界。从前文提到的“四个悖论”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小说百年来始终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息息相关。而王德威敏锐地观察到，当代中国小说整体呈现出“打破边界”的趋势，不再将“中国”置于视野的中心。

他以作家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为例：小说主人公张马丁本名乔万尼，是一名在山西布道的意大利传教士。张马丁在一一场天主教堂和当地村民的冲突中受伤休克过去，被人误以为死亡，三天之后他却意外苏醒。震惊不已的主教决定掩盖事实，照原计划要求斩首暴乱首领张天赐来抵命。不肯服从的张马丁最终被革除教门，寒冬中乞讨为生，最终倒在了当地的女娲娘娘庙，而救他的恰恰是张天赐的遗孀、在娘娘庙求子成疯的张王氏。庙里还有同样失去丈夫、无望绵延子嗣的村妇们。奄奄一息、无力反抗村妇摆布，张马丁最终还是死了，而一年后当地却冒出了五个混血的婴儿。

在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之下，王德威却发现了李锐在“义和拳乱”这一传统故事框架下作出跨越边界的种种尝试：从空间上讲，“庚子拳乱”之际的山西天主教堂行使着“治外法权” (extraterritoriality)，象征着跨越地理边界的殖民主义法理。张马丁昏迷三天之后的苏醒，和他在女娲娘娘庙最终的“堕落”，则是李锐对东西方宗教正典文本的彻底颠覆。与此同时，充满神秘意味、奇情诡谲的故事也突破了以往对义和团历史的现实主义描写。正如王德威所言，“李锐以讽刺的方式表明他无意书写另一个民族寓言；相反，他有意去创造一个可以颠覆一切寓言公式的寓言。”

如果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代表着当代小说跨越民族、文化、地理、性别、宗教边界的尝试，那么王德威在第三章《生死疲劳：作为“轮回”的小说》则注意到了当代小说跨越“物种”边界、突破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 的创新。虽然此章援引莫言的《生死疲劳》为标题，王德威却将目光投向了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和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放生羊》。

有趣的是，两篇小说都以鲛人、动物和宗教为主题。《清水里的刀子》讲述了一位丧

妻的老回民，打算按风俗在妻子过世四十天之际，将家中老牛作为祭献。老牛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在祭典三日前不吃不喝。当献祭当日，老人回避了屠宰的场面，回家时只看到被斩下的牛头，“一张颜面如生的死者的脸。”《放生羊》则讲述了一位藏族老者梦见逝世多年的妻子在地下受苦，决定带着一只从屠场解救出来的“放生羊”去拉萨转经。病重的老者最终无法走完全程，而羊却似乎领会了老者的心意，自己继续走在转经的路上。

不同于莫言小说借动物视角说人间故事，前文提到的两篇小说都以动物的灵性作为思考的对象，而小说中对动物“脸”的描写也不禁令人想起列维纳斯对“他者之脸”(the face of the Other)的阐述。如果说人脸的浮现使得他者不能被简化为片面的形象或理念，动物之脸则唤起了不可思议的神性体验。

王德威引用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理论：在古希腊神话中“daimon”特指一种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动物形态的神灵(lesser deity)。当人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神性，人性、动物性和神性的边界也随之坍塌。石舒清和次仁罗布的小说表明，曾经以中国、现实、人世间为对象的小说，也在跨越物种的书写过程中打开了新的思考层次。

### 03

#### 夜的眼

在第四章《黑暗的光束：作为透视的小说》中，王德威再次援引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一个真正的当代人是一个牢牢凝视着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他的凝视不是为了察觉到光明，而是为了看到黑暗。”阿甘本将现代生物学对视觉的研究作为比喻：人之所以能够看到黑暗，并不仅仅是因为“缺少光明”，而是眼睛的一种特殊细胞(off-cell)确保人能够“看到”黑暗。因此，黑暗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形式，而是人眼主动的能力。阿甘本进一步写到，“一个‘当代人’是一个眼睛被黑暗的光束击中的人。”

然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革命文学而言，太阳、光和热是最核心的意象。郭沫若在《天狗》里，将诗人之“我”比喻成照亮寰宇的光源，“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的Energy的总量！”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文学，更是以“红光亮、高大全”为文艺创作原则，在当时流行的两部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中，“太阳”的意象无处不在。

到了一九七九年，顾城震撼人心的两行诗《一代人》，标志着光明与黑暗诗学的变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海外汉学界，学者张灏也针对儒家“终极乐观”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幽暗意识”，认为人性的阴暗面“是无法根除，永远潜伏的。”张灏以为，儒家虽然也有“忧患意识”，但“忧患”只是对外在世事兴衰的忧患，而对人性自身的黑暗并不悲观。

王德威指出，当代文学的佼佼者如阎连科、迟子建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黑暗的诗学。阎连科在接受卡夫卡文学奖时说到：“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他在演讲时提到同村的一位盲人，每走夜路必拿着手电筒，人们从很远就能看见他不至于撞倒他身上。“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阎连科的小说《日熄》就讲述了一个叫做皋田镇的地方，每到夜晚人们就集体梦游，在梦游暗夜中烧杀抢掠，将白日里被压抑的恶彻底暴露出来。在太阳“熄灭”之时，恰恰是阎连科探索人性黑暗的起点。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则以更现实主义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失去丈夫的主人公独自远行去温泉地疗愈自己，在途中经过了一个产煤矿的小镇乌塘，然而这个矿难频出的小镇远比主人公想象的黑暗。主人公偶遇了一位精神错乱、丈夫失踪的蒋白嫂，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主人公却发现这个失踪事件并不寻常，后面隐藏着与权力的交易、被禁止悼念的巨大悲伤。目睹了被人为擦去的死亡(death under erasure)，主人公思索着救赎的不可能，最终抵达了温泉景区。结尾处，她掏出丈夫留下的剃须刀盒，盒子里却飞出了一只蝴蝶，扇动着湖蓝色的翅膀。

王德威写到，这一结尾并不能用弗洛伊德的“哀悼”理论轻松地解释。弗洛伊德认为哀悼的仪式使人接受了生活中的丧失。然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并不止步于个人的丧失与哀悼，而是如王德威所言，表达了一种“对人类黑暗境遇彻底的同情”(a radical compassion for the dark matter of the human condition)。迟子建这篇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也将悲伤从个人，扩展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不同于以往现代小说以启蒙为目的“揭露黑暗”，或以宣传为目的“歌颂光明”，王德威认为当代中国小说选择从无边黑暗之中寻找光亮，抵达了更幽暗的人性深渊，也找到了文学新的光亮的源头。

### 04

#### 当代 / 故事

由于篇幅所限，王德威在书中的诸多精彩评点仍需读者亲自去阅读。比如他以《三体》、《火星照耀美国》等科幻小说为例，识别出当代小说穿越星际(extraterrestrial)的“越轨”创作。除此之外，王德威也提到了一些尚未被大众所知的有趣作品，例如香港作家马家辉倒置殖民主义性别政治的《龙头凤尾》，台湾作家吴明益思考环境主义、原住民文化的《复眼人》，韩松描写“医疗恶托邦”的《医院》三部曲。

熟悉王德威自由跳脱写作风格的读者，也可预想到他将如何穿梭于不同地域、世代的文学作品，寻找地下盘根错节的关联：例如他在探讨当代华语小说的鬼魂主题书写时，将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香港小说家董启章的“V城系列四部曲”，和余华的《第七天》并置，指出三人都在小说中追寻着不复存在或根本不存在的空间。在分析前文提到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王德威又不忘将迟子建的文本与鲁迅的《祝福》、沈从文的《夜》相对照，阐发其中“说故事”(storytelling)与人类生存境遇的关系。

诚如王德威所言，在当代中国，“讲好故事”成为了至关紧要的文化政治事项。而在汉语中，

“故事”二字既可以指涉历史事实、传统寓言，又广义地涵盖一切虚构叙事，喻示着历史与叙事虚实相生的关系。一个历史片段可以被商业叙事包装成唤起大众民族情感的银幕大片，一个正发生的事件也会成为海内外传媒角力、争夺“故事”话语权的对象。票房、收视率、指数、排名、观看量、点赞、热搜、因过热而被撤的热搜，各自印证着“故事”在今天的传播效力。

在铺天盖地的“规定叙事”之下，当代中国小说家并未消沉，反而获得了更多打破规定的动力，走出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传统。他们在虚构中颠覆文学的条条框框，或以鬼魂、动物的口吻诉说人间事，或思考人工智能、宇宙尽头、量子力学等远远超出国族情怀的议题，哪怕读者只能在王德威的转述中略窥一二，也会因当代华语小说的想象力与文学野心而大开眼界。

如王德威在别处写到，这是一个“文字漫漶、人人竞相表态却又言不及义的时代”，但正因如此，浮现着幽暗意识的小说才在当代中国格外重要。正如创作者往往到了夜晚才摆脱了白日的理性，灵感涌现，我们或许只有在“文学的昏夜”里，才能够仔细回想、揣摩发生阳光下的一切。



Xuting

加大圣迭戈分校文学本科，哥大东亚系硕士，埃默里大学法律博士在读。业余时间看看英文学术著作，写中文书评。

####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戈壁沙漠，摄于 2007 年。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非虚构

# 那个写《走出戈壁》的人

熊景明 | 小鸟文摘

历史跌宕起伏，  
形成无数中国人的戏剧人生。

### 01

#### 共和国的孩子

此书的英文版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 2019 年十大好书，有人誉之为一部史诗。其内容和中国 20 世纪下半叶进程的相关性，叙述之朴实无华，生动流畅，不愧为一部精彩的民间历史。历史跌宕起伏，形成无数中国人的戏剧人生。倘若有史景迁那样的史家要用个人的经历来表现这个时代，此其人也。

单伟建的父母均出生于山东的寒苦农家，父亲虽没受过几年正规教育，却熟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古书，此乃传统中国的耕读之家。父亲后来成为海关总署的工作人员。1954 年，单伟建一岁时，举家来到北京。在严父慈母的庇荫之下，幼小的男孩对 50 年代的政治动荡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没有多少不安的记忆。1960 年，他幸运地进入当时中国最好的小学之一，遇到的老师、得到的教育，令人羡慕。1966 年小学刚毕业，这名少年为升入中学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国家则几乎在一夜之间进入动荡，此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延续了十年之久，给民族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影响至今未能全消除。这名小学生“本来一门心思要考上最好中学。升学考试废除了，我多少有点失望。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永远都不会有中学可上了”。他和同学到处去看热闹，看到“破四旧”焚书，看到老师被斗，被打死，看到小朋友的父亲自杀。他跟随长他几岁的同伴挤进不要钱的火车，完成了革命洗礼“大串联”。今天的读者也许难以明白，为什么做父母的不对儿女讲讲是与非，任由他们去瞎胡闹。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当政治的洪水泛滥时，逆我者亡，人人自危。此时，思考和理智往往被革命旋风刮走了。13 岁的“小屁孩”及伙伴在中央领导所在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用破纸箱和木棍搭窝棚，日日夜夜蹲在里面玩耍聊天。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周围都是“手足”，在崇高的目标激励下，新鲜刺激，呆多久都无所谓了。他们挑战的是国家主席，比起多少年后围某地立法局、警署的青少年神气多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同样的情怀。

### 02

#### “放逐”戈壁

本书着墨最多的是作者在内蒙戈壁滩度过的，炼狱一般的六年。90 年代我去甘肃参加扶贫项目，第一次见到戈壁，奇怪为什么这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还有人烟。当地人给我讲个笑话，说有人大学毕业，从北京分配到这里，在车上打瞌睡，到达后惊呼：这么快就来到月球上了！除了没那么多坑坑洼洼，的确相似。将大约 1700 万城市青少年送到穷困的农村地区去做苦工，剥夺了他们受正规教育机

会、将千千万万家庭拆散的，违反人性的举措称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简称为“知青运动”。16 岁的单伟建只有 50 公斤，瘦得像根竹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此时成为内蒙古生产兵团第二师十九团五连的一名兵团战士，在这个不毛之地，与 300 名 15 岁到 21 岁的男女青少年一道“服劳役”。读回忆录和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不必那么心慌，知道作者最后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累死。而且我已经知道本书作者是一位成功的金融投资人。读到他描写睡在结冰的湖面上搭建的帐篷里被冻僵，被饥渴折磨的痛苦，连续 31 个小时挖渠的各种经历，我常常停下来，翻到书的后面，看看他去到美国后的舒坦日子。

我读过《古拉格群岛》，读过杨显惠描写右派劳改营“夹边沟”的书，看过艾晓明拍的纪录片，读过我的干爹黄湛写的北大荒劳改营的经历……对单伟建描写的，吃不饱，睡不足，在冰天雪地做苦工，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惨状并非第一次听闻。身体所受的折磨之外，生活中没有任何娱乐，也无书可读，只有无休无止的训话、训斥。然而，那些苦役犯都是成年人，而戈壁滩上备受折磨的是些还在发育时期的青少年，他们本该在父母身边，在学校上课，与同伴玩耍。只因为独裁者的一句话，就要到这里服苦役。而且这些青少年被告知他们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失去对未来的憧憬，最难担待。

对此，我有深切体会。我比作者长 10 岁，1968 年大学“毕业”被集中派往云南南方的一个军垦农场，同样成为一名兵团战士，种了两季水稻，三季小麦。我比他幸运多了。那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第二年后，自力更生，生活得到改善。然而，那也是我人生中最为不堪的一段经历。当时我母亲卧病在床，我却不能请假去看望她。想家快想疯了，于是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每天只喝水，不吃饭。终于在一天早上晕倒，准假去县城看病。我将自己的回家的计谋告诉医生，得到他的配合，可以回家一周。母亲坐在病床上，看到我蜡黄的面容，眼泪立刻落下来：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多年后我自己做了母亲，才体会到当年她如何地为子女的处境揪心。读到单伟建的书之前，看了他在伯克利演讲的视频，讲到他天寒地冻时去割芦苇，拼死完成每天的工作量。我心里想，他母亲知道的话会多么心疼啊。看来母亲是知道的。书里他写到，母亲为他缝制了一双绿色布面，羊皮衬里的手套，戴上手套割芦苇容易了许多。这双手套上应当有母亲的泪痕吧。

建金字塔，修万里长城，挖大运河，都由当时的苦役或奴隶完成。后人去参观这些人类的伟大工程，往往不去多想建造者悲惨的人生。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血汗铸成的丰碑，见证了人类的文明。单伟建和他的 300 个小伙伴在戈壁上的劳役，则得不偿失。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比撒下的种子还少。这残忍的闹剧年复一年，进行下去。荒诞是文革的特征之一。房屋着火，最重要的是将毛主席像抢救出来。我在军垦农场时，住在茅草房里，火灾的危险大。有个女生悄悄与我分享她的妙计：将人民币夹在毛选（毛泽东文集）中，逃跑的时候，可以正大光明地首先抢救出来。



《走出戈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6 月

《走出戈壁》也是一部十分励志的著作。比单伟建大三岁的李荣田对他来说：浪费时间就是对自己犯罪，这成为他毕生的行为准则。对 40 后（也许更早）到 60 后在大陆出生的读者，作者令我们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他的话我们均能背诵，奉为真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情——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它是这一、两代人中许多人具体的特征，有待未来的人研究，起码我本人深受影响。

单伟建相信，无论在任何境况之中，都必须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如此的性格，令他每次命运来敲门的时候都有所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最大的嗜好，阅读。天道酬勤，他的付出最终有了回报。书的开篇，写到一个小故事。他小时候将手电筒遗落在草丛中，父亲命他去找回。直到天黑都没找到，小男孩坐在草地上放声大哭，“恰在此时，我感到屁股硌到了一个硬东西，伸手一摸，正是我的手电筒”。读到这里，一貫“迷信”的我，相信他此生会逢凶化吉。的确，看来他从小都得到命运的眷顾，一生中，遇到无数贵人，并与一位开朗、美丽、智慧的女子喜结良缘。他的努力加运气，令他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他那些可爱，出色，历经磨难的小伙伴们，而今安在？

### 03

#### 历史无法掩埋

单伟建终于幸运地多年之后走出戈壁。这场 1968 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延续了将近 12 年，到 1980 年 5 月，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

再搞上山下乡，10月，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准确地说，这是一场强制放逐城市青少年的政府行为，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它影响了一代人青少年，造成上千万家庭的不幸。

1981年6月27日，党中央通过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唯一一份承认文革错误的中央文件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影响深远的知青运动，没有一句话对全国的知青和他们的父母道歉。2000年后，知青回忆录大量涌现，这批人陆续退休后，常常欢聚一堂，人生虽然不尽人意，晚年大都衣食无忧，谈起当年，就像“忆苦思甜”，“青春无悔”成为主旋律。当年没有选择，谈不上后悔；个人这么想可以平衡心理，少些伤心和失落。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历史是照亮未来的明灯，需要将它擦亮，而非令之蒙尘、将之掩盖。知青运动和文革不可不反思。

2014年5月1日，已经两鬓苍苍的当年逃港知青，在香港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坡上，凄凄荒草从中，立了一块简易的石碑，纪念当初冒险游泳渡海逃往香港，葬身大海的同伴。此后，每年今日他们租一条船，同去祭奠。2016年，文革过去六十年后，我随他们同去。一路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惊险故事，生、死、爱齐全。船离岸100米左右，好些位年过花甲的男士，纵身跃入海中，向岸边游去。

内地文革研究几乎成为禁区，连回忆录的出版也成问题，似乎没人谈论，这段历史就不存在了。现在的政府虽然不提及毛时代的错误，但在政策上，在行动中，早就改弦易辙。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赢得许多人的拥戴，但坚持对过往的错误“不割席”的话，恐怕难以赢得信任，尤其在言论自由的香港。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后来更激烈的动乱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大陆背景，经历了大陆文革的人及他们的后代，反而不赞同街头运动，尤其反对暴力。我们与本地人的区别在于拉开了距离看历史，感恩最糟糕的时代结束了，珍惜今天的进步。即便问题多多，却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用激烈的方式解决。香港中学不教授中国历史，不知道是否与无法阐述毛时代的历史有关。不了解历史，不可能了解现实，难以培养出民族认同感。

#### 04

#### 美丽的两国缘分

书的全标题为《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下半部主要是作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念书，教书的经历。经过戈壁滩上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在异国他乡受到的挫折和困顿算不了什么。一片青葱的美利坚，所到之处，舒适安宁，见到的人，均以笑脸相迎，简直像个童话故事。美国人以爱心接纳这个来自红色中国的年轻人。他的遭遇像电影或小说里编出来的，不信请自己去读。当然，每一步走来，他都踏踏实实，依然是那个争分夺秒，从不敢松懈的小子。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种瓜得瓜。单伟建的美国故事，体现了中美两国一段美丽的缘分。当我捧读此书，为美国人对我们这位穷留学生的友善感动时，听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看来目前的美国政府否定过去对中国的友好。单伟建是中国和美国共同造就的千千万万人才之一。他们回到中国的“海归”，除了自身的经验和本领，给中国带来的观念和游戏规则，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令双方受益。大部分赴美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都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2018年6月，182名中国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79.4%打算留在美国工作，人才对两个国家的贡献，无法像贸易数字那样计算，却不能低估。

初闻此书作者身份，有些奇怪。这位私募基金主管，替客户操心其万贯家财，压力之大，不足为外人道。这个行业中，不少人50岁上下就退休了，此人怎可在日理万机的生涯中，抽出时间来写回忆？书到手，更为惊讶。本书按时间顺序，共29章，每章开篇交代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对复杂的历史背景的裁剪、取舍是很大的挑战。这并非作者的专业领域，能如此到位，颇不容易。我们中心收集有200本左右知青回忆录，3000多本这个时代的人写的个人历史。还没见过这样的写法。



熊景明

1943年出生于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 小鸟文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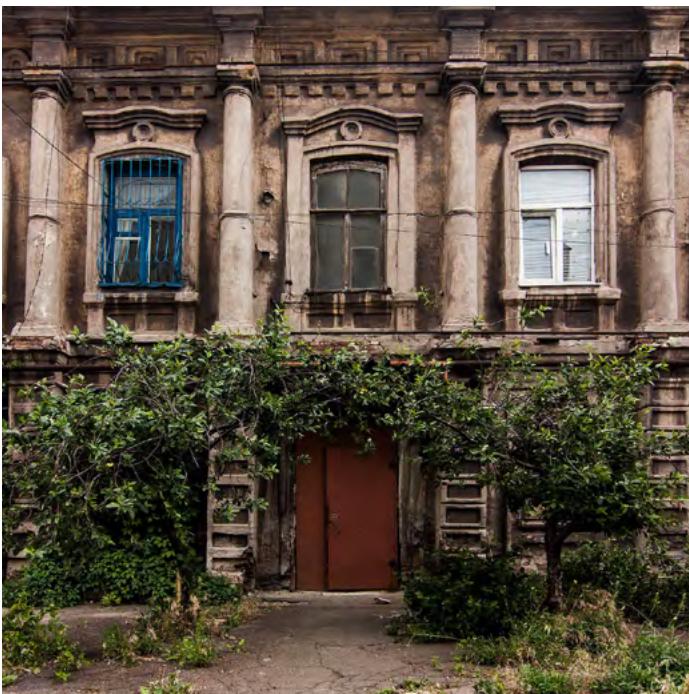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单伟建的新作《金钱博弈》  
已于今年五月出版

作者将沉重的话题写得清新可读。他没上过中学，没有受到中学语文课灌输给学生的形容词的影响，语感和词汇直接来自他阅读的名著，也许因祸得福。单伟建有天生的幽默感和形象思维能力，以及可贵的细节记忆能力。有朝一日拍成电影，场景都无需另外写了。上苍赋予他的天分，成长的环境，不凡的遭遇和种种缘分，更由于他毕生不懈的努力，成就了这个人，这本书。

2020年7月30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读〈走出戈壁〉有感》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档案

# 娜塔莎·沃丁的记忆与追寻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散文不在事实的表面描绘现实，  
而是倾听灵魂对于外界事实的回声。

### 01

#### 战争异见

2月24日，身在德国的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听到俄乌战争爆发的消息，哭了。对于她这样1945年出生在欧洲的战后一代，很难想象战火在这块大陆上重燃。她称，这是继柏林墙倒塌、新冠大流行后，第三件她此前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各国媒体的采访和约稿向沃丁袭来，但她的文章和发言，和德国的主流意见有所不同，引发不少德国媒体和民众的批评。比如，她认为，虽然普京发动了一场野蛮战争，但如果之前西方采取不同行动，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像德国统一后北约不会东扩的协议没有得到遵守，西方也没有处理好最初普京积极融入北约的意愿，等等。她反对德国政府放弃二战后一贯执行的不为战争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开始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我无法理解这些武器交付的意义，它们只会导致战争蔓延，并可能以核灾难告终。我不明白政客们的战术与方法。他们没有尽一切可能防止最坏情况发生，而是不断升级危险。我认为现在帮助乌克兰的唯一方法是满足普京要求，书面保证北约不再东扩。”[沃丁说](#)。

沃丁的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均是在德国的苏联强制劳工。她出生在德国战后的流离失所者营地，称从小在德国学校接受的教育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俄罗斯人是野蛮人、杀人犯。沃丁也因自己的身份遭到德国小孩们的歧视、驱逐和追赶。

“这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是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敌，在战争中被他们击败了，现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儿德舍米拉一样死掉，德国孩子们也驱逐她，后来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里淹死了。”沃丁回忆。

她觉得，俄乌战争以来，关于俄罗斯人的大部分言论都涉及这个古老创伤，唤起了她对俄罗斯恐惧症的记忆，令人不安和失望。“我认为绝对愚蠢的是不再演奏柴可夫斯基等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俄罗斯整个文化在被羞辱和践踏。俄罗斯人受到了口头和身体攻击，俄罗斯超市和餐馆遭到抵制。”沃丁说。

沃丁称，战后这种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而且，相比德国人，乌克兰人现在更恨俄罗斯人，但有些反俄行动太极端。比如，在德国有抵制俄罗斯书籍的呼声，似乎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在一些图书馆被淘汰了：因拒绝谴责

普京，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安娜·内特雷布科(Anna Netrebko)被一些歌剧院封杀；乌克兰作家奥克萨娜·扎布日科(Oksana Zabuzhko)在文章中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与发生在乌克兰的布查惨案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认为俄罗斯文化里没有欧洲，没有人类特征。

“我当然不赞成普京，但我对那些说俄罗斯人不属于人类的乌克兰人也有意见。德国纵容乌克兰人的表达方式是问题所在。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也不属于人类。希特勒曾试图消灭斯拉夫民族，让我害怕的是，德国正在给乌克兰提供一个类似平台，一些乌克兰人谈论俄罗斯人的方式与纳粹完全一样，非常危险。”

她认为，每个理智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缓和紧张局势，但现在许多人在火山浇油、挑起冲突。德国作家、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说，一场战争永远不会因另一场战争而获胜，在战争中总是而且只有失败者。按他的说法，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找到一点，无论多么微小，可以从中建立理解。克鲁格的声音是她最近听到与自己声音完全一致的少数，是游行中的长笛。

由于俄乌战争，马里乌波尔(Mariupol)这个对许多人陌生的地名为人熟知，它也是沃丁母亲叶芙根尼娅·伊瓦申科的出生地。沃丁的外祖父雅科夫·伊瓦申科是乌克兰的破落贵族，因为革命信仰被罚流放20年，流放晚期是在俄罗斯帝国边缘的华沙。在华沙，雅科夫在一所高级文理中学当历史老师，收入微薄，但娶了一位意大利富商的女儿玛蒂尔达·德·马尔蒂诺。

1915年，德军进入华沙，雅科夫一家获准返回马里乌波尔。当时，位于亚述海边的马里乌波尔是一个多种文化混杂的城市，有着乌克兰人、俄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波兰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马里乌波尔的多个政治团体抢夺政权。5年内战期间，这座城市的政权更迭17次。富裕的德·马尔蒂诺家毫不意外地遭到野蛮袭击和洗劫一空。

1920年，沃丁的母亲出生，但内战几乎毁了整个城市。21年后，德军占领马里乌波尔，旨在杀害斯拉夫人，给雅利安人提供生存空间的巴巴罗萨行动开始。马里乌波尔被占领时有24万居民，两年后只剩下8.5万人。大批乌克兰人在占领者的煽动宣传下来到德国，还有许多被作为强制劳工从苏联送往德国，称为“东方劳工”，沃丁的父母就属于其列。1956年，沃丁的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后逝世。当时，沃丁只有11岁。

2014年，沃丁在找寻母亲过往的同时，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发生顿巴斯战争。“当我看着电视里内战的画面，内战在她出生的地方进行，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她当年经历的一幕幕。战火很快蔓延到了马里乌波尔，而那里烧着的第一栋房子偏偏是建在我的姑婆瓦伦蒂娜创办的女子文理中学原址上的那栋。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该处是‘三次着火的房子’。第一次还是瓦伦蒂娜的中学，在内战的战火中烧毁。后来仍然在同一地址——格奥尔基耶夫斯卡亚大街69号，德国占领者在这里设立了劳动局，为了毁灭此地作为遣送机构的证据，在撤出马里乌波尔时一把火烧了这里。……现在是被袭击的马里乌波尔警察局所在地。我家族史的中心地就突然成为德国电视报道的焦点。”沃丁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中写道。

2022年，马里乌波尔再次成为战争蹂躏之地。“我母亲出生的城市目前是乌克兰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神秘事件。好像即使我母亲死了，她也不得不再次遭受痛苦，被推入死亡的怀抱。我相信，如果她看到我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她会很难过，不再活着。缺电缺气、挨饿受冻、惊恐无助……这座城市可能很快像1944年的马里乌波尔一样，那一年，我母亲带着一捆衣服永远离开了家。”[沃丁说](#)。

### 02

#### 双重独裁

2017年，72岁的沃丁出版《她来自马里乌波尔》(Sie kam aus Mariupol)，成为畅销书，获得莱比锡图书奖、德布林奖等荣誉，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二三十种语言。该书以沃丁寻找母亲的故事为线索，牵出一部在20世纪动荡世界中的个人史和家族史。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在德国，许多读者对沃丁描述的东方劳工故事感到惊讶。因为以前很少提及，但这正是沃丁书写的初衷之一。她在书中称，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本过去强制劳工写的书，找寻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我可以辨认方向，可一直徒劳无功。

“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强制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整个帝国的康采恩垄断集团、企业、手工工厂、农场、私人家庭，按照份额随意奴役这些‘进口的’劳奴，他们花最少的开销，榨取最多的劳动力。他们在非人道的、类似集中营的条件下，被迫完成本该属于

德国男人们的工作。”

“而德国男人们正在前线，在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们的家乡毁掉他们的村庄和城市，屠杀他们的家人。这些被劫到德国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被折磨致死，而他们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的数目相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简报或者地方周日报纸上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沃丁写道。

沃丁称，在德国 4.5 万个营地中，有 3 万个是强制劳工营。东方劳工中绝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必须在衣服右边胸口处佩戴蓝底白字的 OST 标志——“东方劳工”(Ostarbeiter) 的缩写，只比犹太人佩戴的六芒星略好一些。他们一周工作 6 天，每天 12 小时，住最差的棚屋，报酬最低，伙食更是糟糕透顶，最主要的食物是一种所谓的俄国面包，由粗磨黑麦、甜菜帮、秸秆粉和树叶制成，很容易引起肠胃炎。惩罚和辱骂是所有工人的家常便饭，性剥削也很普遍，生病意味着危险来临……

“不能继续从事生产的劳工，如果没有在短期内因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救治而死掉，则将被送往所谓的‘疗养所’，注射过量药物除掉性命。1944 年 9 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铲除精神病院里的所有斯拉夫人，只因德国医院过于拥挤，无法给斯拉夫人提供治疗，这些劳动力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供德意志帝国差遣。其他资料也证明，除了犹太犯人，斯拉夫强制劳工也曾沦为医学实验品。他们被放入冷却后的水槽和压力舱中，被注射试验疫苗，照射强烈的伦琴射线等，多数被折磨致死。……东方劳工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形甚至发展到，每个德国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殴打他们。战争末期，即使德国人打死了东方劳工，一般也不会受到任何刑罚。”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决定，在德国的所有苏联公民需要遣返回国，等待他们的是回国后的制裁。因为斯大林视强制劳工为叛国者和通敌卖国贼，斥责他们没有反抗帝国的剥削，所以有些人回到家乡后就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从德国的劳动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绝大多数人余生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找不到工作，不被允许上大学，所有害怕与这些“叛徒”接触。女性强制劳工还被视为德国人的妓女。

幸运的是，沃丁的父母没被强行遣返。因为当时对于战前生活在波兰国土上，并从当地被送至德国的波罗的海东岸三国都有特别规定，这些人可以选择遣返回国、留在德国或是流亡他国。不知为何，一个美国人在他们的出生地填上了“克拉科夫”，并非真实的马里乌波尔，得以留在德国。不过，到了 7 月，美军撤离萨克森，把这部分德国土地转给了苏联红军，沃丁的父母开始逃跑，最后偷偷躲进纽伦堡工厂大院的简易仓库。12 月，沃丁出生。后来，他们一家被带到流亡营和难民楼生活。

沃丁说，她后来意识到自己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孩子，父母来自红色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双重独裁。相比德国读者感兴趣的强制劳工，许多中国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沃丁家族苏联史的内容，尤其是她姨母莉迪娅·伊瓦申科的故事，太让人有似曾相识的共鸣。他们还可能扪心自问，近代以来，我们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为什么就没有与之相称的大量著作呢？

比如，莉迪娅上学时期是苏联历史上黑暗的“大恐怖”时期，“大清洗”达到顶峰。当时，“为了促进集体农庄的组建，与文盲继续作斗争，大学生们被派到附近的村子。在所谓的集会上，莉迪娅要在农民面前夸夸其谈，给他们描绘集体农庄中全面发展的新苏联人的光明未来。时值 1932 年，正是乌克兰大饥荒的开始。直至不久前，乌克兰还因其肥沃的黑土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现在却变成了停尸房”。

和被清洗的上千万人一样，莉迪娅后来被捕，流放到寒冷的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重获自由后，她得出一个结论：我变得粗俗了。“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莉迪娅写道。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去年在中国出版后，被万圣书园、豆瓣读书等多家机构评为年度好书。[刘苏里](#)说：“关于历史记忆，是最近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的话题，哲学家（保罗·利科）、文学家（利季娅·阿莱夫·詹姆斯）、史家（太多了），乃至艺术家们，都介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大合唱’。为什么？不忘过去教训，‘捍卫记忆’（利季娅那本书的书名）的权利。……现代一切极权主义，都试图通过消灭记忆来实现统治目标，但无一成功者，说明捍卫记忆的努力具有强大力量。”无独有偶，中文出版方的宣传文案也意思相近：“对抗沉默，拒绝遗忘。”

### 03

#### 自传小说

沃丁在难民楼长大，后进入语言学校，从事俄语笔译和口译，出版过一些小说，但都没有什么太大反响。其中引起一些关注的还是她以过世丈夫、毕希纳奖作家沃尔夫冈·希尔毕西 (Wolfgang Hilbig) 为原型写的小说，带点“八卦”色彩。但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大获成功后，让她摆脱了对年老时陷入贫穷的恐惧，多了创作信心和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娜塔莎·沃丁 (Natascha Wodin) 其实是个笔名，她的本名是 Natalja Nikolajewna Wdowina，德国出版商为了书好卖，把她的名字改成适宜德国读者阅读和发音的 Natascha Wodin。但这一行为，某种意义上倒反讽了沃丁书写的主题。

2018 年，沃丁聚焦父亲的《暗影中的人》(Irgendwo in diesem Dunkel) 出版，并于今年 4 月推出中文本。相比前作《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也许是追踪到更多父亲及家族过往的故事和经历，一些内容也有重复，《暗影中的人》没有那么令人惊艳。但她对畸形父女关系的深刻探讨，以及某种程度上最后对父亲达成的理解，普遍而又共情。



《暗影中的人》

“在父亲对我的残酷殴打中，落在我身上的也许还有他在营地中的那段过往。他了解被打的滋味，营地的监工有权责罚劳工，且乐此不疲。……他对德语的拒绝自然是源于俄国人那种坚决抗拒一切外来事物的心态，但营地生活无疑也为这出了一份力。……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一有机会就争取去了德国人那边，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叛徒，不是那样虐待、殴打、嘲弄他的朋友吗？因为不理解一个孩子对其所处环境的基本归属感需求，他是不是曾试图制服我，囚禁我，让我成为他的财产，就像他本人曾先后被当作苏维埃政权和弗利克公司的财产那样？”

“一个从未体会过自由的人，一个生活在两大独裁政权束缚之下的人，又如何能将自由给予他人，以及他的孩子呢？于他而言，自由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未了解过自由的种种严苛之处，那是他生命中不曾拥有过的。……他从一个政权的恐怖落入另一个极权的更大恐怖之中，也许到了德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在这里属于劣等种族，在人们眼中只是一台工作机器，仅此而已。”沃丁写道。

2021 年，沃丁又出了一本《娜斯佳的眼泪》(Nastjas Tränen)，她将其视作与《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平行的一本书。柏林墙倒塌后的 1992 年，沃丁搬到柏林，在报纸上投放了一则寻找保洁阿姨的广告，最终选择了 47 岁、和她同龄的乌克兰移民娜斯佳。她让沃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并讲述了娜斯佳的故事。

娜斯佳出生在纳粹德国占领时期，在基辅学习并成为了一名建筑工程师。她在 19 岁时结婚，育有子女，加上生病的母亲，全家挤在一间狭小公寓。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经济一同崩溃。娜斯佳离婚了，食物匮乏，最后的工资是一小袋大米，不得不前往德国，投奔她的姐姐，希望能找到工作维持生存。很快，她的旅游签证过期，但一个俄罗斯人帮她伪造了证件，使她得以继续住在姐姐的沙发上，在德国做一名非法保洁员。

伪造的证件最后还是被识破了。为了留在德国，娜斯佳通过广告招募来了德国人阿希姆，与之结婚。阿希姆去世后，她得到一笔寡妇抚恤金。此后，她又通过广告和沃丁结识，成了沃丁家的保洁阿姨，变成朋友。沃丁称，有一天，她为了让娜斯佳高兴，放了一张乌克兰民间音乐的唱片，然后娜斯佳突然哭了起来。那一刻，沃丁从娜斯佳身上看到了母亲在德国时的思乡之情。后来，拥有德国身份的娜斯佳还是回到了乌克兰生活。沃丁说，她在 1983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尝试撰写自传，但当时她对自己的生平并不了解，没弄清楚她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种关联。很久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是何许人，给自己留下了怎样的“素材”。她的任务是弥补错失的过往。

从一系列作品看，她擅长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文字常常带有自传或纪实色彩，但绝不是新闻意义上的非虚构，更像是自传体小说或者散文。事实上，《她来自马里乌波尔》获得的也是莱比锡图书奖的小说类奖项，被亚马逊网站分类为小说，而不是中文出版方和媒体宣称的“非虚构”。但，不是“非虚构”就不真实了吗？也不尽然。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真实”以及书的读法和标准。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暗影中的人》等作品不是按新闻式的非虚构逻辑组织，更多是在作者的情感、意识、记忆下推动和完成。所以，按照新闻非虚构的标准，你可以说她写得乱，但按照文学的标准，严丝合缝、自体一体，历史真实、情感真实和记忆真实妥帖地交融在一起。

在德国，媒体赞赏其是“暗黑歌手”。沃丁觉得，归根到底，文学总是要照亮人类的黑暗深渊。她也对《小鸟文学》说：“散文和纪实文学的区别在于，散文不在事实的表面描绘现实，而是倾听灵魂对于外界事实的回声。”

沃丁虽然正式住在柏林，但她在柏林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现在，77 岁的她更多居住在德国小镇沙尔湖畔察伦廷 (Zarrentin am Schaalsee)，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在这里，她远眺察伦廷基斯湖，这是一个曾形成东德和西德边界的湖泊，水的颜色随时间改变。

今年 6 月，[沃丁对来访的记者说](#)：“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我们是想留在俄罗斯世界还是融入欧洲？我了解这种冲突，我一生都在忍受它。两个世界被铁幕隔了很长时间，文化和心态都有不同，在我身上也没有融合，一直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1993 年开放边境对我是一种治愈，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在柏林混在一起。1993 年以来，我又与俄罗斯人住在一起，每天都说俄语。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现在，两个世界又开始分离。因为乌克兰战争，一切重新开始。这是一场灾难。”

在时间更早的[另一访谈](#)中，她则表达了对战争的普遍忧虑：“战争像刀子一样割断每个像我一样具有俄罗斯和乌克兰血统的人。世界上，到处都是战争的温床。当然，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人类什么都学不到。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战争。现在不知道还会不会如此。离我们近在咫尺，文明的薄皮被撕开，下方的野蛮主义再次涌动。”

### 04

“如果没有写作，我可能活不下去。”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娜塔莎·沃丁在 2021 年的邮件访谈节录。访谈的翻译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译者祁沁雯。

**小鸟文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由寻亲故事展开，你和苏联大量民众一样，都在寻找失踪的、被逮捕的和再未归来的亲人，找寻自己的出身、身份和根。回看整个寻亲过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娜塔莎·沃丁：**最大的感受也许是对于我母亲出身的惊诧。她从未提过她的出身，而我也从未猜想过她出生于何种家庭。我曾经坚信她出身于普通的，多半是非常贫穷的乌克兰平民家庭。突然，我却成了一个由贵族、商人、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有很多分支的，多文化交融的大家族的一员。小时候我总是撒谎，整天编故事说我的父母是俄国富裕的名门望族，有城堡有财产。事实经常被证实是谎言，但是我的谎言却成了从未料到的事实。我母亲的这种落差让我大为震惊，这落差比我想象过的还要大得多。

**小鸟文学：**寻亲过程中，你还认识了热衷助人搜寻的康斯坦丁。你怎么看待康斯坦丁的角色和故事，他现在还在帮人寻亲吗？

**娜塔莎·沃丁：**他很喜欢帮人寻亲，他是一个业余的系谱学家。而且，他也非常喜欢研究过去的事，他想把断掉的线索重新连接在一起。我认识的他，是一个极其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的，无私的人，是一位最好的“苏维埃人”，我和他至今仍是朋友。



沃丁的母亲和外祖母

**小鸟文学：**你怎么看待家族史书写的值和意义？

**娜塔莎·沃丁：**每一部家族史都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历史的一个样本。虽然历史书是照实写的，但是往往枯燥乏味，而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述，能让人在情感上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

**小鸟文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结构精巧，分为四个部分，当初为什么这样安排？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娜塔莎·沃丁：**我没有计划把书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是写作时自己产生的，还是出版社让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第一部分讲述寻亲，第二部分是莉迪娅的回忆录，第三部分讲述德国的劳动营，第四部分描述了战后流离失所者在德国的生活。在最后一部分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认识我母亲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我从距离母亲非常遥远的地方慢慢接近她，我也从一个编年史作者成为我母亲生活的见证人。

我最初的计划是，把母亲的劳动营经历和她大姐莉迪娅的劳改营经历放在一起。人们可以以此来比较苏联和德国的劳动营。可是有关德国劳动营的记录，只能依靠来自前苏联的，特别是来自乌克兰的其他强制劳工的报告。我母亲从未提到过劳动营。她只是经常说：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但她从来没说过她到底见过什么。我猜测了很久，直到今天还在猜测。

**小鸟文学：**除了结构，这本书的叙事混杂回忆录、研究、散文等多种形式，这是否体现了你的写作风格追求？我看资料说，你总在尝试从记录风格中汲取诗意。

**娜塔莎·沃丁：**我想不起来我曾经说过这个，但基本上每个作家都把他的语言归功于那些在他之前写作的人。我认为，通过阅读才能成为一名作家。事实上，我内心总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声音，只有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一书中，我才找到最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声音：通过字里行间诗意的共振，用少量的言语尽可能多地表达。

**小鸟文学：**你在书中提到，寻亲过程中发现的线索一再证明童年想象和模糊记忆的真实性，但童年时期的记忆是否果真如此？还是寻亲后得知的真相反过来改写了童年记忆？如何看待记忆和书写的关系？

**娜塔莎·沃丁：**正如我上面已经说过的：我经历的情况是，真相并没有被证明是谎言，而谎言才是真相，至少部分是真相。我相当惊讶，我小时候竟然记对了这么多事。其中最有趣的是，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是我的记忆，我认为自己的记忆是童年幼稚的胡思乱想，只不过是脑子里面留存的时间的沉淀。

我相信，后来往往无法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无论如何，书写让我走进了我不再意识到的回忆，书写向我展示了从一个被遗忘的细节到下一个细节的路径。我把回忆写了下来，其中的一些恰恰是通过书写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固定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记忆触发写作，而写作也引发记忆。

**小鸟文学：**很多人认为你这本书和温弗里德·塞巴尔德（W. G. Sebald）、赫塔·米勒（Hertha Müller）、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同属一个脉络。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你从什么书中汲取过养分和灵感吗？

**娜塔莎·沃丁：**我的书在主题上和这些作家是一体的，还有其他许多作家也是。其中，伊姆雷·凯尔泰斯对我触动相当深，特别是他的《无命运的人生》，还有《船夫日记》中存在的绝望。上面提到的三位作家都陪伴着我，给我灵感，启发我的新思路。

**小鸟文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主要关于你母亲，之后你写了《暗影中的人》，主要关于你父亲。当初为什么要写《暗影中的人》？是寻求一种和解吗？因为从《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看，小时候你常常被父亲打，母亲最后自杀。你对他怀有恨意吗？  
**娜塔莎·沃丁：**不，我的内心已经不再有恨意了。但我没法原谅他，即便我明白是什么造成我父亲成了那样的一个人。在我看来，我们在生活中的任务是认识和处理我们自己受到的伤害，而不是盲目地将这种伤害传递给他人，尤其是传递给儿童。我认为，我父亲从来就不知道正确处理这件事是可能的。他就像一个永远没有张开过的拳头。

**小鸟文学：**写第一本书时，你尝试撰写自传，但当时对自己的身世并不了解。现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暗影中的人》都已出版，你对自我、母亲、父亲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怎么看待父母对你写作和人生的影响？

**娜塔莎·沃丁：**写作改变的是，我能够祛除父母传递给我的那种破坏毁灭的力量。我能够塑造这种扩散的无处不在的力量。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说过：通过描述一个对象来远离它。这正是我想表达的。制造距离，打破沉默。如果没有写作，我可能活不下去。早在我的青年时期，语言就成为了我所拥有的故乡。

**小鸟文学：**1970年代，你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从事俄语翻译。到了1980年代，你开始写作，大多是小说。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转向契机是什么？又或者说，写完非虚构之后回望之前的小说创作，创作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娜塔莎·沃丁：**我从未写过非小说类的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也不是文献记录，而是散文。就这本书而言，它比我其他的书要更多地基于历史事实，但是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和以前并无二致。写这本书时，我需要为这个庞大的题材找到合适的语言。有时我以为，我会被压垮，但是后来我一再提醒自己，我只是写我的母亲，只是去书写我发现的她的一生。

散文和纪实文学的区别在于，散文不在事实的表面描绘现实，而是倾听灵魂对于外界事实的回声。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时力求达到的。

**小鸟文学：**未来你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娜塔莎·沃丁：**我刚刚写完了一本书，名为《娜斯佳的眼泪》，讲述了在统一后，一个乌克兰女人在德国非法居留和工作的故事，可以将其称为与《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平行的一本书。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图片来自 [Alan Godfrey on Unsplash](#)

## 档案

# “亚洲象成了非洲象，绿孔雀成了蓝孔雀”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9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技 / 技术

### 惩罚巨魔，理解巨魔，制止巨魔

2020 年，年仅 22 岁的日本女子职业摔跤手木村花自杀身亡。生前的种种迹象显示，她很可能是由于遭受网络霸凌，而选择轻生。

事件引发日本国内对此话题的广泛讨论。木村花去世后，她的母亲一直在呼吁加强相关法律的革新，还成立了名为“记住 Hana”的组织以提高人们对网络霸凌的认识。6 月 13 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立法](#)，规定“网络侮辱”可入罪，最高可被判处一年监禁，或罚款 30 万日元。

人们一直试图理解“网暴”或“巨魔”的存在。[《三联生活周刊》近期的一篇报道](#)采访到多位“网暴者”，回顾了“卡夫卡松饼君”、“《梦想改造家》红砖房”等这两年引发巨大舆论与网暴的事件，发现网暴者们“大多年纪尚轻”，“涉世未深”。他们发表网暴言论的原因不一，但从未是因与被网暴者有什么具体的仇恨，而可能只是冷漠、焦虑，甚至无聊。

平台方面，自 2020 年，Twitter 就试图通过引入一些干预性提示，让即将发出暴力言论的人“三思而后行”。最近，[一份报告展示了这项举措实施两年来的效果](#)。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用户（69%）收到提示后选择原样发送，22% 的推文被修改，9% 选择直接取消发送，也有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会选择重新编辑一条更有攻击性的言论。

但更有意义的可能是它对用户带来的长期行为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收到一次提示后，用户再次作出冒犯性回复的可能性会降低 4%；五次提示后，可能性降低了 20%。

这都展示出网暴行为跟当下过激情绪的关联。报告引用了 2011 年一项针对 Facebook 用户的调查，通过访谈、日记研究和问卷，研究人员发现“负面或攻击性的评论”是人们最为后悔发布过的内容类型之一。

“从前，许多注意力都集中在该如何建立技术和算法，以便更快地检测、审查和删除这些内容上。报告结论中写道，但这一实验提供了一种将干预推向上游的可能性，给人们提供一种反思自己在线行为的机会，让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攻击性的内容是不被鼓励的。”

这个月，你的数据又被用来做了一大堆事情：

**Instagram 想要扫描你的脸，判断是否真的成年。**保护未成年人还是保护隐私，这是让无数社交平台极度头痛的难题，似乎满足一方就一定要牺牲另外一方。官方规定中，注册 Instagram 账户必须年满 13 岁，但在执行层面却很难真正落实——只能靠用户自己提供生日。

在儿童保护组织常年的抨击和施压下，Instagram 不断尝试新的方法进行核查。比如，2019 年以来，这家公司一直在通过检索生日帖和友情圈来锁定未成年用户——如果一个用户声称自己 20 岁，却刚发布了庆祝 17 岁生日的帖子，账户将会被标记。6 月底，[Instagram 官方宣布开启测试](#)一些新手段，其中就包括了人脸扫描。他们与 Yoti 合作，让用户发送一条视频自拍来验证自己的年龄。[Yoti 是一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年龄验证的公司](#)，德国数字监管机构和英国政府都在使用其技术。第三方组织对其分析发现，在猜测一个人是否为 18 岁以上或 25 岁以下时，该系统的可靠性为 98.89%。（官网可以进行 demo 测试，亲测挺准）

**Alexa 想要让已故的亲人再跟你说说话。**在今年的 Re:MARS 大会上，Amazon 演示了一个温馨中带着一丝阴森的功能。视频中，一个孩子告诉 Alexa（智能语音助手），想听“祖母”讲睡前故事，紧接着，音响中缓缓传出已故祖母的声音，开始朗读《绿野仙踪》。

讲解中表示，这个功能只需要一分钟的录音，就可以提取出一个人的“声音”，并将其重新编制成更长的语音，让“所爱之人的记忆永存”。但大众却反应不一，许多对此感到“毛骨悚然”、“病态”，人们不愿意让亲人去世后成为数字世界的傀儡，也再次激发出更多关于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的争议。

**河南健康码想要让你寸步难行。**6 月 13 日，多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反映自己的健康码无故“变红”，导致无法乘车、行动受限。后续调查显示，共有 1317 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维稳指导处、大数据局多人被问责，受到撤职、降级等处分。但直到 25 日，[《凤凰周刊》报道](#)，部分储户仍然红码未消，甚至连山东的健康码都受到波及。

事件在网络上大范围发酵，人们仿佛第一次意识到，以防疫为名被收缴的数据和个人权利，已然构筑出一套天罗地网式的管制工具，可以随时被挪用和重启。6 月 24 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允许因防疫之外的因素对群众进行健康码赋码变码。7 月 1 日，[安徽亳州市的基层提出建议](#)：健康码全国互认，收回全国统一管理。



2022 年 4 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当地民众在州议会大厦手举支持女性拥有堕胎权的标语。当地时间 5 月 25 日，该州州长通过了美国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案，使该州成为第一个实际禁止堕胎的州。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警方想通过月经追踪软件来判断你是否进行了堕胎。**上个月的 newsletter 中，人们还在担忧堕胎非法化后的隐私灾难，这个月，这已然成为全美女性要面临的现实难题。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将堕胎权下放到各州。判决一出，[网友纷纷奔走呼号](#)，敦促人们删除手机上的月经追踪程序。[VICE](#) 报道，Stardust，苹果应用商店上下载量最大的此类软件，即便没有法律的强制要求，也会同意上交用户数据；2019 年，[《华尔街日报》也曾调查发现](#)，知名月经追踪软件 Flo 会在用户显示来月经或有怀孕意向的时候告知 Facebook。

如今这些数据可能让你锒铛入狱。[NBC 新闻报道](#)，有大量的信息可以间接推断堕胎的发生，不过警方更依赖于直接的证据，比如搜索历史、短信和电子邮件：如果一名孕妇在短信中明确表达自己将要去堕胎，在将堕胎视为杀人的州，这很可能被警方视为犯罪意图。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堕胎诊所开始从电子化办公回归书面记录，从常规通讯转变为加密通讯。

**黑客想要用 10 比特币卖掉你和你家人的信息。**6 月 30 日，网传上海市政府包含十亿人个人信息的数据库泄露。发布者表示，数据库包含姓名、地址、出生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犯罪 / 案件详情在内的信息，并表示希望以 10 BTC 的价格出售。

发布者还释出了三个样本文档。粗略看来，其中一个包含了姓名、年龄、所在地等信息，以及疑似指向旅馆登记照、出境照、居住证照片等信息的数据库地址；一个内含大量物品被盗、动迁纠纷、打架、扰民等具体案件的报警记录；一个是更详细的地址，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快递收件地址信息。案件信息主要集中于上海，人员信息则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数字属实，这是一场覆盖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大规模数据泄露。

## IN THE NEWS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将开始审查评论、跟帖和“弹幕”。**根据网信办 6 月 17 日发布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对跟帖评论信息内容实行先审后发”，“对用户的跟帖评论行为开展信用评估”等。

如果严格执行对任何意义上评论内容的“先审后发”，想见将极大增加审核工作量，

迫使平台承担更多成本和责任，导致平台的互动机制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今年，尤其是上海疫情以来，一些官方或政务号的评论转发区已经成为表达不满的窗口，一些没来及被关闭的刷屏瞬间体现出民众愤怒情绪的共振，未来这样的瞬间恐怕也会越来越难以见到。

**无孔不入的手机摄像头威胁到百老汇的裸体场景。**娱乐方式繁多的当下，剧场仍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观众和演员保持着一种此时此刻的关系，无法被复制，很多时候也不应当被复制。与电影一样，剧场中的盗摄是被明令禁止的，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剧场中的裸露场景比电影更为常见。

《纽约时报》报道，包括妮可·基德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在内的诸多演员都曾在百老汇上演裸戏。但随着移动摄像头的普及，演员面对的不再只是现场的观众，还有裸露图像被泄露的风险。因此，越来越多剧场开始引入一种名为 [Yondr Pouch 的小袋子](#)，它是一种带磁性锁的手机包，放入包内后，观众整场演出期间都将无法使用手机。

Yondr Pouch 最先在脱口秀剧场找到了自己的受众。脱口秀演员越来越担心线下的笑话被发到网上，断章取义，遭到口诛笔伐。如今，分割线下与线上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今年 4 月，大约有 100 万个 Yondr Pouch 在演出中被使用，相比于 2019 年翻了五倍。

**IE 浏览器的退役在日本引发混乱。**6 月 15 日，微软 27 岁的 IE 浏览器正式退役。调侃归调侃，在告别时人们仍纷纷致敬这款一度占据 95% 市场份额的“老前辈”。与此同时，一群日本人正在手忙脚乱地寻找新的替代品。根据三月份的一项调查，日本有 49% 的公司仍在使用 IE。虽然一年前微软就已经宣布将淘汰 IE，这些公司却拖拖拉拉，迟迟不行动。[根据日经新闻](#)，这可能将造成数月的混乱。连政府机构都是如此，报告指出，日本政府机构在处理这一转变时，行动尤其缓慢。直到现在，养老金相关的服务通知仍必须 IE 模式下查看。

**一款防窃听的新型人工智能。**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训练了一种神经网络，可以有效预测接下来一个人接下来要说的话，然后再引入“干扰项”。对于人类，听起来只是正常的语音背景里有一些杂质和噪音，不妨碍理解，但对一些用以窃听和转录的语音识别系统（ASR），就会陷入迷茫，错误率从 11% 飘升至 80% ——本质上，这是拿人工智能来愚弄人工智能。

## 02

### 环境 / 生态

**洪水冲灌黄石公园。**美国西北部正经历一个寒冷的晚春，积雪融化，湿度升高，周末的连续暴雨加速了这个进程。6 月 13 日，当管理员跟游客穿过黄石公园北入口，映入眼帘的是浑浊翻涌的加德纳河，道路塌陷，桥梁被冲毁，建筑歪倒入水。超一万名游客被紧急撤离。

古老的黄石公园横跨美国三个州。经过疫情肆虐的冬天，黄石原本期待迎来一个客流激增的夏天，但远超预计的降雨和洪水带来了极大变数。北部地区遭受洪水破坏最严重，预计将关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持续到本季度结束。长远来看，河面扩张和道路择道重建，都将改变黄石的客观面貌。根据一份气候评估报告，该地区年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增加在未来几年都将继续下去。

**也漫过城市。**6 月 22 日 12 时，广东县级市英德北江干流水位涨至 35.95 米，超警戒水位 9.95 米，为历史实测最高水位。[《财新》的一组新闻图片中](#)，该市江南地区几乎完全淹没在泥沙滚涌的洪水中，只有地标文峰塔悬于水面。[全市范围内](#)，桥梁、公路中断冲毁，3 万余人被临时转移安置，农牧渔直接经济损失达 3.82 亿元。华南地区端午前后常会出现强降雨，当地称之为“龙舟水”，但今年仍显得不寻常。《财新》报道，[今年中国的气象灾害表现为“南涝北旱”](#)。两种极端现象并行。入汛日期偏早 15 天，同期降水量偏多 13.1%，华南区域降水量和暴雨日数分列历史同期第二和第一。[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接下来的七八月份将出现更多极端事件，多地预计将出现较大洪水以及区域性暴雨洪水。

与此同时，华东、东北等地区出现阶段性干旱。[河南连续两日气温超 40°C](#)。省人社厅将高温补贴从原本的每人每日 10 元上调为 15 元；[河南濮阳一小区开启“人工降雨”](#)，利用楼房顶部的装置喷淋水瀑，给大楼降温，单次成本在 6000 元上下。

**印度和孟加拉国，洪水导致至少 116 人丧生。**死因包括溺水、触电、山体滑坡，还有超 4000 人感染水传疾病。在孟加拉国东北部，400 多万人无家可归，包括 160 万儿童。季风性的集中降雨通常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它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种降水帮助形成了湿润的、适宜农耕的土地，形成以诸如水稻为主食的文明。而当水的格局发生变化，粮食安全会受到最直接打击——孟加拉国受灾最严重的[东北地区](#)，恰为该国最主要的大米产区。

**让作物具备更强的抗洪能力。**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一群研究者正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最新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用乙烯处理作物，能有效帮助作物在水下继续产生能量，并阻止根系生长，减少能量消耗。这是一种较新的思路，过去现代农业更重视培育抗旱强的作物，但如今，抗洪的需求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 IN THE NEWS

COP15 离开中国。COP15 即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去年 10 月，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第二阶段原定于今年 5 月，在因疫情防控延期多次之后，[6 月 21 日](#)，联合国宣布将于 12 月转址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这是中国首次在高规格的国际环境会谈中担任最核心角色。但随着延期和迁址，会谈已经失去了势头，[非政府组织 Avaaz 竞选总监奥斯卡索里亚 \(Oscar Soria\) 认为](#)，中国能否有效地在这个话题上展示出领导力，也变得更加未知起来。

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原云南信息报记者铁木写道，合适胜任的官员、成熟的民间机构以及专家的缺位，都让昆明会议的效果不如预期，“亚洲象成了非洲象，绿孔雀成了蓝孔雀，诸多错误不一胜数……宣传亮点乏善可陈，科普工作聊胜于无”。



2021 年 8 月 7 日，云南普洱，北移野象群进入宁南县竹山村。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大会召开前夕，发生了一件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亚洲象北迁……这个事件最开始是被当做一场生态灾难来看待的，各方处于一个束手无措的状态，直到在网络世界火了起来，并被各种外媒报道，才向树立典型的方向转变。现在回头看，这个事件就像一个隐喻，暗合了这场大会的命运。”

**夏天这么可怕，建议直接改名。**忧思科学家联盟正在[发起一项新的倡议](#)，给夏季一个新的名字：“危险季节”。

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让人们更难对气候危机进行粉饰。科学家克里斯蒂·达尔 (Kristy Dahl) 说：“坦率地说，10 年、15 年前，我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想吓到别人。”但事态已难再包容这种委婉，他们希望通过用语的变化，让人意识到，夏天不仅意味着西瓜、海滩、冰棍，对很多人来说，也暗藏着山火、洪水、极热和大停电的危险。

**Ben & Jerry's 想让奶牛少打点儿嗝。**一家家喻户晓的冰淇淋公司能如何为环境献一份力？从源头开始。近日，这家公司宣布将改变旗下 15 个农场的奶牛饮食，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项举措基于一个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牛放屁和打嗝都在加剧气候变暖。[数据显示](#)，肉类和奶制品行业每年产生 71 亿吨温室气体（主要为牛羊消化食物时产生的甲烷），占人为排放总量的 14.5%。

为减少奶牛打嗝，Ben & Jerry 正在与一家名为 Blue Ocean Barns 的公司合作，该公司生产一种名为 Brominate 的海藻补充剂。这种海藻补充剂是由生长在圣地亚哥和夏威夷水箱中的脱水红海藻制成的。研究表明，在牛的饮食中添加 3 盎司的海藻可以减少 82% 的甲烷排放量。除此之外，大蒜和柑橘提取物以及绿茶和牛至的混合物也被证明有类似的效果。巴西和智利等国也在试图推进这种实践。

**辣椒告急，是拉差辣酱面临断货。**全球的亚洲食物爱好者都认识一款辣酱，鲜红瓶身碧绿盖，瓶身上还有一只标志性的大公鸡。你可以在任何亚洲餐馆的餐桌上见到它，然而，这种物美价廉正在受到冲击。四月，汇丰食品公司就[对外发布告示](#)，今年的土地歉收严重，影响辣椒产出，造成“前所未有的短缺”。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州是美国辣椒的主产地，过去这个春季，它们均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和历史性的干旱。

[研究显示](#)，作物在开花期和结荚期十分敏感，这个阶段的缺水将带来辣椒辣度、产量和品质的下降。短缺造成了囤积，《卫报》报道，在澳洲，汇丰的产品价格均上涨了 10% 到 15%。

**圈养还是放归？面对小蓝金刚鹦鹉，人类决定放手一搏。**这种鸟类又名斯皮克斯金刚鹦鹉，体型很小，拥有标志性的灰蓝色羽。动画电影《里约大冒险》里的主角 Blu 就是以它为原型。如今，这种蓝色鹦鹉已经被认定为野外灭绝，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除了人工饲养的几十只，人类几乎没再见到它的身影。6 月 11 日，其中 8 只被放归山林，回到斯皮克斯金刚鹦鹉原本的栖息地，巴西东北部的卡廷加生态区。

这个地区气候独特，三个月的雨季之外，剩下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被干燥枯白的植被覆盖，也导致其更易受沙漠化的侵蚀。这都让野化放归的计划困难重重。但人工饲养也并非长久之计，近亲繁殖和疾病的传播一直困扰着这个族群。再引入并非全新的概念，但近年来，一些成功案例给实践者了更多信心。今年 12 月，预计还有 12 只斯皮克斯金刚鹦鹉将被野化放归。

## 03

### 文化消费活动

是什么决定了一座城市是否宜居？6 月，经济学人智库 (EIU) 发布 [2022 全球最宜居城市榜单](#)，对全球 173 个城市进行排名。先说结果，前十名依次为：维也纳、哥本哈根、苏黎世、卡尔加里、温哥华、日内瓦、法兰克福、多伦多、阿姆斯特丹、大阪、墨尔本；与此同时，Monocle 也评出自己[心目中的 2022 年度城市之最](#)，哥本哈根、苏黎世、里斯本、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位居最前列。

对比之下，可以一窥双方的标准。除了长期沿用的客观要素，比如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EIU)，以及犯罪率、救护车响应时间、就业数据、收入不平等(*Monocle*)，它们各自对宜居的理解还存在诸多不同维度。

EIU 的榜单里，新晋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让一些东欧城市排名下滑，乌克兰首都基辅甚至直接因为战争爆发，调查无法继续，没有进入榜单；而高疫苗接种率以及对防疫限制的放宽，让曾经居于高位的城市又重获高分。比如，在 2021 年，维也纳由于餐馆和博物馆的关闭下滑到 12 位，如今又回到了首位。



图片来自 [Leyre on Unsplash](#)

疫情让 EIU 引入了这些新的指标，看重的紧急状态下一座城市维持日常文化生活的能力：

- 对医疗资源的压力
- 对当地体育活动的限制
- 对剧院的限制
- 对古典和现代音乐会的限制
- 对餐馆、酒吧、咖啡馆和夜总会的限制
- 对教育机构的限制

*Monocle* 纳入参照的新指标则更有生活气息，比如：日照时长、社会福利住房和游泳地点数量。可以看出，在 *Monocle* 的想象中，一座好的城市应该紧邻自然，可以方便安全地四处走动，清洁、绿色且有趣。这种标准下，北欧城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们通常规模可控，易于步行，特色鲜明。

对第一名哥本哈根的评语中如此写道：哥本哈根一直以行人、自行车和人为城市之本，这已经得到了回报。市厅为游泳者清理了港口，为市民提供了慷慨的福利。保持了独立零售和餐馆的活力；它是一个让创业家兴奋的地方，拥有国际领先的博物馆和雄心勃勃的绿色循环计划。

**伦敦揭幕两座公共雕塑，纪念二战后的“疾风世代”。**1948 到 1970 年间，成千上万人从加勒比地区国家移居到英国本土，以帮助填补战后英国的劳动力短缺。**他们有许多成为体力劳动者**、清洁工、司机，参与重建这个国家的经济。然而，2010 年保守党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政策，强制压缩移民的生存空间。许多在英国生活了一辈子的移民被驱逐，就业困难，甚至在严苛的环境中死去，引发极大的社会舆论。

2018 年，英国设立“疾风日”，纪念这些为英国作出重大贡献，但却饱受歧视的移民群体。在今年的疾风日，两座青铜雕塑在伦敦的车站、市政厅外落成，雕塑描绘了新移民拎着手提箱抵达的情境。

**纽约市最后一个公共电话亭离开街头。**这部投币电话位于第七大道和第 50 街交界处，于 5 月 23 日正式拆除，送往纽约市博物馆展出。自上世纪 70 年代，这种方方正正的电话亭就成为都市街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到 2000 年初，纽约市大约有 3 万部公用电话。2015 年，传统的投币电话逐步被 LinkNYC 所取代，后者是一种独立的无线网络服务亭，集成了免费电话、Wi-Fi 和设备充电等服务。

过去几年来，**摄影师埃里克·昆斯曼 (Eric Kunsman)** 一直在记录这种消失。他拍下纽约州罗彻斯特市的每一部公共电话亭。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在经济不景气的街区，更容易发现它们的身影。一方面，没有人费心去拆除，与此同时，那里的居民对廉价的公共电话需求也更高，尤其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一个中国人虚构了一部古俄罗斯史。**几乎每个写文章的媒体人都在入行时，听到过这样一句劝诫：不要拿维基百科当直接信源。维基百科所代表的众包知识体现出群体的纠偏能力，但也意味着，人越少的地方，越容易出错。

最近就有人发现，维基百科上超 200 词条都是由一个叫做“折毛”的用户捏造的。这些词条看起来格式工整，来源完备，环环相扣，词条套着词条，构造出一个设定完整的古俄罗斯宇宙。但奇怪的是，它们在别的地方都难寻记载，也没有中文之外其他语言的词条。

在第一个用户提出质疑后，纠偏机制迅速启动，**而折毛本人也站了出来**，进行道歉。她表示自己并不懂俄语和英语，高中肄业，起初是为了学习才开始造假，用翻译器拼凑句子，累积出上百万字的假维基。目前，这些词条已经被悉数删除，折毛的账户被永封。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档案

# “试图来到这里的移民是绝望的。”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当边境政策越来越严格，一些移民决定选择更遥远、更危险的路线来逃避侦查。

6 月 27 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酷热天气下，警方和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在一辆卡车及其附近区域发现了 64 名移民，其中 48 人当场死亡，16 人被送往医院。这 16 人中有 5 人最终在医院死亡。他们大多来自墨西哥，也有部分来自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许多人死于热衰竭、中暑和脱水。

[CBS News 报道](#)其为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人口走私案件。联邦政府已对据称与死亡事件有关的四人提出指控。

但这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最后一例。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的数据，仅 2021 年就有至少 650 人在试图越过美国边境时死亡。

因为帮派暴力、气候灾难和极端贫困，中美洲和墨西哥境内的人们经常会收到来自走私者的信息，鼓励他们尝试非法越境。而这些犯罪组织并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只谋求利润。

此次死亡事件发生后，得克萨斯州州长 Greg Abbott 迅速将矛头指向总统拜登，他认为拜登的边境开放政策促使了更多人铤而走险。拜登的新闻秘书对此进行了辩护，她说：“如果边境没有关闭，人们就不会冒着一切风险试图偷渡。”

事实上，拜登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在新冠流行时期制定的一项规定，该法令禁止移民越境申请庇护。目前在华盛顿的无党派移民政策研究所负责美国移民政策工作的 Doris Meissner [对媒体表示](#)，美国多年来加强了边境执法，但未能更新移民法以满足本国的需求，也未能提供更多合法入境途径。“走私者能够经营非常、非常赚钱的生意”，她说，“因为那些试图来到这里的移民是绝望的。”

前国务院高级顾问 Krish O'Mara Vignarajah [在 CNN 撰写评论文章](#)，她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拜登政府应该紧急恢复和重建一个在前任政府任期内遭受了无数次削减的庇护体系，从而彻底摧毁走私者的商业模式，同时扩大海外处理移民文件的规模，避免人们踏上前往美国的危险旅程。

而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移民问题，比如如何帮助大量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难民。此外：

就在前天，位于东南欧的北马其顿共和国在该国南部发现 87 名移民挤在一辆装有拖车的卡车内，其中包括 45 名叙利亚人、39 名巴基斯坦人、两名刚果人和一名印度人。这些移民从希腊非法进入，计划前往塞尔维亚，然后再前往更富裕的欧洲国家。两名涉嫌走私移民的男子被捕，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 5 年的监禁。上周五，摩洛哥和欧盟同意密切合作打击人口贩卖。起因是上个月数千名难民试图

从摩洛哥越境进入邻居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造成 23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当地人权工作者说，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许多受伤的人躺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得到医疗救助。

意大利海军近期则在安置来自西西里兰佩杜萨岛的 600 名移民。兰佩杜萨岛比意大利大陆更靠近北非，经常是利比亚移民走私者的首选目的地。[ABC News 报道](#)，右翼议员据此指责意大利政府中的左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过于软弱。

上周三，由于劳动力短缺，[德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新的移民法案](#)，数万名在德国生活多年但没有长期居留许可的移民将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且对于技术工人，如信息技术专家和其他从事德国急需职业的人，新规定将允许他们立即与家人一起移居德国，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这一切都建立在“移民必须在一年之内证明自己有意愿融入当地社会”的条件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有效期内学习好德语，并找到一份能够保障收入的工作。

德国内政部长 Nancy Faeser 在 Twitter 上写道：“我希望积极塑造移民的融合，而不是像过去 16 年那样不情愿地管理他们。”反对派政客已经发出批评，他们的观点是这会激励更多“非法移民”，且让庇护法变得毫无意义。

难民组织对政府的做法总体表示赞赏，但也持有部分疑虑。如 Pro Asyl 的[欧洲事务主任 Karl Kopp 所说](#)：“很容易出现的情况是，有人出去找工作，但因为经济形势而没有成功。”

## ALSO IN THE NEWS

### 一个月内，发生在挪威、丹麦及日本的枪击案

当地时间 6 月 25 日凌晨，一名 42 岁的伊朗裔挪威男子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开枪](#)，造成 2 人死亡，21 人受伤。当天该市正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 LGBTQ+ 骄傲游行，案件发生后活动被取消。

嫌疑人被认为是一名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有精神病史和暴力史。挪威警方表示，本次枪击事件是“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并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一起仇恨犯罪。枪击事件发生在 London Pub 及其附近，这是一个很受 LGBTQ+ 欢迎的场所。警方封锁现场后，许多居民自发前往周边街道放置了鲜花及彩虹旗纪念死者。

在奥斯陆枪击案八天后，7 月 3 日下午，[一名 22 岁的男子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朝人群开枪](#)，造成 3 人死亡、4 人重伤。遇难者为两名 17 岁的丹麦人和一名 47 岁的俄罗斯男子。

英国歌手 Harry Styles 取消了原定于当晚在附近的皇家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目前凶手已被拘留，他的姓名尚未公布。警方称这名嫌疑人似乎是单独行动，随机挑选袭击目标，此前没有犯罪记录，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与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有关联。7 月 8 日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发表演说期间[遇刺身亡](#)。嫌疑人为 41 岁的奈良居民山上彻也。日本警方此后证实，他的袭击武器是自制枪支。

连续发生的枪击案件引发了各国关于枪支管制的讨论。在此之前，无论挪威、丹麦还是日本，枪支暴力事件都较为少见。据[德国之声的总结](#)，日本规定除了警察和军队，任何人都不允许拥有手枪。丹麦的枪支管制则是“限制性的”，每一支私人持有的枪支的获得、拥有和转让记录都保存在官方登记册中。挪威拥有较高的枪支拥有率，公民可以持有枪支（最常见的是用于狩猎和体育射击），但枪支的获取和保管由国家管制。

### 萨尔瓦多一名妇女被判 50 年监禁，这激怒了堕胎权利组织

最近，萨尔瓦多一名妇女因严重杀人罪被判 50 年监禁。在这起有争议的案件中，当局称这位名为 Lesli Lisbeth Ramirez 的女性涉嫌在分娩后谋杀自己的孩子，婴儿死于喉咙上的割伤。

而为该女性辩护的女权主义民间组织“堕胎合法化公民团体”告诉[路透社](#)，当事人当时年仅 19 岁，她只是试图在意外流产后剪断脐带，但当时天很黑，她的家里也没有电。发言人 Morena Herrera 说：“这不是检方第一次为了将女性定罪而编造故事。”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反堕胎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终止妊娠，即使怀孕会对母亲的生命构成威胁，或者是由于强奸或乱伦造成的。贫困妇女是受害最深的群体。[BBC 的报道](#)引用了支持堕胎运动的倡导组织妇女平等中心 (The Women's Equality Center) 的数据：在过去的 20 年里，该国至少有 180 名妇女在类似情况下被起诉或监禁。今年 5 月，该国一名流产妇女 Esme 被判处 30 年监禁。另一位名为 Cinthya 的女性告诉 BBC，她的儿子意外早产在家中死亡，她于 2009 年因严重杀人罪入狱，并在 2019 年获释。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萨尔瓦多人支持在无法受孕或对母亲健康有风险的情况下堕胎合法化，但保守派政客和宗教领袖仍在强烈反对。

堕胎权利活动人士说，萨尔瓦多妇女的遭遇应该为美国敲响警钟。

### 然而“罗伊诉韦德案”还是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

6 月 24 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 (Roe v. Wade)，这意味着该国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宪法堕胎权利不再存在。现在，美国各州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管制堕胎了。

大法官 Samuel Alito 代表法院多数票表示，1973 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论据“极其薄弱”，甚至构成了“司法权力的滥用”。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如 Stephen Breyer 则说道，“（我们）为今天失去基本宪法保护的数百万美国妇女感到悲哀。”“从受精的那一刻起，女性就没有发言权。”

仍有大量支持堕胎运动的抗议者在各地游行，呼吁拜登政府采取措施保障女性权益。[NPR 的一篇报道](#)尤其提到了法院的决定将对残疾人产生的影响。因为身体自主能力的丧失，堕胎对残疾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对一些人来说，妊娠可能会危及她们自己的生命。而且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残疾人遭受性侵犯的可能性是非

残疾人的三倍多。

无论如何，堕胎的需求始终存在。美国进步中心（American Progress）的 Ives-Rublee 提到，更多的组织将致力于创建互助项目，以帮助贫困的、残疾的女性前往外州堕胎。

#### 印度宗教暴力升级，一名裁缝被杀害

6月28日，印度警方在西部城市乌代普尔逮捕了两名穆斯林男子，他们被控杀害一名印度教裁缝，并将袭击过程录制成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案发后，印度政府向乌代普尔增派了警察，禁止大型集会，并表示会对分享杀人视频和照片的网民进行惩罚。目前还不清楚两名嫌疑人是否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

这起残忍的杀戮事件很可能加剧该国的宗教分歧。在印度，大约80%的人信奉印度教，15%的人信奉穆斯林，宗教冲突由来已久。5月底，印度人民党发言人在电视上发表了一番被穆斯林认为是侮辱性的关于穆罕默德的言论。据《华盛顿邮报》，被杀害的48岁的裁缝 Kanhaiya Lal 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支持相关言论。两名袭击者发布的视频里有指责 Kanhaiya Lal 裂亵神明的画面。

#### 101岁的纳粹战犯被判入狱5年

六月下旬，现年101岁的前纳粹集中营警卫 Josef Schuetz 被德国法院判处5年监禁，检察官指控他为数千起谋杀案的从犯。这是该国对前纳粹分子的一系列起诉中的最新一起。Josef Schuetz 也是截至目前因在二战期间参与纳粹罪行而受审的最年长的人。

对 Schuetz 的审判于去年10月开始，由于他明显的健康状况而多次暂停。他被指控参与了1942年至1945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发生的针对不同群体的迫害。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犹太人、苏联战俘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枪杀或毒杀。

正如《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的那样，Schuetz 的审判和最近的定罪反映出“随着越来越多的纳粹人员和他们的受害者去世，执法人员正在争分夺秒为年老的大屠杀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结一些事情。”

#### 阿富汗发生地震，至少1000人丧生

当地时间6月22日凌晨，阿富汗东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霍斯特市（Khōst）发生5.9级地震，这次地震及其余震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数千所房屋被毁。据科学期刊《自然》，这种破坏程度对于5.9级地震来说是不寻常的。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有大量易受损的建筑，以及地震深度较浅，导致了接近地球表面的强烈震动。且地震发生在夜间，当时许多人正在家中睡觉。蒙大拿大学的地球物理学者 Rebecca Bendick 说：“5.9级地震不应该致人死亡。”

当塔利班在2021年8月夺取阿富汗政权时，国际社会暂停了对该国的资助，包括研究资金。科学家们说，缺乏资金、阿富汗研究人员的大量外流以及仍在该国的研究人员的有限能力进一步阻碍了地震研究的进展。另一方面，后续的救援行动及灾后重建也是对塔利班当局的重大考验。基于人道主义，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欧盟、印度、阿联酋、巴基斯坦等）向阿富汗提供了资金、食品、住所及医疗用品等各方面援助。

#### 南非酒吧里的21名青少年之死

六月末的一个周日凌晨，南非城市东伦敦（East London）的一家酒吧中，21名青少年突发身亡。受害者年龄在13-17岁之间，他们当时正在庆祝考试结束。最初的报道称这些青少年死于踩踏事件。但当局尸检后迅速排除了这种说法。病理学专家 Solomon Zondi 认为，最有可能的死因是气体爆炸导致化学窒息。

事实真相还在等待查明，家属们被告知，官方公布死亡原因可能需要几周时间。南非的法定饮酒年龄是18岁。南非总统 Cyril Ramaphosa 上周三呼吁官员采取有效行动制止向青少年出售酒精饮料的行为，他说：“我们的未成年人正被酒精祸害。”但这位总统发表悼词之际还面临着其他挑战，包括南非长期停电、广泛的腐败指控等。一位居民 Nwabisa Booi 对 ABC News 说：“不管他们说了什么，都仅限于今天。他们总是做出各种承诺，尤其是我们的总统。”

#### 跨性别女性被禁止参加女子国际橄榄球比赛

六月下旬，国际橄榄球联盟（IRL）宣布将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国际橄榄球比赛，直到另行通知。这项禁令将适用于10月15日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杯联盟式橄榄球赛。IRL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正在“继续审查和更新规则”。

在这之前，国际泳联（FINA）刚刚通过了新的“性别包容”政策，跨性别女性运动员被禁止参加最高级别的女子国际游泳比赛，除非她们在进入青春期的早期阶段或在12岁之前开始接受抑制睾丸激素分泌的治疗。这些措施加剧了有关性别和运动的辩论，大部分话题都围绕着“公平”展开。支持者认为经历过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别女性拥有不可逆转的身体优势，反对者则认为这些禁令是歧视性的、侵犯隐私的。

#### 日本法院裁定禁止同性婚姻不违法

日本大阪一法院于六月驳回了一项损害赔偿诉讼，该诉讼由三对同性伴侣提交，他们称政府禁止同性婚姻违反了宪法。

此次事件围绕日本宪法第24条对婚姻的解释展开。第24条规定：“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的同意为基础，以夫妻平等权利为基础，通过相互合作来维持。”

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只适用于异性恋婚姻，并没有提及同性婚姻，所以禁止同性婚姻不会被认为是歧视。大阪法院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性伴侣面临的不利状况已经有所缓解，对于什么样的制度适合为这类伴侣实现利益，“日本民众之间的讨论还不够”。

近年来，虽然日本许多都道府县的政府都颁发了承认性少数伴侣的证书，但目前，婚姻带来的继承权、税收优惠和子女共同监护权等特权只给予异性夫妇。

#### 还好，伊藤诗织胜诉了

7月8日，日本最高法院确定二审判决，认定现年56岁的前东京广播电视台公司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在2015年未经伊藤诗织同意与她发生性关系。法院要求山口敬之向伊藤诗织支付330万日元的赔偿金。

但与此同时，因法院认定伊藤在书籍等出版物中所述“（山口）使用了约会强奸药物”的内容没有适当的证据支持，不具备真实性，损害了山口的名誉和信用，判决伊藤向山口支付55万日元的诽谤费。

2017年，女性记者伊藤诗织公开指控山口敬之对自己性侵，并实名出版了一本讲述被害经历的书籍。她是日本史上首位公开身份、以本名告发性侵事件的女性，被视为日本 #MeToo 运动的象征。

#### 因为庆祝世界滑板日，数名青少年在伊朗被拘留

每年的6月21日是世界滑板日。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滑板爱好者一样，那一天，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数十名青少年聚在一起玩滑板。女孩们没有佩戴头巾，男孩们穿着短裤和宽松的T恤。

这一事件在伊朗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据《阿拉伯新闻》报道，有数名活动参与者及组织者随后被警方逮捕。伊朗国家通讯社（IRNA）援引设拉子警察局长 Faraj Shojaee 的话说，许多女孩在没有遵守法律和宗教规范的情况下摘掉了她们的头巾。设拉子还将举行反对西方式青少年聚会的集会。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法律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且西方生活方式的任何象征都被认为是消极的。

#### 说唱歌手推出免费旅行计划，帮助年轻乐迷参加音乐节

来自曼彻斯特的说唱歌手 Aitch 近期和饮料品牌 Relentless Energy 合作推出了一项计划“AITCH-S2”，将为年轻人的火车旅行提供资金。

这项为期一个夏天的计划将从7月5日持续到8月26日，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的人将有机会赢得价值25英镑、50英镑或100英镑的代金券。代金券每周随机发放，来自英国任何地方的青年都有资格申请。参加抽奖不需要购买任何产品。Aitch 表示，这项活动旨在帮助有经济压力的年轻人走出家乡体验各地的音乐文化活动。“我不希望任何人错过这个值得纪念的夏天”，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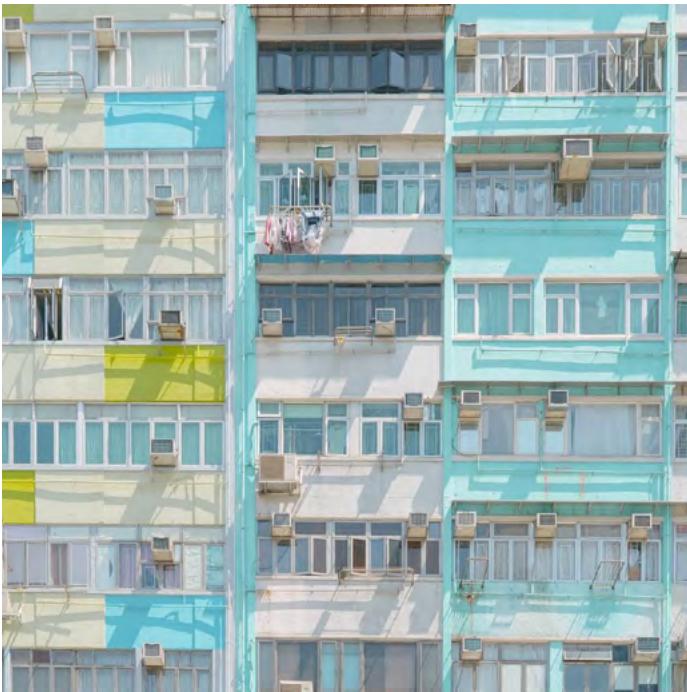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Edwards Lee on Unsplash](#)

## 档案

# “我坚持人要有个体自由”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2018 年 10 月，金庸去世后，倪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但身体不好我也乐天。”

4 年后的 7 月，“蒙 C 宠召”，倪匡逝世，和老友们团圆相聚，享年 87 岁。华人世界竞相哀悼这位香江才子，回忆读“卫斯理系列”时的感受、津津乐道他的传奇经历、评论他的功过是非、熟悉的人怀念交往故事，还有和金庸去世时一样，抚今追昔，再次感叹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被称为“倪匡接班人”的作家谭剑说，“没人接得了倪匡的班。他南来香港这个自由之地，乘上报业兴盛时代的列车。年轻的他凭一支快笔和独到观点，轻易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文化影响力上平分春色。他的成功是天地利人和的结果，也是香港这个开放城市兼容并蓄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倪匡因香港给予的自由而写出天马行空的作品并致富，香港因倪匡的作品而成为对外输出大量小说的城市。”

作家陶杰认为，倪匡的成就主要分两部分，第一是小说，1000 部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会传世。因为他是带着创伤从大陆逃到香港，所以会不自然地写到以前不愉快的经历，见过的丑陋人性；另一部分是杂文，他对自由、民主、极权、家庭、伦理、爱情、两性等的看法富有见地。

“比方讲在 70 年代中期，香港人连同性恋都隐隐约约知道，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在金庸的报纸上（说）我赞成同性恋，应该合法化。两个男人关起门来，他们喜欢干什么，只有不妨碍第三者，你不要管他，只要是成人。”陶杰说。

评论人李照兴撰文称，“倪匡除了设计出卫斯理惹人好奇之外，最为人乐道的，是他代表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人，可以有多跨界。试想像，在主要创作跨度以四十八年计（1957 年至 2005 年），400 多本作品，300 部电影剧本。编剧最密集时像 1971 年及 1972 年，一年间有 21 部作品，平均一个月生产两个剧本，更不用说涉及更多专栏小说。……那也是个香港与台湾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大连结时代。”

“《今夜不设防》呈现了香港那前过渡期时代的尽情忘我，用四字概括，是‘酒色才气’，忠实地反映了几个大男人平时到夜总会天花乱坠的胡言乱语和即兴智慧。……说它是香港电视界的一个奇迹，因为由尺度到人物表现，都回到前述的某种‘咁都得！？’（注：粤语，这样也行！？）的姿态。……那个奢侈的 80 年代，真是痛饮，为不知日后何时会发生的处处皆设防干最后一杯。”

除了作品，许多人特别怀念倪匡的人格魅力和智慧。比如在演员林青霞眼里，“倪匡是单纯的、善良的、充满好奇心的人，他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像个带给人间快乐的顽皮孩子”。作家马家辉想到的则是《倪匡的逻辑》。

他称，举个最最最简单的例子：有人问倪叔如何看待所谓“网络霸凌”。倪叔的回应是，世上哪有什么网络霸凌？你关掉手机，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吗？对方怎样霸凌得到你？说毕，仰脸大笑，干脆利落，此中有真意，留待访问者仔细思考。

“也许匡叔的逻辑可以化约为这样的道理：世间的‘客观’困难和艰辛，不见得全不存在，但其中有某些部分是自己能够用潇洒的态度、方式、心态、策略去回应处理，若老让自己陷于‘客观’的泥泞里，哭哭啼啼，苦大愁深，那就等于火上加油，甘愿帮忙，把自己牢牢捆绑在苦难的囚笼里，砍断手臂也好，关掉手机也罢，都只是夸张的表达，个中真意是要用破格的思维去面对问题，然后用决绝的态度去寻求解决。退一步，不一定风平浪静，但至少不会把风浪看得太严重，所以也不会令风浪变得更严重。”马家辉写道。

最近这些年，由于局势变化，倪匡小说中的一些片段被不少年轻读者解读为“神预言”。比如《追龙》中写道：“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而这样做，可以只出自几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图上，但只是一具躯壳，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闯祸》中写道：“在强权势力之前，满地乱爬，摇尾乞怜的，自己不敢反抗，也叫人家同样作奴隶的，千方百计，也想跻身于强权势力的，什么丑态，都有人做！”

但是，这些金句带来的追捧或者批评过于肤浅。正如李照兴所说，“要了解倪匡，不能凭碎片化地只读他的几个金句判断，而必须看到他的经历，他的逃跑，他的恐慌，他的决志”。而且，这些简单判断背后也暗藏着政治大于文学的思维。事实上，站在文明的角度，文学的价值远远大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变化。

或者说，倪匡在文学书写或人生实践中所讴歌或鞭笞的价值更具普世和永恒，这也和他遭遇的时代相关。在《倪匡传：哈哈哈哈》中，他说，“我的人生哲学说出来真是教坏小孩，就是得过且过。我不计较什么。我写卫斯理的时候，出版社要出版，我自己都没有把自己的稿存下来。有读者很重视，会剪报留存，收集送我的。我 16 岁去当公安，到 23 岁逃离大陆。那 7 年的情形，让我知道人是如何在一个环境中生活，人可以委屈、卑微到一个什么程度。印象太深刻了。人应该有生存的基本权利。这个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被剥夺的。”

而在另一采访中，他则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坚持是，“我坚持人要有个体自由”。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 01

上期，由于控枪、堕胎权、听证会等事情的发生，我们讨论了知识界对未来美国爆发内战的担忧。6 月底，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1973 年“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中确立的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废除纽约州自 1913 年起实施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以及前白宫助手等在听证会的证言，比如称特朗普在被告知不能去国会大厦加入他的支持者后，曾试图抢夺其座驾的方向盘，都让忧虑变得愈加真实，“内战”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

站在中国角度，其中引起比较大争议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易富贤的文章《美国堕胎法案争议对中国的警示》。他曾写过《大国空巢》一书，是较早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言论鲜明犀利，但也像许多人口学者一样，优点和缺点都是非常强调人口的重要性。

该文称，“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弱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中国是世界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0 年官方数据显示高达 43%，考虑到存在大量私自堕胎，那么真实堕胎率应该超过 50%，是美国的两三倍。”

“美国只有很少的医生能进行堕胎手术，而中国的堕胎手术普及到了乡镇。尽管中国严厉打击性别鉴定，但是由于存在非法堕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 120（120 个男孩 /100 个女孩）；即便实行了二孩政策，2021 年的出生性别仍然高达 112，远高于正常的 104（102–106）。如果有不受限制的堕胎自由，那么选择性堕胎女孩或男孩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

“中国要降低堕胎率需要重建尊重生命的人伦底线，强化家庭价值，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缩短学制，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和养育能力。如果没有这些联动改革，仅仅严格限制堕胎会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引发其他社会危机，如弃婴的增加，非婚生比例增加而让妇女不堪重负，以及非法堕胎对妇女健康的损害。”

“中国也应该就堕胎问题进行全民讨论，以引发对生命权、家庭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利、人伦底线等的广泛思辨。”

除了“堕胎”，引起中国公众广泛热议的还有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里的“社会调剂”。1990 年，唐月英、邓振生夫妇交了 1340 元超生罚款后，未满一岁的孩子被抱走，至今下落不明。该告知书称，“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

易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无法统计被“调剂”的儿童数量有多少，但这种措施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全国都很普遍，如四川达州、湖南邵阳和辽宁大连等地。计划生育侵犯人权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强制引产被没收财产、家人受到牵连处罚等，但都难以追责。

## 02

继续写过不去的疫情，7 月，上半年相关经济数据陆续公布，让我们更清晰看到防疫的代价。比如，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为 2.5%，其中二季度的 GDP 增速只有 0.4%，环比为 -2.6%。很多经济学家称，2022 年增速估计无法达到 5.5% 的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二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8%，上半年平均为 5.7%，但各省份相差较大。上海、吉林、辽宁等疫情较重、封控时间较长的省份，失业率偏高，福建、江苏近期就业改善明显；

2022 年大学毕业生达 1076 万，首次破千万，但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报告，2021 年四季度以来，16 至 24 岁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今年 4 月为 18.2%，5 月上升至 18.4%，为该数据公布以来最高水平。

经济数据之外，像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各地烂尾楼和停贷现象的出现，更让人加重对中

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当然，房地产和银行的问题其实是老问题。去年，恒大债务危机出现之后，我们在和<sup>许成钢</sup>教授的访谈中，他就深刻分析了其中的根源：

“恒大的问题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我们需要解释中国房地产背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它们借钱时胆子都非常大，所以中国非常高的杠杆率有一个重要特点，里边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就是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即便是在中国的制度特点下，采用各种办法，没有突然产生重大金融危机，但是一次性的重大危机即便不产生，危机的阴影也会笼罩在经济上，它带来的深远影响一定不能小看。”

### 03

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专题，刊出四篇文章，分别从政治发展、宪制秩序、跨境互动、经济转型等角度，探讨香港在后半期的路途上，“一国两制”实践何去何从？比如张炳良认为，香港若失去独特性，经济转型毫无成果，管治绩效未见改善，并沦为国家包袱，“一国两制”的存续便成疑问；朱国斌觉得，“一国两制”实践能否行稳致远，将取决于中央和特区的长远战略和治理智慧。

### 04

学者孙歌在接受《文化纵横》的采访时，分析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身亡事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势力的利用、日本修宪的前景等。她说：“从山上刺杀安倍到参议院选举，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暗示了水面之下的世界。关注水面之下的那个世界，我们才能慢慢地接近日本社会和日本人。而在理解了他们的苦恼和困惑之后，或许日本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他人之事，它们将以另外的形态成为我们的问题。”

### 05

7月，2022年的<sup>奥威尔奖</sup>公布，政治写作的小说奖授予了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像这样的小事》(Small Things Like These)。小说讲述在1985年爱尔兰一个小镇，圣诞节前几周的一天清晨，煤炭和木材商人比尔·弗朗(Bill Furlong)发现一个深陷天主教会的青少年正处于危险之中，救还是不救？吉根曾在中国出版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南极》《寄养》，以冷峻简洁笔触书写爱尔兰乡下普通人生与情感著称。记者莎莉·海登(Sally Hayden)的《我的第四次，我们淹死了：在世界上最致命的移民路上寻求庇护》(My Fourth Time, We Drowned: Seeking Refuge on the World's Deadliest Migration Route)获得了政治写作的非小说奖。海登不仅调查了北非寻求庇护难民的经历，也揭示了非政府组织的疏忽、联合国的腐败，还有21世纪奴隶贸易的经济学、欧盟对利比亚民兵的资助等。

新闻奖授予了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sup>乔治·蒙比尔特</sup>(George Monbiot)，他最新的一部著作是《重生：在不吞噬地球的情况下养活世界》(Regenesis: Feeding the World without Devouring the Planet)；BBC记者<sup>埃德·托马斯</sup>(Ed Thomas)关于新冠代价的一系列报道则获得了“暴露英国社会阴暗面奖”。

除了奥威尔奖，另一令人瞩目的奖项是崔健凭借新专辑《飞狗》荣获台湾第33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大陆歌手。在如今的两岸关系下，不少网友认为难得，“金曲奖”格局大。崔健自己则在获奖感言中称：“金曲奖是一个历史悠久、装修讲究，有点温馨的中转车站，清楚地告诉了我下一站的方向。它似乎在说：一个新的时代正等待着你，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下车？”

### 06

几条关于学校的新闻引发争论。一是英国公立大学谢菲尔德哈勒姆将于明年取消英语文学专业。此前，坎布里亚大学、莱斯特大学、朴次茅斯大学等采取了类似削减人文和艺术学科的行动。

一方面，校方解释此举主要原因是学生需求不足，比如现在英国学生申请英语文学专业的人数比十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更多人选择学习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等专业。但在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师，以及菲利普·普尔曼、马克·哈登等作家看来，这完全是政府和校方对艺术和人文专业的偏见，认为其不实用，就业困难，忽视了艺术和人文教育的价值，只想把学生变成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

“文学研究不应该只是少数富有、被宠坏、享有特权的美学家的奢侈品，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的宝贵真理和生命源泉。没有文学、音乐、艺术、舞蹈和戏剧，无论老少，都会因精神、情感和想象力的饥饿而消亡。我们确实有一个野蛮人政府。”普尔曼说。

英国不是孤例，疫情下的经济不景气，情况尤甚。去年，<sup>悉尼大学</sup>就计划从人文和社会科学院消减经费，取消课程、关闭项目和院系合并，计划裁掉入学人数在24人以下的“非必要”本科专业；<sup>西澳大学</sup>则取消了原有的社会学专业，重组人类学等专业。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宣布不再参加下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因为早前该校数学系教授迈克尔·塞迪厄斯(Michael Thaddeus)在批评文章中称，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排名背后隐藏着不准确、令人怀疑乃至严重误导的数据。实际上，在大学排名的强激励下，包括常青藤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都可能存在数据问题，而排名机构却对上述问题不加审查或视而不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大学排名不应被视为衡量大学优劣的主要标准。

三是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和华为的关系澄清之后，网友们关注点转移到陈春花的博士学位是否存在问题，只用一年就获得了疑似“野鸡大学”的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与学术也受到许多争议。目前，陈春花和北大均未对学历问题给出任何回应，但官网的学历信息已被移除。

### 07

几条关于作家的新闻值得关注。一是娱乐业的真人秀盯上了作家，一档名为“<sup>美国下一位伟大作家</sup>”的节目正在制作中。在初赛中，参赛者将有一分钟时间推销自己的小说，最终进入决赛的将有六名，他们会在直播的一个月内写出一部小说，获胜者将有机会出

版作品等。

二是伦敦高等法院审理了一起<sup>文学抄袭案</sup>，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曾侄女安娜·帕斯捷尔纳克(Anna Pasternak)指控美国作家拉娜·普雷斯基特(Lara Prescott)的历史小说《我们保守的秘密》(The Secrets We Kept)涉嫌抄袭。

2016年，安娜·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拉娜：不为人知的故事启发了〈日瓦戈医生〉》(Lara: The Untold Love Story That Inspired Doctor Zhivago)，指出《日瓦戈医生》里的拉娜背后的原型是作家的秘密情妇、文学缪斯奥尔加·伊文斯卡娅(Olga Ivinskaya)。她追溯了奥尔加家族的前几代人，还采访了她的女儿伊琳娜。

2019年，拉娜·普雷斯基特在《日瓦戈医生》出版故事的基础上，写了一部历史小说。小说内容涉及奥尔加的性爱场景，让帕斯捷尔纳克家族的成员感到不安。有意思的是，普雷斯基特之所以叫拉娜，正是源自其父母借用《日瓦戈医生》里的角色名。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普雷斯基特抄袭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希望法院裁决有助于澄清小说家在虚构叙述中可以重复使用多少历史研究，以及何时可以被视为文学抄袭。她建议，需要在判例中建立新的“拉娜定律”。目前，知识产权法对管理历史小说的规则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导。

普雷斯基特则称，她的小说是原创作品，是自己多年研究、写作和编辑的成果，指控毫无根据，其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代理了她的辩护。

三是由畅销1200万册的小说《蝲蛄吟唱的地方》(Where the Crawdads Sing)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美上映之际，《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杰弗利·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一篇文章中称，小说作者迪莉娅·欧文斯(Delia Owens)在27年前的一起谋杀案中被通缉审问。

当时，生物学家迪莉娅·欧文斯和丈夫马克·欧文斯以拯救非洲野生动物的环保主义者闻名，出版过《哭泣的喀拉哈里沙漠》等作品。美国广播公司摄影师克里斯·埃弗森(Chris Everson)在接受采访时说，1995年，在赞比亚国家公园，马克前妻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欧文斯开枪打死了一名偷猎者。后来，马克在侦察兵的帮助下，将受害入尸体放入货运网中，绑在直升机上，然后在附近一个泻湖中丢弃。

12年前，杰弗利·戈德堡向马克、迪莉娅、克里斯托弗三人或其律师求证过此事，但均否认参与其中。但是目前，因谋杀在赞比亚没有法定时效，所以赞比亚当局仍在调查，三人处于被通缉审问的状态。

### 08

几部英文世界的新作可以留意。一是99岁基辛格在新书《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称，领导人个体，以及他或她的治国才能，有时可以决定历史。当然，如果他们身边有最优秀的顾问，会更有帮助；二是历史学者加里·格斯尔(Gary Gerstle)的著作《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自由市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三是萨莉·鲁尼在《卫报》撰文推荐意大利作家娜塔丽亚·金兹伯格(1916—1991)的小说《我们所有的昨日》(All Our Yesterdays)。

### 09

6月30日，切斯瓦夫·米沃什诞辰111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了诗人西川的文章《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以表纪念；7月2日，波兰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改为纪念馆75周年，我们刊发了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书摘；7月6日，作家威廉·福克纳逝世60周年；7月9日，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金宝汤罐头》首次展出60周年；7月15日，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诞辰130周年；7月22日，画家爱德华·霍珀诞辰140周年。

### 10

6月18日，经济学者<sup>何炼成</sup>(1928—2022)去世；6月24日，律师张思之(1927—2022)去世，《小鸟文学》刊发了他的一篇辩词《司法裁判首应经住现实检验》；7月2日，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 1925—2022)去世，《岁月神偷》导演罗启锐(1952—2022)去世；7月11日，《滚石》杂志的创刊编辑、作家<sup>大卫·道尔顿</sup>(David Dalton, 1942—2022)去世。

###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Ryoji Iwata](#) on Unsplash

## 档案

# 安倍遇刺，

## 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方可成 | Newsletter

这是小鸟 newsletter 的第二十四期。

### 01

#### 日本政坛的左与右

会员通讯 581 期在介绍日本记者望月衣塑子的故事时，曾对日本的媒体和政治生态有所涉及。在这里，我再简单谈谈日本政坛的基本情况，方便大家理解安倍晋三在其中的位置。

二战之后的日本虽然有多个党派，定期举行民主选举，但选举的结果基本是自民党一党独大。这个现象被称为“55 年体制”，因为它是 1955 年之后日本的基本政治格局：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社会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后来先后被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取代）。从 1955 年至今，日本只有少数几年（1993—1996 年、2009—2012 年）不由自民党执政。而安倍晋三又是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是自民党内最重要的人物。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自民党是一个保守主义（右派）政党，而与之抗衡的最大在野党则是自由主义（左派）政党。

那么，在日本的语境下，左和右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在经济政策上，右派（自民党）大体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重视保护商界的利益，与财团之间形成良好的利益共生关系，被认为带有财阀政治的特色。而左派（例如社会党）则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也即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强调保护工人阶级、劳动者的利益。

在政治上，日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是否要修改现行的《和平宪法》。该宪法于 1947 年开始实施，主导起草的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为了封堵在二战中带来惨痛教训的军国主义思想，该宪法明确禁止日本拥有军队，要求日本放弃宣战的权利，成为不战国家（因此日本只有“自卫队”）。

自民党，尤其是安倍晋三本人，谋求改变这一宪法，让日本恢复军事正常化，可以发展军备，取消“放弃战争”的条文。安倍在任内着力推进（但未能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修宪。2015 年，他在民众和在野党的激烈反对之下推动了一项立法，授权日本军队以“集体自卫”的名义与盟军部队一起执行海外作战任务。这被认为是他在修宪道路上的重大进展，不过其过程十分艰难，也表明日本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修订和平宪法。

可以看出，安倍本人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并不否认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行，但他拒绝做出更充分的道歉，也很少提及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因为他认为，“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子孙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

而日本的左派则批评他的这种立场，认为日本应该坚持和平主义，不发展军事力量。曾与自民党抗衡几十年的左派在野党社会党，长期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甚至曾经认为自卫队都是违反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的左派媒体也积极报道和反思慰安妇等二战相关话题，但这些报道遭到右派的激烈攻击。

作为二战受害者的中国和韩国，自然是对他和他的修宪行动非常敏感和反感。而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曾被美国指控犯有战争罪，这更让人们对他感到警惕。

### 02

#### 安倍晋三：新闻自由的敌人

我是研究新闻传播的学者，因此在评价政客的时候，我会很在意他与媒体的关系。说安倍晋三是新闻自由的敌人，也许略微夸张，但大体应该符合人们的观察。一个直观的数字是，2012 年安倍二度当选首相的时候，日本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排名第 22 位；而到 2020 年他辞职的时候，日本的排名已经跌落到了第 66 位。

安倍具体是如何限制新闻自由的？首先，他在 2013 年底推动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强化了内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事项的管理，加大了对公务员泄密的惩罚力度——泄露了国家秘密的公务员最高可被判刑 10 年，而发表了秘密的记者则可被判刑 5 年。这项法律使得政府内部出现“吹哨人”的概率大大降低，打击了媒体的调查报道，伤害了民众的知情权。

第二，安倍和他的自民党同僚对持有批评意见的记者展开了骚扰和打击报复。他称这些记者是在抹黑日本，威胁要收回这些记者采访高层信源的权限。2016 年，几位在节目中敢言的知名电视主播被迫离开岗位，因为电视台高层受到了来自安倍政府的直接压力。

第三，安倍政府还对影响力巨大的公共电视台 NHK 进行了诸多的干涉。他要求 NHK 修改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还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担任 NHK 的高层职务。2013 年被安倍任命为 NHK 会长的柳井胜人，在新闻媒体方面毫无经验，并公开表示“当政府说‘向右’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向左’。”被安排到 NHK 董事会的安倍亲信还包括百田尚树——他最出名的言论是：南京大屠杀没有发生过。

在各种明里暗里的打压之下，日本媒体的自我审查在近 10 年来变得愈发严重。

可以说，安倍晋三是一名强人型的右翼政客（川普的顾问班农曾经称他为“川普之前的川普”），他专注于推动自己的议程，对异见和批评声音的容忍度是极低的。这不仅表现在打压新闻自由上，也表现在对议员质询的无视上。根据学者统计，安倍政权的内阁成员和政府公务员在议会中创下了回答“无可奉告”次数最多的记录，平均每年超过 300 次，在 2017 到 2019 年之间更是持续超过每年 500 次。其中，安倍本人有 165 次拒绝回答质询。

正因为这些特质，安倍晋三被很多人认为伤害了民主制度，将日本导向更威权的方向。

### 03

#### 为什么安倍晋三遇刺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读完以上两个部分，你应该已经清晰地了解了我对安倍晋三的看法：作为和平主义者，作为中国人，我反对他的修宪行动，认为他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的努力是危险的；作为国际主义者，我反感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新闻传播研究者，我认为他对新闻自由的打击是巨大的，他限制了日本媒体的自由，让它们变得更为温顺、缄默。但是，即便是再反对他推行的政策，也并不值得为他的遇刺感到高兴。第一，最基本的，我们不应为枪击杀人这种暴力行为叫好。第二，安倍遇刺了，他希望推行的修宪就会停止吗？更多的声音就会出现吗？恐怕并非如此，甚至恰好相反。

安倍的遇刺，自然是让自民党损失了一名灵魂人物，接下来可能会迎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他的遇刺也可以成为自民党博取选民同情、夯实票仓的重要机会。7 月 10 日就是日本的参议员选举，安倍遇刺之后，自民党的成员并没有停下竞选的脚步，他们在演讲中提及安倍可以激发民众的同情，动员更多支持者参与投票；而在野党们则处在一种更为尴尬的位置，他们一方面明确反对暴力，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批评自民党的政策，这中间的平衡更难把握。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枪手刺杀安倍的动机似乎与政治无关，但社交媒体上早已流传各种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比如，安倍的一些支持者宣称，刺杀事件是因为反对党“鼓励了恐怖主义攻击”。广为流传的一则已经被证实为虚假的谣言说，枪手是切·格瓦拉粉丝，也就是一名左派人士。也有很多人在问，刺客是不是在日本的韩国人——这样的问题指向的显然是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追问枪手及其动机的过程中，指责安倍的政治对手成了膝跳反射般的反应。虽然这些说法没有根据，但在社交媒体的情绪化传播当中，安倍的反对者们陷入了被动当中。

安倍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也让一些人可以更加神话他的地位，使得他希望推行的修宪等政策，或许会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如历史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茶谷亮所言，左派进步主义者希望看到的，是安倍以及他的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是议会可以真正有力地监督他们的权力，是当他们违反法律的时候可以受到惩罚，而不是以刺杀这种脱离民主程序的方式来让他告别。因为如果没有了民主程序，也就没有了法治，没有了理性，没有了追求更正义社会的基础。

刺杀行为是一种暴力，它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枪响的那一刻，还表现在枪响之后被激发的多方面反应。无论是借机指责左派的部分日本右派，还是欢庆的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者，安倍的遇刺都给了他们无所顾忌地声张一种基于排外和仇恨的价值观

的机会，而和平、沟通、宽容、融合的声音则处于下风。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右转就具备了有利的条件，而这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如前南方周末国际编辑 S 博士所言，“安倍死后，岸田政府将会加快修宪步伐，并在日本修宪的过程中加入更多的个人主张，摆脱了安倍的岸田会不会完全倒向太平洋彼岸，成为尹锡悦第二，谁也不知。”

我最近读了.....

### 1. 纪念杨海鹏 | 访谈：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

十几年前的访谈，一些问题和回答读来恍如隔世，但充满洞见。

### 2.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on Twitter

最高法院取消堕胎权的宪法保障后，美国自由派议员 AOC 回答网友提问：“我们完蛋了吗？还有希望吗？”

要点：

- 1) 不要二元对立地想问题，好的 / 坏的，完蛋了 / 没完蛋。这个世界上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但也有好的事情被推动，这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是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还是做一个发声者、参与者、创造者？
- 2) 其实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世界已经存在了——在一些小的空间、小的社区里。我们并不需要创造出什么崭新的解法，只需要将那些好的解决方案推广、放大，让更多人知道。
- 3)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包括“润”也是一种面对的方式。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选择，没有中立的位置可言，我们要尽全力做出最好的选择。
- 4) 你可以感到害怕、悲伤、愤怒。但是，你也可以创造一些美好，你可以保持温柔，你可以让自己喘口气——只要我们还在，抗争就还在。

经作者授权转载，摘自新闻实验室[付费版会员计划](#)和[免费版 newsletter](#)。

你现在也可以[通过邮件订阅](#)小鸟文学的 news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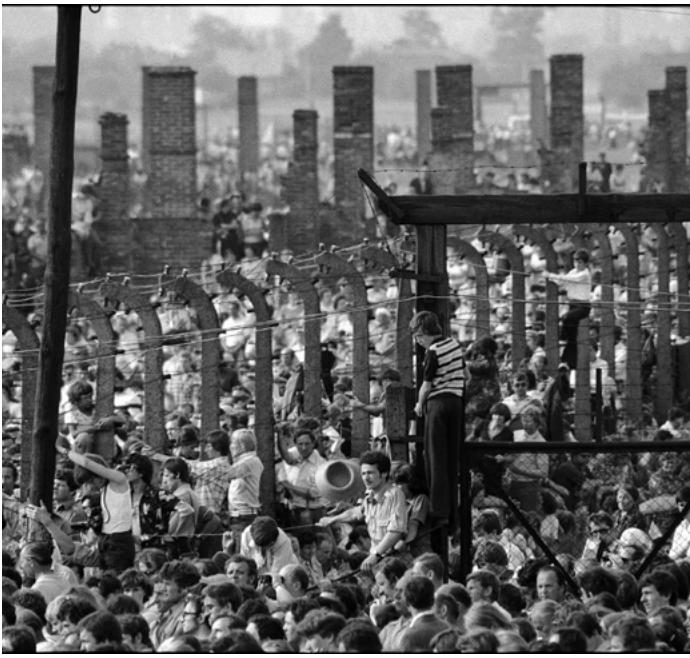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新闻学、政治传播和数字媒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政见 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和“放晴公园”发起人。在加入学界之前，他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时政记者。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档案

# 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 | 发现经典

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  
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

我们将非人化和集中营囚犯令人惊骇的画面联系起来——他们所受的侮辱是：将他们的行动降低到简单生存的最基本水平，禁止他们使用人格尊严的文化符号（包括身体上和行为上的），甚至让他们失去可辨识的人相。就像彼得·马什所说：“站在奥斯维辛的围墙边，看着这些消瘦的骨架、皱缩的皮肤和深陷的双眼——谁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人？”但是，这些画面只是所有官僚机构——无论这些官僚机构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多么仁慈和无害——都具有的某种趋势的极端表现。我认为对这种非人化趋势的讨论，与其关注其最耸人听闻和最恶劣的、但所幸是鲜有的表现形式，倒不如关注其更加普遍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的表现形式。

非人化开始于官僚机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因为拉开了距离而可以并在实际上被简化为一套定量措施之时。对铁路经营者来说，对他们的工作对象惟一有意义的说明是吨/公里等计量单位。他们并不处置人、羊或带刺的铁丝：他们只需处理货物，这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由测量组成并缺乏质的规定性的实体。对大多数的官员来说，甚至如货物一类的东西都意味着一个非常严格的质的规定性界线的限制。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钱是在投入和产出两端惟一出现的东西；正如古人精明地观察到的，钱财（pecunia）显然是不会白白被发现（non olet）。随着官僚化的公司不断地膨胀，它们很少把自己限制在行动的定性比较特别的领域。由于在运动中受到获利主义（lucrotropism）——一种令他们的资本获得高回报的牵引力——的引导，他们斜向扩展了。我们应当还记得，大屠杀的整个实施是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的。此外我们也知道，纳粹的这个命名并不是想作为一个策略或者一个伪装。

跟所有其他的官僚机构管理对象一样，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早已被非人化——这是就叙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或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语言有效地防止了其指示对象受道德评价的意义而言。实际上，这种语言不适合于标准的道德陈述。因为只有人才是道德命题的对象。（确实，道德陈述有时的确延伸至其他非人类的生物：但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从它们原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立足点开始扩展。）人一旦被简化为零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分。由于所有官僚体系多少影响着某些作为人的对象，因此非人化的负面影响比将这种影响与它的种族灭绝结果几乎完全等同起来的习惯所具有的影响要普遍得多。战士被命令射击目标，当目标被射中时就会倒下去。大公司的雇员被鼓励去破坏竞争。福利机构的官员在这一时

间操纵的是可自由支配的奖金，而在那一时间又是个人存款。他们的对象是补助金的收取者。要感知到并记住所有这些技术语后面的人是很困难的。而问题在于只要还在官僚体系的目标的范围内，他们最好就不要被感知和记住。

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一旦他们的抵抗或不予合作阻缓了官僚程序的顺畅之流，这种道德冷漠就会很快转变为非难和指责。被非人化的对象连一项“事业”都不可能拥有，更不要说一项“正义”的事业了；他们没有“利益”值得考虑，准确地说就是没有要求主体性的权利。他们因而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因素”。他们的难以管束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公务员的自尊和友谊的纽带。现在，后者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一场艰苦斗争中的伙伴，需要勇气、自我牺牲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不是官僚体制行为的对象，而是行为的主体在遭受痛苦，值得同情并应受到道德的赞扬。他们从镇压受害者的反抗中获得自己尊严的荣誉和信念，就像他们为越过其他任何障碍一样感到自豪。对象的非人化与积极的道德自我评价两者互相强化。公务员可以在忠实地履行职责的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到任何的损害。总的结论是，由于官僚体系行为模式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包含了在执行种族灭绝任务中被证明是必需的所有技术因素。这种模式不需要对其结构、机制和行为规范作任何重大的修正，就可以应用于种族灭绝的目标。

此外，与一般观点相反的是，官僚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在一些时候被残酷的、道德卑鄙的目标便捷地利用，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也服务于非常人道的目标。即使它在推力作用下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但它还是更像一个实心的骰子。它有属于自己的逻辑和动力。它使得一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大一些，另一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小一些。如果被施以一个第一推动力（也就是面临着一个目标），只要施加第一推动力的人还控制着他们所引发的进程，官僚体系——就像魔法师徒弟的扫帚一样——仍然可以在推动力已经停止了的任何一个地方轻易地运行下去。官僚体系按部就班地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它按部就班地衡量最佳值，不会区分一个目标同另一个目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区分人和非人目标之间的差别。重要的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过程的成本。

###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官僚体系被赋予了营造一个无犹太人的德国的使命——清除犹太人。官僚体系从它应开始的地方起步：将对象进行精确定义，将那些符合定义的人进行登记并为他们每个人建立档案。接着官僚体系将档案上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接到的指令不实施于后者。最后，它开始将被隔离的群体驱逐出需要清洗的雅利安领土——先是敦促他们迁出，而当他们占领了德国以外的地区后就把犹太人驱逐到这些地区。至此，官僚体系形成了出色的清理技能，一点儿也没有被浪费和闲置。将清洗德国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的官僚体系使更具野心的任务变得可行，也使选择这样的任务如水之就下。既然有如此完美的清洗功能，为什么要在雅利安的家乡停下来呢？为什么不清洗整个帝国？确实，由于帝国在当时幅员辽阔，它没有外在的地方来作为处理犹太垃圾的倾泻地。唯一一个剩下来的驱逐方向就是：朝上，通过烟的方式。

多年以来，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已经分裂成“意向主义者”阵营和“功能主义者”阵营。前者认为屠杀犹太人最主要还是源于希特勒坚定的决心，只是等待机会将之付诸实践。后者相信希特勒只是有着“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普通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在“清洗德国”的观念上才是清楚的，但对如何采取实践步骤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感到模糊和困惑。历史学者一度更明确地倾向于支持功能主义的观点。但无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延伸在观念与其实施之间的空间被官僚机构的行动填得满实满载。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希特勒的幻想有多么生动，但如果这个想法没有被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化机器接手并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常规程序，那它将一无所成。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官僚体系的行为模式留下了其在大屠杀进程中不可磨灭的痕迹。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的指纹遍及整个大屠杀的历史。诚然，官僚体系的确没有孵化种族污染的恐惧和种族卫生的成见。要孵化恐惧和成见它还需要有空想家，因为官僚体系是在空想家止步之处继续下去的。但官僚体系制造了大屠杀，以它自己的形象制造了它。

希尔博格认为，第一个德国官员写下第一条驱逐犹太人的规则之时，也就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成为定数之时。在那个时候存在着一个最深奥、最令人恐怖的真相。官僚体系需要的是对其任务的定义。尽管它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它仍然需要被相信可以自始至终地把任务执行下去。

官僚体系对维持大屠杀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天生的能力和技能，还在于其固有的不足。所有官僚体系忽略原初的目标、转而关注手段——转变为手段的趋势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分析和描述。纳粹官僚体系也不例外。一旦启动，屠杀机器就会形成它自己的推动力：它清洗它控制的犹太人地区的工作越出色，它就越积极地追寻新的领地以实验它新获得的技能。随着德国军事失败的日益迫近，最终解决的初始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那么，保持屠杀机器继续运转的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动力了。集体屠杀的技能之所以不得不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专家们是为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创造目标。我们还记得柏林犹太人办公厅的专家们对那些几乎早已从德国国土上消失的犹太人制定了一项项细致入微的限制；我们还记得纳粹党卫军的指挥官不顾在军事行动中急需技工的事实而禁止国防军保存任何一名犹太人工匠。但是这样，任何一处的用手段代替目标的病态趋势，都比不上在离东部防线仅几英里的地方发生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犹太人离奇而恐怖的屠杀事件，德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军事代价：无法估价的轨道手推车、发动机、军队和管理资源从军事任务中调离，去为德国居民清洗他们永远不会涉足的欧洲偏远地区。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内在能力。要进行这样一个行动，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比方一个种族单一的社会或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及最重要的是绘制这些

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两种现时代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相遇就产生了大屠杀。因此，不同寻常和鲜有发生的仅仅是它们的相遇。

### 现代防卫的破产

身体暴力及其威胁“不再是带入个人生活的永久性不安全，而是安全的一种独特形式……是一种持续、始终如一的压力，通过隐藏在日常生活情景表面之下的身体暴力施加在个人生活之上，这是一种完全熟悉但又几乎无法察觉到的压力，行为和动力系统从最初的时期就已经被调整得适合这种社会结构”。

在这些话中，埃利亚斯重述了文明社会熟悉的自我定义。将暴力从日常生活中消除是这个定义所围绕的主要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消除实际上只能算是一种驱逐，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在社会系统新的位置上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暴力核心的部署。埃利亚斯认为，这两者的发展是紧密地互相依赖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受暴力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恰恰是因为身体暴力潜藏在某处——数量之大使它们有效地脱离了社会普通成员的控制，也赋予了它不可抵御的力量以镇压未经授权而爆发的暴力。日常举止之所以温和，主要是因为假如它们都是暴烈的，那么人们现在就面临着暴力的威胁——一种他们无法匹敌也无望赶走的暴力。可见，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外在于每个人可触及的范围。因此，日常生活中过于吹嘘的温文尔雅的态度（这是埃利亚斯跟随在西方病因学神话之后大加颂扬的）以及随之而来让人惬意的安全都有它们的代价。我们这些现代社会大厦里的居民随时都有可能被要求去支付这个代价。或者，没有事先的要求，就被迫去支付。

日常生活的和意融融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无力自卫。随着现代社会成员同意或被迫在他们相互交往中放弃使用身体暴力，他们在面对未知而通常不可见的，又可能是邪恶并且始终令人害怕的强制监管者的时候，自己就缴械投降了。他们的弱点较之另一种高度的可能性而言还不是那么令人担心的：基于强制的监管者会不会利用这种强制的优势在原则上不取决于普通男男女女的所作所为这个简单的事实，强制监管实际上就极有可能利用强制并迅速将他们控制的暴力手段转而对付失去抵抗的社会。现代社会成员自身是无法阻止大规模强制力量被利用的。与柔的态度携手共进的是对暴力的控制的根本转变。

如果没有对在我们看来已深嵌于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的防卫措施的信任，现代权力特有的失衡所带来的长期处在威胁之中的意识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信任是一种误入歧途。只有在极少数的戏剧性场合下，我们才会怀疑防卫措施的可靠性。或许大屠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少数最可怕场合中的一个。在通向最终解决的那些年里，最受信任的防卫措施都接受了检验。但它们全部都失败了——一个接一个地，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失败——作为一套观念，也作为教化和训练的机构网络。现代科学中最受尊敬的原则和成就的致命潜力已经被揭露无遗。将理智从感情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在科学的一开始就已成为其战斗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一旦被执行，它们就使得科学及其产生的大量可怕的技术应用变成了不道德力量手中温驯的工具。在使大屠杀得以持续的过程中，科学既直接地又间接地扮演了黑暗而不光彩的角色。

间接地（尽管对一般社会功能而言是最核心的），科学为大屠杀的发生扫清了障碍，这是通过侵蚀权威，质疑各种规范性思想的约束力量，特别是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量来完成的。科学将自己的历史看成是理性反对迷信与非理性的长期不懈而最终胜利的斗争的历史。由于宗教和道德无法合理地将它们对人类行为的要求进行理性的合法化，因而遭受了责难，其权威性也被否定了。由于价值和规范被宣布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于是工具性就成为剩下的惟一一个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科学要求价值无涉，并以此为荣。通过制度性压力和嘲讽，它让道德的辩护士们哑口无言。在这个过程中，它让自己在道德上紧闭双目、不置一辞。在合作设计大众绝育或者集体屠杀最有效、最迅速的手段的过程中，或者，在构思集中营奴隶制、把它作为进行医学研究以促进学术进步——当然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极好机会的过程中，科学带着狂热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它的障碍。

直接地，科学（在这里，更恰当地说应当是科学家）也帮助了大屠杀的实施者。现代科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科学研究花费惊人，它需要大型建筑物、昂贵的设备和大量高薪的专家队伍。因此它依赖于货币和非货币资源的持续流动，而这只有相当大的机构才能够提供和保证。但是，科学不是商业，科学家也不贪婪。科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家也在追求真理。科学家充满了好奇心并因未知而兴奋。如果用所有其他包括金钱在内的世俗观念来衡量，好奇心是无关乎功利的。科学家所宣扬和追寻的只是知识和真理的价值。如果没有日增益长的基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实验室、数额日见其多的工资单，好奇心就得不到满足，真理就不会发现，这也不过是个巧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刺激。科学家所想要的只是被允许到他们那求知的渴望所梦想的地方。

一个对科学家伸出帮助之手、提供支持的政府才能指望科学家的感激与合作。作为交换，大多数的科学家会准备随时交出一份戒律更少的长名单。举例来说，他们会准备以歪歪鼻子或者列入传记条目来对待同事的突然失踪。如果他们决然反对，情况就可能是一次性地带走他们的全部同事而使研究计划处在危险之中。（这不是诽谤也不是讽刺：这是从记录在案的德国学者、医生和工程师的抗议中归结出的。在大清洗期间，从苏联那些科学工作者那里听到的抗议就更少了。）德国科学家满怀欣喜之情登上了由纳粹机车拉动的列车，驶向勇敢的、新的、种族纯净的德国统治的世界。研究计划一天随着一天地更加雄心勃勃，研究机构也一刻随着一刻地更加壮大，更有实力。其他的则不重要。

普洛克托在他新近对生物学和医学在设计和实施纳粹种族政策时所做的贡献的精彩研究中，把流行的科学神话首先当做迫害的受害者和从上到下强烈灌输的一个对象

而结束了它的神话（一个至少从李约瑟在1941年出版的有影响的著作《纳粹对国际科学的攻击》就开始的神话）。根据普洛克托的细致研究，广为流传的观念过分低估其政治积极性（准确地说是它们中最可怕的一些）是科学团体自己所产生，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不情愿而又懦弱的科研工作者的程度，也低估了种族政策本身由那些公认的、学术上受绝对信任的科学家策动和管理的程度。如果那里存在着强制的手段，“它就会经常是一派科学团体压制另一派的形式”。总体而言，“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对于种族计划）许多社会和思想的基础就已经被铺垫好”，并且生物医学“在纳粹种族计划的策动、管理和执行中扮演了积极的甚至领导性的角色”。普洛克托对一百四十七家纳粹德国出版的医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不辞劳苦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怀疑的生物医学家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处在对其职业异常狂热之边缘的人。在希特勒上台后，编辑委员会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只替换了一小部分人（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撤换了犹太人学者）。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无力阻挡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沉默的德国学者有着大量的同伴。最引人注意的是，教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的教会。面对有组织的非人道所表现的沉默是经常不和的教会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他们中没有人要求归还他们受到嘲笑的权威。没有一个教会（由于与单个、大多数是孤立的牧师有所不同）承认对发生在它曾宣布属于其领地的国家之内、由其牧师所主管的人（希特勒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他也没有被逐出教会）所犯下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一个教会坚持它的权利，对其教徒进行道德的审判并把忏悔强加在刚愎自用者的身上。

更确切地说，文化熏陶出的对暴力的反感被证明在对付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不堪一击；同时，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旷日持久而经常是令人痛苦的文明化进程甚至连一个坚固的防止种族灭绝的屏障都建立不起来。那些机制则需要用行为的文明模式以不与作恶者的自以为是相冲突的方式来协调犯罪行为。文明对非人道的厌恶在旁观者中被证明还不够强烈，而无法促成对非人道的积极反抗行为。大多数旁观者按照文明的规范建议和鼓励我们对不雅和野蛮的事物做反应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少数站起来反对残暴的人却无法找到支持和安慰他们的规范或社会认可。他们是孤独者；那些替他们反对罪恶进行辩护的人只能引用他们杰出的前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无法改变。”

在面对不道德团体利用其对身体暴力和强制的垄断驾驭现代国家的强大机器时，作为反对野蛮的护卫措施并备受吹捧的现代文明的成就，遭受了失败。由此证明，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 结论

如果我们现在质疑谁是致使大屠杀发生的元凶，民主的崩溃（或未出现）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在缺乏传统权威时，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唯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然而，一旦旧权威的力量和控制系统被破坏——尤其这种破坏在短时间内完成，政治民主就不会很快地出现，而付诸实践则更要迟一些。这种空白期和不稳定的情形一般发生在影响深远的、成功地使社会力量之旧构架瘫痪而又还没有代之以新构架的革命期间或者之后——并因此而造就了一种事态，即政治和军事力量既没有达到平衡，也没有受到有实力、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的约束。

可以说，这种情形在前现代时期也出现过——接踵而来的血腥征服或长期的内部斗争，有时会导致社会公认的精英几乎全部毁灭。然而这种情形可想到的后果却有所不同。在这之后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战争的破坏极少会向下抵达社会控制的基层的公共网络；公共管制的社会秩序的地方片区暴露在暴力和掠夺的反复无常的行为面前，但在地方层次以上的社会组织解体后，它们还有自己可以依靠。一般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中即使是对传统权威最沉重的打击，与现代的剧变仍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第一，前现代社会剧变后，最基础的、对秩序的公共控制仍然完好无损，或至少尚可运行；第二，由于高层控制的社会组织瓦解，在各地之间存留的一切交换再次遭受不协调力量的自由支配，因此前现代社会剧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超地方层次的有组织行为的可能性。

与之相反的是，在现代环境下，类似的社会剧变一般而言会发生在社会约束的公共机制几乎已经消失，以及地区共同体已经不能再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之后。与“依靠”自己资源的条件反射相反的是，这种真空倾向于再一次用新的超地方性的力量来填充，而这种力量力图利用国家对强制的垄断在社会范围内强加一种新的秩序。政治力量非但没有瓦解，实际上反而因此变成了新出现的秩序背后唯一的力量。在它的行进当中，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在旧权威的毁灭或瘫痪中备受打击，因而它没有受到经济和社会力量的阻止和限制。

当然，这仅是一种理论模式，在历史实践中很少被完全实现过。不过，它的应用在于引起对那些使种族灭绝的趋势似乎更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错位的注意。社会错位在形式和强度上各异，但它们在其一般的后果上达到统一，即都导致了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国家显著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在十月革命以及随后旷日持久的把国家作为社会整合和秩序再生产的唯一因素而加以垄断的时期里，这种错位或许走得最深也走得最远。在德国，它们也比公众想像中的要走得更深、更远。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间歇之后，纳粹党人的统治承担并完成了魏玛共和国——旧的和新的（还不成熟）精英之间不安分的相互往来，实际只表面上类似于政治民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施的变革。旧的精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摈除。代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形式一个接一个被分解并代之以新的、中央管理的形式，这些新形式源自于国家，同时也通过国家得以合法化。所有的阶级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遭到最根本打击的还是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能具有非政治性力量的阶级，也即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跟随地方政府几乎完全服从中央控制而出现的所有自治劳动机构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解体，造成了普通群众在实际上失去了力量，

并且由于各种实际目的而被排斥在政治程序之外。加之国家行动有无法穿透的保密之墙的圈套——实际上是用以对付所统治的人民的秘密国家阴谋——社会力量的反抗因而受到阻碍。总的、最终的结果是，取代传统权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是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

现代的条件也使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得以出现，它能够用政治命令和管理代替全部的社会和经济控制网络。更重要的是，现代条件为那些命令和管理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应当还记得，现代性是一个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

野心和自信是无限的。实际上，经由现代力量的奇观，“人类”看起来是如此的无所不能，而其个体成员又是如此的“不完善”、无能和柔顺，还需要太多的进步，以至于可以将人们视为需要修整（如果有必要，可以根除）的植物或需要饲养的家畜，这看起来似乎一点儿也不稀奇古怪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的和主要的思想家之一达雷就将畜牧业的操作作为将来的民族政府要实施的人口政策的模式：一个人如果任其花园中的植物自然发展，他很快就会惊奇地发现花园里长满了野草，而且连植物最基本的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这个花园还要作为植物的培育地，换句话说，如果要使这个花园超越无情的自然力量的法则，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人园丁的塑造能力；园丁所要做的是：为植物生长提供合适的环境，或者排除不良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悉心照管需要照管的事物，并且无情地消灭那些将夺取更优良植被的营养、空气、光线和阳光的野草……因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认识，即培育问题对政治思维而言并非微不足道，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必须被放置在所有考虑的中心，并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须是出自一个人的精神立场，出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甚至应当主张，只要一个构思精妙的培育计划能在其文化的正中央立足，一个人就会达到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平衡……

达雷明确彻底地说出了“改善现实”的野心，这些野心形成了现代思维方式的本质，并且也只有现代权力的资源才允许我们严肃地去酝酿这种野心。

社会错位变得深入的时期，也就是现代性这种最显著的特征开始盛行的时期。实际上，在此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如此形容不整——“未完成的”、模糊的和易弯曲的——简直在等待一种想法和一个灵巧机智的设计师将它塑造成型。在此时期，社会似乎缺乏其自己的力量和取向，因此也就无法抵抗园丁的照管，而随时准备着被挤压成园丁所选择的任何形状。可塑性和无助的结合构成了自信的冒险空想家很少能够拒绝的吸引力，这也构成了空想家不会被抵制的环境。

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因此，适合实施大屠杀的条件是特别的，但一点儿也不异常；是罕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条件不是现代社会固有的属性，但也不是一个外来的现象。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犯罪计划需要社会工具才会起作用。而那些想阻止计划实施的人的戒备也同样如此。

至今用于戒备的工具似乎是短缺的，而那些看似能够为犯罪计划效劳的机构，或者（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无法防范完成普通任务的活动带上了犯罪性质的机构，却并不短缺。研究信息技术（一个公认近期研制出的新技术，在纳粹大屠杀时期还没有出现）的社会影响的最敏锐的观察家和分析家怀贞鲍姆认为，产生屠杀性行为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已经增强了：

德国把实施其“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为工具理性教科书式的演练。当人性无法将目光从所发生的事情身上移开、当屠杀者自己拍摄的照片开始四散传播、当令人同情的幸存者再次进入视线时，人性暂时颤栗了。但到最后，一切如旧。同样的逻辑、同样冷酷无情地对计算理性的应用，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杀害至少与已成为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工程师的受害者一样多的人。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今天与那时，文明都是一样地危险。

而且，那些使得工具理性和发展起来为它效劳的人类网络在当前和以往一样道德盲目的原因，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1966年，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被发现二十多年后，一群杰出的学者设计了堪称科学上精巧和典范的电子战场计划，以协助越南战争中的将领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同那些被他们交给他们的赞助者的意见所产生出来的武器系统致残和杀死的人保持着巨大的心理距离。”由于和在此之前的所有技术相比，在湮没其人类目标之人性上（“人、物品、事件被‘程式化’，人们谈论的是‘输入’和‘输出’，反馈回路、变量、百分比、程序等等，直至最终所有与具体环境的联系都被抽象掉。然后只剩下图表、数据集合和打印输出。”）都要做得更为成功的新的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心理距离就无法遏制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纯粹的技术进步从一切慎重选择的以及话语一致的人类目的中获得自治也是相同情况。既有的技术手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在破坏着对自己的使用，并使对后者的评价隶属于自己的效率和有效性标准。同理，行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权威也已经被缩减为次要的考虑——如果没有被怀疑或被认为无关的话。行为几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而只需既有的技术使其成为可能的认可。雅克·埃鲁尔曾经告诫说，由于已经从话语型的社会任务中解放出来，技术决不会发

展成任何事物，除非由于它受到了来自后面的推动力。技术人员不关心他为什么而工作，并且总的来说，他也不在乎。他工作是因为他有仪器设备，这允许他完成某项任务，并在新操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任何朝向目标的号召；有的只是放在背后的发动机的限制，以及不容许机器停止运转所带来的限制。

一旦盘算效率在决定政治目标时取得了最高的权威，不再能够指望反对不人道的文明保障来控制人类工具理性潜能的运用，希望就越加渺茫了。



本文摘自《现代性与大屠杀》，注释从略  
[英]齐格蒙·鲍曼  
杨渝东 / 史建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月



齐格蒙·鲍曼

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Laura Chouette](#) on Unsplash

## 档案

# 读者镜中奇遇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 发现经典

不迷信话语灿烂夺目的表相，  
而挖掘探寻幽暗之地。

“麻烦你跟我说接下来我该往哪里去？”

“那多半是要看你往哪儿去啰。”猫咪回答。

——《爱丽丝漫游奇境》第六章

我八九岁时，有一天，在一栋如今不复存在的屋子里，收到一本书：《爱丽丝漫游奇境 / 镜中奇遇》。跟很多读者一样，我总觉得最先读到的版本便是一本书最原始的版本，一辈子都放不下这感觉。我读的那一版本，谢天谢地，有约翰·坦尼尔的插图，增色不少，印在厚厚的米黄色纸上，有很浓的柴火烧过的神秘焦味。

头一次读爱丽丝的故事，有许多看不懂的地方，但又好像不碍事。我很早就学会了，读书这一件事，除非单纯享乐之外别有目的（就好像有时我们会为了罪过而阅读），遇上走不过去的泥淖就跳过去，卡在夹缠不清的乱林子里就抄小路，走进严肃又乏味的低地就绕过去，干脆任由故事强劲的洪流带着走，才是最好。

就我记忆所及，爱丽丝数次奇遇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身历其境，也就是我跟着爱丽丝一起去探险，是可怜的爱丽丝的伙伴。摔进兔子洞，穿过镜子，仅仅是开始，和抬脚踏上公交车一样简单又奇妙。不过，你看看那旅程！我八九岁时，“不信”与其说是“被悬置”，不如说还没孕生；虚构的故事有时远比真实的日常生活还要像真的。倒不是说我觉得世上真有爱丽丝去的“奇境”那地方，而是我觉得“奇境”也就是像我家的房子、我玩的街道、我读的红砖墙学校那样的地方。

同样一本书，每读一次就变一次。童年第一次读《爱丽丝》，像是出游，如《奥德赛》或《木偶奇遇记》。我也总是觉得自己当爱丽丝比当尤利西斯或木偶要好。后来，读到年少的爱丽丝遇上三月兔请她喝酒，桌上却不见酒的踪影，或是毛毛虫要爱丽丝说清楚她是谁以及她是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完全了解爱丽丝不得不忍受什么。叮咚叮和叮咚咚警告爱丽丝，说她只存在于红国王的梦里，此外啥也不是，一样害我难以安眠，醒着的时候还惨遭红王后老师出的考题折磨，像：“从小狗身上拿掉一根骨头，还剩下什么？”后来，待我二十出头，发现安德烈·布勒东把红心骑士的审判编进《黑色幽默选集》(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这才看出爱丽丝竟然是超现实主义的好姊妹；和古巴作家塞维罗·萨杜伊于巴黎有过一席谈，也才恍然大悟，原来憨弟蛋弟和《改变》(Changé)、《原样》(Tel Quel) 阐扬的结构主义信条大有关系。后来的后来，待我徙居加拿大，又怎么会没发现白骑士（“但我正盘算着 / 把胡子染成绿色 / 再拿大大的扇子 / 遮得别人都看不得”）就跻身在无以计数的官僚群中，于这国家的每一栋公家建筑物内，匆忙奔走在一条条的走廊上？

多年展读、重读爱丽丝的故事，遇到诸多不同但也有趣的解读，只是，追究得深一点，我就不敢说有谁的看法被我吸收成我自己的了。读别人的看法，对自己的解读当然不无影响，会激发出新的观点，也会为某些段落添加色彩；但是，泰半还是像

“蚊子”在爱丽丝耳边不断低声评论：“说不定你可以拿这来说个笑话呢！”害你不得安宁。我才不要。我这读者的醋劲儿可是很重的，我读的书，“初夜权”才不准别人染指。那么多年以前第一次读《爱丽丝》而建立起来的亲昵感，至今可是未曾稍减，而且每重读一次，亲昵的纽带就以私密且出乎意料的方式系得更紧。其他文句我也倒背如流。每一次我又——对，又——脱口念出那一段伤心的歌谣，《海象和木匠》，我那几个孩子就会叫我住嘴（我的长女就叫爱丽丝，还用说）。一有崭新的经验，在《爱丽丝》的纸页也都找得到预兆或是惆怅的怀想，再一次告诉我，“前方的道路就是这样”，抑或，“你曾经到过这儿”。爱丽丝历经的诸多奇遇，有一桩，无关乎我先前有过或日后可能会有的经历，不过它似乎传达了一种更为博大的经验或生命哲学（如果这样的用语不算大而无当）。这发生在《爱丽丝镜中奇遇》第三章的末尾。爱丽丝穿过她在镜中的映像，走过镜子之后的棋盘国度，来到一片幽暗的森林。先前她就听说这地方的东西是没有名称的。“嗯，不管怎样也算一大安慰吧，”爱丽丝鼓起勇气说，“在那么热之后，能到——到——这什么啊？”爱丽丝竟然想不出该用什么字，吓了一跳，开始绞尽脑汁用力想。“我是要说到——到——这个下面，你知道的嘛！”爱丽丝伸出一只手搭在树干上，“不知道它是管自己叫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它没有名称——哎呀，应该是真的没有。”爱丽丝绞尽脑汁，要想出她站的地方叫什么，毕竟她已经习惯用文字来述说她在现实世界的经历，到了这时，才忽然发现没一样东西本来就有名称：那东西会一直没有名称，它始终都在，只是不出声，像鬼魂一样虚无缥缈，直到她自己来给它安个名称为止。而她非得把忘掉的名称想起来不可吗？还是说她必须自己编出全新的名称？好个千古难解的谜题啊。上帝（依《创世记》第二章所述）“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造出亚当，将他安置在东边的伊甸园，接着再创造出各类空中飞鸟和林野走兽，带到亚当面前，看亚当怎么叫这些飞鸟走兽，而且随亚当怎么叫这些生物，“那就是它的名字”。这样一来一往，十分特别，数百年来学者对此百思不解。所以，这是说亚当所在的地方（像镜中森林一样），万事万物一概没有名称，而必须由亚当为他所见的万事万物命名？抑或上帝创造出来的飞鸟走兽其实还是有名称的，亚当本来也知道，只是要由他像小孩一样在第一次看到小狗、月亮的时候开口拼读名称？

还有，我们说的“名称”到底是指什么呢？这问题，或者说这一类问题，在稍后就提到了。穿过“无名森林”再过几章，爱丽丝就遇到了白骑士这一位悒郁的人物。而他呢，摆出了大人的威严，跟爱丽丝说他要唱一首歌来“安慰”她。“这一首歌，”白骑士说，“叫作《鳕鱼的眼睛》。”

“哦，歌名是这样的，啊？”爱丽丝努力摆出有兴趣的样子。

“不是，你不懂。”白骑士答得有一点生气了，“这歌是这么叫的，但歌的名称其实是《很老的人》。”

“所以，我应该要说‘这歌是这么叫的’啰？”爱丽丝修正说法。

“不对，才不应该，你这说的又变成另一回事了！这歌叫作《门道和手段》。不过，也只是这么叫罢了，你懂吧！”

“哦，那这歌到底是什么歌？”爱丽丝再问一次，这一次可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我正要说这个，”骑士回答，“这歌啊，其实是《门上坐一下》，曲子还是我自个儿写的呢。”

结果，曲子才不是他自个儿写的（如爱丽丝指出的）；还有，白骑士硬是要细细分出名字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名字指的东西怎么叫以及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些区分也不是白骑士自个儿的发明，它们古老得可以追溯到最早为《创世记》作注释的释经学者。亚当被送进去的世界，完全不识亚当其人，也不识亚当口说的话语。亚当看见的一切、感觉的一切、喜爱或恐惧的一切，不由上帝带到亚当面前（最后也等于带到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也无不罩上一层又一层的名称。名称，便是语言要为赤裸裸的经验穿的衣、戴的帽。所以，亚当和夏娃一失去了原有的天真无邪，才会一定要以兽皮为衣。“因为这样，”犹太法典《塔木德》的注释者说，“他们才有办法透过盖在身上的外形，明了自己是谁。”文字，万事万物的名称，便在为经验勾画外形。命名，便是阅读的人在做的事。无力阅读的人，则必须尽可能将自身的经验化作言语，而在脑海中想象自有的书，以之打造口语库。在我们以书为中心的社会，阅读的技艺代表打入族人的轨道，我们得以掌握族人专有的准则和要求，分享共通的文字记载库。然而，视阅读为单纯接收的活动，却不正确，其实还相反：斯特凡·马拉美就将“涤净族人的语感”标举为读者人人皆应善尽的责任。也因此，读者必须将所读之书化为己有。读者在无穷无尽的一座座图书馆，便像夜间的潜行盗贼，无不在窃取名称。浩瀚、神奇的人世名称有简单明了如亚当者，也有稀奇古怪如侏儒怪(Rumpelstiltskin)者。但丁写他在黑森林遇到三头野兽，说是“走到了人生的半途”；而读者读到此句诗文，但丁的人生半途也成了读者的人生半途，同时映现另一片黑森林，读者童年见过的森林，满载梦想，洋溢松树、野狐的气味。

约翰·班扬写基督徒从家里飞奔而出，手指塞入耳朵，不想听妻小的呼唤。荷马写奥德修斯被人绑在船桅上面，强迫他听海上女妖的歌声。读班扬、荷马作品的人，将这样的段落套在我们这时代温良的普鲁弗洛克听而不闻的习性上。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自称“顾家如餐碟”，读者随之将日常的厨房陶瓷餐具重新命名，进餐必备的家伙随之蒙上新一层的含义。“人类与生俱来的诡辩伎俩！”卡尔·马克思抱怨（依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述），“借改变名称以改变事物！”可是，对不起了马克思，我们就是专干这样的事。

只要是小孩子都知道，经验世界（如同爱丽丝的镜中森林）是没有名称的，人在其间只是迷乱游荡，满脑子塞满学习、直觉发出的嗡嗡低吟。我们所阅读的书，会照亮事物、感觉和认知，告诉我们在付出过于长久的牺牲后这是我们的心之所在，那是伊甸园的警戒岗哨，我们耳中所闻乃圣心修道院附近的吟唱，从而帮助我们学会称呼石块和树木、快乐或沮丧的时刻、爱人的气息、鸣禽的尖啸。这般的光照，有时有用；经验和命名孰先孰后，无关紧要。经验或许在先，读者要待多年之后才在《李尔王》读到得以名之的说法。经验也可能在后，一缕回忆的幽光映出一本破烂的《金银岛》里的一页，我们原以为早就忘了。有些作者杜撰的名目，读者拒绝使用。因

为它们似乎出了错，或者太过老套，又或甚至对一般人的理解来说过于高妙，所以读者弃之不顾，或置诸脑后，又或束诸高阁，静待有朝一日（读者如此期盼），洞彻天机之时来到，可以一用。不过，它们有时能帮助读者命名原本无以名之的东西。“你要他知道无法言说的东西，并用同样的表达方式，做出完美的回答。”汤姆·斯托帕在《爱的发明》中写道。有时啊，读者是可以在书页中找到完美的回答。

正如爱丽丝和她的白骑士所知，危险在于我们有时会把名字和对名字的指称混为一谈，把事物和对事物的指称混为一谈。纸页映现的典丽幻象，大家一见就贴上“世事”的标签，殊不知纸页的幻象根本不等于世事。对他人所受的折磨、子女的诞生，可能根本无以名之。在创造出普鲁斯特的诸天使或者济慈的夜莺之后，作者大可交代读者一声，“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此放手。只是，读者又该如何追随交到手中的作者灵魂，在难以言诠的现实丛林中，寻道觅路？

系统性的阅读无甚帮助。奉权威书单（经典库、文学史、禁书榜、推荐表、图书馆藏目录）为圭臬，固然有机会撞见有用的名目，但勿忘名单背后的居心才好。不过，我认为最好的指南，莫过乎一时兴起——以“乐趣”为归依，奉“随兴”为信念——这有时可以引领我们进入临时的恩典殿堂，供我们纺纱成金。

纺纱成金：1935年夏，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由斯大林授与身份证件，大概算是“法外施恩”吧；有效期限三个月，外带居留许可。依他太太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自述，单单这一份薄薄的证件就让他们的日子好过许多。那时刚好曼德施塔姆夫妇有一个朋友，演员、随笔作家弗拉基米尔·雅洪托夫路过他们住的城市。雅洪托夫和曼德施塔姆当年在莫斯科曾以朗诵配给证自娱，试图为失乐园点名。这时，两人又拿身份证件故技重施。娜杰日达在回忆录《犹存一丝希望》中描写过当时的场面：“不得不说，效果适得其反，害得大家更加沮丧。他们拿配给证一一唱名，有单口，有齐声：“牛奶，牛奶，牛奶……奶酪，肉……”雅洪托夫念身份证件的时候，还故意怪腔怪调，口气凶狠又阴险：“谨此核发……核发……准许……特别入境……准许居留，准许居留，准许居留……”

但凡切中肯綮的解读，皆具颠覆、拂逆的性质，爱丽丝以一介清醒的读者之姿，在镜中世界疯疯癫癫取名称的众人当中，就体悟到了这一点。公爵夫人把芥末叫作“矿物”；柴郡猫低声咕噜，却自称是“咆哮”；加拿大总理拆掉铁路，说是“进步”；瑞士有商人走私赃物，称之为“贸易”；阿根廷有总统包庇杀人凶手，也说是“特赦”。眼见如此误称，读者的反制之道便是翻开书页。面对执意扭曲作怪，阅读有助读者于错乱当中守住秩序。不去消灭，不将经验密封在约定俗成的话语结构，而容许混沌循其自有的迷乱轨道挟创造力往前推进。不迷信话语灿烂夺目的表相，而挖掘探寻幽暗之地。

我们这时代的神话，贫瘠、枯槁，似乎害怕深入表相之下。我们猜忌深奥，取笑沉思。大家任由恐怖片的影像遍及大银幕、小屏幕，却不容评论放慢影像飞掠的速度。大家要看格洛斯特的眼睛被挖出来，却不肯耐心将全本《李尔王》看完。前一阵子，有一天晚上我在旅馆房间看电视，频道换来换去。也可能是巧合吧，电视屏幕每几秒便一闪而过的影像竟然无不是有人被杀、有人被打、有人一脸痛苦扭曲，或者是车子、楼房被炸。看着看着，我忽然发觉眼前掠过的景象，有一幕可不是影集的剧情，而是巴尔干半岛战争的新闻。层层叠叠的影像合起来将暴力的恐怖稀释、淡化，真人被实弹命中的影像，我看在眼里却无动于衷。

乔治·斯坦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将世人想象里的地狱转化成了真实的焦肉和枯骨。说不定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化，现代人才开始无力想象他人的痛苦。例如欧洲中世纪有无数画作描绘殉道者承受可怕的酷刑，这样的画作从来就不单是恐怖的画面：它们由孕生、界定这类画面的神学作出阐发（虽然是教条化的，虽然像是教义问答），所呈现的事物是为了推助观者反省世上既有的苦难。虽说观者未必人人看得透画面表层的淫邪，不过，深入思考的机会倒是一直都在。图画或是文本能给的，毕竟只在提供进一步或更深入解读的选择。这一选择，读者或观者可以拒绝，因为文本、图像也只是纸上涂鸦、木板或帆布上的色块而已。我认为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影像，顶多只是表面；像色情文本（政治口号、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人》、广告台词）提供的，仅止于官能立即能够捕捉到的，如过隙白驹一闪即逝，没有空间或时间思考。爱丽丝的镜中森林就不是由这样的影像构造出来的：它有纵深，需要动脑思考，虽然（于穿行森林之际）没有语汇可以称呼森林本有的一切。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艺术（不论这形容词现在用起来有多别扭）有一点是相同的：二者始终比我们的理解还要博大，甚至超乎我们综合的理解能力。其外缘始终稍稍落在我能力所及之外，有如阿根廷诗人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一度写下的诗句：

但若灵魂要问，还很远吗？你就一定要答：

在河的彼岸，不是此岸，再过去才是。

而我就算只走了这么远，还是得力于诸多非凡的向导襄助。有的我敬畏有加，其他则亲切融洽，许多有趣得紧，也有一些振奋发聩得超乎预期。他们的著作，在我的记忆图书馆不断改变，在那里形形色色的境况——年龄与迫切感，不同的天空与相异的嗓音，新旧的评述——不断更动卷册，划掉段落，添加眉批，换书衣，起书名。我原本狭仄的图书馆，因为有这些无法无天的图书馆员偷偷摸摸搞这样的勾当，而扩张到无边无际；如今，我每重读一本书，都像先前未曾读过一般。

爱默生七十高龄之时，幽居康科德一处他叫作“野地”（Bush）的宅邸。当时他已经罹病，可能就是阿兹海默症。为他作传的卡洛斯·贝克写道：

“野地”成了满载遗忘的殿堂……〔不过〕他说，阅读依然是“完好无损的乐趣”。“野地”的书房愈来愈像他的隐庐，他紧守着在独处中带来慰藉的日常规律，日日在书房读到日正当中，下午重返书房一直读到散步时间。日复一日，他连自己的著作也开始不复记忆，再见以前写过的文章，还会不胜欣喜，跟女儿说：“哎呀，这些东西写得真的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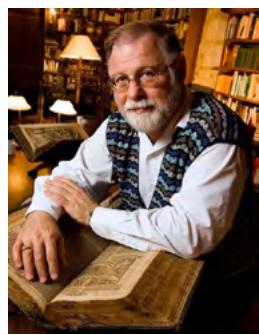
如今我重拾《名叫星期四的男人》或是《化身博士》，也略有爱默生再见旧作的情状，直如亚当初见长颈鹿。

这样就好了吗？

有时，看起来像是够了。身陷无常与诸般恐惧之中，备受威胁——失去、变动，以及内外泉涌不绝、无可慰藉的痛苦，读书的人至少可知，此地彼地，尚有几处安稳的净土，真切如纸，怡人如墨，为吾人盖起一方顶盖，隔出一条甬道，得以穿行于幽暗的无名森林。



本文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理想的读者》  
作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译者：宋伟航  
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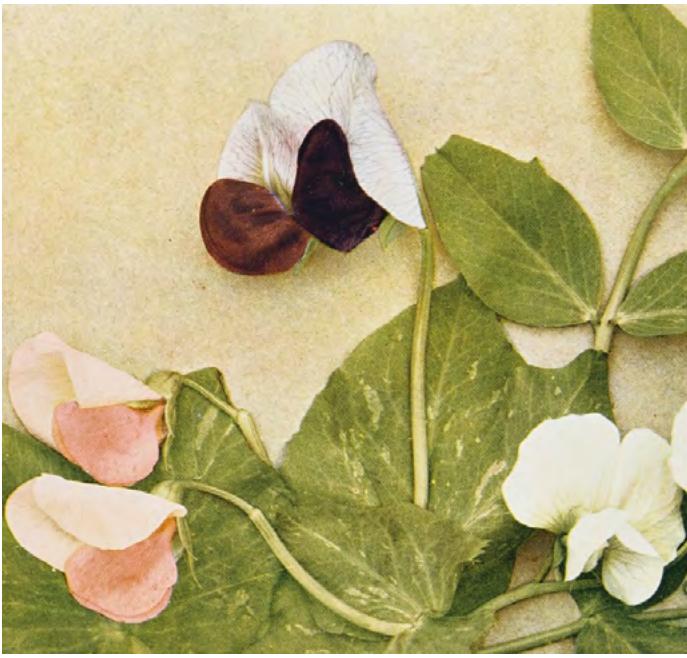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作家、翻译家兼文集编纂者。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旅居意大利、法国、英国及塔希提，1985年入加拿大籍。著有《阅读史》《意象地图》《语词之邦》等。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A.D. Darbshire. (1912) Colour plate from Breeding and the Mendelian Discovery

## 档案

# “名叫孟德尔”

悉达多·穆克吉 | 发现经典

尘封近 40 年后，  
是谁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定律？

物种起源是一种自然现象。

——让 - 巴蒂斯特·拉马克

物种起源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对象。

——查理·达尔文

物种起源是一个需要实验研究的对象。

——雨果·德·弗里斯

1878 年夏季, 时年 30 岁的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赶赴英格兰拜访达尔文。与其说这是一次科学性拜访, 倒不如称之为朝圣那时达尔文正在位于多尔金的姐姐家中度假, 德·弗里斯则一路紧跟不舍特地来探望他。虽然旅途让德·弗里斯感到疲惫, 但是内心却怀着紧张和激动, 他的眼神宛如拉斯普京一样犀利, 而浓密的胡须则堪比达尔文本人, 这让德·弗里斯看上去就像他所崇拜的偶像年轻时的模样。此外, 德·弗里斯在性格上还具备达尔文般的刚毅。这次会面应该是相聚甚欢, 当他们促膝长谈两个小时后, 年迈的达尔文才提出要稍稍休息一下。德·弗里斯在离开英格兰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变。经过这次简短的会谈, 达尔文为德·弗里斯奔涌的思潮安装了一扇闸门, 并且永久改变了它流动的方向。回到阿姆斯特丹后, 德·弗里斯立即停止手头一切关于植物卷须的工作, 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探秘遗传机制的事业中。

到了 19 世纪末期, 遗传问题仍被赋予近乎神秘的美丽光环, 它对生物学家来说就像费马大定理。费马 (Fermat) 是一位性格古怪的法国数学家, 他曾经潦草地写道, 虽然已经为自己提出的定理找到了“完美的证据”, 但是却由于纸张“边距空白有限”, 而未能记录下来。达尔文的做法与费马如出一辙, 他也漫不经心地宣称自己发现了遗传规律的解决方案, 但是却从未发表相关内容。1868 年, 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时间与健康状况允许的话, 我将在另一本书中讨论自然状态下有机生物的变异。”

达尔文十分清楚其中隐含的利害关系。遗传学说对于进化论至关重要: 达尔文明白, 如果没有能够形成变异的途径, 并且使变异在传代过程中保持稳定, 那么生物将无法进化出新的特性。然而 10 年过去了, 达尔文承诺的论有机生物变异起源的著作依然未见发表。达尔文于 1882 年去世, 而此时距德·弗里斯来拜访已过去了 4 年。随后新生代生物学家不断涌现, 他们继续追随达尔文的脚步苦苦寻觅这一消失理论的线索。

德·弗里斯也曾认真研读过达尔文的著述, 他将目光锁定在泛生论上, 该理论认为精子与卵子将以某种方式收集并且核对体内的“信息微粒”。这种在细胞中收集然后在精子中装配信息的方式看似简单, 可是要把它作为构建生物体的指南却过于牵强附会; 仿佛精子只需要接收电报里的信息就可以撰写人类之书。

与此同时, 反对泛生论和泛子的实验证据也在不断增多。奥古斯特·魏斯曼 (August Weismann) 是一位勇于挑战权威的德国胚胎学家, 他于 1883 年完成了一项直接抨击

达尔文遗传泛子学说的实验。”魏斯曼通过手术将前后五代小鼠的尾巴切除, 随后让这些小鼠进行繁殖并观察它们的后代是否生来无尾。然而结果显示小鼠后代之间具有相同且顽固的一致性, 每一代小鼠出生时尾巴都完好无损。如果泛子存在的话, 那么接受切除手术的小鼠的后代应该没有尾巴。魏斯曼在实验中总共切除了 901 条鼠尾, 而这些实验小鼠的尾巴没有任何异常, 它们的尾巴与初代小鼠相比甚至一点都没有缩短, 根本不可能将“印记遗传” (或者至少是“尾巴遗传”) 抹除。尽管这项实验非常残酷, 但是它证实了达尔文与拉马克理论的谬误之处。

魏斯曼提出一个激进的观点: 或许遗传信息只存在于精子和卵子中, 并不存在某种直接机制将后天获得的性状传递至精子或卵子。无论长颈鹿的祖先多么热衷于伸长脖颈, 它们都不能将该信息转化为遗传物质。魏斯曼将遗传物质称为“种质”, 他提出生物体只能通过种质产生后代。实际上, 所有进化都可以被理解成种质在代际垂直传播: 例如鸡蛋就是鸡传递遗传信息的唯一途径。

※※※

可是种质到底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呢? 这个问题让德·弗里斯陷入了沉思。难道它会像涂料一样被混合与稀释吗? 难道种质中各种离散信息会以打包的形式存在, 然后再构建成为完整的信息? 那时候德·弗里斯还不了解孟德尔论文的内容。但是德·弗里斯与孟德尔也有相通之处: 他选择了阿姆斯特丹周边的乡村地区作为实验地点, 然后开始搜集和整理各种特殊的植物变异性, 其研究对象不仅局限于豌豆, 还包括大量奇奇怪怪的植物标本, 其中就包括扭曲的茎秆与分叉的叶子、带有斑点的花朵、毛茸茸的花药以及蝙蝠状种子。当德·弗里斯把这些变异性植株与正常植株进行繁育后, 他发现了与孟德尔相同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些变异性状不会融合, 它们会以一种离散且独立的形式通过代际传递保留下来。每种植物似乎都具有许多性状, 其中就包括花瓣颜色、叶子形状以及种子质地等等, 而每种性状似乎都由某条独立且离散的信息片段编码, 它们可以在植物体内代代相传。

与孟德尔相比, 德·弗里斯明显缺乏那种敏锐的洞察力: 1865 年, 孟德尔在文章中大胆运用数学推理阐明了豌豆杂交实验。在德·弗里斯的植物杂交实验中, 他只是模糊意识到变异性状 (例如茎秆尺寸) 是由不可分割的信息微粒编码的。可是编码一个变异性状需要多少信息微粒呢? 到底是一个、一百个, 还是一个千?

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 德·弗里斯还是不了解孟德尔从事的工作, 但是他逐渐采用定量描述的方法来解释自己的植物实验结果。1897 年, 德·弗里斯完成了《遗传性畸变》 (Hereditary Monstrosities) 一文, 在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中, 他对实验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且推断每种性状是由单一信息微粒决定的。每个杂合体都继承了两个这样的信息微粒, 其中一个来自精子, 而另一个来自卵子。然后信息微粒又通过精子和卵子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信息微粒既不会混合, 也不会出现信息丢失。尽管德·弗里斯全面否定了达尔文的泛生论, 可是为了向导师致以最后的敬意, 他给这些信息微粒起名为“泛生子”。



雨果·德·弗里斯

※※※

1900 年春季, 当德·弗里斯依然深陷于植物杂交研究的泥潭时, 某位朋友给他寄来一份从自己图书馆里找到的旧论文副本。德·弗里斯的朋友写道: “我知道你正在做杂交实验, 因此随信附上这份发表于 1865 年的论文单行本, 这篇文章的原著者名叫孟德尔……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 那是阿姆斯特丹昏暗的 3 月清晨, 德·弗里斯打开了装有论文单行本的信封, 他的目光快速扫向文章的第一段。德·弗里斯迅即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仿佛一股让人无法躲避的寒流贯穿他的脊髓: 这个“名叫孟德尔的人”无疑比德·弗里斯领先了 30 年。在孟德尔的论文中, 德·弗里斯不仅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答案, 而且其内容还可以完美诠释他的实验结果, 但是这也对他的原创性构成了挑战。看来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陈年旧事在德·弗里斯身上再次重演: 他曾经希望自己才是发现遗传规律的第一人, 可是到头来却早已被别人捷足先登。1900 年 3 月, 德·弗里斯在恐慌之余赶紧发表了相关论文, 并且在内容上刻意回避孟德尔之前取得的任何成果。也许全世界都忘记了这个“名叫孟德尔的人”以及他在布尔诺完成的豌豆杂交工作。德·弗里斯后来写道: “尽管谦虚是一种美德, 但是骄傲的人会走得更远。”

\*\*\*

除了德·弗里斯以外，还有其他学者也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在遗传结构（具有独立性且不可分割）领域做出的贡献。就在德·弗里斯发表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有关植物变异性）当年，蒂宾根大学的植物学家卡尔·科伦斯（Carl Correns）公布了一项关于豌豆和玉米杂交的研究的数据，其结果能够与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完全吻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伦斯在慕尼黑求学期间曾经是内格里的学生。但是将孟德尔视为门外汉的内格里却没有告诉科伦斯，他曾收到过一个“名叫孟德尔的人”寄来的大量有关豌豆杂交研究的信件。

科伦斯在慕尼黑和蒂宾根的实验园距离布尔诺修道院大约 400 英里。他不辞辛苦地将高茎植株和矮茎植株杂交，然后让杂合体和杂合体再次杂交，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有条不紊地重复孟德尔的工作。当科伦斯完成实验并着手准备撰写论文时，他回到图书馆认真查阅那些科研前辈之前发表的文献。无意之间，他发现了孟德尔早年发表于《布尔诺自然科学协会学报》的论文。

此外在维也纳，也就是 1856 年孟德尔植物学考试受挫的地方，另一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埃里希·冯·切尔马克—赛谢涅格（Erich von Tschermak-Seysenegg）也再次发现了“孟德尔定律”。冯·切尔马克在哈雷与根特等地做研究生时就从事豌豆杂交研究，他也观察到遗传性状就像信息微粒那样，以独立并且离散的形式在杂合体之间进行代际传递。作为三位科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冯·切尔马克已获知德·弗里斯和科伦斯同期开展植物杂交研究的消息，并且了解到其数据可以充分支持自己的实验结果，而他在查阅文献时也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当冯·切尔马克看到孟德尔作品的那一瞬间，他也体会到了那种似曾相识所带来的恐惧。他后来怀着嫉妒和沮丧的心情写道：“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研究成果被重新发现一次可以反映科学家的先见之明，而被重新发现三次则着实是对原创者的一种鄙夷不屑。1900 年，有 3 篇独立发表的论文在 3 个月内相继问世，而所有研究成果均指向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当然这也暴露了某些生物学家目光短浅的事实，正是他们将孟德尔的成果尘封长达 40 年。虽然德·弗里斯故意在首篇论文中忽略了孟德尔，但是他最终还是被迫承认了孟德尔的贡献。1900 年春季，就在德·弗里斯的论文发表后不久，卡尔·科伦斯暗示德·弗里斯蓄意盗用孟德尔的成果，并且将这种行为视为科学剽窃（德·弗里斯甚至在文中引用了“孟德尔的用词”，科伦斯则冷嘲热讽地将其形容为“不谋而合”）。“最终德·弗里斯做出了妥协。他在后续发表的分析植物杂合体的文章中对孟德尔的贡献大加赞赏，并且承认自己只是“扩展”了孟德尔的早期工作。然而德·弗里斯进行的实验在某些方面的确要优于孟德尔的研究。平心而论，孟德尔是发现遗传单位的先驱，但是德·弗里斯在遗传与进化领域的造诣也有目共睹，因此他不解的问题必定也会让孟德尔感到困惑：早期变异数来自何方？为什么豌豆会有高茎和矮茎，或者紫花和白花的区别？

其实答案就在进行杂交实验的花园内。在某次去乡村考察植物的过程中，德·弗里斯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茂盛的野生月见草，该物种的学名源自博物学家拉马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件事的真相）：拉马克月见草（Oenothera lamarckiana）。德·弗里斯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与种植的种子不下 5 万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生命力旺盛的月见草大量繁殖，德·弗里斯从中发现了 800 株野生新型变异数，其中包括巨大叶片、多毛茎秆或是畸形花朵。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第一阶段的发生机制，自然界会本能地产生某些罕见的畸形。达尔文曾将这些变异数称为“巨变”，意指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但是德·弗里斯选择了一个更为严谨的词语：他将这种情况称为“突变”（mutants），源自拉丁语“改变”一词。

德·弗里斯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观察结果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突变体恰好是达尔文之谜中缺失的部分。实际上，如果我们将自发突变体的产生机制（例如大叶月见草）与自然选择相结合，那么达尔文所说的永动机就可以自行运转了。突变是自然界中变异数产生的根源：长颈羚羊、短喙雀与大叶植物均可自发生成于数目庞大的普通种群（该理论与拉马克的观点相反，这些突变体源自随机选择而非刻意制造）。这些变异数的特征在于其遗传性，它们在精子与卵子内以离散指令形式存在。当动物在自然界中物竞天择的时候，只有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变异数，或者说最适合的突变才能世代延续下去。它们的后代在继承这些突变的同时会形成新的物种，并且由此推动物种进化。自然选择不是作用于生物体，而是影响其遗传单位。德·弗里斯意识到，鸡只是鸡蛋自我更新过程中的产物。



威廉·贝特森

\*\*\*

德·弗里斯用了 20 年才成为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支持者，但是英国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彻底转变了观念。1900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贝特森从剑桥搭乘夜班火车赶往伦敦，准备在皇家园艺协会就遗传学领域的话题发表演讲。当火车还在黑暗的沼泽地带缓慢前进的时候，贝特森读到一篇德·弗里斯发表的论文副本，他立刻就为孟德尔遗传单位的离散概念所折服。而这也成为决定贝特森命运的旅途：就在他抵达位于文森特广场的协会办公室时，他的思绪还在不停地高速运转。贝特森在演讲时这样说道：“我们面对的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原理，但是现在尚不能对其日后发展做出预测。”同年 8 月，贝特森在给他的朋友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信中写道：“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请你帮我查阅一下孟德尔（原文为 Mendl）的论文，在我看来（他的论文）是这今为止遗传学领域中最出类拔萃的研究之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竟然会被人们遗忘。”贝特森从此把传播孟德尔定律视为己任，并且确保这位先驱将不再被人们忽视。贝特森首先在剑桥独立证实了孟德尔植物杂交实验的结果贝特森与德·弗里斯在伦敦进行了会面，他对于德·弗里斯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印象深刻（当然他不拘小节的风格另当别论）。德·弗里斯拒绝在晚餐前沐浴，贝特森抱怨说“他的亚麻外套臭气熏天。我敢说他一周才换一次衬衫”。贝特森结合自身研究结果对孟德尔的实验数据进行了再次确认，然后他开始想方设法去改变人们对孟德尔的认识。贝特森入送外号“孟德尔斗牛犬”，而这种犬的外形和气质均与他相似。贝特森的足迹遍布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并且他在出席所有与遗传学有关的活动中均会强调孟德尔的发现。贝特森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或者更贴切地说，他是在推动生物学界产生深刻变革。贝特森写道，破译遗传法则将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作用要远大于“自然科学领域里任何可以预见的进展”贝特森在剑桥期间身边聚集了一批青年学生，他们对于遗传学这门新兴学科非常渴望。而他也意识到自己需要给这门新兴学科起个合适的名字。根据字面意思，“泛遗传学”（Pangenetics）看似是个理所当然的选择，正好可以与德·弗里斯的“泛生子”（Pangene）理论一脉相承，但是“泛遗传学”容易让人与达尔文错误的遗传学理论相混淆。贝特森写道：“没有一个常用词能够恰当地解释其含义，（然而）我们非常迫切地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称谓。”1905 年，就在人们苦思冥想之际，贝特森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新名词。他将其称为遗传学（Genetics），也就是研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学科，其词根来自希腊语“诞生”（genno）。贝特森敏锐地觉察到，这门新兴学科具有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1905 年，他非常有先见之明地写道：“当遗传学的启蒙教育逐渐完成，遗传规律也得以……广为知晓，那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一点可以确定，人类将会对遗传过程进行干预。这也许不会发生在英格兰，但是可能会在某些准备挣脱历史枷锁，并且渴求‘国家效率’的地区发生……人类对于干预遗传产生的远期后果一无所知，可是这并不会推迟开展相关实验的时间。”

贝特森与此前的任何其他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发现遗传信息的不连续性对人类遗传学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基因确实是独立的信息微粒，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定向选择、纯化以及操纵这些微粒。我们可以对优良基因进行选择或者扩增，并将不良基因从基因库中清除出去。从理论上讲，科学家能够改变“个体组成”以及国家组成，甚至在人类身份上留下永久印记。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权力的意志。”贝特森悲观地写道，“不久之后遗传学将会为人类社会变革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也许就在不远将来的某个国家，这种力量会被用来控制某个民族的组成。然而实现这种控制对某个民族，或者说对人类究竟是福是祸就另当别论了。”由此可见，贝特森早在基因概念普及之前就已经有了先见之明。



本文摘自《基因传：众生之源》，注释从略  
[美]悉达多·穆克吉  
马向涛 译  
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 悉达多·穆克吉

印度裔美国医生、肿瘤专家、知名科普作家。2010 年，他出版著作《众病之王：癌症传》，并于次年荣获普利策文学奖，《时代》杂志称其为“1923 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 100 本英语书之一”。2016 年，《基因传》出版后，迅速高居亚马逊榜单，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华盛顿邮报》《西雅图时报》年度好书。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Peter Zhou on Unsplash](#)

## 专栏

# 亚细亚的调剂儿在风中哭泣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一山两吃，一歌两词。

小的时候一提起“悲惨”这两个字，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雷锋妈妈被地主逼死的情景，后来上了初中，这悲惨便被历史课本里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所代替，这种沉重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直到上了更高级别，学习了思想政治，我那颗“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的接班人的心才稍微松驰下来，因为政治课本告诉我，资本家除了挥霍工人的剩余价值之外，还会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于改善工人生活，当然，这是为了更好的压榨工人。就是这句“用于改善工人生活”，让我突然豁然开朗，原来人与人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有存活的空间的。因为以往的教育告诉我们的都是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贪婪和凶残，把下面干活的人的生命视如草芥，我一度觉得这些人都不如我们乡里的农民聪明，农民还知道让牛吃得饱一点休息得好一点，可以更好的干活，赚更多的钱，他们怎么就想不明白呢？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送来了《思想政治》课本，它击碎了压在少年心头多年的沉重，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压力困扰着少年的心：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的想法怎么跟西方资本家一样呢？

在历史教育里中的毒，我以为靠思想政治课解了，这算是以毒攻毒，但现在发现，中毒更深了，最近有好几个人大概也是上过初中学过思想政治课的，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搞？经济不要了吗？税收不要了吗？发展不要了吗？对他们自己也没好处啊，早些年我也有这样基于理性和人性的发问，这种发问其实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为对方着想，总觉得很多事对对方没有好处，他们不应该那样去做，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后来渐渐想明白了，你所谓的理性以及判断力，都是基于人性视角的思考，这些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当权力的代言人正不惜一切代价塑造历史时，你却还在用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思路答历史考卷，这种解毒方式无法解读他们，反而让自己中毒更深了。奴隶在奴隶主眼里尚有价值，而个体在权力面前只是数字，可以擦了再写，写了再擦，所以，不要轻易说自己活得像个奴隶，回头看看，会发现自己是在吹牛，更不要说自己活得连xx都不如，最底层的人是孤零零的存在，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19世纪最革命的德国剧作家毕希纳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就在深渊的最下面。给奴隶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是一个聪明奴隶主应有的基本素养，就像牲畜产仔了一样，庄园主会觉得又多了一份财富，奴隶有了后代，奴隶主的后代就有了财富延续下去的希望。再不堪的时代，也不见有人粗暴地把“孩子”调剂走，而且是成体系的，甚至看上去一切都是在法律框架内由执法人员完成，他们甚至还用心用脑想了一个文明的词汇：“社会调剂”，所有的心思和精力不是用在为人民服务上，而是用在问人民服不服上。明明用更少的精力和时间就能为人民服务好，他们却偏偏要用成倍的成本去折腾人民，这就叫权力的任性。这样的事情他们干过不少了，先用污染一条河一片天的简单粗暴的方法获取经济效益，然后用几十倍的经济效益和不知尽头的时间去治理这条河这片天，还要把这总结成自己的卓著功勋，人们还要高声献唱，“现

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一山两吃，一歌两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已经不会“震惊”了，甚至是他人震惊在我看来都是“友邦惊诧”，倒不是我麻木了，而是习惯了，绝望了，习惯了这种绝望。很多年轻人遇事“震惊”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生阅历，很多事都是第一次经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遇事“震惊”，或许是因为善良，人性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看待一切事物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做出的判断自然也就南辕北辙，比如这次全州县的“社会调剂儿”事件，如果你知道广西、山东、四川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社会调剂，是不是会稍微好受一点，如果你了解过当年发生在湖南邵阳的“邵氏孤儿”事件，如果你了解过山东临沂当年的“百日无孩”运动……，你会如何？我猜很多人会由震惊变为计划生育制度的拥护者，毕竟他们习惯了“以大局为重”，只是残存的那点人性让他们“震惊”了。

不得不说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开了一个好头，他们特别风轻云淡地讲述了一个“社会调剂儿”的事情，公告格式严谨，段落清晰，落款错落有致，措辞依法依规，甚至有点彬彬有礼，它很温情地给社会上那些依然幼稚的人上了严肃认真的一课，我相信整个社会会很快成熟稳重起来，不再“友邦惊诧”。社会情绪之所以不够成熟，就是因为人性浓度过高，这种高具体体现在“常识”和“底线”这两个词上，像这次社会调剂儿事件，就有媒体说“调剂”一词挑战了人的常识，也践踏了社会道德底线，这么说好像“常识”和“底线”还存在似的。即便残存，多挑战几次，多践踏几回，就荡然无存了，人们也就适应了，他们不仅不会惊诧，还会反过来指责那些超生的父母，给社会造成负担，他们很快会成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拥护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那个“数量”而是那个“素质”，再过一段时间，随着他们素质的提高，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生命之源”人种净化计划也非常完美，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这项计划的发明者，海因里希·希姆莱，希特勒“最忠诚的党卫军战士”。

现在的社会，经过这五六年的折腾，真有点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的感觉，骗子在各个领域横行，从上到下傻子都不够用，火坑里堆满了各色人等。当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一大帮人打了鸡血，大众情绪亢奋，每天都有众多项目拿到N轮融资，每天谈的都是敲钟梦想，大家仿佛看到了方向看到了未来，甚至一次次的失败都无法浇灭他们的激情，他们放下了家庭，放下了孩子，放下了思考，放下了原则……，多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站在火坑里的你抬头一望，只有几个骗子还在上面。一场春梦了无痕，醒来后怅然若失，不是若失，是真的失去了很多，再看看身边的人，虚无，茫然，迷失。很感谢这三年的疫情，如果不是疫情的阻拦，这些中毒的人心里还是想再赌一把，这不是坚韧不拔，这是鬼迷心窍，疫情让大家都停下来去感受真实的生活，也感受到了生活的真相。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众创业，有的只是众盲创业，而且还抛弃了自己的专业，非要把盲人按摩开成粉灯闪烁的异性按摩，这场大跃进式的创业运动，最终给社会留下的是一笔笔债务和数不清的办公设备，就像满大街扔得到处都是的共享单车一样，还有那数不清的创业者，像是时代的超生儿，等待着社会调剂。这就是目前社会情绪的底色，迷茫、无助、虚弱、不确定性，就像一群亚细亚的调剂儿在风中哭泣。

这样的社会情绪是很容易被操控和点燃的，当然，他们本身就是一股充满不确定性的洪流，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已经成长起来加入社会叙事的年轻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的老一代人，什么都固化了硬化了，思维固化了肝硬化了，血压药降糖药把什么指标都控制得很好，遇到什么事，内脏器官毫无波澜，情绪也十分稳定，年轻人则不一样，他们是在不断裂变成长的，他们有着更敏锐的时代触角，只不过他们生长在这样的年代，光天化日之下，魑魅魍魉横行，审美标准错乱，社会营养不良，大几率会长成扭曲混沌的一代，所以他们看崔健惊奇，看王心凌惊奇，看郑智化惊奇，就像城里的孩子看到了老家爷爷奶奶带来的乡下的土鸡土鸡蛋和白菜萝卜，一切都比城里的好吃。只不过，虽然他们的爸爸这一代是吃着这些“好东西”长大的，但好像也是长成了“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而且还“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老一代人嘲讽山东人喜欢开奥迪有多厉害，现在的年轻人就有多喜欢局里局气的厅局风穿搭。当年我们推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英雄气概，现在人们推崇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婚嫁理念。不管是哪种变化，透过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权力主导下的社会思想变迁，特别是这几年的疫情导致的各领域的权力渗透，加上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使得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也越来越渴望权力的庇护。当权力的獠牙露出来时，也是美女向野兽靠拢之时，审美这件事情的变化，往往预示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以往的日子里，虽然也很艰难，但我们能听到年轻人们北漂、沪漂、杭漂的声音，这至少代表着某种程度上的拼搏和努力吧，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现在很少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躺平、摆烂、佛系，我不是说年轻人不够努力，我是说社会环境对年轻人不再友好，不再给年轻人机会，不再给人以希望和信念，这些东西的消失，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发动机坏了，当我们的肝硬化了血压高了，尚且有药可以吃，社会已经无药可救了，但一堆人忙里忙外假装抢救，目的无非是榨干最后一滴社会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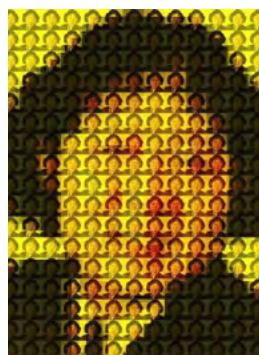
本来社会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但苦口良药速效救心丸，硬是给换成了糖衣炮弹，就像他们把郑智化《星星点灯》的歌词改了一样，“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句就是苦口良药，他们非要改成“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这样的糖衣炮弹，听上去顺耳了，但问题掩盖了，自然也得不到治疗，实则是祸害无穷，像极了现在某些人和部门自欺欺人的行事风格，总以为删除、屏蔽、封杀就能解决问题所在，总以为杀光了公鸡天就不会亮了。跟一首歌曲较劲而且是这样一首满满正能量的歌曲，这样的行为当然体现了权力任性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运用权力的人，认知能力低下和办事水平不高的事实。这首歌先是表达了年轻群体迷茫和苦闷的心声，又铺垫了社会悲凉的基调，而后是看到光亮的指引，最后踏上催人奋进的道路，非常适合鼓舞当下的

年轻人，它用真诚的叙事抚慰了当下苦闷者的心，既承认了当下迷茫的现状，又给大家以砥砺前行的希望。没有这样的歌词这样的叙事逻辑，就没有这首歌充满温暖和希望的底色。把《星星点灯》的歌词改得再“正能量”，就跟全州县卫生健康局把“社会调剂儿”说得再冠冕堂皇一样，大家一眼就看透你们是什么货色了，只许州官调剂，不许星星点灯，实在是有点不要脸了，星星点灯，也照亮不了被调剂的孩子回家的路。被所谓“正能量”伤害到的不仅仅是郑智化，还有歌神张学友，他因为在祝贺香港回归的视频中没有说“中国加油”，就被一些网民喷得一塌糊涂，我找到视频看了一下，我觉得歌神被喷主要不是发言的问题，是着装的问题，视频中歌神只穿了一件普通的T恤，如果他当时穿上一件藏青色或纯黑的翻领夹克衫，内搭白衬衫，白衬衫里再穿一件白色的棉质背心，配上一条黑色的西裤，胸口再配个党徽或者国徽，用一本正经的副处级机关干部的表情来录这个视频，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折服了。请张歌神不必担忧，其实这些人闹不起什么风浪的，他们扣的帽子再大也是纸糊的，一群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混混儿，不过有时候怕就怕鸡毛真成了令箭，令箭真的就是鸡毛。就连官媒也看不下去这些混混儿欺负张歌神了，官媒说“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今网络上确有一批人，喜欢拿着放大镜对别人的只言片语进行‘道德审核’。强行关联、乱扣帽子，凭空制造事端、加剧戾气。”“我们的社会上特别是网络空间里，有一股不好的风气，有时候过于敏感、爱搞极化，以‘正能量’之名行‘高级黑’之实。”这话说得很好，但又只说了一半，法治社会里这些人的胆子就这么大吗？是谁放纵了他们，是谁给了滋生他们的环境，又是谁给他们树立了榜样？总不会是小哪吒吧？我们不能总是指责小区门卫和医院的保安，否则我们跟总欺负县级以下领导干部的《焦点访谈》有什么区别？虽然这样做很能按摩到一大群人的社会情绪，让他们心理达到高潮，但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毕竟我们是出来爱国的，不是打着爱的旗号出来坐台的。网络上的确有那么一大批人，不仅喜欢拿着放大镜对别人的语言进行政治审查，还喜欢拿着打火机和油锅对雪糕进行食品检测，知名雪糕品牌钟薛高这几天就面临着这样火烧火燎的审判，估计这事就是竞争对手下的黑手，但是一众网民却玩得不亦乐乎，玩归玩，但暴露自己的智商就影响祖国的国际形象了，一根不加水的雪糕，在高温下，你要求它融化成一滩水状，这是逼良为娼，以你们脑子的含水量来看，用打火机烧一烧或者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估计能融化成一滩水，但我们依然礼貌地称它为脑子，而不是冰棍。

张学友在被网络攻击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有一句是“我只会唱歌，不参与政治。”他说的政治或许是有具体指向，但无论是哪层含义，我都不同意这句话，保守主义之父拉塞尔·柯克说，“关心政治是一种高贵而稀有的情感。”我能理解中国人一提政治就汗毛竖立的感觉，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里，政治太危险太肮脏太不洒脱，关心政治的人好像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政治比性还让人不敢高声语，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慢慢地熟悉了休闲足浴按摩洗浴莞式服务夜总会，但依然对“政治”这两个字心有余悸，这或许跟我们不常去政府部门和大会堂有关吧，如果我们能像去洗浴中心和夜总会一样随意出入权力部门的大门，我想“政治”二字不再会那么可怕，我相信那时候大家都会明白，关心政治不是为了坐进政府的办公室享有权力，而是为了坐进夜总会的包厢享受个人自由。

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六岁的女儿来找我玩，按照以前，因为要赶稿子，我很可能找个理由把她支开，但是现在不会，我会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陪她玩，这当然不是什么伟大的牺牲和取舍，但对于我而言却是一种个人的进步，作为父亲的进步，很多事情是为她的将来而做，但这不是忽视她眼前需求的理由，反而我更应该珍惜当下。就像多年前我在羽戈文章里看到他说的一段话，“一个专制的父亲，如何能给他的孩子以自由；一个从来不知自由为何物的父亲，能给他的孩子以怎样的自由？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此言原来还有一个前提：你自身要自由，或者至少要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因为爱，所以给你自由；因为自由，我重审自己的爱。亲爱的孩子，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这一刻，我是多么爱你。”

这段话正好呼应了我在景凯旋老师那看到的一个故事，保加利亚的异议作家马尔科夫 1978 年 9 月在黄昏的伦敦街头被人暗杀。已经侨居伦敦的他，此前因批评本国政府的言论而多次遭到暗杀威胁。多年后，在他墓前，他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爱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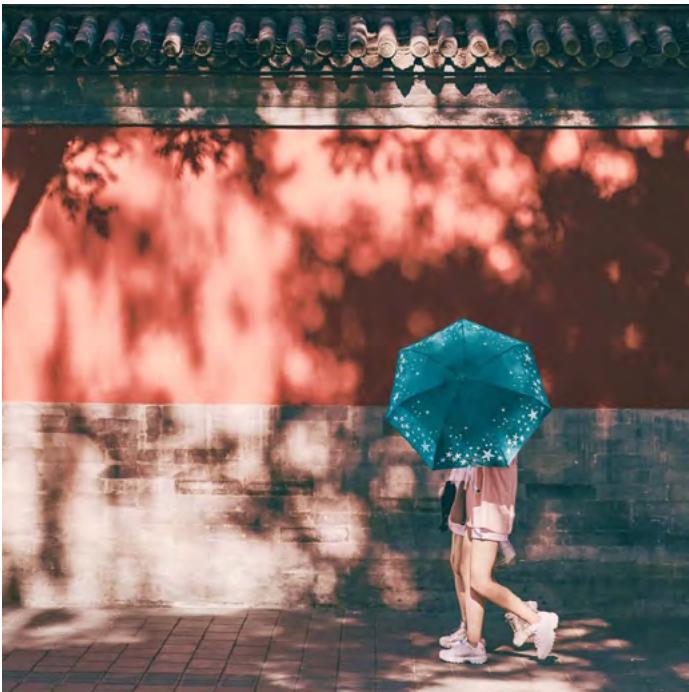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片来自 [zhang kaiyv on Unsplash](#)

## 专栏

# 镇做题家， 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 烂尾楼工程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当流动性停滞，阶层动脉硬化时，  
于是整个王朝“心梗”了

山东人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那曾被全国人民诟病的当官爱好，突然成了全国人民的新时尚，这多亏了易烊千玺，现在人们习惯称他为事业编易烊千玺。一夜之间，山东人民站起来了，而且一站就站进了主流时尚圈，就像煎饼卷大葱突然代替了火腿三明治成了城里人的早餐。对于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是“你终于活成了你讨厌的样子”，对于山东人而言是“我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当然，这么说只是一种公共表达方式，它无法也不需要映射到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以前称之为地图炮，但现在这门大炮好像弹无虚发，一打一个准，它更像是精确制导武器，其实倒不是武器升级了，而是那个地方的靶子变大了，它有恶的土壤，靶子在成长，所以我对于“地图炮”就像李云龙对意大利炮一样饱含深情。

我们要明白，地图炮式的表达往往指的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纯度问题，它有点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当我们说这锅粥太恶心时，不是说那成千上万粒米恶心，而是说那一颗老鼠屎。所以当有外国人或者媒体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时，我们不需要生气，他们说的既不是我们，我们也成不了他们说的中国人，我们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不是裸官送到国外的子女，我们不是煤老板留学的孩子，我们不是来势汹汹的线上虚拟爱国人士，我们只是小镇做题青年。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也使得民众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刚才说的无论是事业编还是地图炮，都是这种变化的具体呈现。搁在以前，易烊千玺要是考个事业编，大家只会说，太可惜了，放着高收入不要，非要去拿点死工资。而现在不会有人这么想，大家想的是，安全第一，甚至不会有人去考虑收入问题，虽然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差，但与生活相比，生活下去才更重要。以往的娱乐圈明星，还能一边逢年过节在微博上祝福一下祖国，一边安心地拿着天价收入，现在不行了，这种安全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了，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外部围观的群众，大家在这一点上很默契地形成了共识，所以对于事业编加娱乐明星这样的身份组合，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违和，即便哪天易烊千玺老师当上了团委书记、党支部书记，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意料之中。

这种不安全感，以前往往源于“高处不胜寒”，都是娱乐明星、煤老板、房地产商等社会上层人士才能感受到的，以往他们的圈子尚有运行规则，大家合谋大家赚钱大家开心大家炫富……与“高处”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仅寒不到自己，还冬暖夏凉。可当“高处”

变得虚弱时，它就会变成吞噬一切的黑洞，而首先被吸进去的就是这些寄生者，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宿命，看看那些吸毒被抓的，儿子吸毒被抓的，被追查偷税漏税的……不能说没有好人，只能说没有无辜者，那些年，群众们纷纷吃瓜，不亦乐乎。而疫情这几年，底层群众也体验到了“低处也挺冷”的感觉，基层执法部门，街道办事处，医院学校地铁口甚至包括自己小区门口的保安，一夜之间，仿佛大权在握，让底层群众以各种形式切实有效地感受了一把权力的力量，就像那雪白柔软的棉花棒，一旦肩负上了抗疫之责涌进了你的喉咙，宛若烤羊腰子的铁签子。

现在回头看看“山东人的选择，竟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甚至还有点大隐隐于市长，小隐隐于科长的处世哲学在里面。不同的时代下，为了存活，为了更好的存活，大家都有着不同的选择，甚至是有些都不叫选择，因为摆在眼前的路就只有一条，就像张桂梅老师说的，“他们说做题对孩子不好，但我们只有这个办法，走出大山。”我们的确不能对着那些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们说少吃汉堡，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我们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孩子吃不饱，为什么这些孩子只能靠做题一条路走出大山，以及为什么要走出大山，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如我们被张桂梅的事迹感动来得舒服，所以我们很少问，我们只感动，感动中国，甚至我们需要这种感动一直存在，即便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廉价又变态的感动是在消费他人的苦难。

每次看到新闻报道里张桂梅老师的脸上都是写满了苦难，一开始看着挺难过的，后来看着更难过了，这些年她得到了外界可以说是最大的关注度，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中国十大女杰”“全国精神文明十佳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知识女性”“中国十大教育年度人物”“全国百名优秀母亲”“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数都数不过来的国家级荣誉，这些荣誉自然也能带来数不尽的资源，包括她当初最缺的金钱，她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样辛劳了，她可以过得更轻松愉悦一些了，就像她本来的名字张玫瑰那样充满美好的想象和活力，可她依然愁云满面，这当然跟她的病痛有关，也跟那些有形无形的力量用文字和镜头给她刻画的肖像有关，就像电视机里领导人们永远不变的发型和着装一样，她还活着，但已经成为一尊纪念馆里的雕像了。雕像是不会思考的，即便她也从那种苦难里走过，她也面对过无法承担的巨额医疗费，也面对过那么多无法上学的孩子，或许她始终没有思考出一个答案，她只是耗尽自己的生命帮助一些人，大国小民带着小镇做题家，向命运的大风车发起挑战，命运却说，关我屁事，你们找错人了。

社会很复杂，得病的是人，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以前有一批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简单来讲，这种病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现在又有一批人患上了雷普利症候群，这个病指的是人陷入了提升身份的欲望而不断说谎，以致于自己也难以分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只能生活在幻想中所形成的人格障碍。简单来讲，这种病就是把自己当个人了。现在越来越多是这两种病都得了，就像嫌弃小镇做题家的媒体人一样，写这篇文章时明显是没拿自己当外人，但现实生活里也只能算个小报码字员，这么说不存在任何贬低的意思，别说是现在，就是以前媒体鼎盛时期，哪个媒体人要真拿自己不当外人，那真的是资深患者了。

公众对于易烊千玺考编这件事的关注，主要焦点并不是质疑明星，也不是质疑考编，更不是质疑明星考编，他们关注的还是老一套，那就是考试和录取流程的透明性和公平性，简单点说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是日积月累的社会各类问题的一次综合性爆发，易烊千玺老师恰好成了引爆点，但他肯定不是大家要爆破拆除的对象。正是因为公众对这个社会的套路太熟悉了，再加上就业和营生的确越来越艰难，所以才有这么多人会关注易烊千玺考编的事情，这不是什么阴谋论，在遍地阴谋的时代，所谓的阴谋论不就是正常的思考状态吗？反而是那些动不动就指责公众阴谋论的人才是装外宾。比如导演韦正，他力挺易烊千玺，我觉得姿态没错，只是话错得离谱，“网络审判绝非正义，只会让我们离正义越来越远。”看着挺有道理，可是真的存在所谓的网络审判吗？网络民意又什么时候真的被当回事过呢？更多的时候是民意被利用。韦导演所说的网络审判无非是指舆论热点在当下它毫无能量毫无力量，它看上去很沸腾，实则更像是受害者虚弱的求救声，没有人会怕这种求救声，反而是同为受害者的人担心这种求救行为会引来更残暴的对待，于是会有一群默不作声的受害者主动维稳呼救的受害者，他们像是一群不被当人看却把自己当外人的外宾，即便成了一群行尸走肉，还要坚持天天做核酸。

对照了一下小镇做题家的概念，我觉得自己十分符合，“出身于十八线小城市或者县城，因为善于做题而取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从而考入一个不错的大学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往往个人能力并不太出众，交际能力也很普通，眼界缺乏，少有的过人之处就是高中时期做题的能力。”这一点我在二十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北京的考生，入学第一天就挨个寝室问大家考了多少分，作为一个山东考生居多的学校，我们基本都是六百四十分以上的，于是这个北京考生就很愉悦并略带嘲讽的告诉我们他考了四百多分，我记得我当时还很幼稚地问了老师为什么，老师说话概括起来就是，你们是小镇做题家，所以录取分数高。他说北京的学生课后活动很多，社交能力强，个人能力出众，接触的优质资源多，眼界开阔……我当时想，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这么良好的学习条件，难道学习成绩不应该更好吗？录取分数不应该更高一点吗？回想起那段记忆，我仿佛看到这样一幅景象，高考前小镇做题家小心翼翼地问“我的人生，谁来操盘”，大学回答说“我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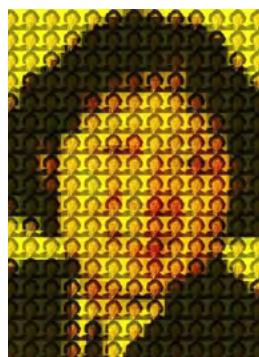
小镇做题家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从社会学层面来看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但从上流社会的层面来看不值得关注，或许是社会全面收紧得太厉害了，连虚假的阶层都不存在了，社会全面混为一团，于是小镇做题家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我从来没觉得小镇做题家考上所谓的大学以后生命就会被改变了，这么说是给大学脸了，中国的大学从来就不是改命的地方，或者说，你以为自己被改变了，或是进入体制或是步入商界，这些都没有用，只要你没有离开这块土壤，你始终要长成你注定的模样，你的生命最终也不会充盈起来。我以前觉得这样想很幼稚，现在越来越确信无疑，这种感觉就像入学第一天那个北京考生让我对自己的大学产生了怀疑一样，而后越来越确信，我的大学被

绑架了，或者说在我还在小镇上拼命做题的时候，它就已经胎死腹中。虽然它一直说，一百多年来，山东大学始终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但我又看到它说，热烈祝贺山东大学 11 位校友当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我确信小镇做题家的大学被绑架了。

一个社会，它的阶层流动性越强，这个社会就越稳定，反之则越动荡。我们从世卿世禄制走到了秦国军功制，又到了汉朝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阶层固化严重，以至于关陇门阀轮流坐庄当皇帝，极大阻碍了社会发展。好不容易到了科举制，在唐朝皇帝眼里也只是为了“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到了宋朝，科举制录取的名额远远超过唐代，各阶层的优秀人才都被吸纳进“士大夫”，不过这最终也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以上的制度，你觉得你哪个能有机会，所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小镇做题家的机会。

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有一个关于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故事，这不是历史资料，演绎成分居多，但龚半伦和恭亲王的对话，对今人也有重要启示意义。故事是这样的，在英法联军跟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签约仪式上，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对英法的翻译龚半伦破口大骂，“尔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身为一个满族亲王，能骂出汉奸这个词也挺有喜感的，龚半伦回应道，“我本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又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龚半伦的家世远超于小镇做题家们，当他的上进之路都被堵死时，小镇做题家更是无路可走了，当流动性停滞，阶层动脉硬化时，于是整个王朝“心梗”了。一个汉奸，一个国贼，中间夹着一条“上进之路”，路本来是好路，走的人多了，也就走坏了，等到无路可走之时，也就到了“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程度了。

小镇做题家的一生，就像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唱的那样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一代又一代的小镇做题家，坚信做题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方式，千军万马过着独木桥。过去以后却又发现“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最终只能是“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这种感觉特别像是老一代小镇做题家许家印给他的业主们造的梦以及梦醒时分的样子：生于一个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葬于一座座烂尾楼工程里，这也是小镇做题家们的宿命，生得伟大，死得烂尾。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它在行进的时候，很多人永远留在了 2021 年 7 月 20 日，郑州的那场暴雨里，而这样的雨，就像伟大复兴的口号一样，随处可见。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九，2022.07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